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邪恶之路

[意大利]格拉齐亚·黛莱达

[illegible]

[illegible]

Grazia Deledda

La Via Del Male

邪恶之路

[意大利] 格拉齐娅·黛莱达 著

黄文捷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邪恶之路

[意大利] 格拉齐娅·黛莱达 著

黄文捷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恶之路 /（意）黛莱达（Deledda, G.）著；黄文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文景人文·文学）
ISBN 978-7-208-07948-9

Ⅰ.邪… Ⅱ.①黛…②黄… Ⅲ.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Ⅳ.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790 号

责任编辑　王　蕾
特约编辑　蔡荣建
装帧设计　丁威静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世纪文景

邪恶之路
[意大利] 格拉齐娅·黛莱达 著
黄文捷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191,000
版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48-9/I·568
定价　28.00 元

格拉齐娅·黛莱达（Grazia Deledda，1871—1936）

导读：凄丽沉婉，含蕴深深

吕同六

格拉齐娅·黛莱达（Grazia Deledda），是一位富于艺术魅力的女作家。

在20世纪上半叶灿烂辉煌的意大利文学星座中，黛莱达是一颗闪烁着奇特光彩的星星。

黛莱达的故乡是撒丁岛。自古以来，撒丁岛就是一个偏僻、闭塞、穷困和落后的海岛。学者们在描绘意大利文学地图时，似乎常常忽略了撒丁岛这块贫瘠、荒漠的土地。然而，黛莱达，这个在撒丁岛土生土长的女子，却从这里走向意大利，走向世界，以她多姿多彩、独具风韵的创作，丰富了意大利和世界文学的宝库。

1871年9月27日，格拉齐娅·黛莱达出生于撒丁岛的努奥罗城。她的祖父以制作圣徒像为生。父亲是自食其力的农庄主，他膝下有六个孩子，黛莱达排行第四。父亲曾用撒丁方言写过一些诗篇，他生平慷慨豪爽，时常接待因出差或参加宗教活动来到努奥罗的亲朋好友，留他们在家里小住。因此，格拉齐娅从小便广泛接触

三教九流的过客，他们在作家日后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身上留下了自己的面容。

格拉齐娅·黛莱达只在小学念了四年书，便被迫辍学在家，因为按照撒丁岛的封建礼教和古老习俗，不允许女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她眼睁睁地看着兄弟桑图斯享受特权，进入高等学府读书。她为此羡慕不已，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柯西玛》中不胜感慨地回顾了这段伤心的往事。

格拉齐娅身处与世隔绝的海岛，但她怀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好在她的父亲尤其是当神甫的叔叔藏书相当丰富，于是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文艺作品。德·亚米契斯、卡尔杜齐、邓南遮、大仲马、爱伦·坡、哈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热，都是她喜爱的作家。父亲又请了一位中学教员，给她讲授意大利语。这位教员常常出些题目让她作文。聪慧过人的格拉齐娅写的一些作文如此出色，以致老师鼓动她送给刊物去发表。当时她年方十三，压根儿不懂得怎样投稿。凑巧她手头有一份杂志，便按照上面标明的地址，寄去了一则速写，竟然很快就登了出来。黛莱达便这样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黛莱达更加勤学苦读，既习作写诗，又试写小说。几载寒窗，终于收获了第一批硕果。1888 年，黛莱达十七岁，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山上》发表于罗马的《儿童的天堂》周刊。翌年，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童年逸事》。这两个短篇于 1890 年合集为《在蓝天》，在都灵出版。她同时为多家刊物撰稿。1888

年，她又在罗马的《新潮》杂志刊出短篇小说《撒丁人的血》。随后，她闯入中长篇小说领域，在报章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秋天的故事》、《东方的星辰》（1891）、《爱的报复》（1891）、《撒丁岛的精华》（1892），等等。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作品，引起文学界，特别是真实主义理论家、作家卡普安纳的注意。

长篇小说《邪恶之路》（1896）的问世，使黛莱达声名大噪，标志着她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爱情与道德、罪与罚的冲突为切入点，展示了撒丁岛古老的文明和宗法制下的乡村生活，以柔婉清逸的笔致去叩动读者的心弦。这种对于意大利文学来说颇为新颖别致的题材和风格，从此成为贯穿黛莱达众多作品的一根红线。

1899 年 10 月，黛莱达前往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旅游，在朋友家中小住。在那里，她结识了在财政部任职，从罗马出差到卡利亚里的帕尔米罗·莫德桑尼。两人一见如故，互相倾慕，翌年 1 月便结为伉俪。三个月后，黛莱达便随丈夫迁往罗马，在那儿定居，直到去世。

从穷乡僻壤的撒丁岛来到意大利政治、文化的中心罗马，在黛莱达面前不啻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她广泛交游文艺界人士，了解意大利和欧洲文学发展的态势，从而得以从新的文化高度，以开阔的视野，审视和表现撒丁岛的历史和现状、社会和文化。《埃里亚斯·波尔托卢》（1900）、《常春藤》（1908）、《风中芦苇》（1913）、《玛丽安娜·西尔卡》（1915），便是黛莱达文学创作盛

期结出的硕果。

黛莱达一生勤奋笔耕，同时，为了抚育儿女，操持家务，她又不辞劳瘁，克尽厥职。她曾解嘲地自称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又喜欢舞文弄墨的家庭妇女”。在五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她总共写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五十余部，真可谓著作等身。她在诗歌、戏剧领域也显示了难能可贵的才华，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她的声音越出了撒丁岛和意大利半岛，赢得了各国读者的欢迎。1926 年，黛莱达因“那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又同情的态度处理一般人类问题”，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6 年 8 月 15 日，黛莱达在痛苦地病卧了一年之后，逝世于罗马。她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自传体小说《柯西玛》，1936 年 9 月至 10 月在《新文集》连载，单行本于 1937 年问世。

本书的写作始于 1892 年底，历时几近一年，1893 年 11 月完成，1896 年出版。嗣后，小说几经修改，1916 年发表最后的修订版，内容几乎全部改写。本书就是根据 1916 年版译出的。

本书初版问世，比黛莱达早期的爱情小说《撒丁岛的精华》略晚几年。然而，无论是情感的剖析，还是小说的风格，都趋于成熟了。

19 世纪末叶，真实主义在意大利文坛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流派的作家通常把目光投向故乡或自己最熟悉的地域，着力描写下层

人物的命运遭际，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追求环境、细节和语言的真切自然。黛莱达在真实主义文学的氛围中成长，受到它的熏陶，她的小说中自然可以见出这一流派的特色。另一方面，某些真实主义作家又热衷于描绘富有乡土情味的传奇性故事，例如邓南遮在早期创作中作为真实主义者便对他的故乡——贫瘠的阿布鲁齐地区的牧人生活，作了诗意的美化。这种影响也在黛莱达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然而，黛莱达摒弃了邓南遮把具有认识价值的材料化为一种艺术修饰手段的倾向。她已不再倾心于使小说成为富于民间色彩的抒情“文献”，而是着意让小说表达一种道德意识，着意展示古老的撒丁岛的社会—文化品格。

本书是一部写爱情与道德冲突的小说。作品的情节是在一个世代务农但渴求进入资产者圈子的家庭里展开的。她，玛丽亚，是主人；他，彼特罗，是长工、仆人。他们彼此相爱了。他们被一种狂热的情感所吸引、所陶醉，他们渴求的爱把两颗滚烫的心拴结在一起。

但是，社会地位的差异，使得男女主人公之间有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一种阴暗的、悔恨的感觉，开始折磨他们，把他们痛楚地分开，特别是玛丽亚，她的狂热情感不时被一种救赎罪过的痛楚意识所压抑。爱的情感与罪孽感之间的冲突戏剧化了。

玛丽亚虽然爱着彼特罗，但终究还是嫁给了有钱有势的财主弗兰切斯科。婚姻成了进入资产者圈子的敲门砖。年轻女主人的背叛，使彼特罗身上原始的本性苏醒了，他痛苦地渴求“血与泪”。

他受难以驾驭的野蛮情爱驱使，怀着野蛮的仇恨，实行报复，杀害了情人的丈夫。

如果说，在黛莱达青年时代的作品中，爱情题材充溢着浓郁的幻想色彩，把情爱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来表现的，只有罪过本身才能使人挣脱这种命运的摆布，爱的情感无论在心理刻画和道德剖析方面都没有获得深化；那么，随着作家的道德意识和艺术意识的强化，在她的爱情题材小说中，救赎罪过的必然性也大大强化了。

诚然，在本书中，情爱也始终是作为一种命运出现的。它把男女主人公卷入了情感冲突的漩涡。然而，作为情爱的对立面，黛莱达又写了忏悔和赎罪意识，以表达作家的道德评判，借助忏悔和赎罪意识的痛苦来荡涤和解救灵魂。特别是在女主人公身上，救赎意识获得了最强烈的展示，在小说中渐次演化成为主旋律。

小说的最后部分，情节以急速的节奏展开。守寡的女主人嫁给了她从前的仆人，如今因为获得一笔来路不明的、可观的财产而发迹的彼特罗。一对苦恋的情人终于喜结良缘。然而，这姻缘却远不是花好月圆般美满。种种反常的迹象，使玛丽亚醒悟了，彼特罗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她感到恐惧，但同时，一种赎罪的意识又立即占了上风。她隐隐约约觉得，正是她同彼特罗的情爱，迫使彼特罗走上了邪路，正是为了她，彼特罗才犯了罪。因此，她实际上也已堕落为凶手的同谋。在经历了揪心的痛楚折磨之后，玛丽亚终于把自己的痛苦与彼特罗的痛苦融为一体了。从此，他们的命运就永远

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再也不可能分离了。

此刻，玛丽亚不禁回忆起，有一回，她瞧见一群罪犯排列成长队，被遣送到服刑的地点去。这些罪犯每两个人排成一行，被锁链铐在一起，蹒跚地朝前走着。她和彼特罗如今不正是跟这些不幸的罪人相差无几吗？他们俩被一条情爱和罪孽铸成的铁链系在一起，径直朝着惩罚他们的同一个地点走去。

正像任何一名医生都无法治愈他们的病症一样，任何一名法官都无法判处他们比他们已经蒙受的惩罚更为严厉的惩罚。

这就是作家为这个伤感哀怨的爱情故事刻写的最后一笔，凄清感人而又含蕴深沉的一笔。

不难看出，在本书中，爱情题材的描绘包蕴着无比丰富、复杂的情感，愈来愈着重展示爱情引发的戏剧性纠葛，展示罪与悔罪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在内心世界激起的剧烈冲突。作品的伦理性愈来愈鲜明、突出，心理探索愈来愈显露出犀利的锋芒。作家同时又摒弃自然主义的手法，回避直接描写报复的场面。这一切，都是作家思想上、艺术上成熟和自信的标志。

本书仍然流露出浪漫主义的情调，例如，作者不时用纤细婉约的文笔描绘悲痛、失望、苦恋、梦幻等等。读者在小说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撒丁岛民间传统的魅力。这构成了黛莱达小说抒情氛围浓郁的特色。她对原始的民间迷信的出色描写，展示出了这种迷信具有的神秘的根源，它孕育了撒丁人那种严酷的性格特征。

但是从整体上看，小说的风格是现实主义的。对人物心态、对

现实环境、对自然世界，黛莱达所作的种种描画，已消除了早年创作中奇异的、浪漫主义的情调。温馨的农家生活，四季农家劳作的节拍，清新、静谧的乡村，美妙的田野风光，富于宗法制色彩的古朴的民情民俗，鲜艳多彩的服饰，人物的音容笑貌，都得到真切乃至精细入微的描绘。而这种真切的描绘，全是为了对人物和环境作尽可能真实可信的阐释。因此，这部小说既打上了真实主义的印记，又体现了黛莱达独具一格的抒情心理小说的风韵。

如果说，黛莱达的每一部小说都写了不同的主人公的不同遭遇，那么，在她的全部小说中，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撒丁岛。

19 世纪末叶，意大利文坛曾涌现出光彩熠熠的乡土作家群体。真实主义大师维尔加、卡普安纳情真意切地描写西西里岛及其品性淳朴而命运多舛的农夫、牧人和渔民；迪·贾科莫凄清感人地抒发了那不勒斯平民的悲愁和期盼；福加扎罗小说的特色在于勾画伦巴底—威尼托地区秀丽的山水和中产阶层的风貌；黛莱达则为意大利文学和世界文学献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她发现了撒丁岛。

在黛莱达小说的每一页，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撒丁岛的气息。撒丁岛体现于作家描写的人物的言谈、举止和性格，体现于历史、宗教、传统、民俗和自然景色。作家的目光超越主人公生活的破落庄园的围墙，投向苍茫的山岭、瑰奇的河谷，投向辽阔的牧场，那儿笼罩着沉默和孤寂。撒丁岛是贫穷和荒芜的地域，但它是激情和

想像的源泉，它激发作家从自身的经历与回忆中汲取艺术的素材。对撒丁岛现实的细微的展现，蕴涵着对它的“根”进行自觉的探究，蕴涵着对人的命运进行深沉的思索。于是，抒情的语言转化为社会—心理分析的语言，叙述演化为阐释。透过一则则情思浓郁的“撒丁岛故事”，读者分明看到了20世纪初叶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撒丁岛的人情世态，以及这个海岛上发生的社会生活升沉运动的微妙轨迹。

伦理性是黛莱达整个文学创作的另一显著特色。善与恶的冲突构成作品的旋律，表面看来似有千篇一律之嫌，其实作者是不断地予以开掘、深化的，在艺术表现上愈来愈得心应手。

在黛莱达的作品中，爱情较少作为纯洁的感情予以描写，而更多是作为罪过，作为需要赎罪的感情来展示，由此生发出人同邪恶的诱惑进行斗争。在黛莱达的早期作品中，对爱的激情的描写染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而在本书中，爱则是作为命定的罪过来表现，主人公徒劳地抗争，对它的妥协终于付出了需要终身救赎的代价。

激情渐次化做一个富有魅力的、令人目眩的噩梦。沉浸于情欲的罪过，乃是既甜蜜又苦涩的陶醉。人永远在同情欲的本能搏斗，力图遏制它们，但很难最终征服它们。这就是人的脆弱性。人如同风中的芦苇，听任命运的摆布。因此，黛莱达作品的伦理性流露出宿命论的神秘色彩。

在黛莱达的小说中，家庭被视为宗教信仰的核心，传统习俗被

视为历史的阶段，而社会则严格遵循着荣誉的信条。置身于这种独特的生存环境里，人物成为人的生存状态的象征，人物的性格反映着严峻的社会规范。因此，这些人物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在黛莱达的所有人物身上，都展开了一场情爱与道德意识的较量。对于他们来说，情爱又意味着对传统的摒弃，对不可接受的道德规范的叛逆。这样，黛莱达作品的伦理性就显露出了社会批判性。

撒丁岛的大自然是迷人的。在黛莱达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和每一则短篇小说里，黛莱达都满怀深情地描绘着故乡的自然景色，它们同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撒丁岛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是那么清晰而亲切。险峻的山峦，干裂的荒野，青翠的牧场，并不是在作家的笔下作静态的展现，而是同馨香四溢的森林，涓涓流动的河水，絮絮私语的芦苇，婉转啼鸣的鸟儿，相映生辉。

黛莱达的主人公们，在撒丁岛的大自然中诞生、生活、劳作，他们植根于这个环境，就像是在这块土地上播种和生长的植物，又好像巍峨的峭壁，依附于高山，构成崇山峻岭的一部分。黛莱达描画的人物，其实也就是自然的活生生的形象，而自然则又是人的真切的肖像。自然景色，连同人物的情感、人物的情欲，一起成为故事结构的重要元素。人物同自然完全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了。

在黛莱达描写的自然景色中，一轮明月总是不可或缺的。在她青年时代的作品里，月亮俊俏动人，具有浓郁的田园诗的情趣。而在她创作盛期的小说里，作家则赋予月亮更积极的使命。月亮是大自然的精灵，它温柔、宁静，它使人物内心喷涌而出的激情得以平

息；它用自己皎洁、清朗的银光荡涤人和自然，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净化。月亮，犹如亲密的朋友，给予被七情六欲折磨得好苦的主人公以温馨的慰藉，令其精神振作。黛莱达的一支纤丽画笔，把自然的物境同人物的心境绝妙地糅合起来，加以委婉舒徐的刻画，在浓郁而典雅的抒情氛围中，透过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凸现了社会—道德的冲突。

意大利权威的文学史家莫米利亚诺教授对黛莱达的艺术成就作了精辟的总结。他把黛莱达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认为她是“勾画苦难的精神历程的伟大诗人”。

彼特罗·贝努在玫瑰经小教堂前面停了一会儿。

“刚一点钟，”他想，“到诺伊纳家去也许太早了。也许他们在睡觉。这些人有钱，懂得尽情地享受。”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走起来，朝着圣乌苏拉附近那个方向，圣乌苏拉在努奥罗[①]的尽头。

这是九月初。太阳还滚烫滚烫的，把荒无人烟的条条小路晒得发软，只有几条饿狗沿着女儿墙的层层阴影经过，这层层阴影从石砌的矮小房舍前面伸展开去。

远处，蒸汽推动的磨坊的转动声打破了午间的寂静，这种气喘似的、颤动的声响仿佛是这座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小城跳动的独一无二的脉搏。

彼特罗由他自己的短斜身影跟随着，他那粗大的皮靴的响声，

---

① 撒丁岛的城市，努奥罗省省会，黛莱达的故乡。（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使那条自玫瑰经小教堂通往墓地的渺无人迹的道路变得活跃起来。从那里他就进入了圣乌苏拉附近地区，他放缓了步伐，看了看野草丛生的菜地，又看了看被几棵野无花果树、几棵杏树和几块可怜巴巴的席棚笼罩的小院。最后，他停住了，走进一家小酒店。这家酒店的招牌上竖着一把扫帚。

酒店老板是托斯坎纳人，做过烧炭工，娶了一个作风不好的乡下老婆。这时，他正躺在货栈——他就是这样神气活现地称呼他的这个穷地方的——仅有的一张板凳上，他不得不站起身来，让来人坐下。

他瞅了瞅这个人，认出来了，于是用他那双又明亮又狡狯的大眼睛看着他，笑了。

“你好啊，彼特罗，”他说，他的语言很怪，纯粹的锡耶纳口音里带上了撒丁岛的方言[①]，就像金子上涂抹了一层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干我要干的呗！拿酒来。”彼特罗用多少有些轻蔑的口气答道。

托斯坎纳人给他送上了酒，依然满面堆笑地用两只天真的大眼睛瞧着他。

“咱们打赌好吗？我知道你要到哪里去。你是到尼古拉·诺

---

① 意大利方言甚多，差异极大。托斯坎纳方言被选定为标准的意大利语，锡耶纳位于托斯坎纳大区。

伊纳家去。你到他家去帮忙。行，以后我就有你这位主顾了，我很高兴。”

“见鬼，你怎么知道的？”彼特罗问道。

“嗯……我是从我老婆那里知道的：娘儿们无事不晓。她是从你那相好萨碧娜那里知道的……”

想到萨碧娜同这个托斯坎纳人的老婆有来往，彼特罗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但是，他接着就斜着身子从右到左摇了摇头，摆出一副习以为常的不屑理睬的架势，恢复了镇静自若的神态，这是一种不自觉的镇静自若的神态，然而也带着一点冷嘲热讽的味道。

首先，萨碧娜根本不是他的相好。他是在上次收获期间遇见她的，那是一个月圆之夜。当时，打谷场上，悄悄地排成长队的蚂蚁在偷运着麦子，而他则趴在地上睡着了，他梦见娶了这个姑娘。萨碧娜长得很俊：白白的，洁净的额前垂着一绺金发。她对待彼特罗很温柔，而且深情地爱上了他。但是，他从梦中醒来，却费了好一阵时间拿不定主意，因为他还没有下决心向她吐露自己的好感……

“这个萨碧娜到底是谁？”他问，一边看着被葡萄酒染红了的空酒杯。

“呸，你别装傻！尼古拉·诺伊纳大叔的侄女呗！”托斯坎纳人说道。

努奥罗人只是把老百姓里上了岁数的人称作大叔和大婶，这个托斯坎纳人却把男孩、女孩、老爷、太太们也叫做大叔和大婶。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彼特罗昧着心说道，“萨碧娜说过

我要到她大叔那里帮忙吗？”

“不知道，我想是吧。”

“喂，你这个小外乡佬，你是闲得无事可干了。”彼特罗又说道，一脸瞧不起人的神色，“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再说，我是不是真的去尼古拉·诺伊纳家帮忙，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我再说一遍：我会高兴。”

“那么，告诉我，诺伊纳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然是努奥罗人，就该比一个外乡人更清楚。”酒店老板卖弄地说道，他手里拿着一把用纸条代替鸡毛做的掸子，轰赶着围在门口一筐水果上飞来飞去的苍蝇。

“一个近邻外乡人要比一个远方的本地人知道得更多啊。”

酒店老板一边不住地赶苍蝇，一边絮絮叨叨，活像个饶舌的老太婆。

“诺伊纳家里的人是附近这块地方的王爷，这你知道，尽管他们跟你一样都是努奥罗人……”

“你说什么？见鬼！难道那老婆真是努奥罗官宦人家的人？”

“那老婆是，可他呢？谁知道他是哪里的人？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是跟他爸爸一起到努奥罗来的，他爸爸是个跑买卖的，这些跑买卖的都是把点灯的油买进来，再把它当做好油卖出去。”

“这样他们就发大财了！你的酒难道就没有掺水吗？”彼特罗感叹地叫道，同时把杯中的余酒一滴滴倒在地上。

他已经本能地感到需要为他未来的东家辩护了，这也是为了维

护自己的面子。

“在努奥罗，没有哪一家酒店老板能卖给你像我这样纯净的葡萄酒。”对方说，“你尽管去问尼古拉大叔吧，他是内行。”

“哦，当真？他难道是个酒鬼？”彼特罗问道，“人家说，上个月他喝醉了，从马上掉下来摔坏了一条腿，是从奥利埃纳回来的时候。”

“我不清楚，也许是他品尝了很多种葡萄酒吧！因为他是去买葡萄酒的。他摔坏了腿，这倒是事实，所以现在他要找一个能干的、信得过的用人，因为他再也不能料理家务了。”

“那老婆，是个怎样的女人？”

“是个从来没有笑容的女人，活像个魔鬼，是个势利小人，是你们这儿阔太太的货真价实的标本。这些阔太太因为有一个葡萄园、一个牲口圈、一个牧场，有马又有牛，就以为自己的小帽能装下世界了。”

“依你看，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吗，小外乡佬？那么，那姑娘又怎么样？有架子吗？”

“玛丽亚吗？是个漂亮的姑娘。可漂亮哩！”对方鼓起双颊说道，“那可是个好人，没有架子的人，是个好主妇。人家都那么说！可我认为她比她妈妈更能摆架子。还有，这两个娘儿们很吝啬，她们吝啬，可尼古拉大叔又那么痛快、那么大方。不过，她们是把尼古拉大叔捏在手心里的，就这么样捏着，可怜的尼古拉大叔啊！”

“这跟我没关系。”彼特罗说道，一面瞧着酒店老板紧握着的

拳头，“只要不对我吝啬就行。”

“哦，那么你当真去他们家？”对方问道，把手里的活停了下来。

“要是他们给我的工钱不少，就去。他们有没有女用人？”

“什么都没有。他们从来不雇用人，不论是男是女，什么活都自己干。玛丽亚干活就像一头牲口，她到泉边去洗东西，扫院子，还扫院子前面的大路。这对像他们那样有钱的人来说简直是丢人。”

“干活并不丢人，再说，你刚才不是说，他们也没有多少钱吗？”

“可他们自以为是有钱人啊！在周围一辈子挨穷受苦的人当中成长，就会让人以为自己了不起，特别是娘儿们，她们会自以为是王后。不过，玛丽亚身上，这种势利还是有限度的，或者至少是锋芒不露的。可是路易萨大婶每句话都叫人感到她是不求人的，她是有钱人，家里样样俱全，抽屉里满是金银财宝。这是个谁也瞧不上的女人。尼古拉大叔叫她王公太太。她不肯像玛丽亚那样，跟别的邻居一起到广场上去乘凉。她待在自家的院子里，靠在敞开的大门上，要是哪一个娘儿们从她身边走过，就得看着路易萨大婶摆的那副架子！……”

“噢，那么，”彼特罗若有所思地打断了对方的话，朝门外那条热得发烫的小路的尽头望去，“他，那位男东家，是不拿架子的？”

“他是个油嘴滑舌的家伙，就是这么个人。他拿谁都开玩笑，他装模作样地像是缺钱花。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亲爱的！”

“他们一家和睦吗？”

“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就像是一个巢里的鸟儿，”这个外乡人说道，“看样子他们倒是挺和睦，可从来不把家底告诉旁人。”

“可是你倒好像消息挺灵通的啊，差不多顶上个三姑六婆……”彼特罗又摆出他那瞧不起人的架势说道。

“你说怎么办？这里是个闲言碎语很多的地方，大家都到这里来聚会，就像蜂巢里的蜜蜂。”托斯坎纳人又说道，他的比喻很妙，把彼特罗逗笑了，“我是现趸现卖……”

“以后我要是需要了解什么，就到这里来……”

“我觉得你早就来过……”

彼特罗把吊在他的皮腰带上的类似提袋的东西解开，掏出一块银币。

“付钱。你老婆在哪儿呢？”

“她去采无花果了。”对方答道，一面在柜台上敲了敲银币，好弄清楚是不是伪造的。

彼特罗想起了酒店老板的老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生就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他曾经在她身边混过几个钟头。想到这里，他便问道：

“人家对玛丽亚·诺伊纳的看法怎样？是个老实人吗？”

“呸！怎么问起这种事情来了！”对方叫起来，“尼古拉·诺伊纳大叔的闺女吗？简直是一面老实人的镜子。”

“那么，这面镜子至少也跟人玩那个吧？”

“才不呢，她挑得厉害，那个娘儿们……”

“行啊，以后咱们从大陆给她带一个来。”彼特罗话里带刺地瞧着外乡人说道。

他还想了解别的事，但是又怕酒店老板会把他的问题全部告诉诺伊纳家的人，于是站起身来。

“希望咱们再见，彼特罗。跟尼古拉大叔订个合同吧，你知道，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好人。你得强硬点，那你就会看到，你要什么，他们就会给你什么。”

“多谢你的忠告，可我不到那里去。”彼特罗又扯谎了。

事实上，刚一出门，他就向右转，朝诺伊纳家走去。

的确，那个坐落在院子高墙后面的白色、安静的小房子，好像在轻蔑地睥睨着堆在广场周围的茅舍顶棚，这些茅舍是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盖起来的。当然，彼特罗得推开那虚掩着的红色大门，然后走进去。庭院很宽阔，铺着石块，被太阳晒得发烫，又干净又整齐。在院子右边，彼特罗看到有一个顶棚，是作牲口棚和储藏室用的；左边，小楼耀着白光，外面有个楼梯，是花岗岩的，铁栏杆上攀着一簇簇鲜嫩的紫色石钟花，有这样的点缀，小楼显得格外光彩焕发。

这里、那里，几乎是井井有条地摆着许多农具：一辆撒丁岛用的大车，一些旧轮子、犁耙、铁锹、牲口套、马刺、木棍。

楼梯下面开了个门，再过去一点儿是另一个木门，烟熏火燎的，上面还有个小门，这表明这儿是厨房的入口。

彼特罗朝那边走去，从敞开的小门往里望了望，行了个礼。

“您在忙什么呢？”

“进来。”一个矮胖的女人答道，她有白白的长脸蛋，神色平静，围着一条用咖喱香料染黄的布头巾。

彼特罗·贝努推开厨房门，走进去。

“我想跟尼古拉大叔谈谈。”

“我现在就去叫他。坐下吧。”

年轻人在熄灭了的炉灶前面坐下，这时，路易萨大婶走到院子里，以缓慢的、庄重的步伐走上楼梯。

这间厨房同撒丁岛所有的厨房一模一样：宽敞，砖砌的地板，秫秸编成的天花板被烟熏得黝黑；锃亮的大铜锅、烤面包的炊具、大个的烤肉叉、木砧板都挂在棕色的墙壁上。在大炉灶的几个炉口中的一个上面，炖着一把小小的钢制咖啡壶。

彼特罗坐在门边的一张板凳上，瞧了一眼一个装着烹调必备的东西和一件女衬衫的藤篮，这件女衬衫上有刚刚开始绣的撒丁岛式图案，想必是玛丽亚的针线活。这姑娘现在到哪里去了？也许到谷底小溪那儿去洗衣裳了吧？因为彼特罗坐在那儿的这段时间里，她一直没有露面。

过了一会儿，路易萨大婶才回来，白白的脸上没有表情，嘴闭得紧紧的，虽然天气闷热，却仍然系着围胸。一阵瘸腿男人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来。

年轻的用人一看到尼古拉大叔那好好先生的神态、那气色红润的面庞和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一切就皆大欢喜了。

“怎么样？”主人问，有点吃力地在一把铺着草垫的宽大椅子上坐下。

“很好。”彼特罗答道。

尼古拉大叔把那条好腿伸了伸，痛苦地微微努了努嘴，但是马上就又恢复了原状。路易萨大婶把咖啡壶从火上移开，重又拿起缠满白色羊毛线的小木梭织起来。她是那么矮，那么圆乎乎的，按照努奥罗的老习俗摆出一本正经的神色，身着一条镶着绿边的粗毛裙子，黄色的头巾围着一张叫人猜不透的大脸，嘴唇紧闭，眼睛既明亮又阴冷。她简直像一尊神像，令人肃然起敬，正像她的丈夫让人推心置腹一样。

“我知道，您正想找个用人，”彼特罗说道，把他那黑色的长帽子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要是您乐意，我可以来。九月份，我就给安东尼·基苏家干完了，要是您乐意……”

“小伙子，”尼古拉大叔答道，用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盯住彼特罗，“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可别生气：你的名声不大好……”

彼特罗也有一双灿灿发亮的灰色眼睛，他几乎满不在乎地承受着尼古拉大叔的审视。尽管他受到这种触犯，耳朵感到发热，但是仍若无其事地说道：

“那么您就打听打听吧……”

“别生气，”路易萨大婶说，她说话时紧咬着牙，几乎连嘴都不张，“都是些流言，尼古拉说话没轻重。”

“怎么是流言呢？我的路易萨大婶！人家能说我什么呢？我从

来只会正经干活。白天干活，夜里睡觉。我尊重东家，尊重女人和小孩。我去哪里吃饭喝水，就把哪里当成我的家。我从来连一分钱都没有偷过。人家能说我什么？”他问道，脸涨得通红。

尼古拉大叔不住地瞧着他，微笑着。在他那发红的山羊胡须和黑色的八字须中间，露出嫩嫩的嘴唇和年轻人的牙齿。

“算了，人家只不过说你好打架，好发脾气。”他叹了口气，“果然不错，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发火了。你要不要棍子？”

他递给彼特罗一根棍子，叫他去揍人，于是，彼特罗也笑了。

“您瞧，”彼特罗承认了，“我并不否认自己过去是个淘气的孩子。我上墙爬树，打人，还骑在没有驯服的马的光背上跑来跑去。可谁小时候不是这样呢？有时候，我可怜的妈妈把我捆起来，关在家里，我把绳子咬断后又跑了。但是，很快我就尝到了痛苦。我妈妈死了，我们家的屋顶也漏了，我挨饿受冻，无依无靠，也有过病痛。我两个年老的姑父帮助过我，但他们是那么穷。这时候，我才懂得生活！唉，见鬼去吧！饥饿才是好老师哪！我开始侍候人了，我学会了怎么服从，怎么干活。现在，我就是要干活。一旦我能够修好我那破破烂烂的小房子，置上一辆大车、两头牛、一条狗，我就娶老婆……”

“哈哈，真见鬼，见鬼！要娶老婆，先得有吃的……”尼古拉大叔说道，他借用了撒丁岛的一句老话。

路易萨大婶织着毛线，倾听着，一条小小的皱纹在嘴角边弄皱了她的右颊。

“这些穷光蛋！都快饿死了，还想娶老婆！”她想道。

“行了，”尼古拉大叔说道，一面拿棍子敲打着炉台上的石头，“眼下谈咱们的生意吧，看能不能谈妥。”

他们果然谈妥了。

九月十五日，彼特罗到诺伊纳家里做工。那是个晚上，一个阴云密布、灰暗无光的夜晚，对这个晚上的记忆一直深印在这个年轻用人的脑海里，像是记忆一场悲惨的梦。

女人们冷冷地接待了他，几乎是抱着疑忌的神情。当他走进还没有点灯的黑暗厨房，把大衣挂在靠门的角落里的时候，他感到一阵心酸。

玛丽亚点了灯，给新来的人倒了酒喝。

“喝吧。”她对彼特罗说，死死地盯住他看。

“祝大家健康。”彼特罗答道，一边喝着那种专留给用人和穷人饮用的中档葡萄酒——一种颜色发红的葡萄酒，一边盯住这位年轻的女主人看。

他们靠得那么近，两个人都很俊俏，各自穿着带有特色的衣饰。这个用人和这个女主人似乎而且实际上也是同一种类中选出的美妙的一对，不过，有一段巨大的距离把他们分开了。

彼特罗身材高高的，也很灵巧，上身穿着一件因使用过久而磨得退了色的大红外衣，衬里是厚厚的天蓝色天鹅绒做的，外衣上罩着一件没有袖子的罩衫，这件罩衫的料子是染得很粗糙的小羊皮，但是剪裁得很得体，缝得也很精细，还有一条条红线作为花纹。他衣冠楚楚，风流倜傥，尽管那身干活的衣服不太干净。他的脸带点紫铜色，轮廓十分清晰，直直地垂在前额上的黑发的线条和尖尖的黑色山羊胡似乎使他的脸变长了。大大的灰色眼睛十分柔和，闪烁发亮，这同聚在一起的浓眉和带有轻蔑意味的嘴唇显示出来的野性表情恰成对照。

年轻的女主人也是身材高高的，棕色皮肤，动作灵活，她那一头乌黑、拳曲的秀发结成两条粗大的辫子垂在脑后，肌肤闪着金色的光泽，细长的黑眼睛在低垂的前额下面晶莹发光，金耳环垂着珊瑚耳坠，仿佛是同玲珑剔透的两只小耳朵一起天生的，看到她就会联想到在阳光下和丰沃的大地上诞生的阿拉伯女人，像野果似的又甜又酸。玛丽亚的纤细的鼻尖、下唇和下颏更是美丽得无与伦比。她回眸一笑时，腮上就现出两个笑窝，另有两个笑窝，更小一些，则飘浮在眼角，因此，她总是笑眯眯的。

正是因为所有这些，彼特罗不喜欢玛丽亚，玛丽亚也不喜欢彼特罗。

路易萨大婶系着围裙，头裹在黄色头巾里，正在准备晚餐；尼古拉大叔还没有回来。

彼特罗坐在门后一个角落里，怀着一种既好奇又疑惧的心情看

着这两个女人。

“明天，你到我们在谷底的那个牲口圈去，你知道在哪儿吗？”玛丽亚问道。

“可不是嘛，那是巴德马纳谷最漂亮的葡萄园。”年迈的女东家说道，“我们也为它花费了不少，尼古拉·诺伊纳不但花了钱，而且把他的全部工夫都用到种植葡萄上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毕竟有了一个葡萄园！”

“我也知道。”用人说，像是一阵回声，但声音很凄凉。

“我会常常去找你。”玛丽亚说道。她弯下身来，把一瓶酒放在彼特罗跟前。接着，她又把一篮大麦面包、干酪、一碟肉和土豆放在一个板凳上，搁在彼特罗面前，说道：

“吃吧。瞧，爸爸来了。”

静静的院子里可以听到尼古拉大叔一瘸一拐的脚步声。彼特罗一想到男东家，就欢喜起来。

“你好，欢迎欢迎。”东家打招呼说，一边走进厨房，“多么糟糕的晚上啊！我的腿疼得就像女人生孩子。好吧，咱们一起吃。痛

努？你今天吃了蚂蚱吗？你这小可怜，你这小可怜！”

狗又跑回来了，罗莎想去抚摸它。

“真是怪事，你们这一对用人和狗真是太差劲了！你瞧，‘坏心眼’朝着我的脸叫呢！彼特罗·贝努，我知道你怎么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玛丽亚已经告诉我了。”

“你怎么了？那女人能告诉你什么？”他轻蔑地嘟哝着说道。

这时，那姑娘冲动起来，恶狠狠地对他说道：

“玛丽亚告诉我：他情绪不好，是因为萨碧娜没有来。可萨碧娜才瞧不上你呢！她已经发狂地爱上了一个没有你这么穷、这么野的小伙子……是她叫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叫我欺侮你，找你的碴儿……”

“谁，是萨碧娜？”

“不，是玛丽亚。”

“让那个把她生下来的人见鬼去！”

“别骂人，彼特罗·贝努。玛丽亚嫉妒萨碧娜。”

“为了什么？”

“为了你啊，傻瓜！”

他笑了，正像他离开葡萄园，看到那两个逢场作戏的歌唱家相互扭打起来时那样。他觉得不该相信这个农村姑娘的恶作剧。

而这正是一粒种子。

夜晚降临了，景色越来越朦胧，越来越凄凉。瞧，这是努奥罗

市最前面的一排房屋，俯瞰着野草丛生的菜地；瞧，那是两堵高墙，中间那条肮脏的小路正是彼特罗必须经过的。

耕牛默默地迈着疲乏的步子，谨慎而又庄重地向前走着，一群半裸着身子的流浪儿向颤颤巍巍的大车扑来。

“给我们一点葡萄，给一小串吧！”

“滚开，滚开！”彼特罗怒吼着，一边晃动着赶牛棍，“坏心眼”也在吠叫着。流浪儿们吼叫着，嬉笑着，朝墙的方向后退。

在小路的高处，在笼罩着朦胧夜色的贫苦人家的屋顶上，一颗星星在闪耀发光。彼特罗又陷入了他的沉思。不，他不能相信人们的恶作剧，特别是不能相信娘儿们的闲言碎语。不过……玛丽亚会……真是荒唐！行了，想都不必去想！他的痛苦的梦想始终把他拉到萨碧娜身边。只有她才能排解他心中的秘密，这个秘密他几乎不敢向自己吐露。

傻瓜，傻瓜透顶！难道她真的有另外一个相好？好吧，那就叫他们两个都见鬼去！他不愿意再想下去了。不过……一个轻盈而苗条的女人的身影，卷着衬衫袖子，从小路的高处经过。是她吗？啊！见到她，就侮辱她，咒骂她。这样，打谷场上做的短暂的梦就可以结束了，这场梦是在葡萄园里破灭的啊！但是，那个人并不是她。是托斯坎纳酒店老板的老婆偶然打这儿经过。

“哦，彼特罗·贝努，是你吗？给我一串葡萄好吗？”

“给你十串，我的心肝。拿吧，拿吧。快点，后面有我的年轻的女主人。我到哪里能见到你呢，亲爱的佛兰西丝卡？”

“如今我可是有男人的人呢。”那女人说。她一边把一串串葡萄装到自己的围裙里，一边用一双带着黑圈的、充满了既懒散又炽热的光芒的又黑又大的眼睛盯住彼特罗。

“今晚，我到你家去。”他用火一般热情的声音说道，“拿吧，拿吧，我把什么都给了你：大车、葡萄、我的心……”

“别做声，尼古拉大叔在那边呢，他在等着你，就在玫瑰经小教堂的广场上。”

彼特罗赶了一下牛，女人不见了。

果然，尼古拉大叔走过来了，他手里拄着拐杖，头上戴着那顶小帽，一嘴被驯服了的野兽般的火红色胡须。

“你好啊，彼特罗·贝努，今天夜里，咱们唱一唱新编的歌儿吧。”他说，一边看着大车上的葡萄。

“为什么您不来呢？”

“我的腿不让我去啊，我亲爱的小伙子。”

“噢，那么，您也得听您的腿的差遣了。”彼特罗讥讽地说道。

尼古拉大叔把他那一把红胡子朝年轻人那边转了过去，举起了拐杖。

“哈，你竟敢拿我开心，小伙子？因为我是个穷鬼，你就笑话我吗？我要是个有钱的东家……”

“可您是有钱的，我的东家！”

“东家，东家！应该看一看谁是东家，是我还是你……”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家。狗走在前面，用爪子抓挠大门，兴奋

地吠叫着。

路易萨大婶开了门。

“你们到底回来了。”她说，一面把头巾的一角甩到背后去，“玛丽亚在哪里呢？”

“她跟收葡萄的妇女们走在后面。”

“东西不多啊！”路易萨大婶愤愤地看着一车葡萄说道，这时，彼特罗正在把牛从车上卸下来，“东西不多。幸亏咱们不靠这点可怜的东西过活！”

彼特罗躺在诺伊纳家厨房的草席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后感到一阵痛楚，仿佛有一块石头压在他心上。他对醒来时想起被一绺金发遮住的甜美眼睛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如今，这种美好的景象却没有重新出现，也不会再出现了。他的四周不再是山谷中的曙光，而是厨房的寂静黑暗，只有一线苍白的光亮从气窗的一块玻璃片勉强地透进来。

但是听啊，寂静的庭院中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是谁呢？是路易萨大婶一清早就起床了吗？这位养尊处优的主妇为什么要早起呢？

门轻轻地推开了，露出了庭院的灰色背景。

走进来的是玛丽亚，她赤着脚，动作轻巧，一言不发。

彼特罗假装仍在睡觉，但是，不时略微睁开一只眼睛，好奇地注视着这位年轻女主人的动作。她把大门上的小门打开，晨曦越来越清晰的光线照亮了厨房，然后，玛丽亚摘掉头巾，洗了脸。她头上没有戴任何东西，衬衫的袖子一直卷到臂肘，动手准备咖啡。当

咖啡壶在燃烧的炭火上剧烈跳动的时候，她研磨起咖啡来，而只是在这时，她仿佛才发觉彼特罗。他瞥见了她那双秀丽的眼睛眯缝着，还有些惺忪未醒，这双眼睛盯了他很久，于是，他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慰。这种模糊的快感逐渐变得强烈了，像是燃烧的一团火，变成陶醉和欲念。彼特罗感到自己血管中的血在急剧地流动，热热的，翻滚着。但是，他刚刚觉察出自己的欲念，就感到羞愧了，他涨红了脸，闭上了眼。

过了一会儿，他只听到咖啡磨具的单调的转动声，他觉得，像是有一种巨大的爆裂声震撼在他的脑际。

难道玛丽亚真的嫉妒她那贫穷的表妹吗？怎么，为什么不会呢？这个秘密在头一天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在他又累又满怀怨恨的时候，似乎很荒谬，这时，却使他神魂颠倒，仿佛饮了一杯苦酒。在他那欲念当中还掺杂着一点憎恨之情，这种情绪比起摘梨那一天第一次感到的欲望冲动来，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但始终是有点残酷的。

“她有钱，也有野心，”他闭着眼睛想，“她肯定不愿意嫁给我，但是为什么不能爱我呢？我长得很漂亮，又很健壮。不错，我记得有一天，在葡萄园里，我猛然发现她盯着我的嘴唇。她想必还没有吻过一个男人。现在，她也在盯着我呢。要是我站起来去吻她，会怎么样呢？”

玛丽亚仍在缓缓地研磨着咖啡，咖啡壶在咕噜咕噜地叫，燃烧的炭火像开玩笑似的噼啪作响。彼特罗睁开了眼睛，盯着她，但

是，他不敢跳起来跑过去吻她。

窗上的光线的颜色变得越来越粉红了，她的头发在这光线当中似乎也变得比平常更黑更亮了。她那富有弹力的、丰满的上身，在松开的紧身衣当中显得那么撩拨人。彼特罗用目光抚摸着她的全身，但他仍然为自己的欲念和想法感到羞愧。噢！不行！一道巨大的鸿沟把他同玛丽亚隔开了。他是个穷鬼，是个下贱的用人，是个夜里顺着墙角悄悄去同酒店老板的老婆幽会的家伙。玛丽亚是个美丽的、纯洁的女人，她想必也是个规矩的女人，她是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才能一饱口福的甜果子。

“你睡醒了吗？我正要叫你。起来吧，彼特罗。有好多事要干呢！”

声音很平静，言语是命令式的。他已经完全从他那发狂似的梦幻中醒过来了，甚至他的耳朵也因为羞愧而涨得发紫。

他跳起身来，把草席卷好，卷成一大卷，拎起来放到墙边。接着，他走出门去，到庭院里用井水洗脸。这时，玛丽亚用手拍打着咖啡磨具，把咖啡粒倒进烧开的咖啡壶。

太阳刚刚冒出头，庭院和地下室里就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活来了。人们在挤压葡萄，而最重的活是要由年轻的用人去干的。

屋顶下，在那根黑色的粗大椽子上面，安放着那台挤压机。彼特罗就待在那里，腿和胳臂都是光光的，头几乎碰到房梁，他的一只手扶着墙壁，用力地踩压着葡萄。那两个女人顺着楼梯走上去，这楼梯是粗木棍搭成的，就立在房椽前面，她们把一筐筐精选出来

的葡萄倒进挤压机。紫色的葡萄汁四下飞溅，点点斑斑地弄脏了彼特罗有些苍白的脸，他的眼睛似乎也被葡萄汁画出了两个框框。但是，他看起来兴致勃勃，笑着，叫着，时而弯下腰来，为的是更好地看一看庭院。

有两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在满载葡萄的大车旁边干活，他们弄干净一串串葡萄，随手把它们扔进藤筐里，尼古拉大叔有时也帮一手。然后，那两个女人就把藤筐顶在头上，倒进彼特罗双脚下面的挤压机里。

就像头一天在葡萄园里那样，男人、女人都在愉快地说笑。尼古拉大叔在大家当中却显得有心事似的。

太阳慢慢地晒到了庭院，葡萄汁的气味招引了一群群嗡嗡的苍蝇和蜜蜂。

尼古拉大叔不时拧一下他身边的姑娘，借口说是轰赶那些跟他捣乱的蜜蜂。那姑娘咒骂着，威胁说要去叫路易萨大婶，接着却又笑了起来。

“老调皮鬼，让火把您烧着吧，您叫我安静一会儿吧……”

“啊，要是我不老，而是一个年轻人，哪怕再调皮，你也不会这么说了。你瞧，有一只蜜蜂在叮你的脖子呢……”

“让它叮吧，山羊胡子……这就是说，它找到了蜜！”

“怎么，你宁可让蜜蜂叮你，却不让我碰你……莫非因为我瘸？不然的话……瞧你的同伴，她就比你温顺得多！……”

“啊，这老胡子，我去叫您老婆……”另一个姑娘也尖叫起

来，因为尼古拉大叔已经朝她伸过手去了。

“葡萄，快送过来！”彼特罗喊叫，在挤压机上弯下腰来，“东家，您就是这样鼓励大家干活吗？那女主人会怎样想呢？”

“你要干什么？她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东家叹了口气。

有时，过来的不是路易萨大婶，却是玛丽亚，她用一块黄头巾包着头。她那绿衬衫和紧身衣在阳光下发出灿烂的光，引起了彼特罗的注意。他瞧着她那美丽的面庞，那笑时张开的亮晶晶的双唇，他的额前悄悄地烧起了一团烈火。

有时，她因为讨厌庭院里乱哄哄的，也讨厌苍蝇飞进厨房，就走到房椽和大车旁边催促人们干活，这时，彼特罗就开玩笑地对她说道：

“快些，快些，已经十点钟了！要是中午完不了，我就去上吊……”

“你去上吊吧，可别吊得太高，不然就看不见你的腿了……”

有一次，她上了楼梯，透过房椽张望，然后，她抬起双腿，又平静地看了看彼特罗的两条肌肉丰满的腿。他也从上方看着她，同时用疑虑的口吻对她说道：

“不，我的腿可不是铁打的，干完活，我也就完蛋了。”他感到一阵奇怪的喜悦涌上心头。

为什么这样呢？这位年轻的女主人身上今天究竟有什么东西呢？为什么只消看她一眼，他就感到兴高采烈，简直像喝了一杯奥利埃纳产的葡萄酒一样呢？

路易萨大婶在厨房给干活的人准备午餐：烤羊肉加土豆。她穿着系紧带子的紧身衣，一块头巾围着她那毫无表情的脸。

在旁边一个小锅里炖着给尼古拉大叔的牛肉。

“可怜的尼古拉，”路易萨大婶心想，她过去一向是个好嫉妒的女人，“如今他这么不幸，该对他好一些。他喜欢女人，在他遭到不幸之后，喝酒也嫌多了一些，但骨子里他是个好人。应当可怜他。我看起来像是个瞧不起人的女人，可骨子里我是善良的。只不过……我认为，活在世上就得硬气，不然的话，世上的人就要把我们踩在脚下。”

“不错，”她继续想，一边搅动着锅里的土豆，“应当有架子。有架子！难道我们生来都是平等的吗？不，每个人都有他的地位，这一边是有钱人，另一边是穷人。可以行善，我也赞成行善，但是，不能作践自己，不能降低自己的地位。可尼古拉太糟践自己了。他也不是生来就有钱的，啊，生来不富，不是出生在有权有势的人家，这是件可悲的事，总是得低人一等。我的玛丽亚也有点像她的父亲，她没有感到自己地位的显赫，但是，她那么年轻，而且很有心眼。啊，她一定会嫁个好男人。她还受过那么好的教育！她能像个公证人似的记账、算账，她懂得的事跟律师一样多。没有她，我跟她父亲该怎么办？我们俩既不识字又不会写字。啊！不错！”路易萨·诺伊纳大婶最后总是这样想，“她一定会嫁给一个有钱人，也许还是大学毕业生呢，不过，得是一个有钱的大学毕业生，不是那种要从老婆家中寻找靠山的人。”

中午，压葡萄的工作干完了，午餐也准备好了。玛丽亚把一个装满白面包的篮子放在厨房中央的地上，篮子周围摆了一些红土烧成的汤盆，路易萨大婶把土豆和羊肉分放到这些汤盆里。接着，年轻的女主人把正在用井水洗濯的姑娘们叫进来。尼古拉大叔也一瘸一拐地走到放在石台上的木盆旁边，倒掉盆里的脏水，又放进一些干净水，洗了洗，然后，胡子湿淋淋地走进厨房，他擦干，坐到靠近饭桌给他特定的座位上。其他人已经围着篮子坐在地上，贪婪地吃着，他们的脸在饭食的雾气笼罩下红彤彤的，欢欢喜喜。

“祝你们胃口好！”东家说，一边伸直了一条腿，“我的老伴，你给我做的汤是什么啊？至少今天我也干活了，你总得给我吃点儿人吃的饭嘛！给我一点羊肉吧。不错，不错，是羊肉，我的孩子们，你们以为是小牛肉吗？”

玛丽亚递给他一盘羊肉。

“你们的牙真不错啊，我的孩子们，你们居然嚼得动这种东西，魔鬼的肉也不会比它更硬！……行了，要是在那个人家里，”他提起一个有钱人的名字，“他们会让你们吃得更好一些……”

“要么吃得更坏。”路易萨大婶接着话茬儿说，她甚至连吃饭也不解开紧身衣，“住嘴吧，唠叨鬼！”

年轻人刚刚酒足饭饱，就说起笑话来了。

“路易萨大婶，借给我一百银币好吗？”有一个小伙子说。

“要是你有可靠的保证，我就借。”这位年老的女主人答道，她听了这人玩笑，神色不慌不忙的。

“这就是我的保证！”那年轻人说，一只手拍了拍一个十分穷苦的姑娘的肩膀。

大家哄堂大笑。

“要是不够，我还可以拿我们家所有的首饰作抵押，还有银制餐具。”他继续说，拿自己的贫穷开着玩笑。

“身体才是最好的首饰啊！有这个作抵押，你可以找到不只一百，而是上千银币！”尼古拉大叔从他的椅子上果断地说道，他蓄着一把大胡子，神色庄严。

但是，玛丽亚变得不耐烦了。

“可不是嘛，”她嘲弄地说道，“有钱加健壮比没钱加有病强。”

“给他们倒酒喝。”她母亲对她说道。

她站起身来，给彼特罗倒了酒。

“怎么了，你发脾气了？”他问，一面盯住她的眼睛看。她也看了看他，还是用她那惯常的嘲弄口气答道：

“我吃饱了的时候就要发脾气……”

“那么，你饿了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不过，你也不懂得什么叫饿。”他接着又说。他喝了一口酒，又高高举起杯，把残留在杯底的几滴酒一饮而尽。他记起他在困苦的童年时期受到的饥饿煎熬。

那一天，人们没有节省喝酒，玛丽亚多次手持酒瓶，弯下腰来往这个用人的酒杯中斟酒。他喝着酒，兴致来了，但这是一种恶意的兴致。在整个干活和闲聊的时间里，他早已把萨碧娜的形象丢到脑后了，可是，这时她却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头金发，不怀好意

地、嘲笑地看着他。

噢，她取笑过他，他现在也要拿她，拿玛丽亚和所有的女人取笑。好啊，要是他能让玛丽亚相信，他已经发狂地爱上了她该多好！

不，她不会赶他走的，她那么狡猾，是不会犯这类错误的。她不会赶走一个爱上她的用人，这个用人不求别的，只求得到怜悯。充其量，年轻的女主人只会利用他，利用他的痴情，以便让他更好地侍候自己。至于他呢，他也会利用她的好意和狡猾。

他笑起来。女人们拿他开心，他也想拿这些女人取笑。

但是突然，他又沉默起来，郁郁不乐了。他垂下头，接着又猛地抬起头来。他又举起了酒杯。

玛丽亚把酒瓶递过来。

“可我挨过饿。”他下意识地说，已经半醉了，仍然想寻找她的一双眼睛。但是，她已经不再看他了。

从这时起，他就不再意识到自己心中想些什么，他只觉察到自己的眼睛一味追随着玛丽亚的每个动作。他担心东家会发觉他的血液中已烧得滚烫的情欲之火，但是，他不能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但是，他很留神，有意离开同伴们，躲在庭院中的一个旮旯儿里躺下，离厨房门不远，葡萄酒和午间的热气使他感到自己像是在发烧，苍蝇和蜜蜂的嗡嗡声同他那烈焰燃烧似的头脑里的嗡嗡声混在一起。

这样，他眼看着小伙子和姑娘们走了，主人们也回到自己的房

中去午睡。玛丽亚一个人留在厨房里。彼特罗在酒醉似的半醒半睡状态中听到年轻的女主人走来走去，整理厨房，研磨咖啡。他觉得自己还在用目光追随着她那高高的、诱人的身躯。

他需要去爱一个女人。既然如今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他也就摒弃了那个贫穷的女用人的温柔形象，如今，他的情欲把他推向那个富有的女主人。但是在这种情欲当中，有一些苦涩的、报复性的滋味。

“我一定要大笑一场……一定要大笑一场……”他想，同时进入了梦乡。

四

两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帮助尼古拉大叔把葡萄酒装进酒桶，或者去附近菜地干活，后来又到山上去砍柴以备过冬。

在那孤独寂寞的漫长时刻，在别无旁人的菜地里，在奥托贝内山的密林中，他一直想念着年轻的女主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爱上她，但是，虽然玛丽亚令他非常喜欢，可一想到她，他就再也不敢抱有那种愚蠢的情欲、那种情场报复的笨拙的意图，而这种情欲和意图还不时向他袭来。

玛丽亚不是那种让男人在爱情上随意捉弄的女人。彼特罗一想起自己曾经一度幻想她会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就面红耳赤，而一想到自己讨她欢心又感到很兴奋。

现在，他能看到，她总是处于养尊处优和雍容华贵的女主人的崇高地位上，她的目光既锐利又明亮，锋利得像刀片。

即使在干最低贱的活计时，不管她是在笑还是一反常态地神情

严肃，她总是属于一种高不可攀、盛气凌人的门第的产物。但是，让这个用人喜欢的也恰恰是这个。有时候，他仍然想起另一个女人，想起那贫穷的表妹，也盼望能再见到她，向她作一番解释，但是，这种令人厌烦的盼望心情也一点一点地云消雾散了。两个星期以来，彼特罗的心一直沉默着，但也处于昏睡、膨胀的状态，正像冬季的大地。

有几个晚上，男主人在厨房里逗留了很久，这时，厨房里的火已经烧起来了，他请彼特罗跟他一起喝酒、唱歌。要是没有两个女人看守着，那么主仆二人就会饮酒过量。尼古拉大叔胡编一些诗句，叙述着他一生中最离奇的遭遇。

他过去很穷，也到处流浪，寻找生财之道；他也恋爱过，有过梦想。

“不管是穷是富，总是高高兴兴，‘人高兴，上天也来保佑’。”他用意大利话说，“有一次，我的鞋子破了，我就想，要是我遇见一个地主，我就脱掉一只鞋子，把它扔到他的脸上去。你猜，我遇见了谁？”

“路易萨大婶的爸爸！”彼特罗揶揄地说。

男主人用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看了看他。

“你难道是个魔鬼吗？你怎么猜着的？”他叫道，一边用拐杖轻轻敲打着这个用人的肩膀。

“难道是真的？”彼特罗惊讶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跟上帝是真的一样，千真万确。”

“您真的把鞋子扔到他脸上啦？”

“哈哈哈！你真滑头！”

彼特罗到底也没有弄清，尼古拉大叔是否把他的鞋子扔到了那个有钱地主的脸上。男主人一向爱吹嘘他年轻时干的或多或少有些英雄气概的举动，而且他总是夸张地介绍他的爱情经历。有一次，他居然透露他娶路易萨大婶为妻并非出于爱情，只不过是为了找一门好亲家。

“可她是爱我的。哦，不错，这是真的，跟上帝是真的一样。我当时很穷，的确如此，但我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我这样说可不是吹牛。”

“嗨！现在也看得出来！”彼特罗奉承地说道。

“长得漂亮就等于一半嫁妆，我的孩子……”

这些话使彼特罗很受鼓舞。

“要是没有路易萨这只贪吃的老鹰该多好……”他想。

葡萄酒，暖烘烘的火光，舒适的厨房（厨房的墙壁上挂着数不清的铜锅，闪耀发亮，这向用人说明东家是多么富有），所有这些都使彼特罗身上产生一种对爱情和欲望的陶醉。

“啊，不错，能过上舒服日子，有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妻子，真是件美事。娶老婆而不是出于爱情，不干，要找一门好亲事，既有爱情又有财产，那才真正称得上是幸福。”

“谁会娶玛丽亚呢？”他时常想，“是这个还是那个？也许是一个老爷，一个大学毕业生，也许是个有钱的庄稼汉。肯定不会是一

个穷光蛋，更不会是个用人！现在，谁见了她都会爱的。”

想到这里，他就十分兴奋。有时候，他很奇怪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尽管是个用人，但无论如何，至少不是出生于外乡佬的家庭，因此，他也无须像尼古拉大叔那样到处流浪。

“要是我有一点本钱该多好！”他想，“我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实干精神我是有的。我看到多少这样的人发家致富啊！但是，不，”他接着又想，“那些发家致富的家伙都是靠偷东西起来的，要么就像尼古拉大叔那样是娶了一个日子过得不错的女人。我也可以娶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日子过得不错的女人”绝不会是玛丽亚·诺伊纳，至于是别的什么女人，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他用他那惯常的轻蔑架势晃了一下脑袋，在草席上伸直了身子，把折叠好的帽子放在耳朵下面就躺下了。

犁地和播种的时节很快就来到了。

彼特罗要开垦和播种的地方，离这里十分远，是在马雷里山谷的另一端，几乎靠近洛洛维，那里有一批破破烂烂的房舍散落在山峰和高原中间，景象比努奥罗一带更为荒凉和凄惨。

在整个播种期间，这个年轻的用人都得住在那里，孤身一人带着几头牛和一条狗。但是，孤独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快，他已经习惯了。此外，这些天，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本能情绪促使他希望远离那个温暖的房屋，因为在那里，他的神经在疲沓下去，他的心灵也在种种噩梦的骚扰下陷于茫然。

走之前，他到托斯坎纳人的酒店里去过，希望在那里见一见老板的老婆，那个轻浮的佛兰西丝卡。但是，在酒店里只有托斯坎纳人，他安详地待在那里，神情有些好奇，嘴里骂着街。

“你好吗，彼特罗？”

“好。来杯酒。”

“怪事，你怎么这样渴？你的东家有的是葡萄酒啊！”

“别提我的东家！”

“哦，哦，你不要这么护着他们！你难道以为他们不说你的坏话？”

“要说就让他们说去。你老婆呢？”

“去洗衣服了。嘿，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找她，”托斯坎纳人说道，一边用他那天真无邪的眼睛使眼色，“你托她给你找老婆，因为萨碧娜拒绝了你的求婚。”

“噢，见鬼去吧！”彼特罗说，他想到这个托斯坎纳人竟然这么敬重佛兰西丝卡，甚至认为她能给一个老实的年轻人找老婆，他不由得会心地笑了起来。

“不错，我知道，你是想娶一个有钱的女人。尼古拉大叔那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也这么说过。”

“哦，是吗？他是这样说的？”彼特罗惊叹道，一边抬起头，“还说了什么？”

“还说……什么也没有了！为什么你不娶玛丽亚呢？”

“哈！你拿我开心？我从此不再到这里来喝酒了，你这小外乡

佬！”彼特罗轻蔑地站起身来说道。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听了酒店老板的这句玩笑后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欢喜。

他回到家，把牛拴好。路易萨大婶不仅把种子装上了车，而且还放上了相当数量的大麦面包、干酪、食油、土豆、玛丽亚放上了一大葫芦红酒和一个袋子，这样，在高原多风的寒夜里，彼特罗可以用这个袋子当被子，盖得暖暖和和的。

“你们没有给他带上一个十字架？还有，一本玫瑰经？”尼古拉大叔哈哈大笑地说道。

“再带上点干无花果吧？”

路易萨大婶闭紧嘴，因为她不喜欢拿圣洁的东西开玩笑，这时，玛丽亚把大门推开了。

“注意，到洛洛维去做弥撒吧，可别爱上洛洛维的漂亮小妞儿……”

以前，要是听到这种玩笑，彼特罗会有点生气的，因为洛洛维的女人是全县最穷苦的女人，此时此刻，他几乎有些心动了，他甚至不敢看玛丽亚一眼。

东家老爷陪他走了一段路，比平时走得更加一瘸一拐了。这一天很潮湿，尼古拉大叔的腿对这天气很敏感。

“啊！彼特罗，彼特罗！身体健康该多好！年纪轻轻该多好！可别糟践自己的身体和年纪啊！要注意，像注意塞在裤腰带里的钱一样！去吧，一路平安，需要什么，让过路人捎个话。把种子放在

干燥地方，尽早下种。再见。”

“这个人真好！”彼特罗想。

他觉得自己爱尼古拉大叔，就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他感到自己甚至对那神气活现的女东家也抱有好感了。

他陷入沉思之中，时而使劲地驱赶那头背上长着白斑的红色公牛——这些白斑显然说明，这牲口曾经到过一个埋着宝藏的地方——于是，红色公牛就笨重地小跑起来。“坏心眼”吠叫着，催促着另一头牛，这一来，彼特罗很快就来到那条自上而下通到马雷里山谷的险峻小径上。

天气湿润而暖和，天色乳白。倒放在大车上的耕犁顶端的铧刃发出新镀的银色的微光。在雾气蒙蒙的远方，彼特罗的锐利目光分辨出绿谷中的那座小教堂，一个悬崖边缘上的黑影，更远一些则是圣方济各大教堂，那是衬着野草莽莽的高山的一个白点。在这群山当中，黎明峰像一面蔚蓝色丝绒制成的旗帜竖立着，皮齐努峰则像一块被蓝色雾海吞没的灰色礁石巍然耸立。

彼特罗记得，他的母亲像努奥罗地方的所有妇道人家一样，对那小小的圣方济各是十分虔诚的，他自己虽然并不那么信教，却也情不自禁地在胸前画了十字。

他相信上帝，相信神，也去做弥撒，去忏悔，神圣的复活节到来时去领圣餐，但是，他并不虔诚，他从不祈祷，从没有想过死，也从没有想过永生。不过，这些天，他却有点多愁善感，有点迷信，也比平常信教了。

确实，有一天晚上，在那块地耕种的土地上，他居然也感到自己需要像一个妇道人家那样祈祷了。

他周围的景色十分凄凉，在银白色的黄昏中静默无声。这是个荒凉的地方：萋萋的草原俯瞰着长满蓬乱的黄连木、刺柏、野蔷薇的山坡，这些野生植物像万顷碧波，到处翻滚，在灰色和黑色的岩石上撞得粉碎，那些岩石在昏暗的傍晚使人以为是一个个化成石块的魔鬼。

整个景色就宛如一片渺无人烟的荒漠，那里只有原始的神和史前隐士的幽灵在监视。

彼特罗跪在地上，在身上画了十字，做了祈祷。他觉得自己是置身在一个没有墙壁的教堂之中，繁星在天际燃烧，像是看不见的幽灵点起的蜡烛，刺柏散发出一种香烛味。

“我的上帝，我的圣方济各，把那女人从我的头脑中赶走吧，可怜可怜我，把她从我的头脑中赶走吧。她不是为我而生的，我的欲念会使我干出丧失理智的事……我妈妈的在天之灵啊，帮助帮助我吧，让我摆脱这些邪恶的念头吧。但愿如此。”

可是，他在做祈祷的时候又想到了她，他欲火燃烧，希望她就在自己身边，希望在现实中看到她就和在梦中一样，希望用自己的双臂紧紧搂住她，就像暮霭笼罩的高山在点点繁星的会意窥视下，紧紧搂住炊烟四起的谷底一样。

不错，在他离家之后，在他画了十字，参拜了“小圣方济

各”，以便使这个圣方济各成为他的朋友和同谋之后（所有努奥罗地方的女人、情人和游手好闲之辈都是这样做的），那位年轻女主人的形象就时刻也不离开他了。

因为远离了玛丽亚，他曾经本能地希望忘记她，但恰恰相反，相距得遥远，特别是孤独寂寞，却更使她占据了他的心，使她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诱人、更加美丽。这时候，他已经再也没有力量压倒他的情欲了，这情欲在他的心中就像野生的小树燃了一把火似的烧将起来，而且火势越来越大。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彼特罗从早到晚干着活，开垦，烧荒，把黄连木一棵棵拔掉，在铲除了野草的一块块土地上耕耘和播种。

在雾气蒙蒙的黄昏时刻，仍然看得到他那衬托着惨淡景色的身影。他一连几个小时地犁地，在拖曳着撒丁岛古老的犁耙的两头吃苦耐劳的红色耕牛后面缓慢地行走。到了长长的犁沟尽头，他就用赶牛棍拍打着长了白斑的牛臀，让牛转弯。下坡时，他走在犁翻过来的几乎发黑的、冒着热气的、散发出一种发酵草味的潮湿泥土当中，他紧拉着绳索，使牛不能跑下去。到了下面，他又转过弯来，重新爬上去，始终一语不发，手里握着赶牛棍。

这个用人的高大身影在紫色的暮霭当中显得那么突出。辽阔而忧郁的景物是那么凄清，延伸到一望无际的远方，使得这个年轻劳动者的静默变得更为明显了。

情欲搅动着他的心，就像铧犁搅动着泥土，也正像泥土一样，他并不询问自己，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有时，他感到绝望，但是，他不再求助于圣方济各和他母亲的在天之灵了，他不再求他们帮助他摆脱已完全主宰他的欲望了。

偶尔，有几个放牛汉、骑马的农夫和头顶一筐干酪，手提一只雏鸡的洛洛维女人从彼特罗耕作的土地旁边的小路上经过。一阵粗鲁简单的招呼声使孤寂的环境活跃起来，接着，马儿在一堆堆刺柏当中消失了，女人在山坡上稀疏的野生橄榄丛中消失了，随后又是一片寂静。

彼特罗在秋季的天空下劳动着，梦想着，这天空总是那么惨淡，总是被灰红色的云雾遮掩着，黎明来得很迟，晚间又弥漫着紫色的雾气，天气恶劣时飘浮着浓重的云朵，这时，一簇簇深褐色的荒草似乎因为充满水汽而膨胀起来，而浸湿的岩石颜色也变得更加灰暗、更加凄惨了。

差不多有一个月，他一直干着翻腾和征服土地的活，同时也被爱情翻腾着，征服着。

晚间，他回到茅屋里，躺在枝叶搭成的卧铺上，盖着玛丽亚给他的那条口袋。吃饭时，他也回到那里，有时，他煮一些土豆，有时，他只烤一下面包，上面再滴几滴食油。耕牛在山坡上吃草，“坏心眼”无事可干，不时地打着喷嚏，还朝着被风吹动的树叶吠叫。

夜里，孤寂的气氛反倒由于一种奇异的效果变得相当活跃了，或者说至少没有白天那样沉闷。

山谷里闪耀着其他农民燃起的篝火，羊群的铃声依稀可闻，在

静谧的夜空中，风儿吹来阵阵人声和犬吠。

于是，一个女人的身影，一个美人儿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幽魂，照亮了彼特罗的梦，使他的梦变得欢快起来，正像刺柏烧起的篝火发出芳香，照亮了这凄凉的茅屋，使它变得欢快起来一样。

地已经全都犁过了，而且也几乎全都播了种。清冷的冬天驱散了秋天的浓雾。

有几天下了雨，但更多的时候天气仍保持寒冷和干燥。

西下的夕阳从奥鲁内山上空张开寒冷的、巨大的双翼。彼特罗把种子撒在自己周围，风又把这些种子远远地吹散，而土地总是把这些种子接受下来。

他的思绪也像种子一样散开，不过，最后总是落在同一个地方。

几天以来，他感到很开心。他又开始同“坏心眼”说话了，每当他走过一度曾跪倒在那里的石头前面时，总是莞尔一笑。

“勇敢点！”他经常对耕牛说，“过些时候，咱们就干完活了。圣诞节就要来到，到时候咱们跟尼古拉大叔一块儿唱歌，好好地喝一顿。”

他不敢大声说别的，但是，既然他再也不能一言不发，就唱起歌来。

他放声歌唱，有时，还设法重复一遍，伴随努奥罗民歌的合唱，从高音转到低音，从低音又转到中音，然后又把原句再唱一

遍。这都是些情歌，过去他是为萨碧娜唱的，如今这些歌则是飞向玛丽亚。

这几天，在那天真无邪的欢乐时刻，他仍然抱有希望。这已经不再是风流倜傥的用人对年轻女主人使他产生那种追求感官刺激的爱情时所抱的希望了。这是对一种过去从未感受过的欢愉的梦想，已经不再有任何不洁净的欲念，总而言之，是对真正的、纯洁的爱的希望。

谁知道将来会如何呢？他重又跌进自己的胡思乱想之中，他梦想自己发了财，有一天，竟能抬起眼睛来盯住她的眼睛，单凭目光来倾诉心曲。

于是，他唱起来了，他的歌声飘到很远的地方，飘到山谷以外，因为正是在这抱有希望的时刻，当他像一个淳朴的孩子归去的时候，当他一想起玛丽亚就感到脸红的时候，她那平常总是伴随着他的火一般的形象，也就飞往远方，回到了她父亲的家门。

但是，当归期日益迫近的时候，现实感也就重新控制了陷入情网的年轻人。

有几个过往行人给他带来了东家的消息，还给他捎来了路易萨大婶送来的种子和食品。

“尼古拉大叔没有来看你，因为他卧床半个月了，腿疼得厉害。”

“那么，大夫是怎么说的？难道他就不能找到药吗？”

“哎，他根本就不想去找药，正因为这样，有人说，人家要娶

玛丽亚呢。”

“谁？那个大夫？哈哈哈！”

“你笑什么？”

“我笑的是我的女主人肯定不会嫁给一个大夫。”

“哦，是吗？那么，她一定会嫁给一个有钱的牧羊人吧！”

大夫也好，牧羊人也好，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绝不会嫁给一个用人。彼特罗重又郁郁寡欢了，他自我嘲弄着，想起了那些经常伴随着他的歌声的痴心梦想。

这时，他真想给自己几拳，他的情欲使他受到那么大的屈辱。但是，从此他再也不能驱散他在自己心中播下的种子了，把撒在犁过的土地上的种子一颗一颗地捡起来倒更为容易。

日子照旧一天天过去，要么是寒冷、晴朗的天气，要么是寒冷、多云的天气，再过一两夜，彼特罗就要回到东家屋里睡觉了。尼古拉大叔又会把他的那些事讲给他听，他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不知道，连想都没有想过。

他会照旧生活下去，照旧为别人干活。

就这样，最后一个晚上来到了。

在回到茅屋之前，彼特罗坐在播好种的土地中央的一块石头旁。他长时间地一动不动，弯着腰，几乎把自己折成两截。他仿佛终于感到了这一段长时间劳动的疲劳。

他四周的土地沉默着，仿佛陷入了梦乡，那么安详、宁静。

夜晚降临了，一块块蓝灰色的大云团把苍白的天空染成斑斑点

点。彼特罗上身紧贴着膝盖，长时间一动不动，闭着眼睛，整个身子变成了黑黑的一团，跟他所坐的石头融成一片，翻过的土地像棕色波涛似的在他四周荡漾。他睡着了。

他就这样睡了很久，像犁过的土地中间的一粒种子。他也像一粒种子一样被随意撒在神秘而粗犷的土地上，随意生长，听凭时间和命运的摆布。

他醒来时已是深夜，于是他回到了茅屋。屋外，弥漫着灰蒙蒙雾气的夜笼罩了高原、山谷，一直到海边的山丘，从那里吹来一阵阵呜呜的风声，像是大海在呼啸。每逢浮动的云彩中露出一角黄色的月亮，“坏心眼”就朝它吠叫起来，也许这条狗以为那是盗贼的一只邪恶的眼睛吧。

五

玛丽亚这时正像一个健康的少女那样睡得十分香甜，即使她没有睡着，她更多地想到的也是彼特罗·贝努播下的种子，而不是他。

她敬重他，但只是把他看做用人，如此而已。即使他身体健壮，干活麻利，这使她感到欢喜，也只是表明他这个人有用罢了。

家里经常谈到这个新来的用人。大家对他都感到满意，但是，如果年轻的女主人猜到了彼特罗心里想的事，那她准会羞愧得抓起自己的头发。

有一天，他们当着萨碧娜的面谈起了他。那是在万圣节前夕，正是在彼特罗离家后几天。

萨碧娜辞掉了她的工作，来帮助她这家有钱的亲戚做面粉加葡萄汁和葡萄干的甜食，凡是努奥罗地方的好主妇过万圣节都是一定要准备这种甜食的。

一大清早，玛丽亚就烧起了灶火，准备好发酵的面粉、杏仁、

葡萄汁和蜂蜜。后来，萨碧娜来了，三个女人——一对表姐妹和路易萨大婶——围着一张矮脚桌跪在地上，用擀面杖敲打和好的面。路易萨大婶因为用力气，都出汗了，两个表姐妹则聊着天，嬉笑着，但也没有偷懒，她们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卖劲地干着，头巾的两角裹到头顶上。

一股甜美的暖流把周围环境弄得暖烘烘的，小窗和屋顶的缝隙透过阳光，把一道道蓝色的尘埃照进厨房，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洒了一块块金色的斑点。

下过一夜雨之后，晴朗的秋天又回来了。诺伊纳家的左邻右舍被风雨洗得干干净净的，气象一新，散发出一种新鲜的气味，一种田间的馨香。遍地都是风吹断的枝条，长满黄褐色苔藓的一个个屋顶冒着热气。靠山那边，一堆堆粉红而又带些灰色的小云朵在阳光明媚的天空中慢慢散去。公鸡还在打鸣，小鸡在街上走来走去，抖着淋湿的翅膀，用嘴在地上，在一块块湿漉漉的、发亮的铺路石子上啄着食，它们有时把嘴伸进一洼洼雨水里去，然后仰起头来，仿佛要更好地吸一吸清晨的空气。

这时，奥利埃纳地方的妇女们，头发卷到耳际，早已过来卖葡萄干和葡萄汁了。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光着脚，手提着鞋，动作简直就像那些走来走去的小鸡。她们提高了尖嗓门，吆喝着："葡萄干，无花果，谁买？葡萄汁，谁买？"这种吆喝声是在宣布：收葡萄的季节已经结束，冬天正在来临。

玛丽亚和萨碧娜聊着天，嬉笑着。玛丽亚显得格外高兴和平

静，笑声从她那美丽的镀金似的脖子里冒出来，就像从一只鸟的脖子里发出歌声一样。

萨碧娜也开着玩笑，欢笑着，她正在讲述她原来的东家追求她，为了引诱她上钩，还答应给她买一双鞋子。

“真不错啊！”

“别忙，我还要告诉你呢。我跟他说：‘那么，让我看一看那双鞋子吧。’结果，他竟把他老婆的鞋子拿来给我看！”萨碧娜说道。她不时把沾满白色面粉的手举起来，把盖在前额上的几绺头发塞进头巾里去。

有时候，因为笑得太厉害了，这两个表姐妹放慢了工作速度，这时，路易萨大婶就张开她那恼怒的小嘴，严厉地说道：

“老老实实的姑娘是不会吹牛的，哪怕那些事是真的。”

“那么，我是不老实的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个好人家的闺女，像你这样，不先好好想一想，是不会开口的。”

“我的路易萨大婶呀，我可是还没感觉到，就把我的嘴张开啦。”

有时候，那位声色俱厉的贵妇人就用擀面杖吓唬这两个姑娘。

“你们再不闭嘴，我就揍你们！”

但是，两个表姐妹仍然继续说笑。有时，玛丽亚跳起来，去看一看锅是不是开了，并且用一根长棍子拨动一下炉火。

这三个妇女正在用葡萄汁混合面粉，再做成一些小小的甜点心。这时尼古拉大叔回来了，他是照例去酒店喝上一杯烧酒的。这

时，他带回来一个有趣的消息。

“我刚才看到一个修道士从大路那边经过，他是给一个病人领圣体的。我问过，病重的人是谁，人家对我说，是托妮亚·贝努大婶。”

“是彼特罗的姑妈啊！”萨碧娜叫起来，举起被葡萄汁染黄的一双手，“可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吧？”

“就算他知道，你以为他会在乎吗？”尼古拉大叔说道，在炉灶口前面转来转去。

“喂，人家说，那女人有钱呢！”

“真的吗？”玛丽亚问道。

“都是些蠢话，”尼古拉大叔叫了一声，“都是些三姑六婆在胡说八道。”

“托妮亚大婶的丈夫是个出了名的小偷，死在监牢里。”路易萨大婶说，“人家说，他给老婆留下了一罐金币。”

“三姑六婆的话！”尼古拉大叔答道，用拐杖敲打着炉灶，“都是些胡说八道！其实，这可怜的老太婆只有一所破房子和一块长着两畦黄连木的土地。”

“不管怎么样，继承人大概是彼特罗了！”萨碧娜兴奋地说道。

“你高兴了，是吧？”玛丽亚悄悄地对她说，同时狡猾地笑了起来。

萨碧娜很窘，用臂肘捅了她一下。

“闭嘴！”

“彼特罗！彼特罗！顶个屁用！难道她的其他侄子都是些废物？”尼古拉大叔叫道，弯下腰去把炉火拨旺，“不过，彼特罗也许会拒绝继承遗产：一个小偷的遗产！彼特罗倒是个老实人！”

“可他不帮人的时候是跟姑妈住在一起的。”玛丽亚说，“您别弄那个火了，爸爸，烟都跑出来了。”

萨碧娜不敢说话了，她怕尼古拉大叔会发觉她那困窘的样子。不错，她一直爱着彼特罗，尽管在那次葡萄园的短时间谈话之后，他已经不再把她放在心上，甚至几乎瞧不起她了。

但是，谁又能料到将来会怎样呢？也许，彼特罗继承了那所小房子和那一小块土地之后，会重新考虑娶老婆。萨碧娜于是又怀有希望了。

尼古拉大叔拿了一张板凳，坐到灶旁，不时捅捅火，尽管玛丽亚不让他这样做。他还讲了一些别的事，其中有托妮亚大婶的丈夫的事，这人是个惯偷，二十年前在“那悲惨的地方”死掉了，在那地方，男人竟落到织袜子的地步，干起了织针的活计。

“不错，他是个有名的小偷，他的灵魂连地狱也不会收容，如今正在世界上飘荡，跟另外七个刁滑的修道士的鬼魂在一起，有时候，他跟这七个鬼魂一起附到一些清白无辜的人身上。有一次，他附到了一个男孩子身上，通过这孩子的口，说什么为了解脱他的灵魂，得举行一千场弥撒、一百次祈圣游行。够了，他肯定是个奸诈的小偷，是专门吓唬地主和牧人的。他看见什么，什么就成了他的东西。

“他只要从一群羊那里经过，相中了最大的一只，过一天，这只羊就无影无踪了，就好像他靠眼睛偷东西似的。有一次，他经过一个羊圈，相中了一只西班牙种的大黑羊。牧羊人瞅见了他，为了不让那只黑羊落进他的魔爪，这牧羊人就把羊杀了，开膛破肚，把羊挂在茅屋里的一根树杈上。可那小偷还是有办法叫那只羊变得无影无踪了。

“彼特罗名声不好，正是因为他是这样一只老鹰的亲戚。”路易萨大婶说，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用面和葡萄干做甜食，她把这些甜点心捏成奇形怪状的，什么圆圈啦，棋子啦，尖塔啦，十字形啦，甚至还有修道士帽子形的。

尼古拉大叔听了这话，发起火来，他用拐杖敲打着炉灶。

“谁说彼特罗·贝努的坏话，就给我站出来！有种的，就站出来，有胆量的，就站出来！站出来！我要用这个家伙对付他。”

他摇晃着拐杖，准备把诬蔑他的用人的人痛打一顿。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妇女们把面包和甜食放进长春花编成的篮子里之后就不再工作了。厨房散发着葡萄汁和煮熟了的葡萄干的香味。

“现在，我得去泉边了。”玛丽亚说，一面晃动了一下空空的水瓶，“萨碧娜，要是你愿意去，咱们可以经过你家，你也把你家的水瓶带上，咱们一起去。”

她穿上她的长裙，把水瓶放在头顶上，就跟表妹一起出了门，路易萨大婶拿面包和甜食装满了表妹的围裙。

在萨碧娜的小房子里，年老的祖母正在织布，同时看守着一头蒙上眼睛的毛驴，它一声不响地拉着一盘小磨。

石磨、毛驴和卡特琳娜大婶被烟熏黑的脸庞，都是同样的灰不溜秋的颜色，就好像是用同一种材料涂的，而他们也确实合成了一体。老妇人的思想一直在紧紧地跟随着毛驴转，而毛驴也一直拉着磨盘转。这盘磨每天能磨二百五十克小麦，这样，就可以卖上半个里拉，这对卡特琳娜大婶来说是足够了。萨碧娜已经工作，自己能养活自己。

“你好吗？”玛丽亚向老妇人问道，这时萨碧娜正在把一块破布卷成一个放在头上顶东西的顶圈。

“走啊，走啊……”老妇人答道，就好像在指一条看不见的路。

“走吧。”萨碧娜说，欠了欠身，好从矮小的房门走出去。

毛驴停了下来，就好像是在听人讲话似的，卡特琳娜大婶喊了半天也无济于事：“走啊，走啊！”

只是等这对表姐妹走出去以后，这头牲口才又围着磨盘耐心地转了起来。

“那么，咱们到泉水那里去吧。”玛丽亚说道。

她们去了。一个挨着一个，都那么苗条，衣裳又都是那么漂亮。她们穿的一样，头顶着水瓶，这对表姐妹活像《圣经》里的两姐妹：拉结和利亚，马大和马丽亚，她们也是去泉水那里。

她们一边聊着天一边往下走，走到奥罗塞伊大道，彼特罗从葡萄园回来也正是走这条大道。

有几个市民正在这里散步，他们步履缓慢，神气平静，呼吸着山谷的芳香；还有几个女人也从上面下来，到泉水那边去；有几个农民牵着牛或马到水槽边饮水；一些垦荒者在烧荒，那熊熊烈火染红了奥利埃纳山的深蓝色背影。

萨碧娜和玛丽亚来到了泉边，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等候先来的妇女把她们的水瓶装满。灿烂而柔和的夜晚降临了，奥托贝内山衬托着暗灰色的天色，在大道上空，既像染上了一层灰色，又像抹上了几笔桃红；在谷底深处，阴影越来越浓；努奥罗最后几家房舍和宛如出自鬼斧神工的大教堂的轮廓，在金色的天空衬托下显得格外清晰。

“我真想有一件用这天空的颜色做成的丝绒背心。”玛丽亚仰望着天空说道。

但是，萨碧娜却注视着山坡底下的那片阴影，她在想着……彼特罗现在正做什么呢？他是在这个山谷和那个山谷的另一边吧？他还记得曾答应过要跟这个可怜的女用人“说一句话”吗？要么，他就是已经后悔了，正在想念另一个不那么贫穷的女人吧？

这时，那些女人还在泉水边聊着天。有一个个子矮小、棕色头发的女人，一只眼睛包着布，正在溪流里洗脚，嘴里骂着远在别处的女主人。一个野孩子爬到砖砌的大路栏杆上，从高处朝这些女人吐唾沫，女人们仰起头来，气势汹汹地痛骂他。有一个男人从上面下来，到泉边饮三头小猪。这三头小猪长着黑黄相间的柔嫩的皮毛，活像三头野猪，一张张粉红色的小嘴沾着斑斑点点的泥土，它

们互相追逐着，咕噜咕噜地叫着，还在地上打着滚。它们来到溪边，嗅了嗅那个子矮小的、棕色头发的女用人的脚，接着却不去喝水，继续在草木丛中你追我赶地跑起来。于是，放猪人吹起口哨要把它们叫回来，那野孩子也不再吐唾沫了，这样，女人们终于给水瓶打满了水。这回该轮到这对表姐妹打水了。后来，这些妇女头顶着装满了水的水瓶走了。泉水在雾气腾腾的黄昏的寂静之中淙淙地流着。

萨碧娜还在做着她那情意绵绵的美梦。彼特罗什么时候才回来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机会重逢呢？啊！要是她能长出一双翅膀，像只小鸟似的飞到他身边，窥探一下他的心思，该多好！

“要是他姑妈死了，他准会回来，是吗？”

“谁？”

“当然是彼特罗·贝努了！”

“哦，你在想他！谁知道他是不是准回来呀！不管怎么样，我会叫人去告诉他这件事。不过，我相信，那老太婆一直是病病歪歪的，她经常做忏悔和领圣餐。”

“你们是不是跟彼特罗相处得挺好？”

“那还用说，”玛丽亚说，有些轻蔑地莞尔一笑，“他是好用人，我是个好东家！”

“怎么，他真的不好吗？”

“当然很好，他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小伙子。”

萨碧娜每当听到有人夸奖彼特罗·贝努，都感到异常高兴，但

这种情况确实并不经常发生。

“不管怎么样，”她还是把话题扯回来，“他很快就会回来吧？”

“我怎么知道。他说过，要干完了活才回来。反正你该比我更清楚。”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萨碧娜羞赧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自从那天以后，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过，你记得吧？我想，他大概是怕你们。”

“他可不是个怕人的人。”

“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再来找我了，可我敢肯定，他是爱我的。”

“爱你？爱你？”玛丽亚问，惊奇地转过身来看着表妹。

“可……我也爱他啊……”萨碧娜轻声轻气地说道，玛丽亚的宽厚，周围的静谧和暮色，使她的胆子壮了起来，“打那天以后……我就一直在等。我一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你瞧，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要是他能表白一下，该多好啊！……”

“表白完了又怎样呢？”玛丽亚刨根问底地说。

“表白完了怎么样？要是他真爱我，我们就结婚呗……”

玛丽亚不说话了。她可怜而又单纯的表妹居然满足于这样一点东西，几乎一文不值，但是，又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变得很幸福，这念头破天荒第一次使她产生了一种嫉妒心理，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怜悯的味道。

“为什么不说话了？”萨碧娜问，“要是发生……我希望的事，

你和大婶会不高兴吗？我是个穷姑娘，我还能等什么呢？”

“可别这么说！”玛丽亚说道，一边寻思着，“彼特罗是个好青年，而且很漂亮！要是那个姑妈再把东西留给他……”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的是他，又不是那个姑妈的东西！”

“行啊，要是你要他，你就把他拿去算了！可你小声点说，我的美人！”

玛丽亚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可你真有把握说他爱你吗？”

“当然！”萨碧娜答道，几乎有些生气了。

这时，她们已经到了家门口，透过小房门的灯光照亮的缝隙，可以看到老祖母还在织布，那头毛驴也一直围着磨盘转。

玛丽亚顿时感到一阵怜悯之情，她重又看到了这令人心酸的场面。

“可怜的人啊！”她想，一边注视着老妇人和毛驴儿，“他们眼看要垮了，可还在干活。人穷可真叫悲惨啊！可是，他们也确实像萨碧娜那样，有一点东西就知足了……”

“再见！”萨碧娜说，她弯着身子，站在小门下面，“今夜，我会睡得像块木头。明天见。”

“再见。再见，卡特琳娜大婶。”

“再见。”老妇人答。这时，毛驴又停了下来，听人讲话。

“我要帮助萨碧娜，我一定要跟彼特罗谈谈，看看他是不是当真爱萨碧娜。”玛丽亚想。她步履沉着，在夜晚的越来越浓的黑暗

中走远了。

她觉得，她成了表妹和那个用人的保护神，怀着王后般仁厚的怜悯之心。

要是有人告诉她，此时此刻，在那凄凉的莽莽高原上，彼特罗·贝努想念的是她而不是萨碧娜，她一定会感到脸红。她甚至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难道卡特琳娜大婶的那头毛驴竟能透过它那破布做成的眼罩看出，在它那无穷尽的道路上有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吗？

六

彼特罗离开了大约五个星期之后，又回到努奥罗，正好是圣诞节除夕。

他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向前走啊，走啊，这山路先通向谷底，随后又向上攀缘，直通努奥罗。他无情地鞭打着牛，急不可耐地催促它们快些回家。铧犁已经磨钝了，大车装满了黄连木的根茎。

尽管这个年轻的用人心里着急和焦虑，他仍然打算在深夜时回到东家的家。他对同玛丽亚重逢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他怕她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出那骚扰他内心的感情。这时，牛放慢了步伐，“坏心眼”在荒草堆里到处乱嗅，那草堆有黑有红，正像一堆堆半熄灭的煤炭。

刺骨的北风吹着，低低的、铅灰色的天空预示着大雪将要来临。但是，彼特罗感到内心有一股热气在烘烤他的胸脯，他的两只黑手也发烫，左太阳穴有一根血管在突突地猛烈跳动。

他觉得自己好像得了热病。他想唱歌，但是，他的嘴唇感到干

燥，紧闭着，张不开。他的前额像是被一个炽热的头箍紧紧地勒住，左太阳穴的血管不断跳动，像是有一把锤子在敲打，要把那头箍固定住。

他走啊，走啊，希望碰上什么人同他说上几句话，但是，荒野的道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渺无人踪。整个山谷，加上它那像锈铁似的荒草堆，那发青的石头，那灰色的背景，所有这些在那辽阔、黑暗、沉重的天空下面都没有一点生气。

彼特罗来到俯瞰两个山谷的大道上的那座孤寂小教堂，才从他那狂热的梦中醒来。瞧，努奥罗到了，就在不远的地方，在黯淡的暮色中，被风吹拂着。这时，努奥罗最前面的几所房屋已经显露出来了，有几个女人身披长衫，头顶水壶，另有一些农民，驱赶着马或睡意未消的牛，在风的推动下打这儿经过。彼特罗转过身去，背向雾气笼罩的山峰和烟云缥缈的山谷，回到住处。尽管他想同一些人搭话，却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跟寥寥可数的几个过路人打招呼，这样一直来到了东家的门口。他的大车轮子的转动声响彻了小路，就像是哗哗的流水。“坏心眼”竖起尾巴，向前窜去，吠叫了一阵。

从灯火辉煌的小酒店经过时，彼特罗瞥见柜台后面那个漂亮的佛兰西丝卡的柔美而热情的脸蛋儿，一阵欲火使他的眼睛发出了亮光。但是，他马上又想起了玛丽亚，并且平生第一次为了想得到一个生活不检点的女人而感到羞愧。

哦，不，哪怕佛兰西丝卡叫他过去，他也不干，因为这样做，他觉得对不起玛丽亚。

大门关着，他用赶牛棍敲了敲，立即在一片寂静之中听到墙后发出了年轻女主人的清脆声音。

“准是彼特罗！”

“准是彼特罗！”她说得多好啊！仿佛她是在等他！尽管他觉得这种设想是枉费心机的，但是，这种设想毕竟使他的心充满了喜悦。

“坏心眼”四处乱嗅，抓挠大门，因为大门老是不开，它就叫起来，直起身子，设法把一个爪子伸进门缝去。彼特罗心里也有一种类似这条狗的急躁而又欢悦的心情在颤动。

路易萨大婶终于开了门，彼特罗瞥见玛丽亚站在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但是，他不敢马上注视她。

“晚上好！”他说，一边把牛赶进院子。

当路易萨大婶转过身去关大门的时候，他才注视了一下年轻的女主人，并且问道：

“好啊，有什么新闻吗？”

“好新闻，感谢上帝。天冷了，可我们的皮肤没有贵族老爷、太太们那么细嫩……”

“哪位贵族太太能比你强啊?！”他叹了口气说。

“可是，彼特罗，你病了吗？你又瘦又黄。”路易萨大婶说道。这时，他已经把牛解开了，把大车也安顿好，然后进了厨房，“坏心眼”正在各个角落乱嗅着。

“病什么！病什么！这几天晚上，我有一点发烧，可正像玛丽

亚说的，我的皮肤没有那么细嫩，也感觉不到发烧这类事情。老爷在哪里呢？”

“发烧！发烧！大概是心里发烧吧！”玛丽亚感叹地说，既有一点善意，又有一点挖苦，“独自待了五个星期而又见不着心爱的人……怎能不发烧?！”

彼特罗看了她一眼，但马上又垂下目光，因为她的微笑刺伤了他。啊！她离他是多么远啊！远得就像一个有良知的女人同一个疯子的距离那样，这个女人跟疯子讲话，无非是可怜他罢了！

他又伤起心来。他呆坐在灶火前面，就在路易萨大婶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干活的姿态。

玛丽亚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准备着圣诞除夕并不丰盛的晚餐。

屋外传来阵阵音色欢悦的圣马利亚钟声。

尼古拉大叔不久就回来了。他也瘦了，面色苍白，一反常态地神情忧郁。但是，他一看见满面堆笑的彼特罗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就哈哈笑了，并且用手杖敲着地面。

“啊，好啊！”他坐在路易萨大婶的位置上说，用张开的一只手掌拍彼特罗的膝盖，“我一直在等你啊！今夜，咱们一起熬个通宵，一起唱歌，要是女人家想去做弥撒，她们只管去就是了，我求之不得，我可不想去。我向来讨厌半夜做弥撒，因为大家到那里去是为了开心，是为了干些见不得人的事。你也不想去吧，但愿如此……”

“我不去。”彼特罗受宠若惊地说，“既然您乐意，我跟您做

伴，不过，我想，您本来可以跟您的朋友们一起欢度这一夜。”

“去他们的吧！”东家张开手臂叫道，“这些朋友都是今天来喝你的酒，明天又说你的坏话。最好的朋友莫过于忠实的仆人。还有那条狗，过来，坏种！见鬼，你真丑得像条狗！”

“坏心眼”钻到他的两胯之间，舔着他的两只手。

“喂，来点酒，娘儿们！”尼古拉大叔接着说。

玛丽亚拿着酒瓶和杯子走过来。

“你不去做弥撒吧？”彼特罗问道。

“我吗？当然不！我吃完饭马上去睡觉。我在做弥撒的地方没有什么人要见。爸爸，您最好也上床去……”

彼特罗没有听清东家怎样回答。玛丽亚“在做弥撒的地方没有人要见”，这就是说，她没有情人，没有或多或少保密的未婚夫。啊，她多好啊！他用感激的神情望着她，几乎是得意洋洋地饮着她递过来的葡萄酒。

“娘儿们都上床睡觉去，这才好呢。”东家又说，“夜里，除了上床睡觉，娘儿们别的事都不该干，这就是我的看法。那么，彼特罗·贝努，咱们把大门关上，鬼来了也不开。咱们拢上一把好火，拿瓶酒放在身边，咱们一起唱歌……”

“可我不会唱啊，”彼特罗提醒他，“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你难道是个聋子？你听不见我跟你说的话吗？”尼古拉大叔生气了，叫道，“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就是仆人、狗和这根手杖！不错，还有这根手杖！可这个朋友是去年我还没有的啊！”他感到

一阵心酸，低下头说道，但他又马上抬起头来，抖了一下他的大胡子，“那么，要是你也不愿留下，你就走吧！我可以自己唱！”

“我留下，留下。”彼特罗笑道。

女人们果然在晚饭后都回到了自己房中。彼特罗本来希望玛丽亚留下来，他不敢瞧她，只要她待在那里，就使他感到甜蜜的喜悦。他虽然离她很远，却以为她就在自己身边，那么充满活力，不停地颤动着，这时他感到的就不仅是陶醉了，而且，她是这样美，她的声音又是这样甜，她的身体散发着青春和情欲的暖流。他感到她的存在，就像在那寒冷的夜晚感到篝火发出令人舒适的热气一样。

这时，这个用人把三大根木柴放进炉灶里，又把两张芦席铺在暖烘烘的地板上。东家举起一个酒瓶，透过火光瞧了瞧。随后，他又看了看杯子，杯中的葡萄酒在火光映照下像块红宝石似的闪闪发光。于是，他开始引吭高歌。

“这是酒桶里的酒啊，喝这种酒，我们的心也暖洋洋的。那么，就让我们尽情地喝吧，让我们暖暖我们的身子吧，因为门外飘着雪花，我们的身上也飘落着岁月的雪花啊。小伙子，你别自信，岁月也同样从你身边流逝，你的心会变冷，那时候可要用很多酒才能使它暖过来啊。你觉得怎样？”

彼特罗答道：

“我的心早就冷了，因为我是个穷用人，没有一个女人瞧得

上我，没有一点欢乐会向我微笑。我可以喝酒，但酒也不能暖热我的心。”

“你是个骗子，是个虚荣心重的家伙！”尼古拉大叔反唇相讥道，在他唱的第二首八行诗中把韵脚也押错了，“你在说谎，你竟然说什么女人瞧不上你，欢乐也不向你微笑。现在，我就可以向你证明，情况恰恰相反……”

外面刮着狂怒的北风；大块大块的云彩既明亮又浓厚，就像大片大片的白雪，从奥鲁内山峰上滚滚飘下来；一片片雪花开始飘落下来；除了狂风怒吼之外，两个唱歌的人四周万籁无声。

有时候，尼古拉大叔兴奋至极，坐起身来打着手势，叫彼特罗不要打断他的歌声。这时，他已经不再只是编唱一首歌，而是编两首甚至三首，但是一首比一首糟。

彼特罗毕恭毕敬地倾听着，后来，他也唱起了他编的八行诗，一边仍不断地喝着酒。

快十一点钟的时候，传来了过分欢悦的阵阵钟声，主仆二人仍然唱个不休，酒瓶也喝空了，酒瓶原来的那种光辉现在已经跑到两位歌手的眼睛里去了。

有时，彼特罗竟能编出一些内容十分精彩、动人的八行诗句，尼古拉大叔也只好认输。但是，他不仅不生气，反而带着某种倾倒的神情注视着他的对手，并且说道：

“好啊！我正是希望你这样啊！”

他们继续喝着，而且仍然不停地唱。

快半夜的时候，东家的眼睛在火光反射下变得水晶般透明，不自觉地一忽儿睁开，一忽儿闭上，用人的眼睛则充满了呆滞的神色，仿佛迷失在似真非真的梦想和幻觉里了。

“彼特罗，你唱得真好，我也真疼爱你啊。你在想什么？告诉我，喂，不过，我也想像得出……”

他果真是这样讲的吗？那么，彼特罗该如实地说出他的想法吗？

“啊，我的东家，要是您知道就好了！要是您知道我心里有怎样的一条蛇在缠着我，那就好了！您说您疼爱我，但是，您要是知道我想的是您的闺女，您准会像条疯狗似的向我扑来。”

“唉，我也是一样啊……”尼古拉大叔突然抬起头来说道。

于是，他重又开始用白话讲述他过去的艳遇，而这些故事刚才他已经用八行诗追述过了。其实，彼特罗已经把这些事记在脑子里了，因此，他开始变得心不在焉，简单地说，东家的那些话乱哄哄地传到他的耳际，就像蜜蜂在嗡嗡地飞。

然而，他并不觉得自己醉了，而且觉得东家也同样没有醉。尼古拉大叔向他吐露心曲，这使他感到欣慰，而且也变得大胆了。为什么不这样呢？现在，他可以张开口说出真情了。一切都那么容易，一切都是可能办到的。不错，不错，必须讲出来，但是，先得琢磨一下合适的字眼。

他用两只手捂住了脸，思索良久。突然间，他把手从烧红的脸上拿开，他的手指张开着，透过这些手指，他像个疯子似的盯着灶

火的红焰……他终于吐露真情了：

“尼古拉大叔，我不是个有钱人，可是，如果您帮我一把，我就会成为一个有钱人。我的姑妈快死了，我知道她立下的遗嘱对我是有利的……东西不多，这我知道：一栋破破烂烂的小屋、一小块土地，但是，我要把每件东西都马上卖掉，用这一点本钱，我要开一个卖牛的铺子。您知道，我对牛还在行。谁晓得呢？说不定我会走运。您，我的东家，不也是白手起家的嘛！您把玛丽亚给我吧，尼古拉大叔，您把她嫁给我。您看着，我准会富起来……东家，尼古拉大叔，怎么样？……”他把手放下来，温柔地叫道。

但是，尼古拉大叔把头斜靠在一只手上，没有回答。彼特罗瞧了瞧他，竟发现东家已经睡着了。

这时，他马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应，就像他往往发生的情况那样，他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他感到一种莫大的侮辱。

“不错，我真的是醉了。”他想道，一面用他那轻蔑的举止晃了晃脑袋，“该睡了，该睡了……”

他在芦席上躺了下去，又抬起身来，再看看东家。

“是不是把他叫醒，叫他上床睡觉？……不，随他去……”

他微微晃了一下脑袋，接着又躺下去了。他的耳朵还在发烫，眼皮虽然沉重，却不愿意完全合上。一条条红色的火光把墙壁、屋顶、地板划成一道一道的。一些蓝绿色的蜗牛排成长长的行列，在这些光彩绚丽的道道上爬过，它们还从硬壳中伸出颤动着的粉红色小犄角。接着，一切像是毕毕剥剥地发生了爆裂，裂成了千万颗金

光闪闪的小星星。

原来是灶火发出了毕毕剥剥的爆裂声。

“昨天夜里，你们唱得多欢啊，彼特罗！”玛丽亚次日说道，同时做了个厌恶的苦相。

“欢极了，你有什么说的？”彼特罗眼睛盯住她，答道。

“哦，可不是吗，你们俩醉得像畜生！我可受不了花天酒地的男人。我爸爸算是没救了，可怜的人。他有一肚子委屈，当然就想法发泄……可你呢，彼特罗，真丢人！你简直像条狗，今早我一进来就看见了：十足像一条狗，歪倒在席子上，脚撂在灶灰里。”

彼特罗觉出她是过甚其词，但是也真后悔喝了酒，而同时又因为她对自己表示关心感到欣慰。

“我喝不喝酒关你什么事？”彼特罗用他那轻蔑的架势仰起头来对她说道，“你还是管管自己吧，你那么目中无人，当心别找个醉鬼做丈夫，比我喝得多的醉鬼……”

“耶稣啊！”她咬牙切齿地喊道，“我要把他吃了！找个强盗也比醉鬼强！”

“那么，”这个用人瞧着她伤心地说道，“我再也不喝醉了，我答应你！”

这个许诺并没有使玛丽亚感动，但是，彼特罗信守了这个诺言。确实，那天，他去了酒店，可是滴酒未进，也没有看酒店老板的婆娘一眼。他只在那里跟人闲聊，替他的主人辩护，因为托斯坎

纳人说他主人的坏话。

以后几天，他一直在菜地里干活。这菜地是诺伊纳家的，靠近镇上。暮色苍茫的时候，他回到家，同主人一起用晚餐。他在家的时候，路易萨大婶就叫他干些家务活，有一天晚上，甚至派他扛着水罐到泉边去取水。

要是往常，他会反抗，因为一个干农活的用人只管耕地，可是这时，他唯命是从。他虽然受到轻贱，心中却感到愉快，只要能讨玛丽亚的欢心就行。

他不知道为什么近来自我感觉良好。有时，他也感到惆怅，但那是一种甜美的惆怅，更经常的却是像一个孩子似的无忧无虑。有几次，他完全沉浸在他的梦想当中，就像在圣诞夜里那样。于是，一天晚上，他回家很晚，看见玛丽亚独自一人坐在灶火旁边。他也在灶前坐下，死命地盯住年轻的女主人看。“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彼特罗？”“因为我喜欢你，玛丽亚。”她笑了。他猛然站起，朝她弯下腰来，把她的头朝后仰，热烈地吻她。

这是个梦，但足以使他兴奋异常，一种火烧火燎的兴奋啊，而这梦日复一日地变成了计划，变成了拿定的主意。

后来，他买了一把小梳子和一面小镜子。只剩下他自己时，他就没完没了地把头发和小胡子梳得光光的，还长时间地揽镜自照，端详着自己的眼睛、嘴唇和前额。

他发现自己长得很美，于是感到得意洋洋。

七

平常，主人们很早就上床了。但是，也有几次，要是灶火烧得正旺，路易萨大婶和玛丽亚就在厨房里多待一会儿，跟彼特罗聊聊天。年老的女主人坐在一条高脚凳上纺线。又黄又蓝的煤油灯光像是在她那宽宽的白脸庞上涂了一层白粉，使她的神情更加宁静了。但是，玛丽亚经过一整天的劳累，显得有些疲倦。她蜷曲在炉灶的一个角落里，很少说话，就像是在热气和安逸的笼罩下变得瘫软了。她这样坐在地上，往往还光着脚，倒像是个女仆，但仍然令人惊叹地保持着她的美丽。彼特罗偷偷地瞧着她，每逢碰上她的眼睛，就感到一阵情欲的冲动，感到昏昏然。

年老的女主人和年轻的男用人之间的谈话几乎是孩子间的斗嘴：路易萨大婶夸耀着自己的东西，彼特罗则故意称赞别人家的东西来取乐。

“我今天看到佛兰齐斯坎托尼·卡雷都的用人了，他赶着东家的几头牛去饮水。那些牲口真叫棒！脊背亮得像镜子，壮得像

狮子。”

“你说什么？就算他们愿意把那几头牛卖给我，我也不要，因为太老了。难道他们的牛能跟我那两头牛比？”

“我看，比您的强！……”

“你疯了！看得出来，你根本分不清好牛坏牛。我那两头牛，你该知道，值一百块响当当的银币呢……”

这时，尼古拉大叔拖着他那条坏腿，用手杖敲打着地面，回家来了。通常他总是醉醺醺的，硬要彼特罗跟他一起胡编乱造地赛唱歌。为了叫他满意，彼特罗只好奉陪，但是很厌烦，尤其是他发现，那两个女人也觉得厌烦。

“求求你们别再唱了！”有一天晚上，玛丽亚抬起头来烦躁地说道，“至少你，彼特罗，别再唱了！”

“这个臭娘儿们！”尼古拉大叔叫道，举起了手杖。

玛丽亚从他手里夺过手杖，哈哈大笑。但是，她蓦地看见彼特罗哑口无言地用一种发狂的目光盯着她的脖子。于是，她把手放到胸前，这才发觉自己的衬衫纽扣松开了。不用说，彼特罗看到了她那长着三根金黄色汗毛的朱砂痣，有黄豆大小，这颗朱砂痣正长在喉咙的凹陷处。她赶紧把衬衫的金色纽扣扣好。随后，彼特罗不顾东家好说歹说都不肯再唱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一天晚上，尼古拉大叔跟彼特罗一起出门，把他领到托斯坎纳人的酒店。只有玛丽亚·佛兰西丝卡一个人在家，也只有她那略嫌憔悴的圣母马利亚似的相貌才使那凄清的

酒店显得热闹。她一见这两个男人，就殷勤地走过来，冲着彼特罗嫣然一笑。

“嘿，你喜欢这个小伙子吧？”尼古拉大叔问，一边用手杖的顶端敲了敲彼特罗的肩膀。

“当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嘛！”

“我难道不是个漂亮的汉子？你丈夫去哪儿了？”

“去奥利埃纳了，去买酒。”

尼古拉大叔不再说笑了。他要了烈性葡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玛丽亚·佛兰西丝卡又回到柜台，但是，这时彼特罗发觉，东家瞪着一双亮闪闪的眼睛注视那女人，根本不理会他在身边。

“彼特罗·贝努，”尼古拉大叔终于说道，“我忘了差你去萨尔瓦托雷·布林迪斯家通知他：明天，我在家等他商量买羊的事。去吧！然后，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彼特罗马上就站起来走了，但是，他并没有去找萨尔瓦托雷·布林迪斯，却径直朝家里走。他觉得自己像是喝醉了酒。他像头几天情欲冲动时那样想着玛丽亚，当时，有一种不自觉的本能驱使他怀着一种几乎是残酷的情欲，渴望得到她。

他回到家，发现年轻的女主人独自在厨房，正坐在路易萨大婶的位置上，也就是靠近煤油灯的那张高脚凳上。他的欲念难道仅仅是幻想？她平静地做着针线活，没有想要离去的意思。

“女东家呢？”彼特罗问道，顺手把大衣挂在常用的那根钉子上。

“她累了，上床了。爸爸在哪儿？”玛丽亚泰然自若地问道，头也没抬。

“过一会儿就回来，我离开的时候，他跟萨尔瓦托雷·布林迪斯在一起。”这用人撒了谎，说着他又把大衣从常用的钉子上取下，挂到门楣上去。

他不知道干什么能掩盖他的困窘。他感到自己面色发白，浑身颤抖，几乎就要犯什么罪似的。玛丽亚的手缓缓地抬高又放下，中指尖戴着一个银制顶针，她那安详的神态使他更加激动了。

他走到院里，小心翼翼地关上大门，为的是不让尼古拉大叔回家时听到他跟玛丽亚进行的危险的谈话。

冬夜是清冷的，月光照耀着庭院，摆在院子里的铁锹和铧犁闪闪发亮，像是用银子打出来的。圣马利亚的钟楼报了时辰，响着长长的颤音。万籁俱寂，遍地寒冰。只有彼特罗的心在燃烧，在翻滚。

他捡起一根长满了结冰青苔的黑木头，把它举起来抱在胸前，他回到厨房，把木头放在炉灶上。这种体力上的劳累倒使他平静了许多。他用那惯常的优美姿态席地而坐，一只手拍着另一只手，好把手上沾的青苔弄干净。他伸了伸懒腰，然后摘掉帽子。但是，他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胡思乱想着：站起来，扑到年轻女主人身上，硬从她的唇上抢一个吻，他是多么渴望得到这个吻啊，就像发高烧的病人渴望吃到一个新鲜的果子一样。但是，他不敢动弹。

这两个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玛丽亚看到彼特罗几乎就坐在她的脚前，于是跟他说起一件事，这件事使他感到震惊，使他更加手足无措了。

“彼特罗，我正等你呢。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仰起脸，看了看她。但是，她仍在继续缝纫，眼睛盯住针线，睫毛低垂着，没有看见彼特罗的炯炯目光。

“听着，彼特罗。我本来早就想跟你说，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不过，你得答应我：不管你作出什么决定，你绝不要说出我跟你谈过这件事。你答应吗？”

他用他那轻蔑的姿势点了点头。他早就猜到她要跟他说什么了。然而，他还是答道：

“我拿我的良心对你发誓。”

“听着，彼特罗，你觉得萨碧娜怎么样？你跟她谈过吗？别人跟你讲过一些她的事儿吗？你怎么这样不把她放在心上？她是爱你的……你怎么样呢？”

玛丽亚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她平静地说着，并没有显出对她讲的事过分关心，对彼特罗长时间的沉默，她也没有在意。

他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像是吃了一惊，两只眼睛几乎是呆呆地望着那块开始燃烧的木头的火焰，因为这时火焰早已把长满青苔的木头表层烧着了。

说什么好呢？萨碧娜爱他吗？谁还记得呢？这爱情对他来说如同干苔的瞬息即灭的火焰，而如今灼烧着他的热气则像是只有把木

头烧成灰烬才会熄灭的一团火。

玛丽亚终于抬起头来，但是并没有显出过分的好奇。她拿起一团粗麻线，把它松开，再用牙齿咬断；她举起一根针，对着油灯的火苗穿上麻线，问道：

“你怎么一声不吭？彼特罗，说话啊！”

这时，彼特罗也抬起眼睛，用一种绝望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她。这天晚上，玛丽亚比平常更美，至少在这个用人看来是这样。她正在缝的那块布遮住了下襟，一直垂到地板上；她的衬衫洁白如雪，闪着晶莹的光辉；在这一片雪白当中，她的脖子显得更带玫瑰色了，脸庞也更加迷人了；油灯的火苗和灶火的亮光把她笼罩在令人陶醉的光芒之中。

厨房的四角都沉浸在阴影里面，门外是夜和一片寂静。衬托着这样一种神秘的背景，在彼特罗看来，玛丽亚似乎离他只有咫尺，似乎变得属于他了，而且仅仅属于他，这一切正像他在梦境中所见的那样。

他只消伸过臂膀去，把她搂过来就行了。

“那么，你是不肯说了？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彼特罗？”她问道，开始局促不安了。

“你要我说什么呢？你表妹究竟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他用诚恳的口气问，“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我爱她，我并不爱她。她究竟要得到我的什么呢？”

“彼特罗·贝努！”这位富有的表姐高傲地感叹道，为她那穷

苦的表妹感到不平，“可别这么说！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老老实实的女孩子！别说谎，我亲眼看到你在山上葡萄园里追求她，跟她悄悄地讲过话！”

但是，彼特罗懂得谈恋爱的伎俩。

“我跟她悄悄地讲过话？好吧，就算有这么一回事。”他说道，一边垂下眼睛，顺手拿起一根带孔的铁筒，这铁筒是用来吹风、搞旺火的。

“就算有这么一回事？你瞧，彼特罗……”

他用棍子顶端在炉灰上画了个记号。

“不错，我是跟萨碧娜说过，我要告诉她一桩心事……不错，把我的爱情告诉她……但是这爱情不是对她，而是对另一个女人的。我当时想征求她的意见。”

“向谁征求意见？向萨碧娜？为什么向她呢？”玛丽亚诧异地问道。

彼特罗在炉灰上又画了个十字，此刻，他觉得自己很精明，尽管也像孩子一样感到羞涩。

“为什么？因为萨碧娜是那个女人的亲戚。”

“那个女人！”玛丽亚也重复了一遍。

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她的眼神阴沉下来，两只手也停住了。

“亲戚……萨碧娜的亲戚吗？”她像是在问自己，若有所思，低下了头，臂肘撑着膝盖，套着顶针的手指放在嘴唇上。

彼特罗感到又忧虑又害怕，但是，他这时根本没有去想尼古拉

大叔和路易萨大婶，因为他只是那个女人的奴仆，而现在他就要向她吐露自己的如痴如狂的爱慕之情了。

“亲戚？亲戚？亲戚？”

“好了，那亲戚就是你！”他几乎有些气恼地说道。

她看了他一眼，既不惊又不怒。但是，她脸红了，并且笑出声来。

“你是开玩笑吗，彼特罗·贝努？”

他立刻恢复了现实感，重又想到了男东家、女主人以及把他同美丽的少女隔开的社会门第。他终于向少女吐露了自己的心思，这时他已经不再害怕了。

他们俩现在面面相觑，隐私再也不能把他们分开了。

“好吧，不错，就是你！你为什么笑？难道是因为我穷，我是个用人？难道因为我穷，又是个用人，我就不能爱你吗？相反，我比其他所有人都更爱你，玛丽亚。因为可能别人看上你是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为了娶你，要你的家财，而我看中你，就像一个人看中了一件不能摸的东西。我只爱你这个人，没有别的想法，只希望也得到你的爱。何况，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也会成为东家哩，谁能肯定我就富不起来呢！……”

“听着，”玛丽亚说道，她的神色很严肃，甚至有些过分，“这一切都是发疯！我确实笑了，但不是为了惹你生气，而是因为……你刚才的解释太奇怪了！要说你穷，难道这能怪你吗？咱们大家在

上帝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

他明白，她这么说是因为怕激怒他，但是，他的胆子更壮了。

“那又怎么样呢？因为什么……”

“好了，听话吧，彼特罗。你应该想到，就算我愿意，别人也不会同意的……”

“那么你……那么你……”

“我不能爱你。”

“你爱上别的人了？”

“没有，我谁也不爱，也没想到去爱任何人。”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你瞧！”他既大胆又有些绝望地说下去，“但是，你将来会爱上我的，走着瞧吧。如今你知道我爱你了，你一定会用不同的眼神看我……”

这时，玛丽亚用眼角瞥了他一眼，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模糊的恐惧。他兴奋过度了。

难道他疯了吗？他从她身上打什么主意呢？她怀着一片好心听他讲话，有一点儿是出于害怕，也有一点儿是因为感兴趣，但是，现在已经够了。他讲得挺好，这一点的确如此，从来还没有任何人对她直接诉说过更热情、更生动的恋情，但是，她对自己的责任了解得太清楚了，她不能容许自己再有兴味听他讲下去了。

她明显地摆出一副怠慢的神情，把布叠好，把针插在针线包上。她摘下顶针，准备走开。

一块布幕似的东西遮住了彼特罗的眼睛。她要走了，他永远也

不能这样看到她了：在深夜的宁静和黑暗当中，她单身一人待在他面前。

他一阵冲动，跳起身来，坐到她身边，并且抓住她的一只手。

“留下吧，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放开我！”玛丽亚叫了起来，又高傲又愤怒地晃动着整个身子，“放开我，要不，我就叫妈妈来。待在你的地方！”

他像迎面被抽了一鞭子。

他马上松开玛丽亚的手，感到一阵辛酸。假如她不是突然跳起来，打算跑开，或许他会变得卑顺下来，说不定还会向那少女请求饶恕呢。

他也一跳，站起来，向她追去，几乎粗暴地一手拽住她。

“别叫！”他说，但声音是祈求的，“我不想伤害你，我只要你听我讲话。我拉住你，也正是要告诉你，你不该怕我……你瞧，我本来可以伤害你，但我不愿意那么干，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那么放开我，放开我，彼特罗！”她威胁地说道，一面拼命挣扎着。

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搂住她的腰，把她的脸贴近自己的脸，在她的嘴唇上吻了一下，然后，把她放开了。

他浑身颤抖着。他好像在梦中那样，听到她正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并且说道：

“你真坏，真坏……我要把一切都告诉爸爸……我非叫他把你赶走不可……”

他孤身一人留在死寂的厨房里，就在那块烧得吱吱作响的木头的火焰前面，那木头竟像活了似的，高声地重复着玛丽亚说的话：

“你真坏，真坏……我要把一切都告诉爸爸……我非叫他把你赶走不可……”

一切都完了。也许，在像一条狗似的被赶走之前自行离去，会更好一些。以后，他该怎么办呢？他又能到哪里去呢？他的生命如今已经没有目标了。

他把玛丽亚的针线活重新摆好，这是她逃走时散落了一地的东西。他坐在板凳上，等待男东家回来。

“他一回来，我就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然后我就离开，但也许他会原谅我。那么，我就要跟他说：我也是一条汉子，我的东家，您今天晚上犯了罪，那么也该原谅我，饶恕我，即使我吻了您的女儿……吻了！我是吻了她！”他想，重又兴奋起来。

一阵渴望肉欲的寒噤传遍了他全身，甚至在刚才亲吻时，他也没有这种感觉。于是，尽管他有种种恐惧，对下一步完全无法预计，他还是双手托着自己的脸，沉浸在一场春梦当中。他确实有一些事情值得回忆，而在回忆和欲望当中，尽管这两种情绪都带有绝望的色彩，他的一腔欲火还是烧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更加旺盛。

八

玛丽亚气愤不过，觉得受了侮辱，因此哭了一场，但是后来，年轻人惯有的沉睡终于征服了她，使她的心灵得到了平静。

第二天凌晨醒来，她立刻就回忆起了头一天晚上的情景。她简直觉得那是一场梦。

可不是嘛，她做了一场梦，梦见自己到葡萄园去了，彼特罗在那里看园子。天气很热，但是，春天的树木花草盖满了山坡，杂草和铁线莲在葡萄藤中比比皆是，把垂着熟透了的紫黑色葡萄的藤蔓都遮住了。她斥责彼特罗道：

“你在干什么呢？为什么不把这些杂草拔掉？瞧，现在得弯下腰来，好像找寻失物似的找葡萄……”

她真的弯下腰去，这时，两条强壮的胳臂箍住她，把她抱了起来，紧紧地搂住她，原来是彼特罗。就像头一天晚上那样，他让她的脸凑近他的脸，用一只手垫着她的头，在她的嘴唇上亲吻着……

一下，两下……亲吻了不知多少遍。她想喊，但是喊不出声

来。再说，在那渺无人迹的空荡荡的山谷里，谁又听得见呢?！他吻着她，一声不响，眼睛紧闭着。她害怕，但是，她的膝盖慢慢地弯了下来，彼特罗的炽热的嘴唇把热气传给了她的血液，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她从梦中醒来，想起彼特罗确实吻过她，这才知道，自己是把现实中的印象跟梦中的印象混在一起了。一种从来没有尝到过的甜蜜感觉占据了她的心。但是，不一会儿，她又产生了反感。

彼特罗·贝努，她的用人，竟然亲吻了她！她被一个用人亲吻了！真是奇耻大辱！这天早上，她用了所有侮辱谩骂之词在内心诅咒这个无耻而又邪恶的用人。她怎么有脸再见他呢？如今，他可以用主人的眼光来看她了，时时刻刻都不必再尊敬她。滚吧，滚吧，像赶一条癞皮狗那样把他赶走吧……但是，他可能会报复呢。他可能会血口喷人，诬蔑他的主人，给他们制造麻烦，带来损害。他会把葡萄都砍掉，把牛都宰了，把庄园烧了。一个受到伤害的男人会比风暴和烈火更可怕。何况，谁又知道呢？男人总是那么毛躁、暴烈的啊！尼古拉大叔要是知道了，又会怎么样呢？……上帝饶恕吧！他可能会闹得满城风雨，也许还会造成流血事件……

还是不说为好，还是谨慎从事，避免惹乱子为好。用强力得不到的东西，以和平反而会得到。

何况……这时，彼特罗的话又回到了她的脑海："你瞧，我不会伤害你的。要是我想干的话……"

确实，他能够干出来，但相反，他只不过满足于吻了她一次。

不错，就在那山下，在葡萄园里，因为从那时起，他就爱上她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因此，要是想干的话，他不是早就可以伤害她多少次了吗？有多少次，他们俩不都是单独待在一起吗？在那荒无人烟的山谷，在那偏僻的菜地，这些不都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吗？

他一直是敬重她的……如今，必须避免再有这种机会，这期间，她可以寻找借口，叫人把他辞掉，而不必使丑事外扬。

玛丽亚起了床，打开窗子，久久望着静谧的庭院。乌云从地平线上升起，遮蔽了寒冷而又明亮的天空。一只雄鸡在啼鸣，“坏心眼”在院子里吠叫。

她感到又难过又气恼，她索性把这不愉快的遭遇置诸脑后，这才想起：她还得洗衣服去呢！就在这样的鬼天气去吗？但愿来个好天气吧。那时候，庭院又会变得像大厅一样干干净净，令人心情舒畅，田野也会重新繁花似锦。那时候，彼特罗也不会再待在镇上，他要回到乡间去，把时光都消磨在收割小麦上。她呢，当然也不会再去找他了！

她叹了口气，又回忆起头一天晚上发生的情景。她开始整理床铺，收拾房间，像是为了发泄她胸中的怨气，她神经质地把脚步跺得山响。

“你今天早上着了魔啦？”尼古拉大叔从隔壁房间叫道。

于是，她下了狭小的楼梯，走到院子里。厨房的小门打开着，但是听不见任何声响。难道彼特罗外出了吗？

想到那青年为了不致被她撵走，就自己先行一步，她的心松

了下来。但是，当她走进厨房的时候，却看到彼特罗在里面睡熟了，他还是摆着惯常的姿态，席地而坐，头倚着一把小椅子。他想必一宿都没有闭眼，辗转难寐，他甚至连席子都没有打开。在那小窗透射进来的惨淡阳光衬托下，他的脸色显得那么苍白，就像生了病似的。

“他没有睡觉。”玛丽亚心想，不管怎么说，她现在觉得他怪可怜的。

彼特罗的那番话又浮现在她的脑海里。“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吗？……就因为我穷吗？……”

“喏，他就是亲我这里，这里，正是这里。”她还在想，“他亲我，是因为我想跑开……他要是醒来又看见我，那时会怎样呢？……要是他再跳起来，抓住我，亲我，像梦里那样，又该怎么办呢？”

气恼、羞辱、怜悯，既想报复又想避免惹恼那用人，甚至还有某种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感觉，这些情感搅动着她的心。她轻蔑地瞧着那沉睡者的苍白面孔，但是，她的眼睛却又情不自禁地落到了他的双唇上，她的嘴还感觉得到他在梦中亲吻她时使她尝到的滋味。

这时，她默不作声地干着家务活儿。她不想叫醒那青年，但是，她也弄不清是因为羞愧才不愿他看见自己，还是为了不打断他的酣梦……

但是，彼特罗想必早就觉察她来了，因为当她正在灶灰中寻找一星炭火的时候，他却猛地醒了，面有惧色地瞧着她。

“为什么你把火弄灭了？”玛丽亚说，却不看他一眼。

他站起身，接着又跪下，弯着腰把火重新生起。

“刚才还燃着哩……不知道它怎么灭了，现在我再把它生好，你等着吧，别着急。”他结结巴巴地说，睡意尚未全消，不过，样子很腼腆，几乎是畏惧她。

“刚才还燃着呢……那么，他一直到天亮都没有睡？”玛丽亚心想，她靠着炉灶，挺直腰板站着。

他用火镰在火石上打了打，把火重又点燃，然后，跳起来，全身晃动了一下。

“玛丽亚！”他说，“请你原谅，要是……我发了疯。可别告诉你爸爸。只要我找到借口，我就会走掉。你心好，一定会饶恕我。我再也不会抬起眼睛看你了……”

她朝着他转过身去。此时此刻，彼特罗也没有再说别的。

但是，他并没有恪守自己的诺言，更没有走掉。几个星期以来，他确实在玛丽亚面前不敢抬起眼睛来，除非被问到，他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他在葡萄园干活，晚上也不回镇上。

不过，有一个星期日，正是狂欢节的最后几天，他在被阳光晒得热烘烘的、喜气洋洋的院子里跟玛丽亚单独碰上了。

两个人都正准备出去，玛丽亚穿着节日盛装要去参加布道，他呢，穿了一身新做的色彩鲜艳的服装，显得风度翩翩。

“你到哪里去？”她问，一边系着胸衣。

“我去看假面舞。”

“最好还是去听布道。”

彼特罗看了看她，他的眼睛冒着火，久久地盯着她，那一双眼睛既执拗又贪婪。她不由得脸红了。

“要是你愿意，我就去听……我本来对狂欢节就不在乎，玛丽亚。要是没有你，我简直没法子活了……”

“别再提了，彼特罗……”

他一直用如醉如痴的眼光看着她。玛丽亚急步离开他，走了出去，彼特罗觉得，她简直是在逃跑。

又过了几天。春天，这个情人们的最好帮手，突然降临了，它是那么温和，又那么有刺激性。自从狂欢节的星期日以后，彼特罗就不断地跟年轻的女主人说上几句热情洋溢的话，每逢他们俩单独碰上，他总是这样。她现在不再生气了，也不再逃跑了。她仿佛已经习惯了把彼特罗看成自己的一个热心的崇拜者，而且也不再怕他了。

再说，她也没有别的崇拜者，或者至少是没有可以跟她直接进行危险的接触的崇拜者。努奥罗当地所有单身的有钱人都知道，玛丽亚·诺伊纳长得标致，可就是盛气凌人。大家都说：

“她是想找个资产阶级做丈夫，比方律师啊等等，而不是找一个穿皮衣服的男人。”

穷苦的小伙子见了她，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而在资产阶级、律师们看来，她又不够富有。

只有一个出身名门的地主佛兰切斯科·罗萨纳总是目不转睛地

盯着她。他是当地人，既富有又聪明，只不过长得很丑。这一点她知道，但是，她过去曾等待佛兰切斯科表白他的一片爱慕之心，却白白地等了一年多，现在，她不再等了。况且，那年轻的地主也根本不使她喜欢，她更喜欢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动作灵敏的小伙子，一个有钱的牧主，不过，后来这个人想娶一个孤女，那少女并没有什么姿色，却比她富有。

一天，那年轻的未婚夫来找尼古拉大叔，玛丽亚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来人，感到有一种异样的印象。她觉得，此人很像彼特罗。不知为什么，她竟然叹了一口气，并且整整一天，感到一种朦胧的悲哀。

于是，许多春梦搅得她夜不安宁。在这些梦境里，总是有彼特罗的身影出现，有时也有那未婚夫。他们两人把她紧紧拥抱着，并且浑身上下抚摸她，那情景真叫人无法表述。

这些梦境的背景几乎总是一片葱绿的寂静的葡萄园，那地方远离充满偏见的尘世，像是一块绿洲，那里只有爱，这爱只要求美和力，要求柔情蜜意和尽情欢乐，而不是要求富有和人的其他无用的天分。

一天晚上，她正等候尼古拉大叔在附近的几家酒馆饭铺里照常闲逛一番之后回家，忽听见有人敲门。她走上前去，问是谁。

“我。”是彼特罗的声音。

玛丽亚本以为他星期六晚上才回来，如今蓦地听到他的声音，却感到茫然失措了。她立刻打开门，于是，他进来了。

夜很黑，但也很温和，满天星斗。寂静的院子里没有一点声响，没有一丝光亮。

“你为什么回来了？”玛丽亚声音持重地说，同时却几乎已经猜中了他会怎样回答。

“我已经三天没有见到你了……”他说，站在她身边，一动不动，“我是来看你的。要是你愿意，我可以马上就走。”

她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但是，她本能地朝着楼梯走去。他跟在后面，显得既胆怯又卑顺。

“别这样，至少让我看看你的脸啊，玛丽亚，来，到厨房待一会儿，我过一会儿就走……”

她没有回答。这时，彼特罗又一次被他的欲火征服了，他搂住玛丽亚的腰，把她拉到厨房去，她则半推半就，一声不响。厨房的门虚掩着。

“没人吧？”彼特罗低声问。

“没有。”她悄悄地答道。

他们进去了。在灯光照射下，他像个疯子一样死死盯住她。她离他这么近，颤动着，几乎昏过去了，但他不敢吻她，反而松开了手，说道：

“现在，我已经满足了，要是你乐意，我这就走。”

“别，最好还是留下，他们可能已经看见你了。爸爸回来的时候，你去开门……晚安。”

她走出去了。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就开始抖起来，而且自己

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样心慌。

她度过了辗转反侧的一夜，做了梦，醒来时天还漆黑，却再也睡不着了。但是，一想到过一会儿，就能再见到彼特罗，她心中又充满了以前从未感到过的喜悦。

她弄不大清楚，这种喜悦从何而来，她也无法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要说情绪跟那个用人的热情相应，这种想法她是远远没有的。只不过是……让别人爱自己，这有什么不好？彼特罗是那么老实，那么卑顺。在他面前，她不仅不害怕，而且感到一种抑制不住的欢快。

只要对他和蔼一些，他就会变得顺从和战战兢兢，活像一只小绵羊。可是，为什么要让他获得这种幸福？为什么这幸福也同样使她感到极大的欢悦呢？

天刚蒙蒙亮，她就穿好了衣裳，仔细地梳好了头发，下了楼。她的心由于焦虑和情欲跳动得很厉害，但她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种情绪。

彼特罗早已收拾完毕，准备走了，可是，看来他也在等她。

“我这就走，”他说，“今天，天气的确很好。为什么你不到山上去呢，玛丽亚？”

“我现在去干什么呢？”她假惺惺地语气僵硬地答道，“该去的时候我才去呢！”

“那么，你会去的。”

“当然，我会去的，为什么我就不该去呢？”

说着话，她就干起平时的家务活来。

“好，再见！”他说，果然动身了。

她没有回答，但是情不自禁地转过身来。

他走到她跟前，欲火燃烧着他的全身。

“玛丽亚，至少跟我握握手吧。”

“走吧，你简直疯了！让我好好地清静清静吧！”

“别生气，玛丽亚！不，我不想跟你捣乱，好吧，要是你不愿意，就别跟我握手了。但是，我的手不脏，玛丽亚！只不过这是一个穷人的手，所以，你……”

“别说了，别说了，走吧！”她指着房门恳求道，躲开了他。

“至少看我一眼吧！为什么垂着眼睛呢？……至少看我一眼吧，玛丽亚！是因为，因为我穷吗？”他坚持要求道，一面走近她的身边，“不错，就是因为这个。不过，我对你说过，玛丽亚，谁知道我就不会富起来呢？……再说……我要你什么东西呢？什么也不要。只求你别待我不好，至少你该看我一眼啊。抬起头来！……”

玛丽亚像是着了迷似的，不错，这正是她所渴望的喜悦，听到别人这么谦卑地崇拜自己，并且向自己苦苦哀求，只求看他一眼！

彼特罗拉住她一只手，用力地握紧它，两只手刚一接触，他们俩就都打了个冷战。

“再见，你会到葡萄园来吗？”

“谁知道呢！”

他走了，但是，他白白地盼了她一番。星期六晚上，他怀着焦

虑和急躁的心情回到主人家，宛如一个饿昏了的人渴求偷食一块面包。但是这一天，主人们都待到很晚，而且是一起回到各自的房间的。

他整宿都睡得忐忑不安，心急如焚，眼巴巴地等待黎明。不，他再也不能这样苦斗下去了，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要么是玛丽亚许身于他的爱，要么是他……他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不知道，不过，无论他决定什么，他都干得出来。

她比往常下楼要迟些。

看样子，她很平静，从容不迫：刚一进门，就到炉灶旁弯下腰，把咖啡壶放在火上。

“为什么你没有来？我等你，我一直在等你。天气很好嘛……你难道怕来？”

“我没有工夫。”她冷冰冰地答道。

但是，蓦地她又变得活跃起来，盯住他，仿佛要不怀好意地招惹他，让他明白：她并不怕他。

“下星期我会去的！那时想必有茴香了，我要去摘茴香。葡萄园已经犁完了吗？你开始剪枝了吗？”

“是的，我正在剪枝。不，你不会来的，我看出来了……”

“那么，你要我去干什么？”

“就这样，让我看看你，让我们见一见面，因为你也爱我，这我知道，不错，你现在爱我了，告诉我，是不是……”

她摇了摇头，既有一点愤怒，又有一点伤心。

“就算我爱你……”

“怎么样？”

“没有什么。”

他站了起来。她走到门边，朝外面看了看。太阳已经照到院墙，路易萨大婶可能过一会儿就下楼来。

彼特罗小心翼翼地走到玛丽亚身边，吻了她。

“就算你爱我……又怎么样，怎么样呢？……”他逼问道，“别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过，你……你爱我吗？”

“放开我，彼特罗，放开我……他们会看见我们……”

“好，我马上就放开你，但是，你得先告诉我：你爱我。”

“你让我走吧，彼特罗……”

她虽然这么说，却不再挣扎。她仿佛不再是玛丽亚·诺伊纳，而彼特罗则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好，我放开你……我答应你，不过，你得先告诉我……”

“好，我爱你。”

但是，他没有信守他的诺言。

九

几个月来，彼特罗就像在梦中一样打发日子，不过，他对这种生活已经习惯了。特别是开头一些日子，他昏昏沉沉，像得了热病似的，仿佛是悬在天地之间度过的。不论是醒来还是睡着，他总是感到同样欣喜。他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也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的好梦。

玛丽亚在第一次绵绵情话之后每次幽会时，都表现得温柔体贴，热烈似火。她几乎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他，充满了自发的、信任的热情。

有好几个星期，他们没法子再相会，在生人面前，他们即使相遇也采取一种几乎怀有敌意的冷淡态度。玛丽亚甚至抓住每个机会诉说怨恨他的话，为一点点小事也会向他发火，而他呢，也对她反唇相讥。两个人常常争吵不休，以致尼古拉大叔不得不出面干涉，而他几乎总是护着用人。

这些情况使得彼特罗的欢悦心情变得相当黯淡。他觉得，玛丽

亚在谈情说爱时显得那么温柔、迷人，但随后似乎总想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他，叫他不要忘记她的地位和那个把他们两人分开的距离。

啊，他很清楚自己是个用人，但他毕竟是抱有希望的！爱情能创造奇迹。

“我姑妈终于做了对我有好处的遗嘱，”一天夜里，他去厨房对玛丽亚说，玛丽亚下楼到厨房来的时候轻手轻脚，心情激动，“你瞧着吧，我姑妈太老了，哦，要是你愿意等我就好了！我一定会马上把房子卖掉，把土地，把一切都卖掉，我会做一个买卖人。你瞧着……瞧着吧……”

玛丽亚听凭他亲吻自己，但是，并没有给彼特罗的希望打气。他们之间从来不公开谈到结婚的事，不过，玛丽亚总是答应对她的年轻的恋人忠贞不贰。有几次，一阵阴影打乱了他们的甜蜜时刻，彼特罗变得伤心起来，玛丽亚则显得神志恍惚。

“你怎么了，我的心肝？”

“没有什么，彼特罗。不过，今夜我情绪不好。别管它。”

“我也是。”

他们不敢说出他们所想的事，而只是相互亲吻着，这亲吻带着泪水的味道。随后，他们索性忘记他们的悲伤，本能地享受着眼前的幸福时刻，享受着一朝流逝便永不复返的瞬间。

他们几乎总是在夜里相会。在幽会时，彼特罗往往更害怕被人发现而浑身颤抖。他往往跑到门边，向外窥伺，而在这短短的瞬间，玛丽亚仿佛重新恢复了现实感，因为她的脸色变了，神情也沉

郁下来，有几次，甚至还哭了。

“不，我永远不能属于他。”她心想，“我在这里干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欺骗他呢？”

但是，这时他又回到了她的身边，用他那富有魅力的目光和话语包围了她。

她是一个相当聪慧的人。因此她很了解，彼特罗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汉子。她看得一清二楚，他自己正为火一般的恋情所折磨，他把她拉到一起，被一种命定的力量所驱使，正在朝一个危险的火山口跳下去。然而，有几次，她向这种神秘的力量进行了反抗，并且责怪那年轻的仆人使她坠入了情网。

“他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她常常问自己，“我根本不能嫁给一个用人……这他自己也知道，尽管他不敢跟我谈起这件事。他不老实，不老实，不该这样引诱一个良家闺女。哪怕我有了丈夫，他也会追求我的……”

其实，他对她很尊重，因为他要娶她为妻的希望正在与日俱增。他要她作为纯洁的少女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或者至少只有他亲吻过她。他不敢跟她说起结婚的事，因为他害怕她以为他的爱是自私的。

一天天过去了，正当他身上的热情逐渐变得冷静、深沉的时候，正当他的心灵在未来幸福的光辉照耀下日趋平静的时候，玛丽亚却莫名其妙地越来越任性了，她的任性甚至演化为一种烈火般的激情。

她好奇地想知道究竟什么是爱，这种好奇把她推到那年轻英俊

的男人身边。爱情终于显示了它的真面目，它像一把火灼烧着她，但并没有深入她的心。

她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自己这火一般的热情究竟目的何在。她的心灵深处浮荡着一圈迷蒙的雾。她曾责怪彼特罗怀有邪恶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正在她身上翻滚着。

一天，她来到谷底，彼特罗已经在那里种完了葡萄。他们在梨树下重逢，正是在这里，彼特罗第一次发现了她的美丽。

天是蓝蓝的，山谷一片葱绿，柔嫩得像一个天鹅绒铺成的大摇篮。一切都在启示人们相爱。彼特罗感到自己简直神魂颠倒了。玛丽亚把他拉到一块岩石后面，正是在那里，彼特罗曾做梦亲吻过萨碧娜。常春藤吐着芳香，两只麻雀在一条枝蔓上相爱。玛丽亚的眼睛像是丧失了知觉，彼特罗颤抖着，他感到痛苦，但是，他还记得他许诺过的话：

“我不会伤害你……”

不，他并不想让玛丽亚后悔爱上了他，但是，他错就错在让她明白了这一点。

玛丽亚又走了，当她单独来到大路上的时候，她想起刚刚逃离的险境，不禁打了个寒噤。

“他总以为有朝一日能娶我，他希望能得到我父母的欢心。可是我……我不敢告诉他：他疯了。噢，我的上帝哟，我的上帝哟，是我疯了，噢，我可怜的脑袋啊，我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今天到这里来呢？难道还不到一刀两断的时候吗！是的，必须一刀两断。今

夜，我就跟他说：‘彼特罗，你死了心吧，别再折磨我了。’过几天，他就要去远处，他要把煤和灰从森林运到海岸去。以后，就开始收割了，这样，我们每三个月只能见一两次，他就会把什么都忘掉了。是的，是一刀两断的时候了。”

整个晚上，她都坐立不安，心中难过。她扑到床上，等父母去睡觉了，于是就又愤恨又爱怜地大哭起来。她咬着自己的双唇，依然感觉得到彼特罗嘴唇那种烈火般的炽热。她用手指甲使劲掐手掌心，一直到感觉阵阵疼痛，但是，她又想起彼特罗的爱抚了。

“不，走吧，我的玛丽亚，咱们别干蠢事了，走吧，我求求你……”

于是，她走了。她本来希望永远不再见到他，但是，又非要再见到他一次不可。

“咱们别干蠢事了……”

他们不是已经干了蠢事吗？难道就像这样彼此相爱，没有指望地相爱，也是件好事吗？她终于发现自己是在犯罪。她犯的罪是情欲、撒谎，是对父母的违抗，是对她手下人的欺骗。但是，上帝是宽宏大量、大慈大悲的，只要诚心忏悔，灵魂就像抹布在泉水中洗净一样得到洗刷。但是，首先必须断绝这样不正经的、与她的身份不相称的关系，现在就得这样干，马上就干。她站了起来，走到楼梯上方的楼道里。彼特罗还在厨房里等着。他焦灼，又满怀信心，他善良，充满了爱抚之心……可怜的彼特罗啊！

玛丽亚踌躇了一阵子，在惨淡的月光下，她紧靠着楼梯栏杆。

接着，她又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哭泣起来。为什么他是个用人呢？为什么他竟然抬起眼睛来看她呢？要说他们俩如今都受到痛苦的煎熬，那么，罪过都在彼特罗。他是个疯子、呆子、傻瓜！好吧，让不幸降临在他一个人身上吧。是一刀两断的时候了。

一股怒气冲击着玛丽亚，她重又走出房间，下了楼，走进厨房。彼特罗正在等待，他还在为她那次来找他，为他们躲在岩石后面互相亲吻而激动万分。他一见到她，就立刻把她搂在怀里，热吻着她，而这时她也把她原来的打算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从那天晚上起，她的情感和理智之间的斗争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更加残酷了。

她甚至一度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她不再问自己，她究竟要的是什么；她再也不敢探测自己心灵的最深处，完全听凭事物摆布，希望有朝一日前途云开雾散。她再也不害怕彼特罗了：他是个孩子，不是个男人，他甚至是这样一个仆人，即使在爱恋中也是那么卑贱、顺从。

不过，一段时间以来，玛丽亚已经消瘦、憔悴了。她不再是一个精明、细心的家庭主妇，无法解释的心不在焉往往使她的双手变得迟钝，使她的双眼变得黯然无光。

尼古拉大叔经常责骂她把账簿和纸张弄得乱七八糟，路易萨大婶则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并且思忖道：

“玛丽亚需要找个丈夫了，是拿定主意的时候了。”

由于律师们和富有的市民们都没有拿定主意来向玛丽亚求

婚，路易萨大婶便把他们说得一文不值，并且开始夸奖那些富有的庄户人。

“这些律师！都是穷鬼，骗子手！都是居心不良的男人，他们能为几块钱把自己的灵魂都卖掉。他们当中有谁能配得上给佛兰切斯科·罗萨纳舔鞋子呢？一个正经人家里要有钱，而不是说大话，不是上面锃亮，底下却尽是窟窿的鞋子！佛兰切斯科·罗萨纳，还有别的几个人，那才是真正的汉子呢！什么都不缺的汉子，要才有才，要东西有东西。那些臭律师、小市民都快要饿死了。”

路易萨大婶的絮絮叨叨，传到了罗萨纳的耳边。罗萨纳每逢在教堂或大街上遇见玛丽亚，总是不住地瞅她。

那一年，玛丽亚甚至没有去行复活节瞻礼。她简直没有力气去做忏悔，她害怕神甫不能使她解脱爱过并吻过一个她根本不打算与之结婚的男人的罪孽。

“我是罪上加罪啊！”她思忖着，“因为我既欺骗了父母，又欺骗了彼特罗。”

这时，收割季节到了。彼特罗一连好几个星期都远在外面，但是，他从玛丽亚那里已经得到了她许下的诺言：她会到上面来，到高原上来找他。正是在高原上，他把心敞开迎接爱情，正像大地敞开怀迎接种子。玛丽亚果然信守了诺言，彼特罗终于在金黄色的麦浪中看到了她美丽的身影，她宛如一朵红艳似火的罂粟花。

山谷在莽莽山影的衬托下充满了收割的欢腾景象，天空像烧了一把火。收割的人一个个弓身曲背，辛苦地干着活，但内心蕴藏着

几乎是虔诚的喜悦。他们割着麦穗，一言不发。只有几个少女在歌唱，在欢笑，她们那咯咯的笑声跟喜鹊的鸣叫、蝉儿的苦啼融成了一片。

玛丽亚在山上待了几天，就待在她家的地里，仿佛是地里的一朵怒放的鲜花。太阳晒着她的脸，就像把她的脸染成了金黄。

在收割的妇女当中，也有萨碧娜，她此时已经丧失了对彼特罗的爱的最后一点希望。

在万籁无声的下午，镰刀都插在一捆捆麦秸上闪着银光，被麦收和阳光染成一片金黄的整个景色好像是沉睡在不安稳的梦境中，远山跟地平线上一团团蓝色的雾气融合在一起。这时，收割的人都躺在一片片阴影之下，四下散开。他们都疲惫得很，辛苦的劳动和炎热的天气使他们感到精疲力竭了。一天，萨碧娜也跟她的女伴们一起在阴影下睡着了，她忽然醒来，张望了一下周围。玛丽亚不见了。

一种思绪掠过了这个坠入情网的少女的脑际，这思绪起初还是朦胧的、模糊的。她在一堆堆麦秸中间悄悄地爬行，爬上麦垛，小心翼翼地宛如一条蜥蜴，不时隐在一片片阴影当中。这时，她看到——她自己却没有被人看见——彼特罗和玛丽亚正在茅屋的一堵墙后面发狂地热吻着，把一切谨慎小心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躲在那里似乎只是因为那里有一片阴影。

在火红的景物包围之中，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置身于天地之间，彼此亲吻着嘴唇，就如同收割的人抢割熟透的麦穗。

十

九月七日到八日的夜里，努奥罗一群女孩子走过那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径，这小径穿过“埋卡斯”那一片片开阔的草场和橡树林，径直把努奥罗的农村同戈纳雷山连接起来。

这些深夜朝圣的秀丽的姑娘们，要步行到矗立在戈纳雷山巅的圣堂去。其中有些少女打算去还愿，另有一些打算求得保佑，大多数人则不过是想去散散心。翌日就是节日，本乡的人都会登上戈纳雷山，到时候可以一饱眼福，可以尽情地跳舞和欢乐。

每个朝圣的少女都随身带着一小包食物，她们臂上或肩上都挂着一件只有在山上举行节日狂欢的地方才换上的长衫式礼服。有几个姑娘因为许过愿，赤着双脚走路。有一个少女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手里举着一根彩色蜡烛，这少女就是玛丽亚·诺伊纳，她是来还一个愿的。

一头乌黑的长发波浪式地披散在肩头，露水浸湿了她那秀发。微风不时吹乱了她的青丝，把她的面庞也遮住了，这使她感到烦

恼，但随后，她听到一路同行的女伴们极口称赞她的风韵，又感到得意，这种得意心情恰恰抵消了刚才的烦恼。

“你披散着头发，简直像个仙女，玛丽亚·诺伊纳。”

“你的头发就像玛丽埃达的头发，玛丽亚·诺伊纳。”

玛丽埃达是寓言里被妖怪抢走的少女。这少女生就一头长长的头发，她甚至可以把它编成辫子，从窗口抛下去，而国王的儿子就把这辫子当成绳索，攀缘而上，来到她面前。

“求上帝保佑你的头发，玛丽亚·诺伊纳。让我摸摸它吧，免得厄运降临到你的头上……”

“咱们祈祷吧。”罗莎建议道，她见女伴们都一个劲儿夸奖玛丽亚，不由得感到嫉妒。

玛丽亚这时看到戈纳雷山教堂上空有一颗星星在微微颤动，于是就高声朗诵起玫瑰经来了。

但是，罗莎头一个忍不住傻笑起来，女伴们也念不下去了。于是，玛丽亚提议各自为自己祷告，一切都变得寂然无声了。

月光照耀着广漠的凄凉景色。大片大片的草场和橡树林在夏天被晒干了，而前不久的几场大火又在这里或那里把它们烧得黝黑黝黑的。散落在孤寂而又凄凉的田野里的牧人燃起的几点火光，显得那么神秘莫测，宛如鬼火，仿佛黝黑的大地吐出的火舌，在田埂后面或是在割平的麦茬儿与干枯的长春花中间浮荡着。远处，九月间下的几场雨留下的几片小小的沼泽地里，袅袅升起了一团蓝灰色的雾霭，就像是灼热的大地喷出的气息。环顾四周，在一眼望不到边

的浑圆的地平线上，蔚蓝色的群山消逝在朦胧的月色里。万物令人莫测高深地沉默着，在明亮而又深沉的天空中闪耀着点点繁星，似乎在守护着它们。

少女们走来走去，月光把她们洗得洁白无瑕。她们沉默不语，全神贯注。玛丽亚的头发随着微风飘舞，像是要追随着和风飞去，但随后还是垂落在这个年轻女人的双肩上，仿佛已经疲软无力，后悔方才自己的任性似的。

忽然，姑娘们停了下来，倾听着。在黎明前万籁无声的寂静当中，听得到不少马匹的奔驰声。随风还飘来人声的回响。会是谁呢？又不会是谁呢？瞧啊，在草场和橡树林的蓝灰色尽头，出现了一长条黑影，黑影一点点地过来了，又分成一段一段的，这是一些马匹和人的身影，它们在月光照射的麦茬儿上排成长长的一行。

“是去参加节日的人。”玛丽亚说。

男男女女都身着节日盛装，男人挎着火枪，女人则骑在马背或马鞍上，或是骑着一些小牡马。他们出现了，把那些伫立在麦茬儿当中的少女们围起来。

在这马队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庄稼汉显得与众不同，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大牡马，那马头长得很秀气，马尾则生得又长又密。

那年轻人相貌并不美，却露出某种鹤立鸡群的骄傲神情。他头戴一顶用毛线和天鹅绒做成的黑色小帽，风衣披在肩上，枪支在月光下闪着银光，腰系一条绣花的裤带，裹腿上带马刺，那裹腿勾出了精壮的双腿。他的形象令人想起那些东征西讨的骑士或是西班牙

的趾高气扬的**贵族子弟**。

他果真是个“达官贵人”，也就是说，是那些富有的庄稼汉当中的一员，这些人形成与众不同的特殊门第，自诩有某种高贵的血统，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教养。

“你们好啊，努奥罗老乡们！”这些天外来客叫喊起来。他们把马勒住，停在姑娘们跟前。

“你们好，努奥罗！”

“你们愿意上马来吗？想喝点什么吗？”一个彬彬有礼的老人问道。他把身子歪到一边，从背包里拿出满装着葡萄酒的葫芦。

“谢谢！”玛丽亚活泼地说道，“这葡萄酒还是您自己喝吧，要不，就给您的女伴们喝，她们说不定会从马背上掉下来呢！这样，你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捎上了。”

“好啊！”老人叫道，“你瞧，我就照你说的话办！”他把葫芦放在嘴上，仰起头，一直仰得靠近肩膀，以便喝得更痛快，而这时，坐在马上的那些女人正唇枪舌剑地跟玛丽亚斗嘴呢。

“你好，玛丽亚·诺伊纳，你也去参加节日吗？”那青年在白马上问，他坐在马鞍上弯下身来，轻声柔气地讲话，“多漂亮的斗篷遮住你的双肩啊！愿上帝保佑你的头发，我很遗憾不能摸一摸它。”

“你好，佛兰切斯科·罗萨纳。”她说，仰起了脸，把垂到臀部的头发甩到背后去。她假装这时才看见这个小伙子。

他从马上用贪婪的目光注视她，但是，当碰上她那略带狡诈、

嘲讽的视线时，他就变得拘谨起来了。他在马鞍上挺直了腰，放松了马辔。

“佛兰齐斯库[①]！”玛丽亚这时有意挑逗他道，“你回来的时候，能接我一下，让我骑在你的马上吗？”

佛兰切斯科立刻转过身来，拼命地叫道；

“怎么不行，现在就上来吧！来吗？”

“现在不，回来的时候再上。”

“好吧！祝你们节日快乐，姑娘们！”他说，喜悦得容光焕发。

那匹牡马竖起马蹄，用尾巴左右甩打着两侧，咬紧了马辔。佛兰切斯科走远了，他得追赶他的同伴们，但是，在长长的一路上，他都把含笑的面孔转向玛丽亚待的地方。

“事情成了！”罗莎狡狯地说道。

“什么事？”

“婚事呗。你难道没看见他像个妇道人家那样动了心吗？”

“他真丑。”玛丽亚说道。

“口是心非。”

“他是个市议员。”

“他可有钱了。”

“他有四个牧场。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经过其中的一个。”

“他是丑，真丑。他的一双眼睛倒长得不错，可是他总不正面

---

① 佛兰齐斯库是佛兰切斯科的爱称。

看人。他那鼻子简直就像老鹰的喙。”

“口是心非……”

玛丽亚这时想起了彼特罗，他如今在远远的地方，在那葡萄园里孤零零的一个人。她感到，现在是牺牲他的时候了，她有点可怜他，但也只是像可怜一个不得已成了牺牲品的东西。她在这方面又有什么过错呢？也许她早就该知道，佛兰切斯科·罗萨纳那天夜里会在这茫茫的牧场上出现在她面前？是命运之神把他送到她面前的啊！

她走着，走着，就像在生命旅途上徘徊，她不知道在自己的道路上会碰上谁。

晨曦在奥托贝内山遥远的峰巅后面发射出珍珠般的、水晶似的光芒，恰好在奥利埃纳的蔚蓝色群山背后。这黎明的曙光慢慢地呈现出玫瑰色，麦茬儿闪烁出晶莹的露珠。微风吹拂，静寂无声，百灵鸟躲在莽莽草丛中婉转歌唱。

少女们一声不响，她们又一次在古老而神秘的圣灵小教堂周围的荒凉平地上停了下来。有几个姑娘跑到湿漉漉的芦苇丛中的一汪积水中洗刷着，洗完之后又重新上路。她们仍然默不作声，被朦胧的晨光笼罩着。

她走着，走着。玛丽亚始终想着彼特罗和佛兰切斯科。前者在她身后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陷入死寂的空间，而佛兰切斯科却越走越近，他在召唤她，等待她，在那上边，在山上，像一头秃鹫似的贪婪和摄人心魄。

她就是这样跟着她的女伴们走着，一边想着心事，根本不去观赏景致。她们穿过长满一片片荆棘和野李子的田野：荆棘结着一串串闪闪发光的果实，野李子挂着一个个紫色的果实。她们在巨大的乱石当中走过，那一块块岩石的顶端嵌着一些窟窿，被晶莹明亮的曙光照射着，玛丽亚看到被初升的太阳染成金黄色的山脊时，不由得抖动了一下身子。在山顶，灰色的圣堂衬托着蓝天，耸立在岩石中间，在阳光照耀下，一块块岩石变成了玫瑰色。

姑娘们跪下来，做了简短的祷告。

玛丽亚从衣袋里拿出一把梳子，女伴们帮她把头发散开，梳得光鉴照人。随后，她们又一起上山，进入了稀疏矮小的橡森林。

只是在这时，她们才开始遇见人：一群群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从毕蒂和奥鲁内步行或骑马来到这里，他们刚做完第一场弥撒下山来，回到他们的遥远的乡镇去，那乡镇散落在努奥罗以北荒野的群山当中。男人们生着一张黝黑的脸，乌黑的眼睛闪烁着骄傲的光芒，他们有的身穿厚羊毛线织成的衣裳，有的穿着薄呢或皮制的服装，他们使人想起西塞罗所说的斗牛士和盗贼。[①] 妇女们穿得很简陋，有的穿厚羊毛衫，有的穿黄布衫，但这些都没有使她们丧失朴素美。

“你们好，努奥罗人！”那些毕蒂人用他们的拉丁口音打招呼。

---

① 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公元前 106 — 前 43）在《演说集》中说：“……在撒丁岛，同斗牛士、盗贼在一起。”

“你们好，奥鲁内人！你们好，毕蒂人！”少女们答道。

在更高一些的地方，她们遇到了奥尔塞人，奥尔塞那地方以其居民特有的宗教感情著称。有一个奥尔塞妇女，一张苍白的脸十分庄重，像是一个修女，她正在跟加沃伊一个相貌甜美的少女讲述圣巴巴拉的传说。

“戈纳雷的圣母和我们的圣巴巴拉（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这样说），”那个奥尔塞女人一边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一边说，“正是在这个地方相会。她们相互看了看，握了握手，接着，圣母就说：

奥尔塞的巴巴拉啊，

在我们将要到的地方，

我们永不会再相逢。”

果真如此，戈纳雷的圣母堂从全区各个地方都能望见，可是从圣巴巴拉所在的奥尔塞教堂却怎么也望不到它。

山上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了。在上面，沿着条条小路，五颜六色的人群在攀登，有庄稼汉、妇女，以及来自最近的村庄奥拉内的牧民，他们几乎组成了一列朝圣的队伍。

在那低矮的橡树下，在那有点荒凉的树林中，人声鼎沸。高处，传来一阵阵儿童、货郎和欢乐的人们的呼叫声。

玛丽亚也夹杂在人群当中。她被一群男人包围着，这些人观看

她简直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居然还跟她说些大献殷勤的话，并且拿她那披散开来的头发开玩笑。

“你的头发就像我的黑马的尾巴，你瞧啊，玛丽亚，瞧啊。”

“苍蝇逗弄她的时候，那姑娘才真的像你的马呢！”

“可惜，她不让人给她扣上马辔。”

“请吧，玛丽亚，你试一试跳上马来。”

玛丽亚的脸变得绯红，但是她装出祷告的样子，并不回答。

人越来越多。所有山路、每片树林都有马匹、行人、牛车、小狗、乞丐出没。有些人来自巴尔巴古亚；有些人是趾高气扬的努奥罗人；有些漂亮的少女是奥拉内人，她们裹着白色的包头布，露出玫瑰色的面庞；有些妇女来自马莫亚达，她们穿着红色紧身衣；一些奥尔格索洛牧民，身着典型的撒丁人穿的羊毛织的粗糙服装；还有衣着讲究的多尔格拉人，他们留着长长的鬈发；奥利埃纳的妇女则牵着形影不离的满载美酒的马；巴罗纳那些脚穿皮靴的人也上山来了；人群中还可以看到哥切亚诺的几个妇女，她们面色苍白，有一双阿拉伯式的大眼睛；有几个妇女来自坎皮达诺，她们把黄色的头巾摊开盖在头上，面容呈金黄和玫瑰两色，就像拜占庭时代的圣母像。

日头已经很高了，阳光射进树林里，这时，玛丽亚和女伴们来到了货郎的帐篷前，它恰好在几家从努奥罗和奥拉内来的人过九日祈祷的破旧房屋周围。

在最后一鼓作气攀登到教堂之前，少女们把身上的行囊放到

地上，各自坐到一棵树的脚下。玛丽亚看了看，不知能不能看到佛兰切斯科，在许多拴在树上的马匹当中，她没有看到那匹白色的牡马。

于是，她有些心不在焉了，她把头发甩到后面，看了看自己的周围。

这地方并不美，树木把一些稀疏的阴影投到遍生荒草和灰色小树丛的山坡上。在这一片片树影和荒草、树丛中间，所有的人都在喧闹。他们认为，既然大家都聚集到山上来，就该玩个痛快。

货郎们看守着他们的白铁皮打成的货箱，叫嚷着价钱，跟过路的少女们开着粗野的玩笑；托纳拉的妇女们紧紧地裹在粗厚的衣衫里，不顾太阳晒，不闻人群的喧嚷，称量着苞米或是把甜点心一块块地切开、叫卖，而这些点心在热气蒸烤下都开始融化了。

小贩们在草篷下陈列着临时凑得的一些布料：红色的布匹在阳光下像鲜血一样流淌，绸缎闪着金光，本地产的头巾和披肩五光十色，争奇斗艳。

在酒桶和酒瓶周围，蹲着一群群男人，新朋友和老相识都在这里相遇了。在这些人当中，有几个市民的身影形成一种奇异的对照，显得像鹤立鸡群。葡萄酒和烈性酒使这些踌躇满志的镇上人兴高采烈。琼浆玉露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

玛丽亚和女伴们吃了点东西，接着就穿上长衫，重又向教堂走去。

山路逐渐开阔起来，陡峭险峻，一层一层地向上延伸，几乎像

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的，蜿蜒于块块巨石以及盘根错节的野草和杂树中间。衬托着辉煌灿烂的高耸入云的山岳，妇女们的五颜六色的衣裳显得格外花团锦簇。人声在蓝天笼罩下的山顶沉静当中消逝了。

但是，玛丽亚在自己身边还是听到一些蠢话，有些话甚至难登大雅之堂。小伙子们你追我赶地争睹她的风姿。他们往往停下步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简直是肆无忌惮地饱餐美色，这使披散着一头秀发的美人既感到有失体面，又觉得洋洋得意。

有人问：

“这些姑娘是哪里的？”

“是努奥罗的。”

“不，是奥拉内的。”

“不，是奥罗泰利的。”

“你是哪里的，美人儿？”

“是魔鬼家的。”罗莎既厌烦又嫉妒地答道。

众人哄堂大笑，叫喊起来：

“努奥罗万岁！”

山路两旁，一段一段地矗立着一个个十字架，一些乞丐站在附近，伸出手来，抑扬顿挫地唱着一种好像痛苦呻吟似的歌曲。谁也听不清他们唱的是什么歌词，但是，大家几乎都把一些硬币扔进地上的小帽里。

玛丽亚也扔给每个乞丐一个硬币。

一到山顶，努奥罗少女们就走进了古老的教堂，那里已经是人

山人海，全是善男信女。玛丽亚好不容易才在人群当中挤出了一条路，一直来到祭坛前。

教堂里热气腾腾，这姑娘的面庞烧得红红的，衬托着那披散开的头发，显得格外美丽。

佛兰切斯科·罗萨纳倚着祭坛的栏杆，看到她过来，不由得浑身颤动了一下。他温柔地扯住她的手臂，使她停下步来。

“你现在才到吗？”他压低了嗓音向她问道。

“是的。”她答，一边继续往前走，一眼也没有看他。

她把蜡烛插好，屈膝跪下，准备祷告。

“我的戈纳雷的圣母玛利亚啊，我父亲从马上掉下来的时候，我曾许下誓愿，现在誓愿得偿了。是你救了他，圣母玛利亚。我是赤着双脚、披散着头发来到这里的，我给你带来三两蜡烛……戈纳雷的圣母玛利亚啊，你应当得到赞美……”

她不知再说些什么才好，尽管心中祈祷的波涛仍在冲击着她，使她激动得发抖。但是，她不敢说出她内心的不可告人的心愿。她本想祈求戈纳雷的圣母保佑她，让她把彼特罗忘掉，而去爱那个站在几步开外的，正在热情地注视着她的人。但是，她没有勇气这样做。

有三个穿着绣金线的白色僧袍的僧侣唱起弥撒来了。一个身着红色皮外衣的少年站在玛丽亚身边，手提点燃的摇摇晃晃的香炉，炉里冒出缕缕烟气。

这时，人群已经挤到了祭坛的台阶上，玛丽亚不得不站起身

来。有人触了一下她的手，她转过身去，看见佛兰切斯科就站在她背后，满面堆笑。于是，他想尽办法挤到她身边，几乎贴到她身上，把她拥抱起来。

人越来越多。玛丽亚转过身去，望见形形色色的人头像波涛似的起伏。在强烈的光线映照下，她从敞开的大门望出去，又看到一群人，还有另一群人，他们摩肩接踵，拥挤在教堂前的广场上以及周围的陡坡上。她从来没看到过比这更宏伟的场面，比这更光彩夺目、五色缤纷的图景，哪怕是在圣诞周的日子里，在努奥罗的大教堂里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是来自十五个或者二十个村庄的人，有着不同穿着和样式。这里有年老而庄重的牧民的头，有达官显贵的身影（简直像货真价实的公爵），有独居山间的人的紫铜色面孔，有史前时期一般的长发，有玉石雕刻般的脸型，有夜一般漆黑而深沉的穆斯林特有的眼睛，有鲜红的嘴唇和苍白的面颊，有裹在黄色、黑色、白色包头布里的头或戴着风帽的头，有梳成东方式的头，有藏在宽大而垂着流苏的头巾里的头，有遮着提花头巾的头和围着浆洗好的包头布的头。

有几个妇女也披散了头发，在人群中出现了，但是没有一个有玛丽亚那样标致的一头秀发。当举扬圣体的时候，玛丽亚跪了下来，将身子向红色圣像倾过去，这时，她的头发几乎垂拂到它。

佛兰切斯科一刻也没有停止注视她，有时候，他们俩的目光聚到一处了。她一直想到彼特罗。在她出神或梦想的时候，她总是看到一双柔美而明亮的眼睛在自己面前晃动，那双眼睛注视她的样子

是别的男人无法学会的。但是，她转过身去，遇到的却是佛兰切斯科那双黑黑的犀利的眼睛，于是，她带着放任而又凄伤的神情盯着这双眼睛。

不错，幻梦已经结束，现实又开始了。况且，她虽然感到凄伤，但是并不十分严重。佛兰切斯科确实长得丑，但他的面庞是柔和的、善良的，令人感到亲切。

生活之中什么都可能发生，应当懂得知足常乐……

善男信女们唱着圣母颂，那曲调很忧郁，仿佛被遗弃的人在发着怨言：

岩石点缀着颗颗珍珠，
林木葱茏，上天赐物。
千万种人声，千万种口音，
像朦胧的飞鸟在向你啼鸣：
灿烂的点点繁星
从天而降，把皇冠戴上你的头顶。

十一

玛丽亚刚走出小教堂，就把散乱的头发收拢起来，编成两条又粗又大的辫子，盘在后颈上，还用一条深色头巾把头包好。

佛兰切斯科跟随着她，看到她的女伴们在人群当中消失了，便对她说道：

“跟我到下面那些岩石里去吧，努奥罗人都聚在那里呢。咱们可以看一看赛马。”

玛丽亚接受了邀请，见他又开始向她献殷勤，不由得嫣然一笑。他们一起下山，一直来到岩石堆中，在广场稍下一点的地方，他们发现一群努奥罗人正打算去下面看赛马。从这片高高的地方往下看，马匹就仿佛一只只老鼠，马背上骑着一些个头不高的骑手。人群在广场上散开，散到陡峭的山崖中间，四周响起了粗野的叫喊声。众人都在议论那些奖品：牛啊，钱啊，丝绒啊，锦缎啊，等等。

玛丽亚兴致勃勃。她身旁有一些奥罗泰利的妇女，这些女人正

在传递一个小玻璃瓶。她们把小手指伸进瓶里，然后毕恭毕敬地取出一点东西来，抹到眼皮上。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亚问道。

“是圣母油灯里的神油，能保护眼睛不生病痛。”佛兰切斯科带着讥笑的口吻说道。

但她没有笑，而且还跟一个奥罗泰利的女人打招呼：

“能给我这神油瓶吗？我母亲经常闹眼病。”

“不行，我的美人儿，我不能给你，如果你要，现在你可以用一下……”

“她的眼睛可不需要用药。”佛兰切斯科说，“你难道看不见她的眼睛是多么美丽吗？不然，就是因为你瞎了眼睛？”

“我给你一里拉。”玛丽亚非要不可。

“就算你给我许多硬币，我也不会答应，我的美人儿……”

“那就算了……”

“玛丽亚，”佛兰切斯科说道，“你想让我跟那位先生借来望远镜看看吗？咱们可以朝努奥罗那边看一看。”

“好吧，佛兰切斯科。”她笑道，向他莞尔一笑。

佛兰切斯科借来了望远镜，把它放到她眼前。她望着镜子里，他用一只手臂揽着她的肩膀，对她说道：

“你瞧，这下面的村子就是萨鲁莱。你看到稍远处那片树林了吗？两年前，我在那树林里待了三个月，在那里放我的奶牛。你再看看这边，远远的地方，看到了吧？那是马可梅尔平原。可惜今天

有一点雾，这一天算糟践了。不过，再过一年，咱们还会一起来的，是吗？”

她没有回答。

同路的女伴们走到她身边，开起玩笑来，还狡猾地说些暗示的话。接着，努奥罗的这群人都朝着树林方向下去了。半路上，玛丽亚在一块石灰岩旁边停下来，有几个阿拉地方的女人倚着这块岩石，另有几个正从这块岩石上抠下一些岩石粉末，再放到一个小纸袋里包好，把这岩石粉末虔诚地保存起来。

“正是在这里，”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老妇人说道，“我们的大慈大悲的圣母上山时曾经倚过这块岩石。这样做可以保佑你的肩膀不会疼痛，从岩石上抠下来的粉末可以治高烧。”

“要是我没弄错的话，”佛兰切斯科用意大利语说道，“这里是奇迹之山。”

“你可是不信神的！”玛丽亚哼了一声，自己倚到那块岩石上。

她看到佛兰切斯科也在靠近她的地方倚到岩石上，不禁笑了起来，问道：

“干脆说吧，你到底信还是不信？”

“信你，玛丽亚，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这种献殷勤的态度使她十分欢喜，不错，佛兰切斯科确实风度翩翩，彬彬有礼。

从这时起，他们就再也不分开了。

努奥罗人回到树林里之后，围着一群镇上人待了好久，那群人正在跳撒丁舞。接着，这些努奥罗人又去买东西，并且准备回家，他们都想在半路上，在佛兰切斯科·罗萨纳的橡树林和草场上再停留一会儿。

玛丽亚果然履行了诺言，坐到佛兰切斯科的马的后臀上。她的一只胳臂搂着这位骑士的腰。于是，大队人马动身了。

年轻的地主感觉到玛丽亚的上身轻轻贴着他的肩膀，他的手紧握着玛丽亚的手，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我就像是喝醉了酒似的，”他喃喃地说道，“幸亏有你支撑着我……”

罗莎骑在镇上一个老年人的小马后臀上，不时地瞧瞧佛兰切斯科的白马，并且做着鬼脸。

还没有到达圣灵小教堂，大家就都下了马，在一小片橡树林的阴影下吃午餐。

“瞧！”罗莎对一个女伴说，指着玛丽亚和佛兰切斯科，“他们在不要脸地做爱呢。”

“你嫉妒吗？”那女伴问道。

“嫉妒谁？嫉妒那个带刺的猪猡吗？”

“谁是带刺的猪猡？”人群里有人问。

“就是你。”罗莎答道。

玛丽亚猜中他们说的是谁，怫然飞红了脸。不错，佛兰切斯科确实难看，她越是看他，就越是不喜欢他。他面无血色，黄里泛

白，下颌前伸，稀稀拉拉的一小撮黑胡子，天庭低矮，满是皱纹，鹰钩鼻子使他简直就像凶猛的飞禽。但是，他那双眼睛是柔和的，笑容也是善良的，何况，他穿着讲究，脚蹬一双绅士的便靴，身挂金表，素白的手绢上还带有一个号码，总而言之，是一位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是一个富有的男人，罗莎说不定羡慕死了。

再说，圣灵小教堂周围的那一大片草场和橡树林都归佛兰切斯科所有，大家刚才度过下午时光的那片树林也是他的。所有这些就像是一个富丽堂皇的镜框，把这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的形象罩起来了。

当人群重新动身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西下了。饭食、美酒和时光都使这些骑马者和姑娘们兴致勃勃，但是，这是一种多情的兴致。姑娘们坐在已经有些疲乏的马儿的后臀上，软绵绵地靠在小伙子们的肩头上，而小伙子们也温柔地紧握着她们的手。

太阳在翠蓝色的天空中渐渐西落，荒漠的景物充满了炽热的柔情。山山水水像镀上了一层金，衬托着这一片金色，树木和草莽的黑影显得格外突出。条条溪流和汪汪池水映着岸边的荆棘和芦苇，马儿驰过，溅起了一点点晶莹的绿色水花。

佛兰切斯科用马刺催赶着他那漂亮的坐骑，总是走在同路伙伴的前面，然后，又借口等候他们，把马停下来，转过身去张望。他的那双眼睛总是热情而贪婪地停在玛丽亚的脸上。她忙将眼睛垂下，但往往是嫣然一笑，于是，她脸颊上的那两个笑窝就更加令这位钟情的骑士神往了。

在抵达努奥罗之前的最后一站，佛兰切斯科终于向这姑娘吐露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玛丽亚，”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对我这么好，所以我才有勇气向你倾诉我的心曲。”

“说吧！”她简单地答道。

不过，她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一片愁云遮住了她的双眼。

“听着，玛丽亚，要是嫌我冒昧，那就原谅我吧。你还没有许配人吧？你是不是定了亲？”

她想起了那个人，他虽然已经被赶走了，却总是回到她的心里。一阵怜悯和屈辱的强烈情绪冲击了她：对他，她感到怜悯；对她自己，她则感到屈辱，因为她竟然屈尊俯就，爱上了一个仆人。要是她说出实情，佛兰切斯科·罗萨纳会怎么说呢？

但是，她没有吭声，年轻人紧握住她的手，催促她回答。她咬着下唇，望了望远方，猛然间，她萌生出一种慷慨的念头，想承认她那不幸的爱情，但随即又为产生这个危险的念头而满面通红。

“我还没有许配人。”她答道。

“那么，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我可以立刻去跟你父亲说。”

“佛兰切斯科，”她严肃地说道，“你瞧得起我，我非常感激，但是，你该明白，我不能马上给你一个答复。让我再想一想吧，过两个星期，我会通知你的。”

“十五天啊！”他惊呼道，“那该多长啊！不过，也只好如此了。”

他不再说话，但还是用力紧握住她那一直放在他的腰带上的手，并且叹了好几口气。

不错，他爱她，也许跟那个不幸的仆人一样爱她……她低下了头，两滴痛苦的泪水跌落在激动的胸前。但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这时，在那灿烂的九月晚霞里，已经可以看到努奥罗最前面的几所房屋了。走在大路上的城里人都停下来，毕恭毕敬地向佛兰切斯科行礼，同路的伙伴们用马刺催赶着马匹，集合在一起进城去了。

玛丽亚摇了摇头，像是要驱散头脑中的愁思，接着又傲然地仰起了脸。大队人马凯旋般返回城里，佛兰切斯科建议所有骑马者用坐骑把那些陪伴他们的妇女送回各自的住处。

这样，他就穿过了整个城市，并且经过了他自己的寓所。

“瞧！”他说道，指给玛丽亚看一所敞开了四扇窗户的白房子，“你知道，那就是我的家。房后有个菜园，种了一棵漂亮的杏树、一棵石榴树，还有一个瓜棚。你喜欢吗？”

“可我还没有拜访过你的家呢！”她答道，眼睛盯着那几扇窗户。

“夏天，菜园里凉快得很。”他接着说，又悄悄地加了一句，“我们将来会在瓜棚下面乘凉，对不起，玛丽亚？”

“我还不知道呢……”她羞涩地回答。

“不过，这房子你喜欢，对不？这条街也漂亮，狂欢节的时候，街上全是戴着假面和欢天喜地的人们……”

“过节的人们，你们好！”佛兰切斯科的一些女邻居都来到门

口打招呼道，“玩得痛快吗？给我们带了点杏仁蛋糕吗？”

“我的大妈啊，我们在路上把它弄丢了，因为耗子把我们的背包咬了好几个窟窿！”年轻的地主开玩笑道。这时，玛丽亚颔首致意，向她那些未来的女邻居报以微笑。

此时此刻，路易萨大婶正在大门口挺着腰板一边纺线，一边等待。

有人打这儿经过，告诉她：玛丽亚正坐在佛兰切斯科的马上，就要回来了。路易萨大婶没有血色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她摸了摸紧身上衣，看看是否整洁得当，又整了整围着脸庞的头巾。她闭紧嘴，端庄凝重地等待着。她一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就发现佛兰切斯科的手正放在玛丽亚的手上，于是，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婚事是十拿九稳了，她感到一阵喜悦的热浪涌满了她的全身。

“过节的人们，你们好！”她手摇梭子叫道，“你不下马歇一歇吗，佛兰切斯科·罗萨纳？”

“不了，太晚了。”他答道，同时帮助玛丽亚下了马，“改天再来吧。”

“好吧，不过你总能待一会儿吧？不想喝一杯葡萄酒吗？”

“那么，您就给我来一杯吧。”

路易萨大婶去取酒，玛丽亚又单独跟佛兰切斯科待了一会儿。

“再过两个星期，对吗？”

“对，再过两个星期……”

十二

两个星期过去了。

佛兰切斯科·罗萨纳经常到玛丽亚家串门，还跟尼古拉大叔四处溜达，有时也到街上逛逛。他真的是一往情深，这点大家都觉出来了，而且他自己也毫不掩饰。

但是，过了十五天之后，玛丽亚又要求再等七天作决定。

“还要等！”佛兰切斯科有些怫然地说道，“这简直是受罪啊！”

不过，他认为，玛丽亚这样折磨他是为了证明他对她的爱，于是，他只好等，但已经越来越没有耐性了。这时，种种礼品从罗萨纳家像雪片似的落到诺伊纳家。差不多每天，左邻右舍的妇女和好奇心强的酒店老板都能看到一个女佣头顶严严实实地盖着一块白布的提篮来到诺伊纳家。

“准是一篮子水果。”酒店老板说道，一面把苍蝇赶出店铺。

“不，准是糖渍饼干。”对门的一个女人说道。

“咱们打赌好吗？”

“可惜彼特罗·贝努不在此地，他本来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现在什么也不清楚，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结婚。”

“玛丽亚已经要求给她一个月的时间作决定了。”酒店老板说道，他仿佛消息十分灵通，“不明白为什么那女人拿不定主意，我真想去问问她。”

果然，有一天，酒店老板来到诺伊纳家买一升麦子，他问玛丽亚道：

“大姑啊，您为什么不结婚呢？”

“只有上帝知道。”

“什么，上帝？您自己应该知道啊，佛兰切斯科·罗萨纳为了等您的回音，人都瘦了。”

“您怎么知道的？”玛丽亚诧异地问道。

“我是从一只鸟那里知道的！鸟儿都知道这种事，谁能猜不透这秘密呢？……您称得准一些，大姑！”

她想起了彼特罗。这几天，他正在葡萄园里。他是不是也知道了？一种轻微的情不自禁的恐惧攫住了她的心。

“不，不，”她说，把混着尘土的麦子倒进酒店老板的袋子里，“我才不结婚呢，我一辈子也不结婚。让别人说长道短吧，我才不理会呢。”

“要是您不喜欢佛兰切斯科·罗萨纳，那么您想嫁给谁呢？佛兰切斯科·罗萨纳是那么有钱，人又那么随和，那么好！他简直像

一个衣着平常的骑士。配得上您，大姑！你们这一对多好啊！拿定主意吧，拿定主意吧……”

其他邻居，特别是那些三姑六婆，也交口称赞佛兰切斯科，劝说玛丽亚嫁给这男人。

这当儿，彼特罗已经干完了一年的活计，又续了一年合同。

玛丽亚曾设法叫父亲不要再续这合同，但是，尼古拉大叔只是既鄙视又惊奇地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眼。

“女人就是那么傻！全是傻瓜！为什么你要辞掉这用人呢？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比他更强的？彼特罗·贝努是用人里最拔尖的！就好像要找比小麦面包更好吃的面包……”

彼特罗这时正在葡萄园里干活，一边想人非非。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关于玛丽亚可能订婚的流言传到他耳边，不过，以前他也有几次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和无稽之谈，都是涉及佛兰切斯科要跟他的年轻女主人结婚的事，他这次什么也不再相信了。他变得又瞎又聋，他的整个身心都在为自己的热恋之情而活着，远离现实，就像是隐居在梦幻之岛。

天气温和而又晴朗，葡萄在青灰色山峦的阴影下逐渐成熟。在层层山坳里，被山火烧焦了的黄连木宛如一堆堆凄凉的旧铜锈铁。

彼特罗总是朝上面看，仰望着大道，盼望看到玛丽亚到来，而相反，玛丽亚一想起他就几乎恨得咬牙。为什么自己会让那个用人爱上呢？为什么他像块石头那样总是挡在自己的路上呢？难道非要冒险跳过这块石头不可吗？

必须承认，只要回忆一下这个可怜的用人的眼神和亲吻，就足以使玛丽亚怨恨起佛兰切斯科来。这种回忆顿时使她心中翻腾起既热烈又悔恨的情绪，使她因为既焦虑又充满情欲的念头而哭泣。但是，接着就会有一个邻居大嫂来买大麦或者小麦，有时也会来一个买杏仁的，她们谄媚地满面堆笑，看着这位年轻的地主小姐，对她说道：

“你看见他过来了吗？……他真是痛苦啊！他已经瘦了……算了，你简直比这杏仁还硬！难道你是铁石心肠？再说，他是那么有钱，那么文雅！他是努奥罗最英俊的男人，穿着也最阔气！你可别后悔，玛丽亚！”

于是，她又沉浸到野心不小的梦幻之中。

葡萄的收获季节到了。彼特罗回到城里，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玛丽亚的同意，在夜里跟她短时间相会。

“我病了。”她对彼特罗说道，“我在发烧呢，你瞧，很烫。恐怕我快要死了。”

她确实体温很高，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彼特罗把她留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请她回房里休息，还叫她好生保重。

她摇摇晃晃地走了，当她走到门口时，又转过身来说道：

“彼特罗，你要处处小心。这几天，我拒绝了一件大事，我父母正怀疑我有什么心事呢。留神吧，你会按照我希望的去做吗？”

“我什么都照你希望的去做，我什么都照办，亲爱的！你叫我赴汤蹈火，我也干……”

“我不至于这样！只求你不要老来看我，老跟我讲话……”

“听你的！”他激动地叫道。

他原想问她，什么是她拒绝的“大事”，但是，他想到了佛兰切斯科·罗萨纳，他不敢再多留她。可怜的人，她正在发烧呢！

他目送她走远，这时，她正在穿过月光映照下的院子，他仿佛看到她哭了。

路易萨大婶听从了玛丽亚的建议，葡萄收获后不久，就把彼特罗又支使走了。

就像去年那样，他去高原上播种。他的大车满载着种子和食粮，完整的铧刃在犁耙头上闪闪发光。

这是一个月夜，十月的夜晚，甜美而温和。彼特罗又走了，他未能拥抱一下玛丽亚，心中既充满爱恋又感到惆怅。她不再是原来那样了，不再是了，她变得哑口无言，愁容满面，郁郁寡欢。一切都是为了他啊，是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因为他已经清楚地觉察到，如今路易萨大婶和尼古拉大叔都对她很冷淡、气愤，因为她不愿接受佛兰切斯科·罗萨纳的求婚。

“因为害怕她的父母，她甚至不再让我夜里去看她。”彼特罗想，“现在，还要过那么长的时间……”

不，他不能再沿着大路走下去了。他在一块田地边停下来，托付一个农民照看他的大车和耕牛，把狗系好，免得它跟随自己，于是，重又往回走……

他像个梦游者似的走着，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着。他的心因为忧虑和爱恋而激烈地跳动着。他小心翼翼地绕过主人的家，看见尼古拉大叔还在酒店里，就来到大门前敲了敲门。玛丽亚走来开了门。

“彼特罗！”她恐惧地说道，“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没法子……我没法子再走了……”他浑身发颤地嗫嚅道，“原谅我，我不能再走了。我回来是来看你的。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玛丽亚。快告诉我……告诉我，你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见面……”

他祈求着，感到昏昏沉沉，仿佛被雷劈了似的就要倒在她的脚下。

她瞧着他，恐惧和怜悯使她全身颤抖。啊，的确，这可怜的用人是真心爱她，要比那富有的地主爱得更深，可她又能怎么样呢？她一时动了心，想把实情向彼特罗和盘托出，但是，她又没有这个勇气。她再一次说了谎，她一直在说谎啊！

“那么，你难道不知道，”她柔和地说道，“你难道不知道我的父母在监视我吗？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我不只拒绝了一个人求婚……他们怀疑我有了心上人……是不是爱上了你……去吧，彼特罗，你可要留神，别再折磨我了……”

“我绝不会折磨你，我宁可死也不愿折磨你……”他热烈地说道，“不过，我需要有时候来看看你，玛丽亚。我需要你就像需要面包和水。有时我还要回来，有时候回来，玛丽亚！”

“不，不，千万别偷偷地回来！你要听话，彼特罗，别让我痛苦。现在你可以走了，走吧……”

她推搡着他，她真害怕被人当场抓获。但是，他不能去远，他已经动弹不得了。他真的宁可去死啊。他感到一个莫大的不幸沉重地落在他的头上。

“至少让我……玛丽亚！已经有那么久了……”

他以疯狂的激情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像一个饥饿的人似的贪婪地亲吻着她的嘴唇。她无法抗拒，她也吻了他，并且绝望地哭泣起来。

彼特罗重新来到这凄凉的高原地带大约有两个星期了，他勤勤恳恳地干着活。

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努奥罗一个年轻的农民打这儿经过，给他捎来了一篮粮食。

彼特罗请这个年轻的农民走进草房里，在灶火房边歇息一下。“坏心眼”也在来人的身边转来转去，嗅着他的衣衫，舔着他的双手。但是，那青年急于动身，他走到草房门前弯下身来，把篮子放下，向彼特罗道别。

“你至少该告诉我一些有关我主人的消息吧。”彼特罗说道。

“玛丽亚终于拿定主意跟佛兰切斯科·罗萨纳订婚了，托斯坎纳人说是他说服她的。”年轻人笑呵呵地答道。

“你说什么？”彼特罗叫了起来，他猛地朝那青年扑过去。

“哦，怎么，你还不知道吗？……”一个声音说道。

啊，这是什么声音？是人声，还是风声，要么就是狗的吠声？彼特罗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只听到一声凄厉的嗥叫，然后则是一种震耳欲聋的声响，像是一把锯子正在锯他的头颅，锯啊锯啊，一直锯到他的喉咙、他的前胸、他的五脏……他的双唇紧闭，冰冷而沉重，像是大理石做的。他的两眼看到一个魔鬼的怪影正向他扑来，要把他一手扼死。

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来人不断地反复说着这样一句话：“怎么，你还不知道吗？”这时，精神恍惚已经过去了。

“不，不可能。”他像自言自语似的沉吟道，“你弄错了，玛丽亚拒绝了佛兰切斯科，是她告诉我的。”

来人匆匆地走了。在昏暗的光线下，他没有看出彼特罗那变了色的面孔，因此，仍然安详地答道：

“这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每天晚上，佛兰切斯科·罗萨纳都去找玛丽亚，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打发人送礼物过去。大家都说，他获准随便出入诺伊纳家。再说，这关我们什么事呢？再见。洗洗澡去吧。①”

来人去远了，但是，彼特罗吹了声口哨，想把他叫回来。

“你听着！我忘了一件事。我今天晚上想回努奥罗办点私事。要是路易萨大婶问起你来，你就告诉她，你经过这里的时候，我已

---

① 这里是一种开玩笑的道别方式。

经走了。你听明白了吗？我以后会说，我回去是为了拿粮食的。”

“好吧，晚安。”

彼特罗动身了，他眼前比夜还黑暗，他心里比夜还阴郁。他为什么要走开呢？他又走到哪里去呢？他会干出什么事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依然走着。他就像一头绵羊，头上仿佛有一条蛆虫在蠕动，弄得它奇痒难耐，于是，它硬把头朝一块石头、一棵树干、一个障碍物撞去。

必须向前走，必须亲眼看一看，必须寻找某种慰藉，哪怕这慰藉比痛苦还要糟。

他就这样走了好长一段路，被一种茫然的力量推动着。他的两个太阳穴嘣嘣地猛烈跳动着，他仿佛听到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传来一阵马蹄声，他仿佛看到寒冷的黑夜里有大片大片紫色的云团在不停地旋转。

但是，他一点一点地恢复了理智。他仰望天空，想从星辰的走向中猜出时间的早晚。他看到碧绿闪亮的木星挂在水晶般透明的天际稍高处，于是想道：

“想必有七点钟了。再过一个半钟头，我就要到家了，今天是星期六。要是消息属实，那么佛兰切斯科·罗萨纳还会待在那里……要是碰上他，我就扑上去，把他扼死……不，玛丽亚不爱他，不会要他的！她不能这样背叛我，就像犹大背叛耶稣。准是家里逼她订婚的。她胆小怕事，就迁就了……她该多么痛苦啊，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她自己叫人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眼下

她准在等我……”

他越走，背叛的疑团就越是从他那麻木的心灵中消散，一连串回忆一个紧接一个地从他脑海中掠过。玛丽亚的每一道目光、每一句诺言、每一个词语，都从他的记忆中重新出现，使他感到一种无限的柔情。

不到两个钟头，他就穿过并攀上了山谷。他奔跑着，上气不接下气，像犯了疯病。他仿佛是奔向一个险恶的地区，要把玛丽亚从水火之中救出来，要把她从邪恶的命运之神手里夺回。他把双臂伸展开，攥紧了拳头，像是要试一试自己的气力，又像是要练一练功夫，好同无名的敌人进行即将到来的斗争。一个原始人的一切本能都在他身上复萌了。

“我要杀死他……我要掐死他，我要把他打倒在地，像暴风雨吹倒一棵树。我一定要杀死他，杀死他！……”

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反复地说这几句话，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叫嚷这些话，而且听到他的脚步声也像是重复这些话。他的两个太阳穴在跳动，他的心和喉咙猛烈地颤抖，似乎也是这些话的回响。

他越是走近努奥罗，就越感到自己憎恨佛兰切斯科，而玛丽亚在他的眼中也就越像一个受害者……

他来到了孤寂小教堂，猛地站住了，他突然恢复了现实感。在那边，在他眼前，努奥罗展示出它那一座座黑黝黝的寂静的房舍，有几盏红色的提灯在黑暗中闪烁，一阵钟声通知熄灭灯火，是休

息、人梦和犯罪的辰光了。

“我这是往哪里走？”彼特罗自问道。

从黑色的奥托贝内山上吹下来一股冷风，这风直吹他的双肩，把他的汗水变成冰一般的寒冷。他的全身被这冷风紧紧地裹起来，竟像穿上了一件寿衣。

是啊，他究竟往哪里走？再过一会儿，他就到了，就回到主人的家里了。佛兰切斯科·罗萨纳也许已经走了，不过也可能还待在那里，那么，他，这个可怜的用人，该做什么呢？他大概得打个招呼，仅仅是打个招呼……

“好吧，”他一边走一边想，“我不回去，我偷偷地盯着，等看到这浑蛋出来以后，我再想办法进去，去跟玛丽亚见面。先跟她说通，然后再看看能做些什么。”

但是，他忽然听到一阵急喘声，这气息简直有点像人的呼吸。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去，“坏心眼”已经赶上来，并且走到他的前面。

“是这条狗！”他高声说，“现在该怎么办？”

他骂了一声，又吹了吹口哨，但那狗既高兴又疲乏，浑身抖动着，一直朝市镇跑去。

于是，彼特罗想，应当马上回家。不过，随着他越走越近，他的心又猛烈地跳动起来，他头脑里的千万种思绪也乱成了一团。

“我要是看到他在那里，就把他杀死。我要像一条疯狗似的扑到他身上。怎么办呢？最好还是在外面等，我不想忘乎所以……

不……因为我敢肯定，玛丽亚还在爱我……我应该克制住自己，战胜我自己……看在她的爱情分上。”

他在主人家门前停住了。“坏心眼”用爪子搔着大门，哀叫着。他抓住它颈上的链条，把它拖到一堵墙壁的转弯处。

狗欢蹦乱跳着，拼命地吠叫。彼特罗弯下身去，气喘吁吁地抚摸它，用祈求的口吻对它说：

“闭嘴，见鬼，乖乖的，闭嘴……”

他和狗就这样被一种虽然彼此没有什么伤害，却又是互不相让的斗争困扰着，他们在那墙后究竟待了多久呢？他没有计算时间，但是觉得时间太长了。

突然，一道发红的灯光射到街上，就射在大门的前面。这时门已经开了，一个男人走出来，站了片刻，说了几句话，接着道别：

“晚安，玛丽亚。”

“再见，佛兰切斯科。”

彼特罗感到自己简直快要死了。狗从他的手里逃开了，他站直身子，走过去，也来到那道光亮中间。他像在梦中一样看到玛丽亚的身影。她手中擎着一根蜡烛，见到彼特罗，脸色马上变得煞白。她惊骇地看着他，这时狗已经跑到厨房里去了。尼古拉大叔在门前露面了，叫道：

“‘坏心眼’在这儿呢！哦，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也在这儿，我可爱的人儿？”

彼特罗没有听他说话，只是一味地注视着玛丽亚。玛丽亚从大

门那里走开了。

连一句话也没有交谈，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他走进去，关上了大门。

“晚安。”他随口说了一声，一边走过庭院，“啊，你们肯定没有等我吧？”

玛丽亚感到，他这话是对她讲的。但是，她害怕，本能地吹灭了蜡烛，躲到厨房里，藏在尼古拉大叔背后。

但是，彼特罗连一眼也不再看她。

他走进去，坐在灶火旁边，就在那个角落，他曾度过那么多幸福的时光，就在那板凳上，也许正是他的情敌刚才坐过的……他想像野兽那样大嗥大叫，把他周围的东西砸得稀烂，踏得粉碎。他简直想从灶火里抽出一根烧红的炭条，用它把四周的东西点燃，把一切东西和所有的人都点燃，他自己也在这片仇恨和绝望的熊熊大火中丧生。但他的手没有动，眼睛也没有抬，痛苦已经使他动弹不得了。

“你简直像具尸首。”路易萨大婶说道，盯着他看，那目光不像平常那样冷漠了，“你病了吗？”

“是的，我病了。因为这个，我才回来。我发烧，给我点奎宁片，我马上就走。

“你做得对。不过，既然回来了，就休息吧，明早再走。好，我马上就给你奎宁片，我刚好买了一瓶，玛丽亚也发烧。”

“她也发烧！”彼特罗说道，像是自言自语。

他抬起眼睛，四下望了望。他四周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变样。景物依旧，路易萨大婶还是在纺线，尼古拉大叔还是握住夹在两腿中间的拐杖，玛丽亚依然背过身去，把一些杯子收拾到灶台上的一个盘子里。

但是，他感觉自己像是待在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可怜的，几乎是凄惨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已经死了。不错，是有人拿起一块石头朝他的脑壳打下来，把他砸死，如今在他身上喘气的是另外一个彼特罗，这个彼特罗在一个死亡和痛苦的境界里复活了。

“不错，你是像具尸首。”路易萨大婶又说了一句，“快吃一点奎宁片吧，你准饿了。”

“我告诉您，我是发烧，不是饿。”

“是相思病！”尼古拉大叔说道，一边用牛角做的烟壶敲打着手杖柄，一个雕花的软木塞堵住了烟壶嘴儿。

“我跟您说了，我发烧。”彼特罗愤怒地又说了一遍。

“嘿！见鬼，我觉得你是在做梦呢！我的漂亮小伙子！别这么叫唤！要是你发烧，你就去睡觉。”主人说，“不过，你至少喝一杯吧，怎么样？拿酒来，玛丽亚，转过身来，哦，难道你在杯子里还能看到佛兰切斯科·罗萨纳的身影吗？”

玛丽亚走开了，但她没有转过身来。这时，彼特罗看到几个杯子，其中一个想必是佛兰切斯科用来喝过酒的。他厌恶地推开了玛丽亚慢腾腾地走过来递给他的酒杯。

啊，他的心全碎了。他宁愿献出自己全部剩余的生命来换取跟

玛丽亚单独相处一会儿，他要让她解释清楚，他所感到的那桩丑恶的神秘之事到底是什么。

但是，玛丽亚把酒杯转递给了尼古拉大叔，然后就飘然而去。她在厨房里缓缓地绕了一圈，走出门去，再没回来。

“她怕我。”那用人想，“为什么，为什么怕我？我能把她怎么样？我不是向她发过誓，绝不伤害她吗？她真卑鄙，卑鄙，卑鄙。但是，我爱她，比爱我自己还厉害，如果她求我原谅的话……”

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想起她，就变得像孩子似的软弱。但是，忽然他又好像听到远处有马蹄声，他的脸像烧起一把火，一圈红云在他眼前飘过。

他要杀人，杀人！非杀死什么人不可，喝一点人血来解除烧灼着他那喉咙的干渴。

“今夜，我要勒死尼古拉大叔，这头红色的蠢野猪……”

但是，等路易萨大婶回房休息之后，男主人却举起手杖，用它轻轻地敲了敲用人的肩膀。

彼特罗战栗了一下，像是大梦初醒。

“怎么？”

“好消息。”尼古拉大叔用讽刺的口气说道，“现在我就告诉你。”

尼古拉大叔打开了一条翠蓝色的大手帕，把它放在灶火上抖了抖，然后呼哧呼哧地吸了吸鼻子。

“不错，好消息，至少人家是这么说的。来点鼻烟，怎么样，

彼特罗·贝努？那么，晚安！不错，我已经开始用鼻烟了，我老了嘛。随它去吧！我的女儿玛丽亚嫁给佛兰切斯科·罗萨纳了。”

彼特罗听着，一言不发。主人的最后几句话像一阵棍棒向他迎头打来。好啊，不错，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希望是自己弄错了呢！

“怎么办呢？”尼古拉大叔说道，“本来可以再等一等，嫁个漂亮的小伙子，不过，如今你可以相信了，女人不爱丑男人。打个比方，你长得俊，可你以为女人会喜欢你吗？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我的漂亮小伙子！……不错，我的漂亮小伙子，是路易萨大婶要这么个人，是玛丽亚要他，大家伙儿都要他……”

“要谁？”

“谁？你聋了吗？我不是已经说过了？是佛兰切斯科·罗萨纳！他年轻，有钱，会吹牛，是市议员。玛丽亚本来可以嫁给一个中产阶级，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但是，路易萨大婶说，律师都是些穷鬼。那么，你该知道是谁来求过婚吧？猜猜看。”

彼特罗仰起头来，做出他那惯常的轻蔑姿势。

“是市长，我的好人儿，是有血有肉的市长。”主人说道，他本来想摆出冷嘲热讽的架势，但终究还是没能掩饰因某种虚荣而得意的心情，“太好了，”主人继续道，把帽子摘下来，又歪戴在他那蓬乱的头上，“你们要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钱有的是，在罗萨纳家里！玛丽亚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赚钱似的。”

“不过，人家说……”彼特罗这时开口道，但他马上又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而且没有说下去。

“人家说？人家说什么？你回答啊，喂！人家说什么？……”

“人家说，玛丽亚并不爱佛兰切斯科……”

“爱？呸！谁知道？我跟你再说一遍，女人根本就不懂得爱。不过，谁也没有强迫她去爱。她要他，就得到了他。我也根本没想到说说我的意见。”

“完了！”彼特罗想道。

主人的诚恳语气和推心置腹的谈话把事情最糟糕的真相都向他吐露了。玛丽亚是自觉自愿地背叛他的，谁知道她酝酿这种背叛行为有多久了！

不错，她在吻他的同时就已经背叛了他，正像犹大背叛了耶稣一样。

一切都完了。

彼特罗只剩下自己，他完全陷入了愤慨和绝望的情绪之中。他走到院子里，靠近小楼梯，转到这里又转到那里，暗地筹划怎样才能溜到玛丽亚的房间去。看来办不到了，所有房间都关上了门，一切都静悄悄的。院墙上空，有一颗发绿的星星，光辉灿烂宛如一个小小的月亮，也许这颗星就是曾以自己的光芒伴随着彼特罗在马雷里山谷中疯狂地奔跑的那一颗星，如今它闪耀着光辉，仿佛在讥笑他，讥笑他的痴情。

他回到厨房，扑倒在地上。往日的回忆揪紧他的心，压抑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那里，就是在那里，在那神圣的炉灶旁边，

在那如同活物的灶火前面，玛丽亚吻过他，向他许过愿，受过爱的煎熬……这些事情怎么能都云消雾散呢?

他闭上眼睛，似乎又听到她那压低了的声音，她那可爱的手还放在他的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一场残酷的梦。但是，突然那声音变了，变成一个男人的声音，一种鼻音很重的声音，那声音在咬文嚼字地说话。不错，情敌就在那里，坐在灶火旁边，一阵冷笑掀开了他的上唇，他那鹰一般的侧影在墙壁上游荡着，犹如一只猛禽。

可恶的幻觉出现了：瞧，路易萨大婶在幸灾乐祸地笑，她那异乎寻常的笑声有某种阴险的意味，几乎像邪恶。她的织布梭吱吱唧唧地叫着，发出一种神秘的尖叫声，像是一扇房门在生锈的门枢上缓缓地打开。还有尼古拉大叔在讲述他昔日的爱情遭遇，描绘着污秽不堪的细节，这使得彼特罗欲火中烧。但是，蓦地一切又都变成了哑然无声：男女主人的面孔都消失了，灶火也一点一点地熄灭了。在那发红色的暗影中，显现了一个群体：一男一女相互搂抱，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

这正是他们啊：玛丽亚和佛兰切斯科。

彼特罗攥紧了双拳跳起来，走过炉灶，向那无法容忍的幻影冲去。

但是，从地板到那面被半熄的灶火映上淡淡红光的墙壁，只有一个巨大的奇形怪状的影子在晃动，像是把自己的脑袋朝屋顶上乱撞，而且撞得头破血流。

彼特罗又走回去坐到地上，两手托住脑袋，是的，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已经撞得粉碎了。他再次听到许多马在远处奔驰的声音，听到石头一块接一块地坠落的声响，热血又一次蒙住了他的眼睛。

院子里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声响，使他又恢复了知觉。

“是她吗？哦，要是她来了，对我说：‘一切都是梦，彼特罗，瞧，我又来了，我还是属于你的……’”

她并没有来，不过，只要有这一刹那的希望，就足以软化了这个不幸的人的心。为什么这么快就绝望了呢？无论如何，婚礼还没有举行呢！再说，就算一切都因为玛丽亚而完结了，世界上难道就没有别的女人？

“我可以忘掉这一切，我还年轻力壮……”

他想起了萨碧娜，想起了许许多多别的穷人家的闺女，她们都会发狂地爱上他。为什么要为一个背叛了他的人而发疯呢？

但是，一想起玛丽亚的背叛，痛苦就折磨他的心灵。玛丽亚是他爱过的人，是他惟一爱过的人。她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使他兴奋的血液，是煎熬着他的痛苦。没有她，一切都不复存在，一切都变成了黑暗。

时间过去了。他甚至作了一次严格的良心检查：他询问自己是否犯过罪，是否做过什么错事，由此证明玛丽亚背叛他是对的。他什么罪都没有犯过啊，除了爱她，他别的什么都没有做过。

在他火冒三丈的时候，他猜不透她突然变心的真正原因。他把她看得太高、太高了，像是一颗星星，因此，他眼中只看到这颗星

星放出的光芒。

“她抛弃我，是因为她不再爱我了。”他心想，“她抛弃我，是因为大家在她面前一味恭维佛兰切斯科·罗萨纳，于是，她也就开始爱上了他……佛兰切斯科丑得很，”他接着又想，“不过，他受过教育，又狡猾，他懂得像律师那样讲话。谁知道他用了多少勾引手段，经过了多少眉目传情，说了多少甜言蜜语，才把玛丽亚的心从我这里偷走了。啊，那个戈纳雷节日啊，真不该来！玛丽亚是个女人，是个弱者，他们从我手上把她偷走了，娶她做老婆，把我可害苦了。他们都是该死的家伙！让他们不得好死！让佛兰切斯科·罗萨纳这该死的老鹰、刽子手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千万种报复计划从他的脑际掠过。

“我要把他干掉，在这里，在这神圣的炉灶前面。”他大声疾呼道，一边把手朝炉火那边伸出去，“在这里，这里，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在玛丽亚变成他的人之前，把他干掉！我需要的就是血和泪啊。”

一片崩溃声在他耳际响起，一团血红的云雾从他眼前飘过，接着，一切又恢复了沉寂，一切又变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对一去不返的往昔的回忆却永远使他的心感到温暖，他号啕大哭起来。

自从他的母亲去世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哭过，而这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眼泪。

十三

次日早晨，他痴痴地等玛丽亚。路易萨大婶下楼来，给他一点奎宁片，催促他马上离去。

“玛丽亚昨天夜里也发烧，她一刻也没有休息。”

“是相思病。”彼特罗说，他已经准备走了，“希望你们叫我回来参加婚礼。”

“那还用说，到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们要用你播种的麦子做面包！”

“可那时，我就要死了。”彼特罗说道，动身走了。

“你自己要保重，你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呢，我亲爱的孩子！”路易萨大婶顺口说道，而她那呆板的脸没有表现出对这痛苦的用人有一点爱怜之情，“要保重，懂了吗？要干活就得有个好身体。”

在路上，彼特罗又开始了冥思苦想。那么，玛丽亚是有意避而不见，她已拿定主意不再给他谈话的机会，怎么办呢？

“找机会再回去，不过，她一定会处处留神。啊，要是我会写

信该多好！我要用我的鲜血给她写信！……那么，我该怎么办？”他绝望地想着，“我该怎么办，怎么活下去呢？”

他想起一个主意：是不是可以躲藏在一个邻居家里，派人去叫玛丽亚来？

“可我该跟邻居拿什么作借口呢？再说，她一定会留神，不会来的，她还会因为我的这种做法生气。”

但是，他随后又想起了年老的女主人的话：“到给玛丽亚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们要用你播种的麦子做面包。”一线希望之光照亮了他的脑海。

“那么，还来得及，等着吧。”

就这样，他又回到了他干活的地方，他怀着一腔苦水播种着“要用来为婚礼做面包”的小麦。

啊，他多么想把这种子洒上毒药或是让它迎风吹走啊！

一天天过去了，日子是那么缓慢、无聊、凄惨万分。在高原地带的紫色暮霭当中，这被遗弃的用人的形象显得越来越深沉、僵硬和黯然了。当他伫立在岩石上，用凄伤而又带着野性的目光眺望天际的时候，他简直就像一座仇恨的雕像。

他恨所有的人：他恨路易萨大婶，那肥胖的金钱崇拜者，在她的眼睛里，穷人就是有缺陷的生物；他恨尼古拉大叔，他居然靠他那俊美的长相和大胆的气魄征服了一个女人，把她作为自己的妻子；他恨佛兰切斯科，那“凶猛的老鹰”；他也恨玛丽亚，她竟然听任这只猛禽把她抓走。是的，他也恨她，在某些时候，恨她更甚

于所有的人。但是，即使在这仇恨烈火燃烧的时候，那发狂的激情也把他完全攫住了，他想起谈情说爱的最初几天，当时他怀着吃人野兽一般的激情渴望得到玛丽亚。这时，他就重新变成了原始时期的野人，他身上具有的全部慷慨大度，几乎像妇道人家似的慈善本能，全都崩溃了，而这种情绪在他幸福的热恋时期曾使他变得温柔体贴，正像翩翩飞舞的蝴蝶，在春去时，翅膀也随之脱落了，剩下的只是肮脏而丑恶的毛虫。

痛苦的梦使他无法安歇，他的黑夜比那悲哀的白昼还要悲哀。

他几乎总是梦见结婚的队伍穿过高原，践踏着新生的麦苗。他火冒三丈，拿起枪，射中了新郎。有一天夜里，他梦见在两排漆黑的篱笆中间，蜿蜒着一条长长的灰色的路，一条无穷无尽的路，它绕过整个世界。他肩上扛着一捆木柴，在这条路上奔跑，就像他孩提时经常干的，当时，他是为了好歹帮助他的母亲而跑到山里去捡枯树枝。

他走着，走着，夜来临了，路永远没有尽头。他肚子饿了，汗流浃背，累得发抖。路总是走不完，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往何处去。

在那边，在那深处，昏暗的天空同漆黑的篱笆连接的地方，隐藏着一个可怕的幽灵，正是他小时候害怕的那种幽灵，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扛着那捆木柴从奥托贝内山下来，就总是产生这种恐惧。

他像一个发热病的人，做了这些噩梦之后感到浑身虚弱，四肢瘫软。但这时，他却又觉得自己变得狡诈了，他的头脑变得精明起

来，像一个老练的流氓，心里盘算着种种计谋。

正是在这个体力衰竭的时刻，在梦见自己把佛兰切斯科·罗萨纳杀掉之后，他必须预见到以后将会发生的事。

“他们会逮捕我，判我刑，然后我就要在监狱里了此一生。复仇又有什么用呢？这比不幸的遭遇还糟糕。不，要狡诈些，像妇人那样狡诈。你瞧啊，”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你看出玛丽亚是多么狡猾、奸诈了吧？她背叛了我，她亲手安排了奸计，却不让我产生一点怀疑。我甚至无法质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干？’不过，我是吃她家的饭，寄人篱下的。她背叛了我，而我却丝毫没有察觉。我也该变得坏一些，要存些心眼，狡诈……”

他果然变得狡猾、有心眼、奸诈了，不过他的痛苦也加大了。他像一棵野生的花草，在孤寂中任意生长，犹如他的爱也是这样生长一样……

一天夜里，他回到了镇上。不过，这一次他不是被盲目的冲动所驱使，而是抱着一种焦急的渴望回来的：他渴望再见一见玛丽亚，而且，他也渴望做点什么事，渴望跟命运斗一斗。

他把狗牵上便走了。他来到镇上已经差不多是九点钟，诺伊纳家的大门紧闭着。他敲了敲，希望玛丽亚来开门。果然，有一片灯光照亮了房子的前身，在院墙的上方，但是，那灯光马上又熄灭了：谁也没有来开门。

不用说，准是玛丽亚，她出了屋，来到院子里，猜出是谁在敲门，于是索性不开门，又回房间去了。

一股怒气涌上彼特罗全身，他真想拿石头把大门打破，但是，随后他又想：

“有什么用呢？白白地闹得满城风雨。应该狡猾些。你瞧见她是多么狡猾了吗？啊，她真狡猾啊！”

于是，他只好朝着姑妈们住的小房子走去，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他避开稀稀落落的行人。在亲戚的小房子周围也是一个开阔的庭院，那两个老太婆还在厨房里待着，半明半暗的厨房被枯枝燃烧的微弱火光照射着。

彼特罗对这个家了如指掌。他小心翼翼地登上外面的楼梯，走进正对着木制阳台的小卧室。在黑暗中，他摸到了那黑色木箱，两个老太婆的破烂衣裳都放在那里。他打开了木箱，找到那把强盗用过的手枪。

托妮亚姑妈是把这把手枪当做遗物保存起来的，而彼特罗毫无顾忌地把它拿走了，这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他已经来到山谷，沿着那荒野的小路走着。那小路若明若暗地被离奇奥妙的月光映照着，月亮时而在层层青灰色的浓雾中露出，时而又隐没进去。这时，他模糊地记起他曾经梦见过的那条无穷无尽的，只有幽灵出没的灰色的路。

“我要到哪里去？我会落到什么地步？”他本能地问自己。

在那光秃秃的凄凉的山谷里，神奇的秋夜使他重又想起梦中的神秘情景。彼特罗拍了拍手枪。有时候，他来到一片草莽当中，停

下来，他觉得他的情敌就在他前面走过，在那静悄悄的淡白色山路上走过，于是，他举起武器，放了一枪。一声叫喊打破了山谷中可怕的死寂，接着，一切又变得鸦雀无声了。

他感到自己的心在猛烈跳动，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犯了罪。但是，接着他又抖动了一下全身，从那噩梦中苏醒过来，继续走他的路。

“我这是怎么了？我要到哪里去？我会落到什么地步？”

他走呀走，在那神秘莫测、明暗相间的天空下走着。他走遍了荒野的山路，那山路时而伸手不见五指，时而又被那躲躲藏藏的月亮的淡蓝色亮光照耀着。在他的灵魂深处，也有一线朦胧的微光，有时，这亮光竟完全消逝了，于是，在他面前，就像梦中见到的那样，延伸出一条无穷无尽的神秘的路——一条邪路。

次日，他把那把还可以使用的武器又检查了一遍，然后把它藏在两块凹形的石头当中，周围是一片繁茂的、无人踏过的草丛。他重又干起活来，他觉得自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像是大梦初醒。

“我以前是多么傻啊！”他思索道，“我原本可以快活，可我却不愿那样。啊，那天，她到葡萄酒来，多好的时机啊！我本来可以成为她的情人，强迫她的双亲让我们结婚……可……可是相反，我却傻得像个孩子……真倒霉，倒霉！我简直像一只睡着了的狗，他们掷了一块石子才把我打醒……啊，你不愿意打开你的门，

玛丽亚·诺伊纳。对，你是主人，我是奴仆。不过，你要当心，娘儿们，你拿我开心，你玩得挺痛快，你要我吻你，可现在却叫我吃闭门羹！你真狡猾，不过，你现在算是教会我了……我也会变狡猾的……”

但是，他在这样思索的同时，却仍然抱着希望。啊，要是他会写信该多好啊！

“我一定要回去。”他想，“冬天总要来的，我还要在那倒霉的屋顶下睡觉。我总能跟她讲话的，我要把那啃噬着我的心的所有的事都告诉她……”

他就这样干着活。这是悲惨、灰色和寒冷的一天。将近傍晚的时候，北风吹了起来，他想把火拢上，但是，他发现自己把火镰弄丢了，可能是在到努奥罗闲逛时弄丢的。于是，他朝一帮努奥罗农民住的茅棚走去，这些农民是在他播种的土地旁边干活的。

他想借一把火镰，或者求他们给他一块烧红的木炭。

夜很冷，也很黑，刺骨的北风从奥鲁内山上狂怒地吹下来。彼特罗发现那些农民正聚集在一堆用刺柏烧的篝火周围，一股烤肉的油腻气味跟刺柏的芳香混合在一起。

烟气充满了被狂风摇撼的草棚，这风像是要把草棚吹走似的。农民们靠近篝火席地而坐，正在烤两块插在长长的木棒上的完整的羊腿。

他们看到彼特罗，有些局促不安，不过接着就笑了起来，请他一起吃晚饭。

“多香啊，是偷来的肉吧？”他说，顺手拿起一根木炭。

他正要走，农民们却开口说道：

“要是你不接受我们的邀请，我们就会以为你是来刺探我们的。留下来吧，吃偷来的肉也会让你长肉的。喂，怎么，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吃得好一些？难道只有老爷们才应该吃得好？”

彼特罗留下了。农民们说，他们是从不远的一个羊圈里偷来那只山羊的。但是，有一个人叫道：

“不是偷的，是它自己跑到这里来的，它好像是说：‘把我抓去吃了吧。’吃吧，彼特罗·贝努，你一脸饥色。为什么你这么瘦啊？你的东家难道不给你东西吃？”

接着，他们谈起了玛丽亚。

“啊，要是你把她带到这里，”一个人说，一边用他那狼一般的牙齿从手里拿着的东西上咬下一块肉来，“要是你把她带到这里，我就会像吃这块肉似的，也把她吃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她那么美的女人！啊，彼特罗，如果我是你的话，你就瞧着吧！”

彼特罗浑身发抖，但一语不发。啊，他以前怎么那么傻啊！

在饱餐了一顿之后，他留在草棚里了。他躺在靠近那个用枝蔓和石头塞住的窗口处，最后睡着了。他不时醒来，仿佛听到“坏心眼”在吠叫。他竖起耳朵听，一面想：

“有人可能在偷我的牛。好吧，让他偷去吧。这里暖和，我才不动窝呢！不管怎么样，所有的牛都是该死的东家的，让它们全都见鬼去吧！”

于是，他又睡着了。

但是，快天亮的时候，他猛然醒了。这一次，他当真随着风儿听到了“坏心眼”那特殊的吠叫，仿佛是粗哑、哀怨的人声。这时，玛丽奈达，那些农民养的小母狗，长得活像一只小狐狸，也颤抖起来，拼命地狂吠。

“怎么了？”彼特罗不安地叫起来。

他把草棚窗口上的枝蔓拨开，脸变得煞白：有四个宪兵在那黎明的青灰色晨光中挺着硬邦邦的、棕褐色的身体，正爬上陡坡。

他跳出了草棚，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弄清他打算逃避的危险是怎么回事，就被人抓住了。

其他农民也都立即被捕。生肉和熟肉，那倒霉的晚餐剩下的残肴，被裹在偷来的那头山羊的皮革里，成了被没收的赃物，由一个罪犯扛在肩上。

“走吧！”一个宪兵对彼特罗说，用枪托搡了他一下，“过一会儿再看看你是不是无辜的。”

他不得不跟着走了。他仿佛做了一场噩梦。他又走上了多次痛苦地走过的大路，像一个失魂落魄的人那样诅咒着。

“难道我真的该死了？”他自问，“是谁暗算我？要是我的东家知道了，他们会怎么说呢？她又会怎么样呢？难道她真的认为我是个小偷？”

在下山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山羊的主人，正是那人向宪兵告发的。

“博伯雷！”彼特罗叫了一声，既是威胁又是求饶，“我没有罪！叫他们把我放了，不然，你会后悔的！我从来没有惹过你，博伯雷，我向你发誓，上帝作证。放了我吧，我已经够倒霉的了。”

“彼特罗，”那牧羊人说道，“我相信你，不过，他们把你逮捕了，这可不怪我。我是个可怜虫，这些魔鬼偷了我的羊，这已经是第三头了。我再也受不了啦。”

那些农民说道：

“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死了，就倒在靠近篱笆的地方……是上帝把它弄死的……”

“但愿魔鬼把你们都吊死，瞧着吧。”

“我是没有罪的。”彼特罗叫道。

“好了，走吧！”那宪兵又说了一遍，一面用枪托推着他走。

“博伯雷！”彼特罗苦苦地哀求着，“至少你要到我的东家那儿去一趟。去吧，看在你老娘分上，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幸亏他们很快就到了努奥罗，几乎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

经过法官审问，那些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说，彼特罗是无辜的，然而，他白白地等了一整天，还是没有被释放。

尼古拉大叔知道后马上行动起来：他去找法官，还请教了一位律师。

“您想怎么办呢？”那律师答道，“法院的事错综复杂，多得就像复仇女神的头发……”

“你这些瞎扯淡的话，见鬼去吧！”尼古拉大叔内心里说，但

还是四处张罗。

傍晚时分，彼特罗从拘留所被押到了监狱。

他在那里待了三个月。

彼特罗十分清楚，一个被告，即使犯罪的迹象很模糊，也往往得忍受长期的预防性监禁，但是他可忍不了，他觉得自己太冤枉了。一种既想反抗又想出一些坏主意的复杂念头在他的心里与日俱增，有几天，他甚至以为自己要发疯了。玛丽亚在干什么呢？每逢想到她快要结婚了，而自己却在监狱里备受煎熬，他的痛苦和愤恨就格外加剧了。

诺伊纳家有时差人给他送些吃食和几瓶葡萄酒来。尼古拉大叔为人厚道，甚至还争取同这个坐牢的人谈了一次话，安慰他，跟他讲了一些开心的笑话。他本可以雇用别人来代替这个仆人，但是，他对彼特罗说道：

“明年，我一定还雇你给我干活。”

彼特罗没有回答，阴沉着脸，很难过。他想起了玛丽亚，想起尼古拉大叔说过，婚期不远了。只要一想到他还得回到诺伊纳家，亲眼看见新婚夫妇幸福美满，他就要发疯。

几天之后，又新来了一个坐监的，不是努奥罗人，被押进了彼特罗的牢房里。这是个身材矫健的年轻人，没有胡子，一张孩子般的顽皮而聪慧的脸。他叫乔安尼·安蒂耐，一进牢房，他就跟难友们打招呼，一一握手询问他们的姓名，详细了解他们的案情。

他似乎想选择一个同伴、朋友，而彼特罗正是这样一个人。

“告诉我，”那个叫安蒂耐的问他，“你当真偷了东西？”

“没有。”彼特罗答道。

“你干糟了！要是你偷了什么，现在就不至于受苦了。那样，你就会有好处，也得到安慰。”

彼特罗笑了。

“不偷东西就不是好汉！”安蒂耐又说，“告诉我一件事：到底有没有上帝？不错，他造出了一个世界，让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享福。因此，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大家的，只要懂得怎么去把东西拿到手就行……”

“不过，你瞧，”彼特罗说，“人家把我们都关进监牢了。”

“所以才要变得狡猾些啊！”安蒂耐说，“必须懂得怎么把东西拿到手！”

“可你自己还不是也让别人抓了！”彼特罗答道。他觉得，这个同伴讲的话，半开玩笑半正经，既令人讨厌又叫人欢喜。

那个叫安蒂耐的半闭着狡狯的眼睛。

“你知道什么！”他说，“我是有意叫人抓的，知道吗？等我将来出狱的时候，我会比一只鸽子还干净。现在人家控告我的罪行，跟我毫无关系，我要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下一次，我可能真的犯了罪，不过我会跟法官说：‘我是遭受迫害的，人家恨我，诬告我，我跟上次一样是清白无辜的，我相信司法是公正无私的。’这样，法官一定会相信我，我有把握，他一定会相信我。”

“不过我会作证揭发你，把你现在跟我讲的话全都说出来！”彼特罗叫道。

安蒂耐凝视着他，微笑着，他那整齐漂亮的牙齿在牢房的昏暗处闪闪发光，就像一只潜伏的恶狼的牙齿。

彼特罗没有注意到安蒂耐的荒诞理论有自相矛盾之处；另外，他觉得，那关进牢房的小伙子像是在开玩笑；再说，那小伙子是那么讨人喜欢，那么机灵伶俐，又有一张顽皮孩子的小脸，两只狡黠的眼睛，声音清脆，大家都那么喜欢听他讲话，几乎叫他迷住了。

他来到以后不久，就开始讲起一些吓人的强盗故事，而且添油加醋地把这些故事说得活灵活现，其他坐牢的把他团团围住，一声不响，聚精会神地听着。

彼特罗感到他的心像被烈火焚烧一般突突乱跳。那些原始人想必正是这样，一听到打仗的故事、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以及野性未消的父辈讲述的神奇典故，就浑身像火烧一般激动起来。

那个叫安蒂耐的自吹认识努奥罗一带所有的在逃犯（那时，这一带正是遍地草寇），并且从自己的鞋底抽出有名的科贝都写的一封信，拿给大家看，据他说，科贝都曾约他在奥利埃纳山顶上相会。

其他坐牢的都不胜艳羡，于是，他们也吹嘘说自己跟强盗有来往。

科贝都的信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有的人不识字，却也仔细地审视着这强盗的信笺，还恭恭敬敬地抚摸它。彼特罗也把那封信

看了半日，叹了一口气。

“这才算是一条好汉哪！”他说，一边用两个手指弹了一下信笺。

他仿佛还要说些什么，但突然又住了口，脸色也阴沉下来。

“啊！”他想，“这条好汉，这个科贝都，肯定不会像我这样任人欺凌！他会冲破任何障碍，像风卷落叶。而我呢……我却这么没有出息！”

“给你！”他说，一边把信还回去，“我也该学会认字、写字，要是我做了强盗，也需要写几封信啊！……”

他是在开玩笑，但是安蒂耐奇怪地凝视着他。

“要是你愿意，”他对彼特罗说，“反正在这里有的是时间，我可以教你写字、认字！”

彼特罗兴奋地接受了。他真的兢兢业业地投入了这项新的工作，这样，他也就不觉得时间漫长了，这项新的工作使他全神贯注，得到慰藉。

一个老狱卒给这帮坐牢的送来一些书写工具，因为安蒂耐不时请他喝几杯水酒。他还给他送来一本识字课本和几份报纸。几天之内，彼特罗就有了飞速的进步。

在他获释前夕，他已经能阅读和理解整栏的报纸，还能写自己的姓名和玛丽亚的姓名。

他感到一种恶毒的喜悦，觉得自己像是买了一件武器，可以用来防御和进攻了！

日子仍旧是单调地、令人捉摸不透地过去，彼特罗似乎已经丧失了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仿佛坐牢才不过几天，有时候，他又觉得自己仿佛被关了许多岁月。

夜里，在监狱的阴森死寂当中，只有呼啸的风声和卫兵的尖声喊叫才打破死一般的沉寂。这时，他就忆起在主人的温暖的家中，在灶火旁边度过的那些夜晚。在睡梦中，他又见到了玛丽亚，他吻着她，被爱情的烈火煎熬着。

上帝啊！难道一切真的已成过去，一切真的都完了吗？醒来时，他想到了佛兰切斯科·罗萨纳，一腔仇恨涌上心头。他一边叫着情敌的名字，一边咬牙切齿。他甚至责怪佛兰切斯科使他落得这样倒霉的下场。他想，要是那一夜，他没有回努奥罗去偷姑妈的手枪，他就不会丢掉火镰，也不会跑到农民那里去找火，人家正是把他跟那些农民一起抓来的。

他的心灵深处有一团郁闷的、聚集起来的怒火，一种深沉的怨恨，一股同世界和命运抗争的本能情绪在翻滚激荡。在这上下翻腾的心灵的处女地上，那位坐牢的难友讲述的恶毒理论像毒草的种子似的跌落下来，并且马上就长出了嫩苗。

“男子汉们，咱们都是一样的！”安蒂耐说，有时是开玩笑，有时则一本正经，“咱们都是一样的，就像同一个爸爸生的儿子。上帝就是众人的父亲，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对世人说：‘瞧，我的儿子们，我做了一个大面包，每人都有一份，你们把自己那份拿去吧，我的儿子们。’世人当中就是有一部分人太傻，因为他们当

中有一些人拿了一大份，另有一些人却一无所有。后来，一无所有的人怨言纷纷，上帝就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的儿子们，自己顾自己，上帝顾大家！谁没有办法谁倒霉！’”

“不过，”这时彼特罗表示异议道，“光有东西，并不等于幸福。”

“谁告诉你的？”安蒂耐叫了一声，一脸瞧不起的神情，“难道你这么想吗，傻瓜？我告诉你：有财产就有一切，就受人尊敬，受人爱戴，别人就怕他。甚至女人也常常什么都不懂，她们会爱上和看中有财产的男人，哪怕他们是丑八怪，歪鼻子斜眼，走路一瘸一拐……”

“正是这样！”彼特罗说道，接着又问，“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呢？”

“因为咱们都是傻子，不愿懂得这个道理：大家都是一样的，世界是属于大家的。比如，你看那天空的飞鸟，它们身上都同样长着羽毛，能到哪里找吃食，就到哪里找吃食，爱到哪里搭窝，就到哪里搭窝。为什么人就不该学学它们呢？人比鸟笨，这就是全部原因！”

“不过，说到底，还是像你说的那样，有狡猾的，也有傻的。比如说我吧，我就傻。我让人欺侮我，还不还手，我没有本事到能发财的地方去发财。我有什么罪呢？啊，还不就是这么回事！”彼特罗愤愤地说道，他想，要是他当初愿意的话，他本来可以占有玛丽亚，从她身上享受到爱，“不错，我太傻了。”

“不过，人是可以变得狡猾的。”

“怎么变？”

“学嘛，你看见怎么学识字、写字了吧？就是这样！”

有时候，彼特罗真想把自己的绝望恋情向安蒂耐吐露，但是，他又不敢。他的内心深处还保存着一线希望。

他既抱希望，也抱梦想：有什么障碍突然出现，使玛丽亚的婚事无法举行。佛兰切斯科也许会生病，甚至死掉。那时，玛丽亚可能会后悔，会回忆往事，重温旧梦。不过，释放他出狱的命令却老是不下达。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平?!

玛丽亚和佛兰切斯科很快就要结婚的消息把彼特罗的那杯苦酒斟得满满的，而他一直设法把那杯子从他唇边拿开，但毕竟已经无济于事了。他火冒三丈，拼命地摇晃牢房的铁栅，像是要把这些铁棍弄断似的，他觉得正是这些铁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们至少该把他释放啊！那样，他就可以做点什么，想些办法。他会苦苦哀求，还会进行威胁，甚至会杀人……

他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周，简直使他不断地受愤恨折磨。外面下着雨，总是下雨。通过铁窗向外望去，他只能看见灰沉沉的天空一角，一片单调的色彩，只有几只嘶哑地呱呱叫着的乌鸦从天空飞过。

“根本没有上帝！没有上帝！”这个坐牢的人想道，“要是真有的话，他就不会让一个无罪的人这样受罪了！”

但是，有一天，法庭承认自己弄错了，于是，他被释放了。

“等我出了狱，我一定马上去找你，”那个叫安蒂耐的对他说，“我会建议你做一笔生意。祝你快活，玩得痛快，别忘了我。”

当彼特罗重又看到那些熟悉的街道时，他仿佛从噩梦中醒来了，他感到一种垂死的病人在康复时感到的愉快。

他的神经在紧张地跳动，他的面孔被监狱的囚禁和痛苦的煎熬弄得像纸一样白，他就这样朝诺伊纳家走去。玛丽亚不在家，路易萨大婶有点冷淡地接待了他，并且对他说：女儿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

“你还回来给我们干活吗？”她问，“听佛兰切斯科说，他正需要一个用人呢。”

彼特罗战栗了一下。给佛兰切斯科·罗萨纳做用人？决不！

“玛丽亚在哪里？”他问。

“不知道，我想，她是去做九日祈祷了……那么，你喝点什么吧，彼特罗。你脸色白得像头小羊羔。喝点酒吧，葡萄酒会让你脸色变得好看些。你会来参加婚礼吧？”

他喝了酒，但是，他觉得这酒简直像毒药。

他走了出去，绕着这所房子来回徘徊，等玛丽亚。夜晚的阴影落下来，笼罩了万物，也笼罩住了他的心。

“她准是在家里，竟然连看也不愿看我。”他苦涩地想道，“一切，一切都真的完了。”

他想起他的复仇计划，想起他曾拿定主意要在婚礼举行之前把

佛兰切斯科杀掉。这时他想：今晚就可以这样干，埋伏在诺伊纳家大门的后面……

瞧，他仿佛看到那未婚夫来了，他是那么欢天喜地，踌躇满志。只要有一点勇气，他就能扑到他身上，把他掐死。而下一步呢，又是蹲监狱，坐牢房，在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过那种无穷无尽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啊，不！

重返监狱的念头是那么吓人，它简直压倒了彼特罗的激愤和仇恨。他想起安蒂耐的话："必须等待时机，利用时机！"

"是的，"他对自己又说了一遍，"必须等待！……"

他怀着沉重的心，带着布满阴影的灵魂，离开了那座倒霉的房子。

十四

玛丽亚结婚的前夜。

这所小房子的外壁和一个个房间都粉刷了一遍，焕然一新。厨房里，锅碗瓢盆都仔细地洗得干干净净，锃光发亮，大锅像是金制的，盖子像是银制的，至少路易萨大婶是这么说的。

连楼梯和阳台的栏杆、扶手也都用灶灰和素油擦洗过，在二月温暖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最后的几场雨下过之后，天气转暖了。人们已经感到了春意，在庭院里，在这对新婚夫妇的欢乐的小房子里，空气仿佛更加温和，充满了爱抚和吉祥之兆。

在大小炉灶上，一个个咖啡壶在吱吱地叫着；楼上的一个个房间里，弥漫着糕点和美酒的浓郁的芳香；茶几上、床铺上、椅子上，所有的家具上都放着五颜六色的蛋糕与一种用杏仁和蜂蜜制成的带有摩尔式建筑图案的点心。

庭院里和楼下的房间里，不断地人来人往。大门一会儿一开，

让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盛装妇人走进来，她们一个个都头顶着蛋糕和杏仁点心，以及用长春花枝编成的、装满小麦的箩筐，从金粉似的小麦堆中露出一瓶瓶红色和黄色的葡萄酒，瓶口都用小束鲜花塞得紧紧的。

这些来宾都被诺伊纳家和罗萨纳家的亲友和用人让到新婚夫妇那里贺喜。

萨碧娜姿态优美地端着盘子和箩筐，这时，诺伊纳家的另一个亲戚把那些妇人引到了一间备好糕点酒水的房间，萨碧娜则走进耳房，把小麦倒出来，把蛋糕放好。在那些要归还送礼人的器皿里，她放进一大块牛肉、一个做成心状的杏仁甜饼和其他做成鸟儿、花朵、三角形的小点心。

一个红头发的姑娘坐在摆满了大块大块的肉和一束束鲜花的桌子前面，把送礼人的姓名写在一长条纸上。

萨碧娜进进出出，口里报着姓名，把小麦和酒瓶取出来：

“玛丽亚·罗萨纳大婶，杏仁蛋糕一块。”

“安乐尼奥·玛丽亚·钟凯都老爷，礼品——小麦。”

“格拉齐娅·卡苏拉大娘，礼品——小麦，一块杏仁点心……快点，你写快一点，卡德琳娜，你简直像只死猫。”

卡德琳内达[①]不慌不忙地写着，并不回答。但是，只要剩下她自己一个人，她就立刻东蹦西跳，能偷多少糕点就偷多少，把那些

---

① 卡德琳内达是卡德琳娜的爱称。

糕点塞到衣袋里、前胸里和袜筒里……

这些日子，玛丽亚什么活也不能干，而她对这点简直受不了。她浑身上下新崭崭的，雪白的衬衫，绣花的头巾，一条黑色的颈带系在脖颈上。她坐在烧着满满一盆炭火的火盆旁边，跟新郎的亲戚们聊着天。

送礼的妇人都来跟她握手，俯下身来祝贺她“幸福美满，就像她们送来的麦粒那么多”，然后就相继去喝咖啡。

玛丽亚矜持地道谢，心中自忖：这些贺喜并不都是真心诚意的。而这时，路易萨大婶却摆出一副尊贵的姿态招待这些妇人，逼着她们多用糕点、咖啡和酒水。

玛丽亚并不赞成母亲这种“摆阔”的做法，她甚至一度把路易萨大婶拉到隔壁房间去，跟母亲说：

“您还是让她们自便吧，别把盘子都倒在她们的围裙里！”

“别管我，闺女，”路易萨大婶说，一面整整围在头上的包头布，“这样的日子一辈子也没有几回，应该好好地庆祝庆祝啊……”

她没有再补上一句：正是这几天，应该“显一显自己的阔气”，好让人家知道诺伊纳家是有钱的，不过，新娘已经猜透了她的心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玛丽亚！”一个俏丽的小姑娘——新郎的表妹——叫了她一声。

玛丽亚迎上去，跟她握了手，然后陪她走到楼梯口，目送她上了楼梯，看到她停下步来跟萨碧娜说话。

“你真高兴啊，萨碧娜。”那小姑娘说道。

“我当然很高兴。”萨碧娜答道。

“喂，明天彼特罗·贝努一定也会来的。”

“让他来吧。”萨碧娜佯做无所谓的样子说。

“他来，你不喜欢吗？”

“他来不来，跟我有什么相干！”

“你真滑头，萨碧[①]！你装得多像啊……”

萨碧娜嫣然一笑，便朝着另一个妇人走去，接过杏仁蜂蜜蛋糕，走进了厢房。这时，一片阴影使她的脸沉了下来。难道彼特罗真的会来吗？为什么他要来呢？他还想要什么呢？

“啊，”萨碧娜想，“我倒要好好看一看！”

怜悯、恐惧、怨恨和希望扰乱了她的心，她不敢向自己承认：在玛丽亚订婚之后，希望和怜悯在她身上重新燃起了旧情之火，正是因为有这种旧情，她准备原谅一切，忘掉一切。

像是有什么默契，她和玛丽亚之间已经不再提彼特罗的名字了。萨碧娜原谅她的富有的表姐在短时间里走错了一步，而她之所以原谅，也正是因为她抱有希望。

现在，他回来了。几个月以来，萨碧娜没有见过他。听到他在玛丽亚结婚的那一天要来给主人贺喜，这个消息叫她忐忑不安，但是，在心灵深处，她又怀着朦胧的希望。她准备在那里用怜惜的眼

---

① 萨碧是萨碧娜的昵称。

光看他，也许他会回到她身边。

这些想法萦绕在她的脑际，她就是这样不断地接纳礼品，一直干到很晚。她还得在礼品上做记号，因为那小姑娘把甜食吃足了，也拿够了，便离开了她原先的位子。

傍晚时分，新郎来了。他剃光了胡子，穿得整整齐齐，一双鞋子咯吱咯吱地响，裤子白得耀眼。他看起来几乎是漂亮的，他的眼睛闪耀着喜悦和情欲的光芒。

但是，新娘却显得心神不定，几乎是冷淡地接待了他。

彼特罗要来贺喜的消息叫她心绪不宁，也使她感到难过。他到底要干什么呢？难道他要来出乖露丑吗？

自从那天晚上被释放出狱以后，彼特罗就没有再回来。有一天，出乎玛丽亚的意料，托斯坎纳的酒店老板给她捎来彼特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跟玛丽亚约会一次。

“每天晚上，十一点钟，我都会从你的大门前经过，要是你还有一点怜悯之心，就给我开开门吧。”

她没有答复，也没有开门，他也就再没有露面。他如今来干什么呢？他要什么呢？他是委曲求全还是存心报复？

“也许，”玛丽亚心想，“也许最好还是让他见我一面，说服他，求他原谅……再说，要是他真想报复，他早就干出来了。也许，明天他不会来，可能是塔塔娜跟萨碧娜说的一句玩笑话。”

但是，这时她害怕了，她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掠过了一个不怎么心软的念头：

“啊，难道他们就不能把他再多关一些时候吗？既然他已经在里面待了三个月，就也能待上四个月。这倒不是存心害他……而是求个大家都太平无事……要是他在我结婚以后再出狱，说不定会更容易逆来顺受吧。”

瞧，只不过相隔才四个月，曾经在她心中不幸地燃烧过的那把见不得人的爱情之火就熄灭了。她并不爱佛兰切斯科，但她觉得自己把彼特罗也忘掉了。她的心得了一场恋情缠绵的重病，现在已经好了，可是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一样，仍在恬适地昏昏欲睡。

“不，”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该害怕。彼特罗不会干坏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况且，还有千百件小事正在分她的心，使得她顾不上这个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她和佛兰切斯科决定两个人都住在她家，这样，新郎的房子租出去，能有百来块钱收入，而玛丽亚跟双亲在一起，也会过得更舒适。这就叫两全其美。

佛兰切斯科终于同意了。

玛丽亚的房间重新整修了一下，涂上天蓝色和玫瑰色。婚床是从萨萨里订购的，还有椅子、画屏、镜子，所有这些都使远近人家惊羡不已。

好几个月大家都没有谈论别的。

而且，玛丽亚的房间和妆奁的名声甚至超出了穷邻居的范围，传到了中产阶级人家那儿，既让他们羡慕又引起他们批评，尤其是因为这些东西都被添油加醋地夸大了：说什么佛兰切斯科·罗萨纳

的新娘穿的是镇上贵妇人的衣裳，也就是说，绣金花的裙子，带金纽扣的紧身上衣，还说她戴了手套，有一条金链。

所有这些都是假的，不过，这些说法倒使玛丽亚很得意。她就是靠这种小小的虚荣活着的。

结婚那天早上，她比平常起得更早。因为在婚礼当中她得跟对方亲近，她把自己全身都洗得干干净净，洗身的时候还紧闭着嘴，免得吞下几滴水去。然后她穿上衣裳，脚上还穿了一双锃亮的皮靴，这双靴子略嫌小，不过，穿上这靴子，她的脚就显得格外小巧玲珑了。

她怀着孩子一般的得意心情，把自己的这双脚端详了一会儿，接着把萨碧娜叫来，自己又把衬裙撩得高高的。

“看，我的脚多漂亮。”她对萨碧娜说，她的声音还是像平常那样带着一点嘲笑的口气。

萨碧娜把窗户大大敞开了，又转过身来若有所思地瞧着这位表姐。晴朗白昼的光芒洒满了玫瑰色的卧房，那华丽的床头绘着一些镶嵌着贝壳的风景画，这些画闪耀着晨光。院子里，燕子在啾啾鸣叫，公鸡也在喔喔啼鸣。一切都带来和平与欢乐。

在隔壁房间里，尼古拉大叔正大声打着呵欠。已经有人在敲大门了。

“快些，咱们把房间弄干净吧。”萨碧娜说道，一边动手把每件东西都整理好，“今天天气可真好，是个好兆头。”

“你听这双靴子多响，”新娘又说，还在注意自己的靴子，“简直像佛兰切斯科的靴子。不过，它太瘦了。人家看见我穿这么亮的靴子，一定会唠叨闲话。你说呢？”

萨碧娜悻悻地笑了笑。难道玛丽亚今天早上就真的没有别的考虑吗？为什么她这么轻松？她居然能忘掉一切，真幸福！

但是，情况并非这样。新娘那美丽的既平静又带笑容的面庞突然阴暗下来，她那双眼睛也几乎变得忧伤了。萨碧娜看了她一眼，挖苦地问道：

“靴子把你的脚弄痛了吧？”

“不是，不过，我在想……”

“你想什么呢？拉一下被子，是的，这么拉，还有那枕头。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新婚床铺！”

“我在想……佛兰切斯科要在春天把我带到他家的羊圈去，我们到那里要待上半个月左右。到时候，你会来跟我妈妈做伴吗？”

“看吧。躲开点，我要在地板上泼点水。快，快，躲开那儿。嘘，嘘[①]……”

萨碧娜擦着地板，玛丽亚躲到隔壁房间去了。这时，尼古拉大叔已经起床了，他穿着一身节日盛装，在庭院和厨房里走来走去，拖着他那手杖，信口发号施令，可是没有人听他的。路易萨大婶来到厨房里，比平常更加面无表情，拿腔作调的，跟邻居一些娘儿们

---

① 这里是轰赶鸡雏的声音。

闲聊着。

“这么多礼品，真了不起，路易萨大婶，”那些女邻居对她奉承道，“这些东西简直见都没有见过啊。你们也招待得太好了！你们真大方。”

“唉，这种机会一辈子也没有几回。再说，既然有东西，又何必那么小气呢？东西是有的，感谢上帝。”

“啊，那自然。上帝保佑你们。”

一个个房间整理完毕，玛丽亚和萨碧娜便下楼到厨房去，她们俩你追我赶地跑下楼梯，像孩子一般嘻嘻哈哈地笑着。女邻居们马上就夸奖起新娘的那双脚来了。

“简直像两个写字的笔尖，直叫娇小啊。”她们说，一面弯下身来，为的是看得更仔细些。

萨碧娜递给玛丽亚一杯牛奶咖啡，一边开玩笑。

“你不要吗？那么，我就喝了。”

这时，玛丽亚打了个呵欠，一个女邻居调皮地对她说道：

“算了，今天夜里，你一定不会不吃不喝的。”

她脸上一红，扭身跑开了。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准备新婚的礼服。这当儿，尼古拉大叔和路易萨大婶的一个娘家兄弟一起去接新郎，要把他领到新娘家里来。

佛兰切斯科的姐妹们要给玛丽亚梳妆打扮，所以很早就来了。虽然她们把当新娘时的衣衫也穿起来了，那富丽堂皇的厚长衫，那束得紧绷绷的腰带和紧身上衣，还有那戴满戒指的双手，但是，她

们还是尽心尽意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

玛丽亚挺直腰板，站在镜子前面，不断地打量着自己，转来转去，扭过脖子去看背后。不过，镜子的光线不好，把她照得矮小了，而且还扭扭曲曲的，因此，她对自己的美丽和盛装感到不满意。

但是，新郎却比镜子更能说服她，叫她相信自己是美丽的，而且穿得很漂亮，因为新郎突然走进屋来，站住了，用一双闪闪发亮的眸子凝视着她。

“你真美！”他感叹地说道。

她穿上新娘的礼服，那丰满的双臀，那用金色腰带束紧的腰肢，那白缎绣花的紧身上衣勾勒出完美的前胸，她确实光彩照人。

那白色的披纱透映出玫瑰色的压发小帽，也遮不住那两串长长的珊瑚耳坠，这披纱围住她的面庞，就像一束光圈围住一轮新月。

以前，佛兰切斯科只有一次看到她这样美，尽管那是另一种不同的美：就是那次戈纳雷之夜。

他把自己的上述感受告诉了玛丽亚，一边走到她身边，充满了柔情蜜意，他用自己微微颤抖的双手给玛丽亚整理华丽的围裙上的蝴蝶结。

“你疯了！”她答道，用自己的镶嵌着贝雕的《玫瑰经》上的金徽饰轻轻地敲了一下佛兰切斯科的手。

“咱们走吧。”佛兰切斯科的一个姐妹说道，“你们待一会儿再说笑。”

但是，他搂住了玛丽亚的腰，想亲她一下。

“噢，”她说，一边挣开身子，“你是想犯死罪吗？”

“如果接吻就是犯罪的话，那咱们就尽情地犯吧！”

她走开了，一片阴影又遮住了她的脸，她又记起了彼特罗的亲吻。但是，别的一些事很快又把她唤回现实中来，新娘的幸福微笑又照亮了她的眼睛。婚礼的队伍是由路易萨大婶亲自安排的。

“你们俩走在前面。”她说道，一面把两支装饰着天蓝色丝带的蜡烛交给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你们俩往前走，要像一对小新郎和小新娘，喂，可别吵架！”

接着是新娘，两旁是表姐妹，再后面便是佛兰切斯科，夹在尼古拉大叔和路易萨大婶中间。其他的亲友尾随在他们之后。

路易萨大婶留在大门口，眼望着婚礼队伍越走越远，然后回到厨房，用头巾的一角抹干了一滴眼泪。

女邻居们为了这次婚礼把一条条小街细心地打扫干净，在这些小街上，女人、小孩、鸡啊、狗啊、猫啊，都在为这支婚礼队伍呐喊助兴。但是，在其他不那么热闹的街道上，人们来得很迟才看到这洋洋大观的情景。

玛丽亚身不由己地越来越心神不安，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两条腿不住地发颤，心也跳到了喉咙眼里。瞧，她又像哭，又像笑。她想，再过一个小时，她还要再次经过这条条街道，但那时，她就不再是自由的，不再是黄花闺女了，而是永远跟自己并不爱的一个男人拴在一起的女人。不过，她并不感到不幸，只是

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恐惧感使她的心怦怦乱跳。

另外她也害怕，不知何时会看到彼特罗·贝努那咄咄逼人而又令人心酸的身影。婚礼队伍终于顺利地到了教堂，这时，她才放下心来。她觉得，教堂那灰色的拱顶是那么宁静和安谧，这种气氛似乎也感染了她的心。不错，现在一切都完了，不再有什么事值得提心吊胆了！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死去了。

通过空荡荡的教堂的大窗户，几束清亮的阳光雨点般地洒落在满是灰尘的长凳上。在温暖而纯净的空气中，咕咕的鸟儿啼鸣依稀可闻。

玛丽亚和佛兰切斯科双双跪在祭坛的台阶上，画在圆顶上的永恒之父的威严眼光正在扫视着他们。这位永恒之父活像一个撒丁岛的老牧民，四周有绿色的祥云缭绕。玛丽亚聚精会神地做了祈祷，向上帝作了许诺，愿做一个好妻子。她用坚定而有力的声音作了承诺，不过，只是在他们出了教堂之后，她才敢看新郎。

这就是她的男人，要跟他过一辈子。她的姓名不再是玛丽亚·诺伊纳，如今她是玛丽亚·罗萨纳了。阿门。

她几乎是兴致勃勃地走在新郎旁边，新郎不住地凝视她。

“说话啊，玛丽亚！”他温柔地对她说，“跟我说些什么，笑一笑，你瞧，大家都在看我们呢……”

她嫣然一笑，答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太心慌了。”

这时，人们知道婚礼队伍还会经过，于是都站在窗户旁边，站

在大门口，或者来到街道上。一群流浪儿把这对新婚夫妇团团围住。新婚夫妇和跟随他们的人从市政厅出来，出其不意地遭到了恶作剧。

从窗户和大门里抛掷出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小麦、干果、鲜花，这还不够，妇女们又在新娘面前噼里啪啦地砸碎了几个碟子。这个举动是有其含义的，通常在再嫁的寡妇或者已经不再是处女的新娘面前是不这样干的，这使玛丽亚羞得满面通红，佛兰切斯科却得意洋洋地微笑起来。

在诺伊纳家邻居居住的那些小街上，雨点般的小麦和砸碎碟子的声响变得更厉害了，妇女、儿童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幸福！”

路易萨大婶在大门口等候。她刚一看见新婚夫妇到来，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她一边哭泣着，一边拥抱他们，亲吻他们。

顺着玛丽亚的面颊也淌下了一滴眼泪，头巾的一角把它缓缓地吸收了，那小小的泪痕还没有干，新娘就又破涕为笑了。

十五

在命运的驱使下，彼特罗又回到了诺伊纳家。多少天来，他一直跟那困扰着他的念头作斗争：他渴望再见一见已是他人之妇的玛丽亚，见一见他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的玛丽亚。为什么还要见一见她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横竖是因为万念俱灰吧。

他如今住在他那年迈的姑妈那里，在她们那一小块地里干活。玛丽亚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他早早地醒来，并且立即干起活来，那干劲比往常还要大。不过，他的心思却飘得很远，直闯进新婚夫妇的家，伴随着他们参加结婚仪式。他看到玛丽亚穿着新娘的衣衫；他看到佛兰切斯科向她微笑；他尾随着那吵吵嚷嚷的、兴高采烈的婚礼队伍。玛丽亚美丽得光彩照人，佛兰切斯科则幸福得洋洋得意。而他呢……他却待在那里，弯曲着腰，朝着土地，那土地在春风吹拂下已经像个新娘似的装扮起来了。他待在那里，孤苦伶仃，真是一个被出卖、被遗忘的奴仆……

冷汗浸湿了他的后颈，太阳穴怦怦地撞击着，赶回镇上和前往

新婚夫妇家中的欲望终于像恶意的教唆战胜了他。

“我发烧了，我没法再干了。”他自言自语道，为的是给自己的软弱找个借口。他摸了摸自己的脉搏，又擦干了汗水，于是就动身了。但是到了努奥罗，他不仅没有躺下歇息，反倒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穿上一身节日盛装，径自向那倒霉的地方走去。有一种盲目的力量推动着他，他回到诺伊纳家，犹如一个杀人犯重返犯罪的地点。

来到大门口，他又犹豫了一阵子，接着又用他那惯常的轻蔑姿势摇了摇头，信步走进去。但是，到了天井的顶篷下，他却站住了。这时大约是一点钟。阳光洒遍了庭院，厨房里散发出强烈的炖肉和煮咖啡的香气。听得见人们的嬉笑声，叮当的碰杯声，婚礼宴会上的一片喧闹声。

彼特罗的一双火烧般的眼睛朝着阳台望过去。他该上楼去吗？该走进厨房，坐到他那侍候人的位子上去吗？往事猛烈地、令人心酸地涌上他的心头，霎时间，他又回到了过去，想起了初次幽会。他咬紧牙关，就好像是要压住愤怒而痛苦的一声喊叫。

有一个女人来到厨房门口，手里端着一个大白碟子，碟子在阳光下闪着光。

“哦，彼特罗！”她愉快地打招呼，“你好。来，上楼来。”

“人多吗？”他问，一边走进院子。

“不太多。来吧，尼古拉大叔见了你一定很高兴！”

他跟着那女人上了楼梯。

“快瞧谁来了！”那女人走进宴会房间说。大家都凝视他，他碰了一下帽子，然后走到尼古拉大叔身旁，一只手扶着尼古拉大叔的肩膀。

主人已经半醉了，欠了一下身，让彼特罗靠近他坐下，然后，把一个碟子放在他面前，跟他说了几句话。

彼特罗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觉得自己仿佛闯进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感到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地乱跳。但是，他渐渐地平静下来了。他看到自己面前的碟子，把它推开，然后环顾四周。

宾客总共有三十多个男男女女。他们围着摆设得相当豪华的餐桌坐着，桌上有五彩缤纷的碗碟，形状各异的酒杯，当然，这些器皿都是从几个朋友家借来的。

新婚夫妇正在用一个碟子吃饭，这是按照撒丁岛的婚嫁习俗，佛兰切斯科过分殷勤地给玛丽亚递酒送菜。

她这时已经换掉了新娘礼服，但是在绸缎上衣下面，仍然穿着那件华丽的绣花衬衫，一条印着玫瑰和风信子图案的深色头巾裹住了她的头。她真是美极了，佛兰切斯科如醉如痴，既是因为爱，也有一点儿是因为喝多了，仿佛他眼中没有别人，只有玛丽亚，宾客的闲聊和叫嚷，他都充耳不闻。他好像没有发觉彼特罗来了，甚至玛丽亚也没有眨一眨眼，她只是不住地微笑。

“她根本就没有看见我，为什么我要来呢？”彼特罗自忖道。

“喂，你还是那么白，简直像个娘儿们。”尼古拉大叔对他说

道，一边把碟子又放到他面前，“坐牢使得你变俊了！可你他妈的干吗不吃呢？”

“我已经吃过了。啊，我变俊了？那倒不错。这样，追我的女人一定会比以前更多……”

“啊，娘儿们！”尼古拉大叔叫道，“现在我让位，你光有女人就够了。”

玛丽亚把眼光迅速地朝周围扫了一下，她对着彼特罗笑逐颜开的脸盯了一会儿，接着就垂下眼帘，俯在自己的碟子上不再抬头。

“他不再把我放在心上了，他来就是要让我知道这一点的。好吧。”她心想。但是，她也不知为什么，竟然蹙起了眉头。

佛兰切斯科热得发烫的手放在她的手上，她抬起了头，嫣然一笑，于是他用胳膊搂住了她的腰……

这时，彼特罗的眼睛离不开他们俩了：啊，瞧啊，他在极度绝望的时候想像的，但又不愿正视的幻觉居然变成了现实！甚至在梦中他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如今却在他的眼前发生了。

那么，这是千真万确的了？他的一切都完了，一切，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而他不是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吗？有时候，他耳朵里似乎听到远处传来嗡嗡声，像是马匹的狂奔，一块血红色的帘幕从他的眼睛上垂落下来。

但是，只有萨碧娜注意到他，她发觉他以野兽般的目光射向新婚夫妇。萨碧娜面色苍白，几乎心碎，她掩盖不住她的焦虑和沮丧的心情。她曾经等着彼特罗，而且听说他来了，可如今，她却发现

他是因为万念俱灰而来的。

“完了，”她这样想道，“再也没有指望了。他一直爱着她，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瞧他是怎么看着她啊！他的眼睛像毒蛇，叫我害怕。”

“你怎么了，我的心肝？”一个小伙子问她，“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苍白？你看到什么了？”

她耸了耸肩。小伙子向四周扫了一眼，但是，他看到的只是一些微笑的、粉红色的面孔。

欢庆达到了高潮：大家都又说又笑，嘴唇亮晶晶地闪着油腻，眼睛射出光芒，手也高举起来了；语意双关的笑话和暧昧含蓄的话语从餐厅的这一端传到另一端；有的人甚至骂骂咧咧的。

有一个高大身材的牧羊人挺直腰板，站在新娘旁边。他面色如紫铜，有一半被阳光晒得晶莹发光，他有一头发红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他熟练地把一头肥嫩的烤乳猪切成小片，他用的是一把折叠刀，是从他的袋子里拿出来的，在他那瘦骨嶙峋的大手里，那刀简直像没影了似的。他用刀寻觅着每个关节，切断每条筋，在那乳猪的红色脆皮上咔嚓咔嚓地滑来滑去。乳猪被切完之后，他满不在乎地舔了舔手指，又用餐巾擦净了刀子，然后吁了一口气，得意地向自己的周围张望了一下。

有几位来宾为他喝彩鼓掌，新娘也转过身去望着他，并且用意大利语叫道：

“真不赖啊！真棒，伙计，要是国王光临这里，准会选你做他

的切肉师傅！”

大家不由得哄堂大笑，只除了萨碧娜（因为痛苦）、路易萨大婶（为了不失体面）和玛丽亚（因为心烦意乱）以外。的确，玛丽亚看到佛兰切斯科饮酒有些过量，已经开始恼火了。对这一点彼特罗肯定是含耻笑弱。

盛着切好的乳猪的大盘子围着餐桌转了一圈，佛兰切斯科在盘子里翻来翻去找了半天，最后挑出几块猪腰，切成小块，撒上盐，递给了玛丽亚。

她把佛兰切斯科递过来的叉子礼貌地推回去。

“我不想吃了，够了。”

但是，他还是把一小块猪腰塞进她的嘴里。她不得不把它吃掉，但也更加恼火了。

“行了，让我安静些！”

“玛丽亚，你生气了？”佛兰切斯科问道，他装出非常遗憾的样子，“玛丽亚！……”

“喂，你总不能为了这个就哭吧！倒不如……”她喃喃地说道，一边把他伸向酒杯的手挡住了，“为了我请别再喝了……”

“啊，你怕我会睡着吗？”他调皮地瞧着她说道，“好，不喝了，我不再喝了。今天不再喝，不再喝了！”

于是，他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上，既不想吃也不想喝了，不过，他已经喝得够量，他的眼睛半闭着，美酒和情欲把这双眼睛弄模糊了。

他蓦地站了起来，用意大利语说道：

“爱情万岁！”他先吻了一下坐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太太，接着又吻了玛丽亚。

大家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还大声鼓掌。

“这个佛兰切斯科多乐啊，简直乐疯了。”路易萨大婶跟她旁边的一个女人说道。

彼特罗一直盯着玛丽亚，而萨碧娜则一直盯着彼特罗。他们俩脸色都那么苍白而又阴沉，在这美酒佳肴甚至把面无血色的路易萨大婶也染得神采飞扬的餐厅里，他们俩宛如两个幽灵来参加筵席，为的就是给这里带来恶兆。但是，宾客们并没有理睬他们：彼特罗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萨碧娜又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穷用人，谁会把他们的难过放在心上呢？其他人的兴致越来越高，一盘盘盛馔川流不息地端了上来，围着餐桌传来传去，最后都不见了，因为没有人再想食用了。佛兰切斯科的一个女亲眷算了算端上来的菜，把两只手的手指来回数了两遍：不错，整整二十道菜，真不赖。

最后，上了咖啡和烈性酒。那些侍候用餐的女人这时都站在宾客的坐椅后面，也插起话来。这时，忽然有一个邻镇的年轻人站了起来，手里举着酒杯。大家都等着他祝酒，谁知那年轻人却高举酒杯，把左手食指尖和大拇指尖连在一起，打起节拍来。他开始朗诵一首诗，一位撒丁岛诗人写的《爱莲诺拉·达博雷亚的胜利》：

爱神射出他那金箭

第一次戳进我的胸膛……

“他真疯了。”玛丽亚说道，一边用餐巾遮住自己的脸，好不让别人看出她在笑，“他醉了。”

尼古拉大叔站起身来，向邻镇的年轻人做了个手势，于是，那年轻人就闭口不唱了。这时，新娘的父亲就双腿分开，跨坐在他的椅子上，用手杖敲打着桌子，开始作婚礼对诗。他请在座的诗人们应和他的诗句，然后向新婚夫妇祝酒，歌颂“新婚愉快”。

一个年轻诗人即兴赋诗作答，这个正是以现编诗词而远近闻名的。他开始赞颂新娘的美貌和新郎的品德，尼古拉大叔用一只手支撑着耳朵，仔细聆听，准备应对。

斜阳从敞开的房门射进来，深蓝色的天空中朵朵白云明晰可见，它们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犹如山坡上的一头头小羊羔，这情景给午后的时光增添了甜蜜的气氛，显得格外温柔而恬静。

渐渐地，宾客们对即兴赋诗感到厌烦了，相继站了起来，下楼到院子里去。餐桌旁只剩下那些对诗的：有两个老农民和一个小男孩，还有彼特罗和一个年轻的地主。

彼特罗和那年轻地主无心理会那些诗人，他们在低声谈话。

“是的，”彼特罗说，“我有一点本钱，不久我就要买几头牛，然后再倒卖出去。我还有一个同伙，一位相当有钱的地主，你有没有牛要脱手呢？”

那地主听说这个侍候过人的用人居然有“一点本钱”，并不奇

怪。彼特罗没有家眷要养活，他那年迈的姑妈，大家也认为是个有钱的女人，尽管她表面上看起来穷困。

“不错，我是有好几头牛和牛犊要卖。”那地主答道。

“看吧，”彼特罗说道，若有所思，“四月份，也许钱还凑不齐，不过总有办法。你那些牡牛现在哪里？”

“在牧场，你那个同伙叫什么？”

“乔安尼·安蒂耐，一个机灵小伙子。”

“见鬼，我认识他！可他现在正坐牢呢。”

“哦，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用棍子揍了税警，”彼特罗连忙说，“过几天他就出来了。”

“这一来，你姑妈就有棵摇钱树了。”那地主感叹道，“你准会发财，彼特罗。我祝你成功，因为你配。”

“谢谢，”彼特罗说，“不过，你该相信，我可没找到任何摇钱树。我做了十五年的用人，积攒了几个钱，不过如此。”

他是在撒谎，可他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自己感觉真的变得兴高采烈了。

“咱们也下去吧。”彼特罗建议道。

他来到阳台，看到宾客们正在院子里跳撒丁舞。有一个盛装的漂亮小姑娘坐在楼梯的台阶上拉着手风琴，望着围成一圈的跳舞的人，这些人手拉手，跳跳蹦蹦的。

但是，当彼特罗和年轻的地主下了楼，来到院子里的时候，那个拉手风琴的小姑娘竟放慢了节奏，仰起她那玫瑰色的下巴，而原

来她的下巴一直是倚着那手风琴的，这时，她叫道：

“喂，现在该谁拉了？我也想跳舞呢。”

“拉下去吧，帕丝卡，待一会儿你再跳。”跳舞的人都央求她。但是，她索性站起身来，把手风琴放在楼梯上，抓住了那个年轻地主的一只手，接着就跟他一起跑到围成一圈的跳舞人群当中，开始跳跳蹦蹦。

这时，萨碧娜抬起那哀怨的眼睛，看了看彼特罗。

“以前你会拉的，”她认真地对他说，“拉吧，彼特罗。”

她仿佛向彼特罗提出了一个非常凄伤的请求，但是，他根本没有回答。

“拉吧，彼特罗·贝努，你这么不高兴，是肚子痛吗？”那个邻镇来的醉醺醺的小伙子叫道。

“我不会拉。”他烦躁地答道。

“好了，让手风琴见鬼去吧！咱们唱歌算了。”一个跳舞的老人建议，他是个面色红润的漂亮男人，生就长长的黑胡须。

“至少你也该跳跳舞啊。”萨碧娜壮起胆子嘀咕道，一边抓住彼特罗的手。

他被拉进跳舞的圈子里，但是，他的手没有一点生气，萨碧娜觉得那简直是一只死人的手。

有三个小伙子一起站到院子中央，嘴里哼着撒丁舞的旋律。这是男高音的嗓门，声音粗犷，似乎来自远方，来自一片原始森林，林中的一头野兽苏醒了，并且唱起来。围成一圈的跳舞人群把三个

歌唱者团团围住，在那音调独特的人唱出的乐曲的刺激下，他们跳啊，蹦啊，有时又像蛇一样拖着逶迤的舞步。他们时而彼此挤得紧紧的，时而又相互散开。有几个年轻人不时还发出粗野的吼叫，既欢乐又有一点轻佻。那三个歌唱者继续唱着他们那怪里怪气的歌曲：

宾巴拉姆巴拉，姆巴伊，宾巴拉姆波伊。

但是，随着太阳在大门后逐渐西斜，阴影逐渐遮满庭院，宾客们变得心事重重了。他们又各自重新开始惦记起自家的事，仿佛已从一天婚礼的陶醉中苏醒过来。跳舞、歌声、音乐声慢慢地停了下来，许多人相继离去。佛兰切斯科把玛丽亚拉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两人坐在一起，佛兰切斯科拉住玛丽亚的手。跳舞动作和食后消化已经使新郎的醉意去了一半，如今他又变得彬彬有礼、温柔多情了，但还是像平常那样，既逢迎献媚，又有一点矫揉造作。

人们走来走去。那些年轻姑娘在玩着结亲交友的游戏，她们把一块头巾的四个角系上七次，又解开七次，然后互相握手，彼此称呼着“您”，同时又彼此以干爹干妈相称。在楼上的房间里，则依稀可以听到推杯换盏的叮当声，以及尼古拉大叔的朋友们的粗哑说笑声，但是在新婚夫妇躲藏的那个角落里，在楼梯的顶板下边，却有一种柔和的、几乎带些哀愁的平静。太阳已经落了，阴影笼罩了庭院，在那清澈透明的天空中，开始伸展出一条条玫瑰色的黄昏纱

幕。没有一丝风，没有一声鸟鸣，没有一片云，没有任何东西扰乱这个时刻既幽怨又甜蜜的和谐。而这时，新婚夫妇却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定。玛丽亚有些苍白，她的眼睛也似乎比平常更大了。

“你玩得痛快吗？”佛兰切斯科问，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敲着玛丽亚手上戴满的宝石戒指。

“要是今天我不玩个痛快，什么时候我才能玩得痛快呢？”她说道，略带嘲讽的口气。

佛兰切斯科用胳膊搂住她的腰，满怀炽热的情欲凝视着她的双眼。她怎么会这么美啊！她那略带娇懒、疲惫的神情，她那双茫然的眼睛，望着玫瑰色的天空。不，世上没有任何国王能像佛兰切斯科·罗萨纳现在这样幸福。他微微颤抖着，像是被微风吹拂的树。他凝视着新娘的嘴唇，感到一种特殊的喜悦，就像是一个干渴的人把自己的双唇靠近水花四溅的喷泉……

但是，她眼望着远方，她的眼睛闪耀着一种朦胧的光芒，宛如天色的反射，或许也是愁苦的梦的反射……

这时，彼特罗已经上了楼，到尼古拉大叔待的房间里去了，尼古拉大叔仍在一味地胡编诗句呢。

“世道变了。”一个面色红润，留着黑胡子的老农民说道，“以前，一唱就唱到半夜，或者唱到新婚夫妇入洞房，而且跳舞也跳得很多。如今，年轻人都未老先衰了，人也累了，不喜欢寻欢作乐了。喜事倒像是丧事。”

“我也看出了一件事。”那个切开烤猪的牧羊人说道，“过去，

一般都亲新娘的脸蛋，有些轻浮鬼甚至还亲新娘的嘴。如今，什么也不亲，好像害怕似的。谁也没有亲玛丽亚。”

“我可是真想亲她啊！”那个老农民拍着手叫道，“确实，送给她礼物的时候就该亲她。我已经送过她礼品了，可还是想亲亲她呢……”

“好吧，要是你亲她，我也亲。”那年轻的地主说道。

“佛兰切斯科·罗萨纳一定会打断你的肋骨。”

“乌龟！难道这不是世代相传的习俗吗？他母亲嫁人的时候，还不是让所有的宾客都亲了。”

“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彼特罗这时对那年轻的地主说。

“我也要送一个银币给新娘，我不喜欢给她一张十里拉的钞票。你能替我换一下，给我两块银盾[①]吗？”

“该怎样就怎样好了！”年轻的地主说道，“不过，很抱歉，我没有银盾。”

但是，彼特罗灵机一动，又把路易萨大婶拉到一边，问她能不能把十里拉换成银币。

“要是你乐意，换金币也行，我的孩子！”路易萨大婶说道，“你要什么，我就换给你什么。”

“好，那就给我半块马连哥金币[②]吧。”

---

① 一块银盾等于五里拉。

② 一块马连哥金币等于二十里拉。

路易萨大婶换了钱，彼特罗把那小小的金币攥在拳头里。

“走吧！”他接着对那年轻地主说道，“再见，尼古拉大叔。”

“怎么，你要走了，彼特罗？至少再喝些酒吧。”

“好吧，您把酒拿到这里来。”

他喝了一杯烈性的葡萄酒，然后走了，后面跟着他那个新朋友。在院子里，他停了一会儿，哈哈大笑了一阵。他感到一阵轻微的头晕，觉得拳头里的小金币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活蹦乱跳。

“再见，路易萨大婶。”他把头伸进厨房门叫道，“再见，萨碧娜美人……”

“再见。”萨碧娜答道，像疯子似的一直跑到门边。

但是，当她跑到那里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幕奇怪的情景。彼特罗和他的同伴走近了新婚夫妇。佛兰切斯科原来低低地弯着身子，依偎着玛丽亚，这时站了起来，满面笑容。年轻的地主说了几句话，弯下身去，吻了一下新娘的前额。

彼特罗立刻也效仿他的做法，不过，他不是吻玛丽亚的前额，而是吻她的面颊，几乎吻在嘴角上，然后，握住她的手，把那块金币塞给她。

萨碧娜激灵了一下，她觉得自己快要昏倒了。

两个年轻人穿过庭院，扬长而去。玛丽亚把彼特罗送给她的金币拿给佛兰切斯科看，他微微一笑，开玩笑地说道：

“啊，他们是做给我看的啊！不过，要是别人也想法模仿他们的话，那就糟了！”

“傻瓜。”萨碧娜心想，转过身去，背向新婚夫妇。

“彼特罗的亲吻是犹大的亲吻啊，你竟然还笑得出来！”

彼特罗在他的新朋友陪伴下整整闲逛了一个晚上。他们走到“外乡人”的酒店，漂亮的玛丽亚·佛兰西丝卡一味地给他们灌酒，并且用挑逗的眼光令他们神魂颠倒。

后来，那个托斯坎纳人走过来，坐到他们身旁。

“多好的婚礼啊！”他感叹道，“说实话，远近再也见不到这么盛大的婚礼了。”

“我们亲了那新娘。”年轻的地主说道，“不过，我一点滋味也没有尝到……”

“新娘却会尝到更多的滋味呢！”酒店老板的婆娘说道，她丈夫一直背向着她，这时，她那一闪一闪的黑眼睛带着一种磁石般的魅力吸住了彼特罗的眼睛。彼特罗沉默着，盯着她。

破天荒第一次，他发现这年轻女人居然很像玛丽亚，只不过那粗哑的声音不叫人喜欢。

在托斯坎纳人和年轻的地主说着佛兰切斯科的坏话，嘲笑他那矫揉造作的姿态的时候，彼特罗站了起来，走近柜台去付钱。

“你干什么？”那地主叫道。

“算了。”彼特罗答道，“你能给我换五里拉吗，玛丽亚·佛兰西丝卡？”

她打开钱柜，别有用意地说道：

“今天夜里，我男人要去奥利埃纳，我把所有零钱都放进他的

手提包里了。”

彼特罗弯下身去，俯在柜台上，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向她使了一个眼色。她数着零钱，点了一下头。

彼特罗和他的同伴在酒店里一直泡到很晚。后来，这位前用人遇到了其他的熟人，于是大家一起结伴到各个姑娘的家门前唱歌，这些姑娘或多或少都是他们所钟爱的。夜很甜，也很温和。彼特罗醉醺醺的，一直想着那对新婚夫妇。为了排遣愁思，他也唱了起来，不时还用那特异的叫喊来发泄自己的烦恼，而努奥罗人有时却愿意用这种叫喊来表达自己的欢快。但是，这时的叫喊像既悲痛又愤恨的狂吼。

他胡闹了整整一夜。

玛丽亚·佛兰西丝卡等了他很久。当他来到的时候，她张开手臂把醉醺醺的他搂在怀里，这时，她听到他像病人似的呻吟、抱怨。

十六

两个月过去了。

在诺伊纳家，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和以前的平静。收入增加了三倍，路易萨大婶大大地发福了，而且趾高气扬，连玛丽亚也长胖了，看起来很幸福。如今，她不再光着脚走路了，也不再照管微贱的家务活，她已经差不多变成了一位少奶奶。她有一个手脚灵巧和干活勤快的女仆，当需要给佛兰切斯科的用人们准备大麦面包的时候，别的女人也来到她家帮忙。在五屉柜的一个抽屉里，玛丽亚放着一个装满钞票的盒子和一个盛着硬币的小筐子，努奥罗地方上等人家的所有女人看到她每个星期日打扮得珠光宝气，去做中午弥撒，都艳羡不已。总而言之，她过去的一切梦想都已经变成了事实。

佛兰切斯科爱她越来越深，不仅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对她钟爱得无以复加，而且还以礼相待，甚至达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

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这对夫妻骑上那匹曾经把他们从戈纳

雷驮到努奥罗的白色骏马，去察看佛兰切斯科的橄榄园、葡萄园和羊圈。

他们甚至还决定在羊圈度过整个五月份，就像努奥罗地方某些新婚的牧羊人的习惯那样。

其实，佛兰切斯科并不是牧羊人，他是个财主，收入还可以，不过，由于牲畜和牧场是他的主要财产，他时常要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花在羊圈上，跟他雇用的牧羊人、牧羊狗、膘肥体壮的漂亮奶牛待在一起。这些奶牛认识他，而且好像对他有一种特殊的爱慕之情，他也爱这些奶牛，给它们起了一些颇有诗意的名字，他时常抚摸它们，察看它们有没有什么病痛。

这些奶牛一年到头自由自在地在佛兰切斯科的这片肥沃的牧场和橡树林中吃草，它们啜饮着一条小溪中的流水，在千年橡树林的林荫下歇息，夜晚，则回到周围扎上了篱笆的场院中。冬天，没有什么遮拦，在那漫长的下雪天，牧羊人总是用橡树的枝蔓和叶子来喂牲口。

听到要去羊圈度五月的建议，玛丽亚像个孩子一般兴奋得拍起手来，这尤其是因为她已经开始对那种贵妇人无所事事的生活感到厌烦了。

“我太幸福了，几乎有些害怕。”她一边给佛兰切斯科的衣领绣花，一边想，她绣花时的耐心和灵巧，简直比得上任何行家，“我什么也不缺。我父亲身体现在很好，我母亲也同样，他们两位和和睦睦，而且都疼爱佛兰切斯科，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一切都

那么称心如意。今年年成看来也不错，我们既有东西又有钱，我们用不着为争吵与不和而烦恼。大家都喜欢我们。而且那个倒霉鬼也不再露面了，他已经把我忘了，不再想念我了。感谢上帝。”

她坐在大门口的阴凉地方绣着花。路易萨大婶和女仆在厨房里干着活。佛兰切斯科在田地里，尼古拉大叔在酒店里。

诺伊纳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平静、安全，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堡垒，它俯瞰着周围贫穷的左邻右舍，那里的条条小路滋生着既鲜灵又高大的野草，那里的小小院落长满了蒲公英、天仙子、大戟草，瓜棚豆架比比皆是，呈现出一派贫贱、荒凉的诗一般的伤感景象。

“现在就缺一样东西了，”年轻的新妇想道，她抬起头来穿上了针线，“不过，那样东西很快也会来的！还早着呢，才两个月！会来的，会来的……”

她一想到自己很快就要做妈妈了，感到一阵喜悦。

“没有儿女，圣母玛利亚，生活、幸福和金钱又有什么用呢？”

啊，她虽然没有公开讲出来，可还是心照不宣地感到，她毕竟还是缺少了什么东西。一盒钞票、一筐硬币、华丽的衣衫、男女用人、和她同属一个等级的妇人们的艳羡，都不足以使她的生活充实起来。

那么，难道缺少的是丈夫的爱吗？

“你爱我吗，玛丽亚？”他往往在最炽烈地爱着她的时候这样问，“你高兴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幸福？”

“是的，是的。”她也往往这样答道。

“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她肯定地说，但是，她的眼睛模糊了。

有这样一个丈夫爱抚，即使一尊石像也会比她更受感动，但是，这个丈夫爱她，也只是希望她如此，贞洁而无知，眼睛上遮着一块忠贞的纱幕。

五月的一个早上，这对夫妻骑上马，直奔羊圈去了。

还是同一条路，同一个地方，正是他们几个月前到戈纳雷山去的时候经过的地方。但是，这时的田野在阳光照耀下郁郁葱葱，繁花似锦，在炎夏的灼热平原上伸展开来。微风吹拂着野生植物，掀动像海洋似的高耸的野草；银绿色的野生豆蔻，依然闪耀着晶莹露珠的朵朵长春花，也在微风中摇曳；阿魏草高举着白色透明的小伞；粉红色的野花像一件斗篷似的覆盖着草莽；野草莓和野玫瑰把温和、纯净的空气熏得香气袭人。

远山像一顶蓝宝石镶成的巨大王冠罩住了大地，那宝石比天空还蔚蓝得可爱。

马塞达，那头牡马，沿着牧场和橡树林的草丛中开出来的一条条小路安安静静地走着。虽然并没有蚊蝇滋扰，它还是把尾巴时而摇向这边，时而又摆向那边，每逢佛兰切斯科放松了辔头，它就嗅着草香。它仿佛也为这晴朗的天气感到欢欣，感到自由自在的空气令人喜悦。当它穿过几条小溪，嗅到溪边的水仙和薄荷散发出刺鼻

的香气的时候，它就张大鼻孔，全身抖动。有时候，几头奶牛在橡树林边缘露出它们长着黑白相间的皮毛的嘴，并且和善地发出哞哞的叫声，这匹牡马也用嘶嘶的长鸣来回答。

玛丽亚伏在佛兰切斯科的肩膀上，听任马儿的舒缓而有节奏的步子摇晃着她，她有一种几乎带哀伤意味的甜蜜之意。那太阳的温暖，那野草的芬芳，静谧的四周和蔚蓝的天空的无上魅力，都使她产生一种梦幻中的迷惘、陶醉的感觉。

在这遍生野玫瑰的旷野荒郊，她听到鸟儿唱着情歌，奶牛在哞哞低叫，几只五颜六色的苍蝇被阳光晒得懒洋洋的，被花蜜弄得醉醺醺的，也在嗡嗡地飞鸣。她看到白色的小蝴蝶飞来飞去，有白色透明的，有红绿相间的，也有黑紫交织的，它们像是从花丛中诞生，在空中发狂地相互纠缠，相互爱抚。她像饮了爱情的美酒，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欲，整个身心都瘫软了。但是，佛兰切斯科的热得发烫的手虽然紧紧地握着她，却并不能使埋在她心中的情欲的烈火蔓延开来，如果他转过身来吻她一下的话，她甚至会伤心得哭起来。

他们终于来到了羊圈。玛丽亚动了一下身子，从马背上灵巧地滑下来，她看了看自己的衬裙是不是被马的汗水弄脏了。

“我好像睡了一觉。”她说，一边走动几步，松一松双腿。

佛兰切斯科把一直横放在马鞍上的步枪挎到脖子上，吹了一声口哨，通知牧羊人，他们已经到了。

很快，羊圈的几条狗就蹦蹦跳跳地飞跑出来，一边还吠叫着。

整个牧场和橡树林，前不久还是静悄悄的，现在却响起了亲切友好的人声。小牡牛们哞哞地哼叫着，似乎猜中了主人的到来；邻近一些羊圈的狗也跟佛兰切斯科的那几条狗相互吠叫应和。牧羊人都跑出来了。

玛丽亚信步朝茅草房走去。

广阔的牧场和橡树林被篱笆搭成的墙团团围住，北面矗立着一些硕大的岩石，再过去一些，就是一条蜿蜒的小路，那小路被高大的荆棘和野生的橡树覆盖着，简直像一个山洞。

茅草房和牲口棚的墙是用干打垒的方式建成的，墙上长满枝蔓，它们坐落在牧场和橡树林中央，背倚一块巨石，四周是一片空地。

玛丽亚弯下身子走进茅草房，里面的情景她早就熟悉了。一块石头放在地上，用做炉灶，几张粗糙的木板凳，是牧羊人自己做的，这些就是这个史前时期住处的全部家具。

在枝蔓搭成的顶棚下面，支撑着一个十字板架，牧羊人的口粮都放在上面。在翘出来的树枝上，挂着木柄可以折叠的软木水壶，以及其他用来做干酪和炼乳的必要工具。还有几把劈木柴用的长斧，几根烤肉用的铁叉，用做勺子的羊爪，这些都是这个住处的生活用品，正是在这个住处，这对新婚夫妇准备度完他们的蜜月。

玛丽亚巡视了一番，又翻弄了每个角落，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坐到一张板凳上，直到那个牧羊的用人到来，她对这个用人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这是一个块头很大的粗鲁的年轻汉子，他的名字很生硬，叫做齐祖·科罗卡，他的小名也不大令人放心，叫什么图鲁利亚[①]，他那相貌就像原始人，一双蔚蓝色但充满血丝的大眼睛，一张阿拉伯式的黝黑的脸，即像熊又像鹰，加上那件翻毛皮上衣，他那未开化的野人形象就全部显示出来了。

尽管形象欠佳，齐祖·科罗卡的举止却是彬彬有礼的，声音也柔和，有点像女人。

“您二位让我来做吧。”他说，因为这时玛丽亚和佛兰切斯科正忙着搭睡铺，“我会给您二位搭一张床，比您二位的婚床还漂亮。我可以睡在外面，睡在篱笆底下，要不然，我可以再搭一间草房。在这里吧，在这个旮旯儿，咱们可以用蕨草搭一个漂亮的睡铺，上面再放床垫、枕头、被子，这些东西都会从努奥罗取来的。”

他果真朝小溪走去了，因为小溪两岸长着那种锯齿形扇状叶子的蕨草。他割了一捆，在拿进草房之前，先放在太阳底下晒，叫阳光的热气把露水吸干。

近中午时分，那仆人赶着大车来了，车上载满了什物：床垫、枕头、被子、口粮。

玛丽亚把所有东西安置好，随后，这对夫妻就去看奶牛，去参观整个牧场和橡树林。这时，太阳已经像火烧似的，把它的热流冲泻到草原上。高大的橡树棵棵闪耀着璀璨的光芒。遍生木樨和毛茛

---

① 即“凶鹫”。

的草场仿佛被喷洒了一层黄金。每件东西都在这中午的明澈而宁静的灿烂光辉中闪闪发光。小蚂蚱在花朵缤纷的荆棘丛中跳来跳去，跟花色争奇斗艳的蝴蝶，跟草色融为一体的昆虫，使这庄严肃穆的树林变得活跃起来。岩石和铺满绿茸茸的青苔的屏障背后是一片蔚蓝，那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它宛如辽阔的大海，充满梦幻的大海。

佛兰切斯科·罗萨纳对大自然有一种本能的好感。他经常用他那有些做作的表现方式，一边用胳臂搂住她的腰，一边又爱抚地凝视着她的眼睛，对他年轻的妻子说道：

“有一次，我看过一本带彩色插图的《圣经》，里面有一幅是人间天堂，高耸入云的树，繁花似锦的田野，就像这片牧场和橡树林。亚当和夏娃在草地上走着。瞧，我觉得，咱们也像待在人间天堂里一样。我独身的时候，曾有多少次渴望跟你一起到这里来啊。噢，你瞧，我如今觉得简直像在做梦……”

他把她紧紧地搂过来，贴紧自己的身子，好像怕她消失似的。她随他怎么做，心平气和，微含笑意，像一个女神。她又漫步四周，脚踩着一朵朵鲜花和一只只昆虫，采摘轻拂手边的野玫瑰。

长着黑斑的白色小母牛，有着幻想似的湿润大眼睛的红色公牛，生就一张玫瑰色小嘴、一对新芽初露的犄角的奶油咖啡色小牛犊，都在缓缓地转动着头部，摇摆着尾巴，像是向它们的年轻主人致意。

玛丽亚对这种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感到惬意，她甚至希望这个五月能永远延续下去。

她日出即起，这时，橡树的顶端还在微风中抖颤，淡淡的天色把树梢染成一片银白。她和佛兰切斯科一起去看挤牛奶、做干酪，帮助牧人把牛奶倒进奶桶，准备停当。一头头奶牛从牛棚里走出来，站在牧人身旁，而这时，佛兰切斯科就一个个地叫唤它们的名字。牛奶像落雨似的溅进铜锅或木桶里，冒着热气。

小牛犊也透过篱笆好奇地向这边张望，睁着大眼睛。在这片林中空地的尽头长着亭亭玉立的燕麦、打着阳伞似的阿魏草和闪耀着黄金般眼睛的毛茛草，它们都被露水浸得湿漉漉的，也在激动地、颤巍巍地注视着这项既简单而又神圣、庄严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玛丽亚重又来到炉火旁边，先把干酪充分发酵，放在火上烘烤，再把它揉成梨形的圆块。她在做这种活的时候，动作是很优美的。她把袖子一直卷到臂肘，头顶扎上头巾的双角，这样，她那两只珊瑚耳坠就露出来了，她在燃烧的炉火上弯着身子，灵巧地搅动着铜锅里的奶酪。等那块奶酪完全搅成一块有弹性的发黄的面团的时候，她就把它取出，放到一个汤盆里去，用两只湿手把它弄得光溜溜的，揉成一大块梨形的东西，然后扔到凉水里浸泡。接着，她又立刻开始做另一块干酪。

佛兰切斯科和牧人把这块制成的奶酪团捏成一个个漂亮的小玩意儿，什么鸟儿啊，小奶牛啊，野猪啊，梅花鹿啊，甚至还捏出一些辫穗和小人（这些小人活像泥偶），以及鞍辔俱全的小马和马上的骑士。

这些可以食用的小玩意随后都由路易萨大婶送给亲友的孩

子们。

玛丽亚准备饭菜，牧人往往能跟主人一起参加这种家宴。他们经常是在一棵橡树底下露天进餐，饭后，这对夫妻就到牧场和橡树林游逛，参观一下邻近的羊圈，有时候甚至去圣神小教堂，那座教堂孤零零的，是个黑色建筑，仿佛绿色的寂静田野中的一块巨石。

如果玛丽亚和佛兰切斯科不远离他们的羊圈，他们就在林中进午餐。有时候，他们甚至在微风吹拂、被阳光喷洒上一层黄金的橡树林下睡着了，身下是稻草和雏菊铺成的卧榻，面前是蔚蓝的、闪着晶莹光辉的山谷，身临此境，就会幻想自己是在眺望遥远的汪洋大海。

醒来后，玛丽亚就准备咖啡，然后坐到草房前面，在岩石的阴影下面缝补衣裳。这时，佛兰切斯科就阅读一份过期的《新撒丁》报纸，或是撒丁诗人多雷·迪波萨达写的诗集《爱莲诺拉·达博雷亚的胜利》。

这种远离尘世的生活是那么甜美、深沉，小狗们也昏昏欲睡，在草场上，在林中空地的深处，小牛犊互相追逐着，嬉戏着。偶尔听到几声口哨，听到远方传来的人声，橡树的阴影在草地上缓缓拉长，夕阳无限柔情地慢慢西下。

近黄昏时，玛丽亚准备晚餐。倘若晚间不太凉，这对夫妇就到这里、那里再闲逛一会儿。几只萤火虫一动不动地歇在草丛上，一闪一闪地发光，犹如神秘莫测的夜之花，又仿佛是仍然呈现紫堇色的夜空中头几颗颤抖的星辰的绿色微光的反射。一切都那么悄然无

声，散发着馨香；橡树顶端的叶片靠近星辰，也在微微发抖；身着野外衣衫的牧人蹲在牛棚前面背诵着玫瑰经。接着，这对夫妇又蜷曲在他们用蕨草铺成的卧床上，温馨的夜张开它那布幕似的翅膀，覆盖住进入梦乡的大自然。

日子就这样度过。

牧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最年轻的，一个一脸病容、沉默寡言的小伙子，他每天晚上把奶牛挤出的奶送到努奥罗去，次日过了晌午，再把路易萨大婶捎给这对夫妻的食品带来。每天，尼古拉大叔都叫人捎话，他很快就会来的，但他始终没有来。

这对夫妻在春天度过的这段田园生活，没有受到任何打扰，只是邻近的几个牧人有时来拜访他们，还有几个努奥罗地方的过路人在他们的羊圈里歇一歇脚。不过，图鲁利亚，那个上了年纪的牧人，却常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跟佛兰切斯科争吵。他对玛丽亚倒是挺温存和殷勤的，时常向玛丽亚抱怨他的男主人是个书呆子，待人苛刻。夜里，他卧在树枝搭成的顶棚下面，距离茅草房不远，像条狗似的警戒着。

一天晚上，佛兰切斯科赶牛回来，发现少了一头牛。像平常一样，主仆之间争论了一下，然后双方都各自去找牛。玛丽亚是第一次独自留在羊圈，不过，佛兰切斯科答应她很快就会回来。为了消磨时间，她信步一直走到俯瞰着羊肠小道的那片岩石丛中。

月亮已经高照着草场和橡树林，西边的天际仍留着一抹烈火般

的红色。

玛丽亚倚着一块岩石，望着脚下那条竖着篱笆的小路，更远一些，是小路的拐角处，它一直穿过草场和橡树林的边际。

忽然，她似乎听到小路的尽头有男人的脚步声。她以为是佛兰切斯科，于是往前走了好几步，但是没有看到人影，脚步声停止了。

“佛兰齐斯库？”她唤道。

没有人回答。于是，玛丽亚抬起眼睛，重又朝邻近的草场和橡树林方向望去，她看到一个高身材、瘦削的男人匆匆地穿过这块岩石旁显露出来的一段小径。她认为自己已经认出这个人来了，而这时即使在她面前出现一个鬼魂，也不会使她感到更大的恐惧。

她本能地躲在这块岩石后面，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她浑身发冷，心惊肉跳，千万种混乱的思绪穿过她的脑海。彼特罗到这地方来干什么？她觉得自己已经把他认得一清二楚了。不错，是他，那高身材，那瘦削的身影，还有那黄皮上衣，努奥罗地方没有别的人会有彼特罗·贝努那样傲慢的举止。即使是在月光下，在远远的地方，她也能把他清楚地认出来。

过了一会儿，她抖动一下身子，又张望了一下，听了听。什么声响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月夜的无限安宁在这片荒凉的草场和橡树林地带蔓延开来：草丛的阴影中有青绿色的萤火虫在闪光，蟋蟀也在乱草中吹奏着无休止的奏鸣曲。

“不，我没有看错。”玛丽亚寻思着，回到了茅草房。

一种模糊的忐忑心情冲击着她，她点上灯，准备做晚餐，但

是，每一个细小的声响都叫她感到惊慌。

佛兰切斯科没有多久就回来了。

“连牛的影子也没有，”他愤愤地说，“你瞧吧，找不回了。啊，咱们碰上图鲁利亚真倒霉，他简直就是吃人的老雕。”

“他有什么过错吗？”

“有什么过错？我早跟他讲过，这地方有些家伙在活动。”

玛丽亚不敢说她觉得自己看到了彼特罗。

佛兰切斯科说道：

“最近，邻近的牧人也被偷走了公牛和母牛。准是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团伙：盗贼和恶棍，他们跟几个管放牧的仆人串通一气，当然，也跟这个倒霉的老雕串通起来了……”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

“过了这些天再说，等咱们回到镇上，你就看着吧。”

但是，夜深的时候，那仆人却牵着那头母牛回来了，那牛一瘸一拐的，据仆人说，他是在一条大沟里找到的。

又过了几天。这对夫妇在安宁的羊圈里已经度过了三周蜜月，尼古拉大叔来住了一天，看望他们，另外有一天，来的是佛兰切斯科的亲属。

天气一直晴朗，天空一直清澈而明亮，不过，这种天色在撒丁岛有时却会变得无情而不幸，因为草地已经开始变黄，溪流的水也越来越少。

一天，萨碧娜也骑在那个年轻仆人的马背上来看望这对夫妻。

“我告诉你，有人向我求婚了。”她对玛丽亚说，她马上看出，少妇的眼睛里浮上了一片阴影，于是赶紧解释说，“不错，你认识他，是个农民，朱塞佩·佩拉，他长得不好看，但是人好，还有一点田地。他兄弟在这附近也有一个羊圈。”

“那么，祝你幸福。”

“别这么快祝福，我还没有爱上他呢。”萨碧娜说道。她走到草丛中去寻找野花，并且啜吸着花蜜。

中午时分，萨碧娜躺在草地上，在静谧而又散发着香气的树林中，听到那对年轻夫妇在一棵树下嬉笑着，亲吻着。

她想起了玛丽亚和彼特罗的亲吻，就在那边，在那成熟了的麦地里，在那高原的寂静之中，她不由得颤抖起来。

她用牙齿咬断了一根麦秸，想起了彼特罗。她一直爱着他，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他，既然玛丽亚现在已经把自己的亲吻给了旁人，为什么彼特罗不回到她的身边来呢?

十七

次日，草场和橡树林又少了两头奶牛。

佛兰切斯科没有发火，但是，他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斜着眼睛看了看那个仆人。

“咱们走！”他对仆人说道，“这一回，奶牛也准是掉到沟里了！你走那边，我走这边。玛丽亚，”他又对妻子说道，“我要一直走到佩拉家的羊圈去，问一问他们是不是看到了奶牛，我马上就回来。”

主仆二人径自去了。玛丽亚做好了晚餐，然后走出茅草房，等待着。她为丢牛的事儿感到不安，但是，她希望一切都像上次那样顺当，也希望佛兰切斯科不要撇下她独自一人超过半个钟头。

她坐在茅草房前，张望着眼前林中空地的另一边，朝着树林那个方向，佛兰切斯科应当从那个方向回来。

她思索道：

“再过两三天，我们就回努奥罗去了。现在正是时候，天气开

始热起来了，收割也开始了。是干活和好好料理家务的时候了。我妈妈一定很累了，是的，该回去了。”

模糊的回忆，过眼云烟似的人影，掠过她的脑际。是的，自从上次收割以后，又过了一年……这一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人怎么老得这样快！不错，去年她还冒冒失失、任性，就像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可如今，她一想起过去干的傻事就感到羞愧。她羞愧，但并不后悔。不管怎么样，谁没有年轻过呢？谁没有试过打开这本神秘的梦幻书籍呢？

“没有犯过罪的人总是会失足的。”玛丽亚心想，她这次也把菲洛泰亚带到羊圈来了，“不管怎样，我现在是个忠实的妻子，我规规矩矩，跟个老太太一样，你还要求我怎么样呢？”

但是，她这样想着，眼睛却仍然朝自己前面张望。她忘记了丢失的奶牛，也忘记了佛兰切斯科的疑虑，忘记了他走后已经过了半个钟头。

夜晚降临了，柔和的、深沉的夜晚，一个几乎像是夏季的夜晚。天空已经丧失了春季的那种明澈的颜色，它覆盖着纹丝不动的橡树林，显得有些浓重、发灰，它仿佛是用天鹅绒裁成的一大块天幕，这里和那里，冒出初升的繁星。

那凄凉的寂静，那最后的一线光芒，俯瞰茅草房的那块岩石的灰色顶端依然被这线光芒照亮，这一切开始使玛丽亚感到心神不定。远方已经昏暗下来，树林在灰色的天空下变得越来越黑，而佛兰切斯科仍然没有回来。玛丽亚心中那种甜美而模糊的思绪逐渐消

失了，一种忧愁、恐惧——几乎像孩子般的恐惧——油然而生。

为什么佛兰切斯科还没有回来？他答应过的，是谁把他留住了？

“我独自一人在这里，他是知道的，要是他不回来，那就是说，有什么事不让他回来。”

她站起身来，穿过林中空地，眼睛注视着远方。一个人也没有。羊圈的大狗在吠叫，她带来的小狗也在狂吠，但声音清脆，像是人声，顿时狗吠声打破了燥热的夜晚的深沉寂静。玛丽亚感到更加忧伤了。

“佛兰切斯科？佛兰切斯科？”

她的声音那么微弱，消失在空旷的林中空地里。她从草丛中走过去，又停下来，四下张望。她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感到黄昏是那么神秘，四周的阴影是那么吓人。在那边，在已经变成一片漆黑的树林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些岩石上边神秘地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小石块，仍被黄昏的余晖微微照亮。这些小石块在看什么呢？为什么那些变成暗黑色的花草在她经过的时候窃窃私语呢？

“我山上的圣母啊，我山上的圣母啊，发生了什么事啊？”

她走着，走着，跨过小溪，穿过树林。橡树林下，阴影变得更浓了，漆黑一团，勉强能摸索前进。她感到一种异样的惊骇，她似乎看到，她所经过的地方，一块块布幕正刷刷地撕裂开来，那一声声似有若无的夜鸟的呻吟，她也觉得像是从沉睡的橡树下面发出的微弱人声。

就这样，她来到了草场和橡树林的边缘地带。她跳过围墙，穿过另一片草地。她感到更加慌乱了，她的心也在猛烈地怦怦跳动。

“佛兰切斯科？佛兰切斯科？”

一片死寂。远处有红光一点在闪耀，她朝着这个红点走去，不时停下步来，她仿佛听到人的喊声和脚步声。一条狗在吠叫，另一条狗则在远处应和。

“佛兰切斯科准是已经回到羊圈了，我们没能相遇，我真不该走动啊。”

但是，她既然已经出来了，就继续朝着安东尼·佩拉的羊圈走去。

“安东尼，安东尼！”她叫喊起来。

红点一下子灭了，有一个黑影跑过草地。

“是谁？”

“是我，安东尼·佩拉。”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叫道。

“玛丽亚！发生了什么事？”

“啊，安东尼，可把我吓死了！佛兰切斯科没有到你的羊圈来吗？他到哪里去了呢？我吓坏了。”

“他来过，差不多半个钟头以前，但马上他又走了，说要围着草场和橡树林转一转，然后就马上回到你那里去。现在大概已经到羊圈了。走吧，我陪你回去。”

他们往回走，但是，尽管牧人说了这些话，玛丽亚还是感到自己浑身上下紧张得发抖。

“别害怕，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了偷牛贼的痕迹，正因为这个，才耽搁了。”

“这么黑，他们又怎么能看到痕迹呢？”

茅草房里，一个人也没有。狗在拼命地狂吠，从这吠叫声中，玛丽亚已经感到了某种悲惨和不祥的兆头。

“怎么办？怎么办？咱们走，咱们去找吧。”她绝望地说，“准是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了。”

“不会吧，玛丽亚，你怎么有这个念头？也许佛兰切斯科已经回来了，现在又去找你了。”

于是，玛丽亚又回到了林中空地，叫喊起来：

“佛兰切斯科？佛兰切斯科？”

回答她的只是几声狗吠。

牧人在茅草房里燃起一堆火，然后走出来，说道：

“要是你不怕自己待一会儿，我就去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去吧，去吧。看在你祖先分上，去吧！”

牧人大步地走远了。玛丽亚仍然坐在茅草房前用草秆编成的小凳上，继续等候。

十八

安东尼回来之前，又过了一些时候。只要草场和橡树林稍有一点声响，玛丽亚就竖起耳朵，而随着时间流逝，她的忧愁和不安也就越来越严重。

火光把茅草房出口外面照成了半圆形的一片红。在黑暗的树林上空，闪耀着点点繁星。

狗已经安静下来，只有一条狗还在远处吠叫。

牧人终于回来了。

“想必正像我说过的，他们一定是找到了线索，去追赶盗贼了。”他说，不过，他的声音却是犹豫不定的。

“不，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我已经感觉到了。”玛丽亚呻吟道，她站起来，绝望地扭着双手。

牧人设法安慰她，但是，她根本听不到他说些什么。她有一种焦虑的印象，她觉得自己已经失明了，或者说，她觉得黑夜永远也不会天明，该向谁求救呢？石头、野草、树木都不会动弹，对那个

把佛兰切斯科抓在手里的魔鬼，人们也无能为力。

“佛兰切斯科？佛兰切斯科？”

他没有回答，没有任何人回答。

“要是他没有答应我回来就好了！不过，他确实答应了啊！再说，难道一头牛比我更叫他惦记吗？他明明知道我是一个人待在这里，而且又是在夜里……”

牧人觉得她说得有理，但还是安慰她道：

“还不算晚，看看星辰就知道了，大概是十点钟。为什么你这么丧气呢？你又不是个孩子。”

“走吧，咱们再去找找，我也去。”

他们又朝着安东尼的羊圈走回去，玛丽亚摇摇晃晃地走着，牧人不得不扶着她。在茅草房，他们碰上了一个年老的牧人，那人劝玛丽亚休息一下，叫她放心。

“你瞧吧，”他说，“过一会儿，佛兰切斯科一定会回来。你干吗害怕呢？当然，他撇下你一个人是不对，但是，谁知道呢，你一心要把盗贼抓住，或是要抓住盗贼这种念头，使得他把自己的责任也忘掉了。为了惩罚他，你就待在这里好了，这样，他回到你们的羊圈，找不到你，准会感到不安。你就躺在这里，躺在这麻袋上。安东尼再到四周去转一转，我看守着。别害怕，谁能伤害佛兰切斯科·罗萨纳呢？”

玛丽亚坐在麻袋上，她的脸色像是涂了一层蜡。

谁能伤害佛兰切斯科·罗萨纳呢？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今天，”那牧人在安东尼又走远以后说，“今天，我听见佛兰切斯科跟那仆人争论。怎么，他们俩不对劲吗？”

“是的，我怕的正是图鲁利亚。佛兰切斯科说过，这丑八怪关系复杂，很可能他跟偷牛贼串通一气。我这是私下跟您说心里话……”

“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不过，别的牧人也听到了佛兰切斯科跟图鲁利亚争吵。”

玛丽亚不做声了，她闭上了眼睛。

牧人以为她睡着了，就走了出去。其实，她并没有睡着，她心里的绝望情绪越来越重，简直把她完全俘虏了，淹没了，就像是不断高涨的江水。

“佛兰切斯科死了，是彼特罗把他杀死的……我只能一声不吭……”

这个想法纠缠着她，然而，她又希望自己是弄错了，于是，她等待着，等待着……有时候，她似乎听见佛兰切斯科走近的轻微脚步声。她睁开眼睛看了看，但是，在那发黄的火光下，只显出牧人的黑影，他正坐在茅草房的出口看守着呢。

“安德里亚大叔，没有看见什么人吗？”

“还没有。放心，你睡吧，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回来的。”

她又闭上了眼睛，这时，大滴大滴的热泪在她的脸上滚下来，浸湿了她那颤抖的双唇。

“放心，睡吧。”简直是在嘲弄！

是的，佛兰切斯科一定已经死了，但也许只是受了伤，也许在呼救。她待在那里，一动不动，紧咬着牙根，手指交叉在颤动的手掌里……为什么她不动弹呢？为什么她不呼叫呢？……啊，她觉得，悔恨之情已经使她完全瘫痪了。

“佛兰切斯科死了，这是我的罪过……”她想。

她又睁开了一双泪眼。

“安德里亚大叔，没有看见什么人吗？咱们得走动一下，走吧。要是再待下去，我就要死了……我要到镇上去，通知我父亲……”

“怎么，你疯了？你要到哪里去？……现在，他们就会回来的，你瞧着吧。放心，他们准会回来！”

啊，要是这样就好了，要是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噩梦就好了！

如今是万籁无声，东方已渐渐发白了；树林微微颤抖着，在等待月亮东升；星星显得更大更亮了；黑夜继续蔓延开来，对迷失在沉寂大地上的生物的痛苦毫无知觉。

玛丽亚哭了，她想：

“要是佛兰切斯科真像我担心的那样死了，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必须一声不吭，为了我的名誉，也为了他的名誉。我不应当张口，这会是对我的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的上帝，会发生什么事呢？啊，我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太幸福了！”

她想起她的爱情遭遇的所有细节，想起彼特罗给她的所有亲吻，想起那年轻仆人许下的诺言：“我绝不会伤害你。”

“不会伤害我，这倒是的，可是会伤害他，伤害佛兰切斯科啊……啊，决定把彼特罗收留在我们家那一天，是多么倒霉的一天啊！……不过，要是我弄错了呢？也许安德里亚大叔说得对：并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凌晨，佛兰切斯科就会回来，他要是发现我不在羊圈，会怎么说呢？……”

疲倦征服了她，瞌睡像是一条柔软而温暖的鸭绒被盖到她身上。

“我必须走。”她想，但是，她已经动弹不得了。

再说，她又能到哪里去呢？月亮还没有露头，安东尼还没有回来，老牧人在茅草房和草场的围墙之间走过去又走过来。

“安德里亚大叔，安德里亚大叔，谁都没有来，多么痛苦的夜啊！”玛丽亚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这时，茅草房的出口露出了牧人的身影，“我想走动一下，找找看，到努奥罗去……”

“你睡觉吧，我的闺女！要是没有人来，那是个好兆头。也就是说，大家都在追踪盗牛贼呢。”

“咱们回咱们的羊圈吧。”她建议道。

“至少得等月亮出来啊。”

她又垂下头去，打起盹来。

她觉得似乎只睡了一会儿，但是一抖身子，看到月亮已经高高挂在天上。她打了个寒噤，猛地一跳，站了起来。

“安德里亚大叔！安德里亚大叔……”

没有人回答。那么，他们撇下了她一个人，他们不管她了！她

感到自己像一个迷途的少女，想大叫，但只是抖动了一下身子，走出茅草房，环顾四周，向前走去。

这一夜正是下弦月，月亮用它那淡黄色的微光，凄惨地照着草场和橡树林。

“要是安德里亚大叔也去远了，那准是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了。”她思索道。

突然，她感到一股莫大的勇气推动着她，她加快了步伐，跨过围墙，走进树林，沿着小路走去。月亮透过橡树的枝蔓，把淡黄色的光洒在小路上，像是一块刺绣，但是那月光显得那么模糊、那么惨淡。

玛丽亚被她的痛苦和由绝望中产生的勇气推动着，在树林里，在即将逝去的黑夜中行走，宛如传奇中的人物。种种最悲惨的事情，渐渐西斜的月色，神秘莫测的阴影、恐惧、预感、悔恨、不幸、罪恶，这一切都把她重重包围起来。但是，她仍凭着她那不自觉的毅力在所有这些事物的包围中左冲右闯，这毅力也显示了她的个性，指引着她度过这一生，正像指引她穿过这一片黑暗的树林一样。

她不再哭了。她只想弄清楚，只想使自己相信，她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弄不清事实真相。

她来到了茅草房，停了一会儿，谛听着。

林中空地没有一点声响；月光下，那灰绿色的草地也没有一点声响；树林和整个草场以及橡树林，也同样寂静无声；月亮升高

了，升高了，东方显出鱼肚白。

玛丽亚向草场和橡树林的另一端走去，那是北边，有一个栅栏门。她仿佛听到远处有断断续续的人声。她穿过溪流的河床，那里，在惨淡的月光下，一条黄色的细水流泻着，她又停下步来听了听，眼睛凝视着东方，像是在企盼天明。

地平线的淡白色变得越来越明亮了，一颗晨星在颤抖，宛如落在远山上空的一滴银色的泪珠。微风终于把四周景物的哀愁而又恬静的气氛吹散了，青草和树叶苏醒过来，一只云雀在远处，在一块块岩石上啼鸣，它那清脆的啼鸣仿佛在为晨星的抖动伴奏。

玛丽亚又开始进行她的愁苦的奔波。她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浸透了露水，焦急和疲惫使她全身发凉，但是，意志在支撑着她，推动着她。

她又听到远处有人声，小狗们又开始吠叫起来，草场和橡树林苏醒了。

她来到栅栏的时候，听到那嘈杂的人声更加清晰了，但是仍然在远处。她觉得，人声是从两旁竖着篱笆的小路那边传来的。

于是，她奔跑起来，穿过小路，来到转弯处，来到那片有许多岩石的地方，那一天，正是在这个地方，她感到自己发现了彼特罗·贝努的身影。

有三个男人站立在石块和青草中间。他们听到玛丽亚的脚步声，都转过身来，惊奇而又痛苦地叫起来，接着，就联合起来，设法阻止玛丽亚再向前去。但是，她已经看见了……

她没有叫，没有说话，只是推开一个拉住她胳臂的男人，向前走去，跪倒在地上。

佛兰切斯科·罗萨纳正在那里，倒在被践踏的乱草丛中，脸几乎完全被一丛长春花遮住了。只能看到他的两只耳朵，他的后颈，一头乱发，一张死白死白的脸。一大摊发黑的血迹弄脏了他的衣服，溅在石块和青草上，他的右手，手掌朝上，也满是血。

牧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没有移动尸体，等待市政当局到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已经去报告了。

晨曦的淡银色微光透过橡树林和荆棘丛射下来；在篱笆上，蜘蛛吐出的游丝啜着滴滴露珠，晶莹明亮，仿佛一串串珍珠；云雀继续在唱它的歌儿；岩石上方，月亮像一支殡葬的蜡烛，守护着这个尸身。

十九

次日，早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有二十来个妇女在诺伊纳家的厨房里团团围坐，她们哭哭啼啼，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等待神甫来把佛兰切斯科的遗体送走。不幸的遭遇和丧失亲人的痛苦，像雷霆一般击中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在这个本来十分平静而有秩序的环境中，一切事物都仿佛因此而变得惊慌失措了。每个房间都乱成一团：帐幔被拆掉了，镜子蒙上了布，窗户的挡板也都关上了，地板上满是灰尘。在新婚夫妇的房间里，在用黑丝绒衬里、勾着金线的棺材周围，点着八支长蜡烛。隔壁房间里原来举行过婚礼盛宴，这时则由尼古拉大叔接待亲友的吊唁，他面如土色，两只眼睛深深地凹了下去。这房间关闭着，它那淡黄色的光线使那些原来趾高气扬的男人的棕色面孔变得更加悲凄，他们哭丧着脸，心事重重，掩盖不住心中的痛楚。

大家都热爱佛兰切斯科，对大家来说，佛兰切斯科的死就像是一场噩梦。有的人默默地哭泣着，设法掩饰流下的眼泪，因为在一

个勇敢的男人眼睛里，是不该有眼泪的。谁也不敢大声讲话，聚集在厨房里的妇女们的哭叫声和抽泣声，听起来是那么微弱，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外面，阳春五月的阳光灿烂，它那喜气洋洋的光辉普照着这所哀气冲天的住宅，大家在里面受着痛苦的煎熬，犹如尝受铁窗之苦一样。

厨房里呈现出举行旧式葬礼的场面，由于这时房间陷于半明半暗的光线之中，这场面也就显得更具特色了。灶火已经熄灭，窗户也关上了，只是从房门射进一线光芒，一道细微的阳光从那扇小窗户的缝隙中执拗地钻进来，在空中划出一道灰尘飞舞的光束，最后落到对面的墙壁上，变成一只金黄色的眼睛。

在厨房的深处，在最暗的角落里，坐着那个一身黑色丧服的年轻寡妇，这身衣服是从一位邻居那里借来的。她的脸色苍白至极，两眼哭得肿肿的，她像是老了二十岁，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感到痛苦，而肉体上的痛苦更甚于精神上的痛苦，这痛苦使她变得痴呆了。路易萨大婶和死者的最亲近亲戚围着她，其他妇女则盘膝坐在地上，所有这些妇女都穿着厚厚的长袍，黑黄两色的包头丧巾把她们的脸庞半掩着。

房门不时地打开。强烈的晨光倾泻到厨房里，照亮了哭哭啼啼的妇女们，其中有几个人用哀怨的眼神注视着外面，她们几乎感到奇怪：太阳仍然光辉灿烂，天色仍然清澈透明。又有几位亲戚走了进来，他们立刻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于是，一切又恢复了原状，而且比原来更加凄惨，更加灰暗。

新来的人踮着脚尖，穿过厨房，朝寡妇弯下身来，几乎用一种命令式的语气对她说道：

“算了！你忍耐点儿吧！世道就是这样，只有上帝才是咱们一生的主宰。忍耐点儿，玛丽亚！”

“上帝可以忍耐，人可忍耐不了！啊！他们把我的丈夫像一头羔羊似的杀害了！”玛丽亚答道。她哭泣着，又把不幸事情的发生经过跟新来的女人从头讲了一遍，就像她已经跟别的女人讲过的那样。

如今，所有妇女都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寡妇一直用同样的话语讲述着，仿佛在讲述一堂令人毛骨悚然的功课，不过，每当玛丽亚开口讲话的时候，总是伴随着一片抽泣和悲切之声。在门后一个角落里，有两个妇女在低声议论着年轻寡妇讲述的事情。

“她的胆子可真大！要是我碰上这种事儿，我就会死上一千次。”

“可不是吗，但是，你好好地瞧瞧她，简直像个上百岁的老太太了。她曾经像棵橡树一样对付暴风雨的袭击，可现在，就显出来了……”

“那些牧人竟然把她一个人留在安东尼·佩拉的茅草房里！该这样做吗？”

“可他们以为她睡着了呢，安德里亚大叔看到没有人回来，他自己也离开了一会儿，到附近去寻找。他说，他好像听见有人叫了一声，当他回到茅草房的时候，玛丽亚已经出去了……”

“这我知道，我知道，”另一个女人说道，“可他不该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哪怕只是一会儿。那么，她就看不到那尸首了……”

“哦，她总会看到的，玛丽亚可不是那种让人哄的女人。不管怎么样，她胆子真大！她当时要等地方上来人，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今天早上，我听说图鲁利亚被捕了，他当时正朝奥尔格索洛森林那边逃跑，想跟其他土匪合在一起。”

“不，不对，还没有追上他，可惜……”

“啊，这杀人凶手，这浑蛋……”

“可难道就没有一点怀疑吗？”另一个女人别有用意地说道，于是，玛丽亚就把佛兰切斯科对那仆人怎么早有猜忌讲了一遍。

“喂，不对，我亲爱的妹妹！有的牧人曾经听到他们俩争吵过。那仆人看到自己被发现了，就杀了佛兰切斯科。伤口就是用他的刀捅的，那把刀在小路的尽头找到了……”

“耶稣啊，耶稣！”另一个女人叹道，用袖口擦着眼睛。

这时候，可以听到前来把遗体送走的神甫们唱的葬歌，远处，一口大钟响着缓慢而又凄厉的刺耳声音。

厨房里，妇女们开始声嘶力竭地哭喊，有两位死者的亲戚也开始唱临时编成的葬歌。他们俩轮流着一个人唱一遍，妇女们也一起用呻吟、抽泣和哭叫同每一段歌声应和。

玛丽亚脸色变得白里透青，她的嘴唇和眼睛都紧闭着。当神甫们停下脚步，在街上唱起送葬的圣歌，棺材也被抬到楼下的时候，

玛丽亚不由得屈身倒下，像断了气似的躺在路易萨大婶的膝上。

呻吟声和哭叫声加倍地响了起来，许多妇女来到昏倒的年轻寡妇身边，其他妇女则走到院子里。只有路易萨大婶还保持着她那庄重的姿态，她稍稍吐了点唾沫到女儿的惨白的脸上，还把女儿的紧身上衣解开。

寡妇很快就恢复了知觉，她挺起身来，动作僵硬。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已经被永远抬走了，于是又发出尖声的惨叫。

在院子里，萨碧娜面如白纸，围着一条黑色包头布，她在给那些愿意参加葬礼的人发放蜡烛。其他一些妇女也帮她干这类丧事活儿。身着黑袍的神甫们很快就一边唱着葬歌，一边走远了，他们的衣衫上镶着的金线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穿着白衣的几个送葬人抬着棺材，在街道拐角处消失了，大门随后关上了。太阳像幸灾乐祸似的照耀着哭声震天的悲惨的宅第，照耀着庭院和鲜花怒放的楼梯，散发出越来越多的热气。燕子要么栖在墙头上，要么唧唧喳喳地相互追逐着。萨碧娜回到厨房，在门后蹲了下来。她没有哭，也没有向四下张望，一种死死抓住她不放的阴郁念头把她的温柔的眼睛弄迷糊了。

尽管医生们验了尸，证人们作了证，明察秋毫的司法当局下了结论，但是只有萨碧娜以温情脉脉的眼光看穿了这场惨剧的奥秘，感觉出了令人伤心的真相。

玛丽亚又一次昏厥过去，她被抬到她的房间里，放到床上。这时候，那些妇女又在厨房里唱起了葬歌，又编起悼词来，既然失去

丈夫的人已经不再在那里，她们就开始尽情地发挥她们的吟诗赋句的灵感。

带头哭丧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死者的奶妈，另一个是死者的婶娘。那奶妈是一个矮个子的老太婆，一身青衣，白皙而松弛的小脸上有一双蔚蓝色的大眼睛。那婶娘衣饰华丽，身着一件绿丝绒的紧身上衣，一条银色的腰带把她那肥胖的腰肢勒得深陷了下去。

那婶娘的嗓音既甜美又洪亮，她正是以嘹亮的歌喉出名的。玛丽亚参加编唱悼词时，这两个妇人只追念死者的品德、前不久举行的婚礼和他远去的童年。可是现在，她们却描述他死去的可怖情景以及那年轻守寡的妇人痛不欲生的感情。她们呼喊着要报仇雪恨，诅咒着杀人凶手。

“我们的圣母啊！”那奶妈唱道，她似乎真的大动感情，不时用衣袖抹着眼睛，“你对善人大慈大悲，对恶人铁面无情。你要惩罚凶手，他杀死了这个世上最和善的人，他杀死了我用奶水喂大的儿、我的心肝，这辈子要惩罚他，下辈子也要惩罚他！”

“佛兰切斯科·罗萨纳！”死者的婶娘说，“哦，你是努奥罗地方所有姑娘都一心追求的最漂亮的男人，你是青年当中的俊杰。你骑着你那白色的骏马，穿过你那牧场和橡树林，你为将来作了成千上万次盘算，但你可曾想到，你竟会死得这么惨？谁害人就不得好死。杀害你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

“凶手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喂过死者多少乳汁啊！让你万箭穿心，凶手！啊，我用奶水喂大的儿啊，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妻子了，

你再也不能像我那样抚爱你的儿女了。我虽然不是你的生身母亲，可我抚爱过你啊……”

“噢，可怕的命运啊，你的侄子、侄女们都会牢记佛兰切斯科·罗萨纳是怎么死的，都会诅咒那杀人凶手。你们难道没看见？昨天，太阳惨淡无光，云雾遮盖了山峰，因为老天爷也为这个众人所爱的、慷慨大方的年轻人之死而哭泣。”

“你主持正义，忠心耿耿，你是你的先辈的骄傲，你是你的亲属的支柱和明灯。如今，你妻子会像柔肠九转的圣母一样，穿着丧服，哀声哭泣，你的亲属也会垂头哀恸，度过他们的余生。”

“可你为什么要带着你妻子去你的羊圈呢？你妻子后来不得不孤身一人回到她那凄惨的家中。”

“如今，你的土地、牲畜和牧场都白白地盼望你归来了，庄稼都成熟了，可主人再也不能用他的眼神祝福丰收了。”

“你诚恳、正直、清白得像初生的羔羊，因此，他们才把你杀害了，你的鲜血染红了**圣神**的荆棘[①]。”

“连土匪也要在你面前躬身下拜，你得到众人的尊敬，你是金子做的人，是最艳丽的紫丁香，你让所有人的心都碎了……”

“我们怒发冲冠，向上苍要求报仇雪恨。让那喂养过杀你的凶手的人不得好死，让他经过的道路上遍生荆棘，让正义抓住他，把他碎尸万段！”

---

① 圣神的荆棘，指耶稣头戴的荆冠。

“他们用匕首捅穿了你的心，像捅穿一块软木一般，竟然捅了七下，让那阴谋杀害你的人受苦受罪七十七年！”

“上帝是仁慈的，他已经在这不幸的日子到来之前，就把你的父母召唤到他的身边了。但是，谁能安慰你的妻子呢？我漂亮的侄儿啊，我的心肝，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近中午时分，人们开始离去。萨碧娜向她的女东家请了半天假，这时候，也不得不离开表姐和舅舅、舅母了。只有死者的几个亲戚留在年轻守寡的女人身边。

这一天，诺伊纳家没有举火，谁也没有心思准备饭食，但是，中午时分，有三个妇女带来了三大篮东西，其中就有诺伊纳家的亲友送来的现成饭菜。路易萨大婶虽然陷于痛苦之中，却能庄重、矜持地表示谢意。大家都装作不愿去碰饭食，但是，那几大篮东西还是都吃光了。

玛丽亚身体发烧，前几天，她还显得那么勇敢、那么冷静，可是现在，她却像病魔缠身似的，浑身瘫软下来。她仿佛还身在牧场和橡树林中，蹲在牧民朋友的茅草房里，在等佛兰切斯科，但她明明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可怖的幻觉接二连三地折磨着她，她看到佛兰切斯科遭受凶手的袭击，那尖刀深深地刺进不幸的人的皮肉里，鲜血溅到老远的地方……

神秘而浓重的黑暗像一块黑色的布幕遮住了凶手的身影。他究

竟是谁呢？是那个仆人，还是彼特罗·贝努？这不解之谜正是年轻寡妇的最大痛楚。

接着，她抖动了一下身子，向四周扫视，力求回到现实中来。这时，她仿佛真的爱着佛兰切斯科了，她忆起了他那双眼睛、他的亲吻和他的爱抚。他是多么善良啊！

是的，那带头哭丧的女人说得对，他善良得像一头羊羔，而且也像一头羊羔一样被人宰了。

他被谁杀了？被谁杀了呢？

那杀人犯的神秘莫测的身影在黑暗中游荡。但是，有时，年轻寡妇的记忆却又变得清晰起来。她看到彼特罗·贝努的身影，那身影在五月的一个清朗的夜晚，在穿过牧场和橡树林的小路尽头晃动……他一手拿着刀，像个土匪似的蹑手蹑脚行走着……

在令人痛楚的梦幻中，她作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假设：彼特罗先杀了那个仆人，然后再用那仆人的匕首进行了报复……他有几个帮凶，也许那些人就是土匪。在那一带，土匪是不乏其人的，也许，就是那些牧民，他们假装是朋友……

猜忌、怀疑、残酷的想法、悔恨的情绪、恐怖的念头，像梦魇一般天天折磨着她。但是，她紧闭着双唇，既不控告任何人，也不诅咒那个不见踪影的仆人。她那善良的心胸、勇敢的气质、强忍的悲痛，使她变得远近驰名，仿佛给她的头罩上了诗一般的光环。

三天来，长工们陆续从这个年轻寡妇面前经过，向她表示慰问。大家都再三向她说道：

“忍耐些，勇敢些吧！”而她最后也确信，必须忍耐和勇敢。

后来，她周围的一切都恢复了平静。灶火重新燃起。尼古拉大叔神情既严肃又悲伤，活像一只烦躁不安的、衰老的野兽，重又四处闲逛，重又光顾那些饭铺酒肆。他拖着那条病残的腿，从牛角制的烟壶里吸着鼻烟，嘴里嘟嘟哝哝地发着牢骚。

家中的女眷们重又操持起家务；她们给所有那些愿意给佛兰切斯科戴孝的穷亲戚们买来了黑色包头布和头巾；为拯救被害者的灵魂，她们慷慨地解囊施舍。她们要等新月出现时才用桤木灰和树皮把玛丽亚的衣衫染黑，因为在满月时节，衣衫是染不好的！

窗户和大门很长时间一直是紧闭着。

二十

佛兰切斯科的葬礼举行了八九天之后，一天晚上，路易萨大婶和玛丽亚正在厨房里等尼古拉大叔回来，这时，有人敲了敲大门。

路易萨大婶走到院里去开门。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后面跟着彼特罗·贝努。

“你好，玛丽亚！”他用坚定的声音打招呼，一边向前走来。

玛丽亚的苍白脸颊上泛起了一片红云，彼特罗拿起一张板凳，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瞧着她。

“请原谅，”他压低了嗓门说，但是声音镇定自若，“我前些日子没有来，是因为我去的地方太远了。我到外地跑了一趟，不止十五天。今天回来的时候，我才得知那件不幸的事。我当时真的惊呆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玛丽亚抬起眼睛，盯住彼特罗的双眼，就是一支利箭也不会像她的眼光那样深深地刺穿对方，但是，那年轻人却毫不介意。

他们俩现在坐的地方正是过去他们待过的地方，在那里，他们

曾相互亲吻了那么多次，他们的周围依然是他们曾热恋过的那个环境，昔日的某种东西在空气中压抑着人们。灶里的火焰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吱吱地发出声响，四周的所有东西，都像是忠实的见证人，使这一对旧日的情人忆起往事，并且向这对旧情人不断地追述着往事……

“他怎么能这样撒谎呢？”玛丽亚自忖道，“这里，正是在这里，他曾对我发誓，绝不会做伤害我的事，不是吗？……”

“是的，”她又开始述说事情发生的经过，重新把悲惨的故事叙述了一遍，连一个词语都没有改动，“是的，他们把我的丈夫像头羊羔似的给宰了！那是五月二十二日晚上，他出门，到邻居的羊圈去。”

她讲述这些情节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彼特罗。

他也注视着玛丽亚，但是，他的眼睛是冷冷的、淡漠的，于是玛丽亚感到心里如释重负了。

她想：“是的，他不再爱我了，他早就把我忘掉了，我的疑心简直是头脑发昏。”

彼特罗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他好像长得更高了，也显得老了；他瘦骨嶙峋，头发蓬乱，眼神冷漠；他那晒黑的面孔有一种几乎是严酷的神情，这神情是玛丽亚还不曾见过的。

但是，随着玛丽亚用那低沉的、因为长时间哭泣而变得有些嘶哑的声音缓缓地讲述事情的经过，追述发现佛兰切斯科尸体的可怖场面的细枝末节，彼特罗的面容似乎也松弛下来，变得温和了。他

的嘴唇流露出一种孩子般的怜悯神色，欲哭又止，毫无表情的眼神在灶火的照射下也映出了火光。

玛丽亚注视着他，越来越相信他跟此事毫不相干。

他仍然是过去的那个孩子，外表傲慢，内心却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他的面孔尽管是一个冷漠的人或者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面孔，却不是一个罪犯的嘴脸。看来她是多虑了。

经过这个夜晚之后，他便经常到他以前的东家这里来。

有一天，他居然从继承了佛兰切斯科一部分遗产的玛丽亚手中买了几头公牛和一对耕牛。为了办这件事，他是由一位年轻的财主乔安尼·安蒂耐陪着来的，他介绍说，这财主是他的伙伴。

谈到丢失的奶牛，这位安蒂耐提起了那个仆人图鲁利亚。当时，众人都认为，这个据说是杀害了佛兰切斯科的凶手，已经跟其他土匪一起逃到了科西嘉岛的山上。

“有一次，我向这个图鲁利亚买了一头奶牛，价钱很便宜，我当时就怀疑牛是偷来的，不过，他倒是向我介绍了两个证人。”那位安蒂耐说道。

“证人是谁？”玛丽亚问。

他提了努奥罗地方两个年轻人的名字，后来，他说的这桩事果然证明是真的，于是，所有被盗走公牛和奶牛的主人，都怪罪这些事是佛兰切斯科的那个仆人和他的潜逃的同伙干的。

玛丽来如今确信，杀害佛兰切斯科的真正凶手就是图鲁利亚，然而，有时候，她又觉得自己被一种谨小慎微的心情冲击着，有一

种莫名其妙的猜疑感觉。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心绪呢？彼特罗继续来看望她，并且还帮尼古拉大叔和年轻的寡妇干些事情，甚至跟路易萨大婶处得也很融洽。

有一天，她问彼特罗：

“你的买卖干得怎么样？人家说，你干得不错。”

“还能要求怎么样呢？”他答道，一边用他那惯常的轻蔑姿态晃动了一下脑袋，“人家说，狗急跳墙，更别说人了！我算有运气，遇上了一个瞧得起我的人，他不把我看成仆人，而是看成他的伙伴。我为他奔波，也为我自己奔波。我四处奔走，跑遍了县城的所有地方，横竖为了挣口饭吃……”

“你的姑妈们怎么样了？”

“越来越糟，她们都太老了，托妮亚姑妈已经是风烛残年。”他答道，装出一副十分伤感的神情，摇了摇脑袋，像是要从鼻尖上赶走一只苍蝇，“不过……反正我们生下来就是要死的。”

“是的，咱们生下来就是要死的。”路易萨大婶同意这个看法。

然而，接着她又谈起买卖来了：

“听着，彼特罗，你现在到处跑，能不能告诉我，哪里可以存上几千里拉，既有可靠保证，又能拿些利息呢？”

“我可以去跟我的同伴讲，我们也可以代你存钱。”彼特罗说，像是不屑一顾似的，“保证吗？要什么保证都可以。我们眼下是有贷款的。”

“你什么时候娶亲呢？”路易萨大婶接着又问。

“哦，忙什么！等我发了财吧！”彼特罗开玩笑地答道，眼睛却朝玛丽亚身上瞟过去。

玛丽亚在旁边听着，一句话也不说，臂肘支撑着膝盖，手托着脸。彼特罗的每一句话都打动了她的心。

“谁知道呢？”她暗自寻思，“不错，他可能会阔起来，我父亲难道不是后来才发迹的吗？啊，也许原来我要是等他会更好些，那么，佛兰切斯科也许就不会死，我也不会受这么多苦……现在，一切都完了……”

正在此刻，院子里传来了萨碧娜的清脆的、孩子般的声音。

“路易萨大婶呢？你们在家吗？”

“我们在这里呢，来吧。”

那姑娘一看见彼特罗，就感到心慌意乱了，但是，她的声音响得更高、更愉快了，那是一种勉强的欢笑：

“你也在这里，彼特罗·贝努？你怎么样？……路易萨大婶，您过来，给我一升油吧。快点，女主人在等我呢，我还得回家一趟，我的未婚夫在家等我呢。”

“你在说笑话吧？”路易萨大婶笨重地站起身来说道。

“说实话，我没开玩笑，再过几天，你们就可以看到我是不是说笑话了……算啦，您就快点吧。”萨碧娜又说了一遍，一边轻轻地用油瓶敲了敲门，“再见，年轻人……”

于是，彼特罗和玛丽亚单独留下来了，他们本能地相互看了一眼，但是，玛丽亚马上就把头低了下去。

“彼特罗，”她声音颤抖地说道，“我要麻烦你一件事。我老早就想跟你单独谈一谈了。听着，我相信，我丈夫的逝世完全是不寻常的遭遇，是图鲁利亚的暴躁脾气害得我守了寡。可是，你瞧，夜里我总是睡不着，总是做噩梦，也可能是害了热病，神经错乱，但是我摆脱不了。有一种可怕的念头折磨着我。听着，彼特罗，看在你祖先分上，你在这里用这个神圣的十字架发誓吧：你没有唆使别人杀害佛兰切斯科，你自己也没有那样干，而且也不愿意那样干……”

她抬起手来，托着一串黑色的玫瑰经念珠，但是，她不敢看彼特罗。

由于他一直没有答话，她焦急地等了一会儿，就抬起眼睛来，看到他面色竟是那么苍白，就本能地把手缩了回去。

这时彼特罗抓住了她那只手，而且几乎像发狂似的紧紧握住它，她感到玫瑰经的念珠紧压着自己的手掌，正好夹在她的手和那个年轻人的手中间。

“玛丽亚！”他紧咬着牙关欷歔地说道，“我没有想到你竟会这么坏……不，没有想到你竟坏到这种程度……不……”

“正是因为我坏，我才害怕……”

他急速地扭动着他的小帽，用火一般的眼神注视着玛丽亚的眼睛。

“我向你发誓……我用最神圣的东西向你发誓……我什么都不知道。告诉我，你相信我，告诉我……”

“是的，我相信。”她放下心来，答道。

她叹了口气，感到自己像是摆脱了一场噩梦。

彼特罗放开她的手，戴上了帽子，继续说道：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要是想害他，可能早就这么干了。再说，这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反正你永远也不再属于我了，对你来说，我永远只是个用人……”

“别说了，别说了，”她祈求道，“别再提这个了。”

他站起身来，又看了她一眼，那目光是那么炽烈，使她不得不重又垂下了眼睛。

“我得走了，不然，你母亲可能会发现我心慌意乱……你瞧，我是在怎样发抖啊……简直像个小孩子……我确实在发抖，因为你如今使我受到的痛苦超过了其他所有痛苦……啊，不，我没有想到……我这次来，只是为了看看你……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最后的一个安慰……”

“别说了，别说了，”她说“别再折磨我了。我相信你，我说过，现在，我放心了，好吧，你走吧。”

“是的，我这就走。要是你愿意，我不会再来了……告诉我，告诉我吧……”

她没有回答，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动不动。这时，萨碧娜正穿过过道，他赶上前去，但只是打了个招呼就走了。那姑娘目送着他，摇了摇头。

第二天早晨，萨碧娜去会她的未婚夫，这是她的未婚夫约好的。她自忖道：

“现在该是考虑我自己的事的时候了。朱塞佩是个好青年，像我这种处境的姑娘，不论是谁，都会认为嫁给他是幸运的。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呢？”

她曾经怀疑彼特罗跟佛兰切斯科被害有瓜葛，这个疑团现在仍然使她颇为苦恼。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彼特罗都已经不再想念她了，那么她又何苦执迷不悟，陷入这种热恋呢？但是，尽管她是那么温存和通情达理，暗地里却有一种复仇的愿望推动着她。她的未婚夫是安东尼·佩拉的兄弟，佩拉就是那个自己的羊圈靠近罗萨纳羊圈的牧人。朱塞佩透露了几句议论彼特罗·贝努的话，这使萨碧娜感到惊奇，于是她的疑云更重了。

“玛丽亚和彼特罗是永远也结合不了的，是的，永远也结合不了……”她既凄伤又满意地想道。

天刚蒙蒙亮，这是十二月的一个清朗而又寒冷的早晨。萨碧娜头顶着水壶去古尔古里盖伊泉边，但是，她走到孤独小教堂前面站住了。这就是约会的地方。朱塞佩还没有到，她觉得很不好意思，于是想道：

“他会说什么呢？说我性急吗？算了，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横竖将来要做我的丈夫。瞧，他来了！”

朱塞佩骑着他那匹枣红色小马驹过来了。他刚看到萨碧娜，就跳下鞍来。他把马拴好，微笑地向姑娘跑过来。

“他已经不算太年轻了，可样子倒像个老实人。他的牙长得整齐，眼睛也挺漂亮。”萨碧娜心想，于是她也露出了笑容。

“我来了，”她和颜悦色地说道，但并不太温存，“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你该知道啊！你知道，我要走了。我已经种好了麦子，要到森林里去干活了，我大概要离开两个月。萨碧娜，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他注视着萨碧娜，他的眼睛显示出无限的爱慕之情。

萨碧娜垂下眼睛。她的确很俏丽，寒气把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头上顶着水壶，苗条的身材紧裹着一件长衫。

“你要我说什么呢？我不是已经答应……爱你了吗？”

“这不够，萨碧娜，你得答应做我的妻子。”

“行，我答应你……”

“萨碧娜，你听着。我觉得，这还不够。你得在祭坛前面许愿，正为了这个，我才约你到这里来。我跟人要了教堂的钥匙，你瞧，这就是……”

萨碧娜的脸色略有些变化，霎时间，千头万绪涌上她的心头。朱塞佩要她做的这种仪式，对努奥罗地方的居民来说，几乎就像是完婚：谁要是违背誓言，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她说，一边用手抚着前额，“你就把教堂门打开吧……”

“啊，那么你是同意了？……”

“去吧，听我的。”

他向教堂门口走去，萨碧娜把水壶放到地上，看了看路上有没有行人。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那匹枣红色小马驹一动不动地、耐心地等着它的主人。这时候，在孤独小教堂后面，晨曦已经画出了几道玫瑰色霞光。

姑娘追上了未婚夫，跟他一起走进那灰色的破旧的小教堂。朱塞佩摘下自己的小帽，把它放到自己的肩上，在前胸画了一个十字。

“朱塞佩，”萨碧娜说，走到小教堂当中停下来，“等一等……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现在就要起誓，从今以后我就要做你的妻子了，但是，你得先告诉我一件事……”

“说吧。”

“你得告诉我，是谁杀死了佛兰切斯科·罗萨纳，因为你知道。”

“我？”他叫了一声，像受了惊吓，向后跳了一步，“你胡思乱想什么……”

“不，我没有胡思乱想。你瞧，要是你不知道底细，你一定会立刻说出图鲁利亚的名字……”

“可不，正是他……”

“不，不是他。”萨碧娜说道，摇了摇头，“你跟你兄弟，也许还有别的人，都知道。而且，我也知道……”

“别说，别说，你可别这么说。”

“不，我要跟你讲这件事。不论怎么说，这事跟我毫无关系，我

跟你，跟你兄弟，跟别人一样，不想自找麻烦，遭人怨恨。让法庭制裁去吧，要是法庭没有找到杀人凶手，那么这些人就算幸运……天下总有大家待的地方。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告诉我……现在我并不是非要你说不可，但是，如果咱们成为夫妻，我向你问杀人凶手的姓名，你会告诉我吗？……”

“我一定会告诉你。”他答应了。

于是，萨碧娜又逼问道：

“要是有必要，在成为夫妻以前，你也会告诉我，不是吗？举个例子说，要是玛丽亚·诺伊纳跟彼特罗·贝努结了婚，你会不会告诉……”

那农民睁大了眼睛，很快地闭上了嘴唇，就像是不让他的嘴说话似的。但是，萨碧娜不再要求别的了。

“现在，你尽可以不说，咱们走吧。”

他们走近那光秃秃的、满是尘土的祭坛，朱塞佩点燃两根蜡烛，在萨碧娜身边跪了下来，紧紧握住她的手。

“我发誓要做你的丈夫。”

“我发誓要做你的妻子。”

他们没有再说别的，但是，萨碧娜在把自己的手从那年轻人紧握着的手中抽回来的时候，感到一阵伤心，甚至流下了眼泪。她并不是后悔发了誓，而是有一张悲惨的布幕遮住了她的心，而她的这颗心原来却是平静的、和善的。

二十一

五年过去了。

彼特罗的两个年老力衰的姑母相继去世，这个当过用人的人现在就住在她们的小房子里，他把这房子扩大了，并且还进行了修葺。

“世道变得多厉害啊！”住在附近的妇女羡慕地说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的确，彼特罗果真不再侍候人了，他现在开了一个店铺，很赚钱。大家都很敬重他，这也因为他是个作风严肃、不爱虚荣的年轻人，他不欺侮任何人。如今，他已经三十三岁了。他风华正茂，身体健壮，动作敏捷；他比过去瘦了些，也没有那么黝黑，但仍仪表堂堂。每个星期日，他都穿着一身新衣，口袋里装着怀表和白色手帕，去做中午的弥撒，一些上等人家的姑娘竟然会温情脉脉地注视他。

但是，他的内心却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抱负。他觉得，他

一生中再也没有别的目的，他年复一年地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奋斗，这个抱负使他变得工于心计，有耐性，机敏过人。

他不去酒店，也不跟那些可疑的人为伍。托斯坎纳酒店老板的老婆每逢他去诺伊纳家打这儿经过，都白白地跑到门口，因为他根本看也不看她一眼。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在他过去侍候过的主人家中，他被待为上宾，待为朋友。只有路易萨大婶，虽然她由于端庄持重的性格，对人总是彬彬有礼，对他也是这样，但她仍不时会向他提起他的出身和他昔日的处境。

一天，彼特罗的姑母们已经去世了几个星期，他正在自家门前看着一些泥水匠砌一道墙，这时，那个安蒂耐前来找他。

这个个子不高、事业上颇有闯劲的人穿戴华丽，尽管头发已经花白，但一张刮得精光的脸使他依然保持着青春的气息，讨人喜欢。他娶了一个穷人家的闺女已经一年多了，这姑娘家虽穷，但门风很好。安蒂耐现在已经到努奥罗落户，除了做一些生意之外，还放印子钱。

彼特罗和安蒂耐已经把他们合伙开的公司解散了一些时候，如今是各自开店做买卖，但是，他们俩还是不断来往，互相接济。

安蒂耐停下步子，跟彼特罗一起站在正砌筑的那道墙前面。这是二月份的晴朗天气，待在太阳底下是很惬意的。

“我老婆生了，是个女孩。不，我真没想到我老婆竟会这么不给我争气！”安蒂耐半开玩笑半正经地慨叹道。

“应该看一看不争气的到底是不是她。”彼特罗狡黠地说。

“你能不能像你答应过的那样，做孩子的教父？”

“那么，教母是谁呢？”

“你自己去挑选好了……”

“啊，我选的你肯定不会同意！”

“试试看嘛！不管怎样，彼特罗，你自己出面去请她吧，也许，她不会拒绝你。要是她愿意，咱们晚上就作洗礼。这可能是个好机会，让人家说：‘这两个人就要结婚了！’”

“我可不喜欢让人家说这种话，眼红的人太多了！”彼特罗低声说道，“来杯葡萄酒如何？”

“好，咱们就喝一杯吧。你为什么叫人砌这堵墙？”

“我想弄个天棚。”

他们走进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房间，彼特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两个杯子和一瓶酒。

“有了，”他说，一边弯下身去，打开了编着柳条的酒坛的塞子，“眼下，家里乱七八糟的，女用人也走了，她的亲戚不愿意让她留下来跟一个单身男子做伴……虽然……”

“别吹牛了，再说，你也不是什么圣人。好了，你倒是从酒坛里倒酒啊，见鬼，别客气啦。”

彼特罗倒了酒，有一点酒溅到地上。安蒂耐于是感叹地说道：

“真快活啊！那么，你就去问一下玛丽亚·诺伊纳，问她愿不愿意做教母吧，祝你走运。”

彼特罗摇了摇头，举起杯来，他的脸色蓦地变得悲伤了。

“别开玩笑，见鬼！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还不如告诉我：你能不能再借给我一千里拉？……”

“我还想跟你借呢！”

“别说笑话了，”彼特罗又说，“我真的等钱用。你知道，我的本钱很有限，而人家却以为我就要发财了……”

“你会发财的。为什么你下决心要娶她呢？……现在，我可是说正经的，彼特罗！”

“我吗？我早就想娶她一百万次了。不过，我现在害怕。倒不是怕她拒绝我，噢，不是，只要我乐意就能办到。她如今就像一片蔫了的叶子，需要一点阳光使自己再伸展开来。”彼特罗说，把一个个手指捏拢到一起，接着又把它们张开，“只要我乐意就能办到！只要看看她就够了。有多少次，我在她身边发抖啊，但是，我不敢……现在还为时太早。”

“好了，那你就等着那片叶子变干枯吧！直到你们俩都上了年纪！……瞧，你把我惹恼了，彼特罗·贝努。”安蒂耐叹息道，用杯子拍打着桌子，“你瞧着吧，这一次你还会……像头一次那样干的。你告诉过我，当时你是那么傻……”

“别提了，”彼特罗说，咬着自己的拳头，“闭嘴！”

“啊，是的，彼特罗·贝努，你生来就是为了发财的……可是正好相反！够了，你是半个男子汉，是个窝囊废！你总是害怕。那一次，你也害怕，结果却相反，一切都很顺利。过去的时光多好啊！过去，你就该听我的话，鼓起勇气，克服自己的胆怯，过去推

动你的是嫉恨和激情。后来，一切都完了。害怕，害怕！你总是害怕一切，害怕所有人，也害怕我，害怕你的兄弟！我以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胆小鬼是永远发不了迹的。”

彼特罗眼睛望着外面，摇摇头。

“发迹！”他用悲伤而又压抑的声音说：“再没有人比我更倒霉了。我生来老实，却变成了贼。我生来并不是为了杀人，可我却杀了……你瞧，像我刚才说的，我难道真的富起来啦？我不过只有臭不可闻的几千里拉！可我冒了多少风险啊，多少可怜的人遭了殃啊！”

“嘿，什么话！难道你不愿意偷几头耕牛和奶牛，还想偷几百万里拉吗？要想偷大的东西只能到大陆上去。”

“行了，”彼特罗恶狠狠地说道，他始终眼瞧着门外，担心泥水匠会走过来，听到什么，“别再谈这个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去做洗礼吧。咱们给小女孩起个什么名字呢？”

“叫玛丽亚吧，我非要请你去找玛丽亚·诺伊纳不可……”

“不论怎样，这是你的事，对我来说，我要跟你再说一遍，我不喜欢空口说白话。玛丽亚有一次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说什么‘彼特罗不到你家去，那才好呢’。从那件事发生以后，我就处处留神。够了，咱们出去走走吧，咱们去看看小女孩。”

他们出去了。路上，安蒂耐让彼特罗看一个买卖人写给他的信，那买卖人托安蒂耐代找一些愿到阿尔及利亚去伐木的推车的工人。“我还想招一些妇女做清洗树皮的工作，可以让伐木工人和推

车工人的老婆来，住处有的是。”

“也许有哪个可怜虫会愿意跟着丈夫一起去，咱们可以找找看。”彼特罗说道。

安蒂耐的妻子也表示愿意让玛丽亚给她的小孩施洗礼。

为了不引起年轻的产妇猜疑，彼特罗只好答应“试试看”。

“然后，我再正式提出请求。”安蒂耐开玩笑地说道。

他们俩又一起出来，朝着尼古拉大叔的家走去。

“去吧，现在，你当牵线人，然后，我再替你牵线。”那小店老板说道，“你瞧着吧，最后还得让我来办。下决心吧，快去。你知道，那一天托斯坎纳人告诉我什么吗？他说，佛兰切斯科·安东尼·慕雷杜常到尼古拉大叔家去……当心，彼特罗，记住头一次……”

“玛丽亚已经拒绝过许多上门求婚的人了。”彼特罗说。每逢看到诺伊纳的家，他就感到心慌。

“你要当心，孩子，也许她会等得不耐烦了。瞧，咱们到了。我到托斯坎纳人的酒店里等你，去吧。”

彼特罗走进了诺伊纳家里，却没有发觉，酒店老板的老婆曾跑到门外向他张望。

当然，玛丽亚拒绝给安蒂耐的小女孩做教母。虽然已经过了那么多年，最沉痛的哀伤依然压抑着这个年轻的寡妇。她深居简出，外出往往走一些最僻静的小巷，她一直穿着那件黑色的丧服。甚至

对亲戚们，她也是以寡言少笑的严肃态度相待，往往还显露出凄伤的神情。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尼姑似的许了愿，要脱离尘世，而青春和对爱的追求却仍然在她的血液中跳动。

有几次，她自忖是否又爱上了彼特罗。她不知道，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其他任何男人都没有像他那样注视她。在他的目光逼视下，她感到茫然失措。她的意志一直是那么坚定、那么警觉，只有在他面前才会屈服。

举行洗礼的那天早晨，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传来阵阵清脆钟声的欢快的星期日，这位前用人突然来到诺伊纳家的厨房里。尼古拉大叔和路易萨大婶已经到玫瑰经小教堂去唱弥撒了，那里举行庆祝圣约翰的节日。玛丽亚独自一个人在厨房里准备饭食，她赤着脚，衣着很简朴。

“你好，玛丽亚。”彼特罗一边走进来，靠近她，一边说道。

她转过身来，有些惶惶然。他衣着华丽，用一只白净得像资产者的手触了触头上的小帽。

玛丽亚连忙把脚伸进那双黑色的便鞋里，然后微微一笑，说道：

“我父亲去做玫瑰经弥撒了，你要跟他说话吗？”

“不，我要跟你说话。”

“那么就坐下吧，你们已经作过洗礼了？”她说，一面拿过一把椅子来，掸了掸尘土，尽管大清早她就已经把它收拾干净了，“坐到这边来吧，瞧，不是那里，你会弄脏衣服的。”

她把椅子放到靠近门边的地方，又回到灶前，她不知道如何掩饰内心的慌乱。

在这窗明几净的厨房里，只有地板上一些地方溅了一些水，这里呈现出一种恬适的气氛，荡漾着一种灶火般的温暖，这是一种安详的小家庭的和美与寂静。彼特罗鼓起了勇气，这时，他只忆起了在这个家里度过的美好时光。他说：

“玛丽亚，猜猜我为什么到这里来……过来，转过身来，听我讲话。已经过了多少光阴啊！你倒是转过身来啊，到这里来。”

她走了过去。

“把手递给我，玛丽亚！不愿意吗？为什么垂着眼睛呢？为什么不愿意把手递给我？不，别害怕，你知道，我发过誓绝不伤害你。过来吧。”

她摇了摇头，还是没有抬起眼睛。

“你说吧，彼特罗，你要我干什么呢？”

这时，彼特罗双手紧紧地抓住了椅背，就像是要战胜他渴望紧握玛丽亚双手的企图似的，随后，他深深地弯下身去，说道：

“我要你干什么？你应该知道，我要你嫁给我！是时候了！我确信你不会再理会过去的事情，不会再记着我过去的卑贱处境，正如我也不会记住你的背叛行为一样……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吧。我爱你，我是为你才活着的，只是为了你，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且，你也是爱我的。有多少次，咱们是用眼睛代替话语啊！说吧，至少，看着我……”

她看了看他。他们俩都在颤抖，但是，他又一次克制住了自己。

“你瞧，”他神经质地紧抓住椅背说道，“你是爱我的，你的眼睛不会说谎。为什么咱们还要继续折磨自己呢？我过去曾经打算过，只要我不能问你这句话：‘玛丽亚，还记得我答应你的话吗？’我就不跟你谈爱情的事。我是不是信守了我的诺言呢？”

“你信守了！”

她再也不能把自己的眼睛从他那双迷人的眼睛移开了。

“那么，你也该信守你的诺言！你不回答吗？为什么？你害怕吗？是的，你怕你的母亲，因为她不愿意让自己过去的用人做女婿。你怕闲言碎语，你也怕你自己。要么是我弄错了，要么就是你的眼睛在撒谎。你不再爱我了？你什么也记不得了？这墙壁，这炉灶，这灶火。这些都不能叫你想起什么来吗？想一想吧，玛丽亚，那时候，你答应过等我，甚至等上十年，而现在才过了七年。那么，是你拒绝我了？你不要我了？你不可怜我了？玛丽亚……玛丽亚……你哭了吗？”

他走到她身边，拿起她的双手，摇晃她。

“说啊！说啊！你为什么哭？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原因使你这么绝望吗？”

她摇了摇头。他用一只手放在她的前额上，迫使她仰起脸来，望着他。他这时也面色苍白，嘴唇在欲望和恐惧的双重纠缠下变得肿胀起来，并且不住地颤动。

“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她像个女孩似的闭上眼睛说，“可我现在已经像个死人了，你又为什么让我复活呢？你年轻……你可以……”

“我只要你！”他答道，像发狂似的急促呼吸着。

他吻了她，他们俩相互亲吻起来。他们的嘴唇由于受到世上最悲惨、但也是最甜蜜的感情的触动而索索发抖：既是悔恨，又是情欲；既是野心，又是爱情。

就在这个星期日的下午，彼特罗和安蒂耐会面了。

“我想开始为阿尔及利亚的那个做买卖的招募工人，今天过节，农民都到镇上来了。”安蒂耐说道。

彼特罗陪伴他一起去。他们来到玫瑰经小教堂前面站住了，那里，有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在观看夺彩杆的游戏，有不少顽童试着爬上去都没有成功，几个老成的男人试了一下，也白费了力气。

彩杆是一根高高的杨树干，光溜溜的，还用肥皂涂得又平又滑。在彩杆的顶端，晃动着一个圆圈，上面悬挂着红色、黄色的手帕，还有新鲜的奶酪块、一个提包和一双鞋子。手帕随着傍晚的凉风飘动着，像是挺高兴待在上面引人注目似的。

顽童们向上爬啊，爬啊，一个接一个，但是只爬到一定高度就滑下来了，于是不再爬了。

人们叫喊着，欢笑着。

彼特罗和安蒂耐来到这面积不大的广场时，有一个年岁不小的

男人正在爬彩杆，他的两脚裹着布条。

上面的手帕已经不再飘动，只有鞋子、提包和奶酪块在太阳余晖的映照下轻轻地晃动着，等待优胜者来夺取。

彼特罗尽管内心深处受到激情和严肃而又甜蜜的思想冲击，却对这奇妙的景象颇感兴趣，而安蒂耐呢，跑来跑去，跟他熟识的镇上人说东道西。

在这些人当中有朱塞佩，他已经是萨碧娜的丈夫了。这天，他身着盛装，胡须已经有些花白，但他把它梳得整整齐齐。他的一些农民朋友和手工业者朋友把他团团围住，怂恿他为他的生命之神朱塞佩庆祝一番，要拉他一起去喝酒。

那个脚上缠着布条的男人越爬越高，他已经几乎爬到了彩杆的一半。但是，人群当中突然发出一声吼叫：

“他脚下系着两片镰刀呢！正是因为这个，他才滑不下来。”

大家叫喊起来，哈哈大笑。顽童们紧紧地围住彩杆四周，摇晃着彩杆，一边发出抗议，要把那骗人的选手晃下来。

“哦，你这个鬼东西！下来！你凭什么这样干！下来，下来！……”

但是，那人仍继续向上爬。他那瘦削而并不灵巧的身子，顺着树干缓缓地、但又稳健地一卷一伸爬动着。在彩杆的高处，那些怪里怪气的锦标都在颤动着，圆圈在彩杆顶端转来转去，夕阳在提包的弹簧上还有一线反光。

在人群的大笑声和叫喊声当中，安蒂耐跟那些推车工人和农民

谈判着合同，这些工人和农民多半是些酒鬼。

他也走到朱塞佩身旁。

“你怎么样，愿意到非洲去干活吗？”

“是不是离海岸线很远呢？”

“不算太远。你是不是也想把你老婆带上呢？有住处。”

“我老婆不需要去干刮树皮的活，”那农民答道，“不过，让我试试看……我以后再跟你说。”

“她不是就在那边吗？你马上就去问问她吧，因为我需要知道一共有多少人愿意去。”

果然，萨碧娜抱着一个小女孩正在观看爬彩杆呢，她跟几个妇女聊着天。

那瘦个子不顾别人的抗议和嘘声，仍在顺着彩杆爬啊，爬啊，他猛地又蹿了一下，瞧，到顶了。一时间，焦躁的人群不再叫唤，太阳落了山，圆圈也停止转动了。

“好啊！”安蒂耐叫道，他朝那优胜者晃动着手臂，这时，那人已爬到顶端，摸住那圆圈了，而且还把那提包揪了下来。

这时，大家立即鼓起掌来。那人又滑下来，身后带着那圆圈，等落了地，他不管那些争先恐后要察看他的双脚的小伙子们的抗议、推搡和喊叫，径自把手帕、奶酪块和鞋子都摘下来，包成一团，扬长而去。

安蒂耐走到彼特罗身边，含笑地望了望他，朱塞佩·佩拉则紧跟在安蒂耐的身后。

“你瞧见了吧？”安蒂耐有意向彼特罗说道，“就是这么干！”

彼特罗用他那轻蔑的姿态摇了摇头。“就是这么干！”他早知道。他的嘴唇还在因玛丽亚的亲吻而感到火热，这时他微笑着，眼睛闪耀着欢悦的光芒。

彼特罗尾随着他的朋友，跟他以及那个农民一起走到萨碧娜身边。

这少妇此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青春。略呈金黄色的头发散乱在前额和耳际，衬托着她那消瘦的、略显黄色的小脸。她的鼻子似乎有些透明，只有那明亮而清晰的眼睛依然保持着昔日那种天真烂漫的目光。

她并不是不幸福，而是太贫困了。饥饿确实没有来叩她的大门，但是，她不得不劳动，生儿育女，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孩子。凡是干这些事情的妇女都是未老先衰。她结婚以后，跟诺伊纳家几乎断绝了来往，她没有时间去看望阔亲戚，而这些阔亲戚也记不得她了。

萨碧娜已经把过去丢到了脑后。傍晚时分，每逢她坐在门边等待丈夫，看到那老实的农民从小巷尽头扛着布袋走来，背后拖着他那疲惫的耕牛时，她就让自己的小女儿拍着小手说：“瞧，爸爸来了，爸爸来了！”她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不过，当她看到彼特罗走近身边的时候，她的脸上马上浮起了一层薄薄的红云。他是那么俊美，穿得那么体面，两眼充满了幸福的光芒！自从那年秋天，他答应“跟她说一句话”以来，已经过了

多少岁月啊！世道进展得多么快，人们的命运又变化得多么大啊！幸运的人总是想怎样就能怎样，而困苦的人却总是一蹶不振啊！够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上至少能有公平，这个世界实在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那么，”安蒂耐说道，“你到底愿不愿意跟你丈夫去呢？你太年轻了，怎么能独自一个人留在家中，待上三个月呢？”这时，萨碧娜正在亲吻女儿，以掩盖她看到彼特罗到来而微微感到的心慌意乱。

“反正我不会去找你来跟我做伴！”萨碧娜马上回了他一句。

接着，她又打听，那**工作**是否可以在收割时节结束。

“你只是播种了麦子，”她对朱塞佩说道，“所以，咱们可以在那里一直待到七月份。”

“好，一言为定，一直待到七月。”安蒂耐同意了。

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记号。

几天之后，去干活的人就启程了。另有一些妇女也跟萨碧娜一起，随着各自的男人动身了。

二十二

玛丽亚第二次结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对此谁都一无所知，连关系最密切的亲戚和左邻右舍的妇女也是这样，尽管邻居们看到彼特罗每天都去他以前的东家那里走一遭，已经习以为常了。

玛丽亚已经把女仆辞退了很久，甚至连托斯坎纳的酒店老板也没有能够知道诺伊纳家的新鲜事，直到最后几天才略知一二。

因此，大家都十分惊奇，闲言碎语满天飞。这时候已经是五月初，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们看到了市政府门上贴着那些公布结婚消息的告示。

“就是为了这个！”酒店老板说道，他已经开始用纸条做的蝇拍驱赶苍蝇了，“有一天，我听到路易萨大婶和尼古拉大叔吵得很凶。我当时听到提起彼特罗·贝努的名字，路易萨大婶对丈夫说：‘他当然讨你喜欢，乌鸦跟乌鸦是打不起来的！’这就是说，他们是半斤八两。可见路易萨大婶不愿意要彼特罗做女婿。”

酒店老板猜中了。当玛丽亚表示她坚决要嫁给彼特罗·贝努的时候，路易萨大婶马上就脸红了。她一辈子很少有几次像这样明显地表示她的愤怒和羞愧。后来，母女俩、夫妻俩就大吵大闹，互相骂起来了。尼古拉大叔差一点说出他为彼特罗的求婚而感到荣幸的话来，路易萨大婶也忘记了她的“身份”，竟然大滴大滴地流眼泪，号啕大哭。

“彼特罗·贝努？我的用人，他竟要娶我的女儿，佛兰切斯科·罗萨纳的妻子？彼特罗·贝努是个出身微贱的人，是个东游西荡的癞皮狗，如今才找到一块骨头啃，难道他就能娶我的女儿？可是玛丽亚，难道你中了魔吗？要是佛兰切斯科·罗萨纳地下有知，他会怎么说呢？我的儿啊，我的心肝啊，我现在哭你，就像你被他们又一次杀害了一样！”

“你哭什么鬼！”尼古拉大叔叫道，一边用拐杖敲着地，“他头一次死，你不哭，第二次死，你反倒哭了！”

“别折腾死人了！”玛丽亚说，“闹得满城风雨有什么好处！我已经拿定了主意。对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好多年，要是对自己的事没把握，我不会开口。所以，大吵大闹没有用处，你们了解了我的心愿就行了。我们很快就结婚，要是你们愿意，我们马上远走高飞，反正彼特罗的房子不久就要盖好了。”

“那人家……人家会怎么说呢……”老妇人抽泣道，“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大家，为了咱们家的门风！”

“安静些吧，你这位货真价实的太太！”尼古拉大叔对她说，

他往往这样讥笑地称呼她，“玛丽亚不该跟别人结婚，但是该跟彼特罗·贝努结婚，因为他是个有作为的、走运的年轻人。来，吸点鼻烟吧，打了喷嚏会叫你舒服些的。”

路易萨大婶抓住那鼻烟盒，顺手把它扔到院子里。

“你们俩都给我住嘴，不要脸的！咱们走着瞧，看将来会怎么样！”

但是，后来她又不得不逆来顺受，请求他们至少照顾她两点：一是婚事要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操办，二是彼特罗不要经常来打扰她。

此外，彼特罗从第一次来看望时就说得很明白：

“路易萨大婶，我知道，我来您不高兴。我不怪您，我还是尊重您，敬仰您。我希望，婚事马上就办起来。我们还要等什么呢？多少年来，我一直急切地等待这件事，等待玛丽亚的同意。那么，该怎么办呢？我的房子还没有盖好，但是已经可以住人了。再过几天，我就到卡利亚里[①]去，到那里给我的房子买家具和送给新娘的礼物。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宣布结婚。”

“好极了，男人就是这样会讲话！”尼古拉大叔叫道。

路易萨大婶一句话也不说。

玛丽亚坐的地方离未婚夫很远，她几乎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心想：

---

① 撒丁岛的首府。

“他要到卡利亚里去买东西！人家准会叫他上当！”

但是，她没有敢说出来。

彼特罗又来看望了未婚妻两次，都是夜里，每一次都只谈一些老一套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玛丽亚偶然提起了她死去的丈夫的名字，她发现彼特罗的嘴唇上微微露出厌恶的表示。他刚一走，尼古拉大叔就对她说道：

“你该注意点，当着第二个丈夫的面不要提头一个丈夫，以后别再这么做了。”

“可以前我总是这样说的啊！”

“那时候，彼特罗不是你的未婚夫啊。难道你以为，没有对象的男人就是未婚夫吗？不是的，你瞧，男人就像是一支枪，子弹不上膛的时候是不会伤人的，上了膛就变得危险了……未婚夫就是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枪，千万不要碰它……”

第四次看望时，“子弹上了膛的枪”非要求确定婚礼的日子不可。

犹疑不定和热恋的激情使彼特罗感到浑身发烧，按捺不住。每逢他来，都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玛丽亚，想从那年轻寡妇的面容上看出她是否有局促不安的迹象。

她总是有些躲躲闪闪地看他，但只要看到那充满欲望的眼神，彼特罗就足以把任何事情都忘掉了，内心有一种野性的欲念使他全身不住地颤抖。在第一次谈话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单独在一起

了，彼特罗告辞的时候，总是路易萨大婶把他送到大门口，她像是有意进行监视，乐于把这一对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未婚夫妻残酷无情地分开。

一个星期日早上，彼特罗突然又来了，他希望看到玛丽亚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果然，路易萨大婶已经去玫瑰经教堂做早弥撒了。

“我今天去卡利亚里。”彼特罗说，“今晚我在马科梅尔歇脚，为了处理一件事，过四天我就回来。玛丽亚，你请人准备好你的证件，以便公布咱们的婚事。”

结果，他去了八天，而不是四天。玛丽亚感到悲伤、不安，她居然一直思念着他，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即使在她爱上他的最初几个月里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思念他。有几次，她那旧日的傲慢重又冒头了，一想到她竟不得不嫁给一个做过用人的人，而在此之前，她曾经是一位富有的贵族老爷的妻子，她就觉得大失体面，但是后来，她却让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任凭狂恋的火一般的激情和欲望摆布。寡居多年，使她好像恢复了处女的青春，同时又冲淡了她那幼稚的特点。她仿佛已经经受了人世间种种欢乐和痛苦，只是没有尝到爱情的滋味。她曾经被人艳羡过、奉承过，并且也曾为自己背信弃义的行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今，她的三十岁年华则充满了情欲的烈火。

她像发狂似的渴望享受爱抚，希望重新争到荒废的时间，重新争到虚度的青春，但是，在这一切当中，有某种使人冲动的东西。

那春天的热气、那甜蜜的幸福、那家庭的宁静、那独守空房的寂寞，都使她觉得自己身上的种种感官突然获得了胜利，觉得那已经厌于沉睡的青春在自己身上觉醒了。

不过，在情欲没有使她丧失理智的时候，她又感到一种模糊的不安，她感到在灵魂深处有一种复杂的怨恨情绪在折磨她。她不能原谅彼特罗出身微贱，于是就对他的每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缺陷也横加指责。这时候，往昔的女主人又在她身上复苏了，是那样颐指气使、冷嘲热讽。

这样，当他第四天还没有从卡利亚里回来的时候，她发怒了。

“瞧，他又开始撒谎了！既然不能兑现，还有什么必要许愿呢？现在，他在那里究竟干什么？他在寻欢作乐，就是这样！谁知道……”她想。

第六天，她开始坐卧不宁了。

“彼特罗既不回来，又不写信！……他一定是遭到什么不幸了。昨天夜里，我梦见了一封镶黑框的信，这封信我又不能看，当时真有一种凄凉的感觉，醒来时直发抖。”

当晚，她果然收到彼特罗的一封信。在拆开看之前，她把那封信抚摸了半天，她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欲火这样做的，接着她就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看信。他请她原谅来信迟了，并且用一些粗俗而又热烈的话语向她吐露自己的情爱。“我拥抱你，吻你一千次，就像那个星期日那样，我要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我想待在你的身边，热烈地吻你，我简直想得要死。”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她重新陶醉在她那狂热的爱恋当中。

“瞧见了吗，我的夫人？”尼古拉大叔用手杖头轻轻地敲打着玛丽亚拿在手中的信叫道，“他居然也会写字了！”

“他是从哪里学会的呢？……”路易萨大婶惊叹道。接着，她又摆出一副尊贵的样子，向征求她的意见，问该不该给彼特罗回信的玛丽亚说道：“你已经嫁了人，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你为什么要回信呢？难道是为了让邮局看到你的信？你至少得考虑一点身份，我的女儿，至少你该保持一点身份。”

为了保持一点身份，玛丽亚没有复信。

两天后，彼特罗回来了。他给妻子带来了华丽的礼物，还给路易萨大婶买了一件极其贵重的锦缎上衣。这一讨人喜欢的举动使未来的岳母心软下来。

“好了，”在公布了婚事之后的第二天，她对彼特罗说道，“咱们怎么办这件婚事？你请不请你的亲戚？”

他轻蔑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亲戚。你们要是想请什么人，只管去做好了。对我来说，我只想一切从简，私下办一办就是了。”

“好极了。”路易萨大婶说，转过身去，把涌上眼边的泪水遮住了。她想起了玛丽亚的第一次婚礼，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

由于彼特罗的房子还没有修好，婚礼已确定在五月下半月，尼古拉大叔乃至路易萨大婶都建议新婚夫妇在娘家度蜜月。不管怎么

样，路易萨大婶心肠并不坏，她打心眼里疼爱玛丽亚，这胜过了金钱和家门的脸面。再者，左邻右舍妇女的阿谀奉承和彼特罗持续不断的殷勤举动，也都使她变得十分和蔼可亲了。

邻居们经常对她说："让我们看看彼特罗送给你的上衣吧。"

"耶稣啊！玛丽亚，这是多么漂亮的东西！是老缎子呢，这礼物可真配得上您和彼特罗·贝努。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呀？"

"啊，我们还不知道呢。"路易萨大婶总是这么回答，同时把缎子重新叠好，包在精美的包装纸里。

直到婚礼举行前夕，大家还都不晓得婚礼的确切日期。尼古拉大叔也缄口不谈，因为他遵守旧日的习俗，认为一个寡妇为了纪念自己的前夫，不大办第二次婚事是对的。彼特罗是最叫人猜不透的。他跟任何人都不谈他的婚事，只是催促瓦工把他的房子修好，他一想到得在诺伊纳家度蜜月，并且是占据死者的地位，就感到痛苦。

"在他的床上……"他心想，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在办婚事的前一天晚上，玛丽亚含笑地望着他，问道：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什么？"

"忏悔啊！"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他的眼睛像遮上了一层阴影。

"好多年我都没有在复活节受戒了。"他凄然地说，"我受的苦太大，我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了。"

“你知道，不应该在犯死罪的情况下结婚。”玛丽亚别有用心地说，“这几年，你大概犯了不少罪孽！你应该做忏悔。别让我的母亲生气，彼特罗……”

他弯下身去，接着又挺起身来，点了点头。

“好，就这么办。不过，你也该帮我一个忙，以前，我不敢向你提出这个要求。咱们住在你爸爸这儿的期间，让我派人把我在卡利亚里买的床搬到咱们的卧室里吧。”

这时，玛丽亚也变得心事重重，愁容满面了。本来应该是新娘提供新婚的卧床，因此，彼特罗向她建议用他的床，这几乎触犯了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毕竟是对的。瞧，尼古拉大叔虽然明察秋毫，却没有预见到这件事，而玛丽亚此时已经狂热的情感和种种事件的连续发生弄得她神魂颠倒，她也没有猜破彼特罗为什么不愿睡在佛兰切斯科·罗萨纳睡过的床上。

于是，他们俩达成了一个协议：彼特罗届时去做忏悔，玛丽亚则在她的卧室里放下另一张床！

五月的一天，早晨三点钟，在玫瑰经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玛丽亚彻夜没有合眼。一点钟她就起床了，面色苍白，四肢疲软。她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她记起了她第一次举行婚礼时那喧嚣的场面，那隆重、奢华的排场，那欢快的气氛。如今，一切都进行得静悄悄的、偷偷摸摸的。甚至连房子也没有打扫，除了两位必不可少的证婚人以外，没有请一个亲戚，一个朋友。

但是，这一次，新娘的心中却充满了喜悦，她的双手在整理新

婚的睡床时不住地颤抖。

她下楼来到厨房，扫了地，升上了火，准备烧咖啡，微微的红晕使得她那疲倦的面容焕发出一些光彩。

快两点的时候，她又上楼到她的卧室里去，开始穿戴起来，她一面脱下守寡时穿的衣衫，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到箱子里，一面则感到一种异样的激动，那是一种既喜又悲的冲动。是的，她在脱掉令人痛苦的丧服，从这里面解脱出来，这些黑色的衣衫代表了她这一生中的一个悲惨的时期，这个时期现在正随着把她的肉体和灵魂凄惨地裹住的黑色衣衫一点一点地剥落和消失了。她觉得自己在挣脱这丧服的束缚时，似乎像一只脱壳的蝴蝶生出了翅膀，但是，当她把一条宽大的布裙放到一件羊毛紧身上衣上面，又把另一件紧身上衣叠好，轻轻关上箱子的时候，她就像是害怕惊动睡在房间暗处的什么人似的，一道道发自内心痛苦的泪水从她的脸上簌簌地流下来。

她跪了下去，臂肘支撑着箱盖，开始做祈祷。

一幕惨绝人寰的景象又一次从她眼前掠过，是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又那么清清楚楚：在一个露水未干的、宁静的春天早晨，一个男人倒在草地上，一只手满是血污，像是在祈求怜悯……一阵清脆而恬静的云雀鸣叫声，像月光流泻似的从岩石上传送下来，在野花盛开的篱笆上回荡着……

她打了一个寒噤，的确，果真有一只云雀在歌唱，就在那悄然无声的小房子后面。天开始蒙蒙亮了，院子里响起了一阵男人的脚

步声……

她站了起来，开始穿她的新娘礼服。

新婚夫妇、彼特罗的一位亲戚、两位证婚人和尼古拉大叔组成了这个小小的群体，他们静悄悄地走在晨光熹微照射下的僻静小街上。大家好像都害怕吵醒人们，也害怕被人撞见。

但是，突然间，正紧倚着彼特罗的亲戚行走的玛丽亚用一只手捂住嘴，忍住了一声笑。

“你怎么了？”新郎问。

“瞧，我觉得好笑，咱们就像是一群贼。”她并不转身地答道。

从这时起，大家开始有说有笑了，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寂静无声的小教堂门前。

婚礼仪式拖得很长。教堂主教为新婚夫妇主持弥撒，有一个年老的镇上人协助他，这人就像个使徒，因为他的头光秃秃的，有一绺发黄的长胡须。主教讲话慢吞吞的，声音很温柔，他的讲话声在这散发着玫瑰馨香的小教堂的沉静而忧郁的气氛中荡漾着，教堂里，曙光和蜡烛的光辉融成一片。

新婚夫妇跪在祭坛的光光的台阶上，一声不吭，神情肃穆。彼特罗不时地抬起头来，像是大梦初醒似的，看一看玛丽亚，接着就又陷入他那几乎有些悲哀的肃穆神情之中。这个庄严的时刻曾经是他整个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热烈渴望的，然而，这时，却并不使他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达到这个目标是很自然的，就像任何一个新郎顺顺当当地选择了跟他地位相同的一个女人一样。尽管胜利的喜

悦并没有搅乱他的心，一种获得休息的甜美感觉和不再有任何牵挂的意识，却使他感到其乐融融。

瞧，他终于达到了目标，就像一个行路人经过了千难万险的大森林之后，筋疲力尽地来到了一个平安可靠的地方。一切恐惧、一切可怕的回忆都见鬼去吧！灶火在闪闪发亮，香气四溢的葡萄酒在酒杯里闪烁着晶莹的光辉，是休息的时候了，是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的时候了。

只有那主教的有节奏的温和的声音和那年老的使徒的深沉声音不时地把他从梦中唤醒。于是，种种杂乱无章的回忆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种种模糊不清的恐惧心理又透过了他那略带伤感的幸福感觉。但是，只要他抬起头来，好像满不在乎地把恐惧从自己身边远远地驱走似的，只要他看一看自己所钟爱的新娘的面庞，现实的喜悦就又把他的整个身心都包围起来了。

玛丽亚在祷告，她也在回忆过去，仿佛又看见自己身边是那被害者的凄惨的身影，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心神不定。她哭他难道还没有哭够吗？对她来说，该是休息和享受人间乐趣的时候了。她看着彼特罗，虽然她并没有转过身去看他，她感到他就在自己身边，他是那么年轻、强壮、充满热情。

上帝早就同意让他们结合了，真得感谢上帝！一切都按上帝的意旨安排妥当了。为了感激这慈悲为怀、善良可亲的上帝，新娘力求怀着平静的心参加婚礼。那回忆，那惹人烦恼的思念，那忐忑不安的情绪，都见鬼去吧！只让那爱情，那贪婪而热烈的爱情永存。

从教堂返回途中，这几个人也没有被人看见。新婚夫妇走在前面，默默无言，心情很激动，低着头。东方吹来一丝微风，那令人心醉的暖烘烘的气息把他们笼罩了起来。

他们俩都很俊美，理应结为夫妇，简直是十全十美的一对。新婚夫妇的伴随者——彼特罗的一个女亲戚和尼古拉大叔——跟在他们后面，赞叹地注视着他们。甚至连那神甫也不时地这样说道：

“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简直是一对如花似玉的恋人！”

路易萨大婶在大门后面等候，和上次不同的是，她既没有哭，也没有吻新婚夫妇。但是她朝新婚夫妇身上扔了一把小麦，并不动容地祝愿道：

“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幸福！”

在两个前来帮助路易萨大婶煮咖啡和做甜食的妇女，也各自把一把小麦扔到新婚夫妇身上，然后就跑去取盘子，上楼到路易萨大婶的房间去。

主教刚走进房间，就朝卧床祝福，他以为这床就是为新婚夫妇准备的。尼古拉大叔感到有趣，不由得弯下腰来，倚着拐杖，哈哈大笑起来。

“谁知道呢，也许我老婆现在会给我再生个儿子！哈哈，再生一个儿子！”

大家都笑了，玛丽亚把主教拉到自己的房间：

“对不起，对不起，神甫，请到这边来！”

二十三

八天过去了，从来没有哪个蜜月比玛丽亚和彼特罗的蜜月更热烈、更完美。

尼古拉大叔和路易萨大婶几乎每天都到田里去，从早上待到晚上，好让这对年轻夫妇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五月即将过去，它的一切甜美和火热的东西也即将随它消逝，但正是这个五月使这对新婚夫妇悠然自得的生活臻于完满的境地。他们放纵着野性的热情，无休止地欢愉，他们相互狂恋，就像原始的夫妻那样，在初有人迹的世界的葱郁茂盛的森林中做爱。

有一次，玛丽亚几乎有些害怕彼特罗了，因为他总是用一种残暴的眼神看着她，那双眼睛色彩斑斓，却又发绿，正像老虎的眼睛。但是，这种对男性的畏惧，对凶狠的猎获者的畏惧，却又使她浑身瘫软，内心深处的那种任人玩弄的欲念反倒加强了。她觉得自己像是被一阵狂风吹走了似的，像是被卷入了性欲的漩涡，连她自己也变得充满了兽性。她轻而易举地丢掉了平常总是包在她身上的

那一层薄薄的文明纱衣，从而重又变成了赤身裸体的凌波仙子，在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草丛中等候野兽前来吞噬。

他果然来了。他们的四周垂下了纱幕，世界、房子、过去和未来都看不见了。有几次，彼特罗显得焦躁不安，郁郁寡欢，特别是在他回来的时候，如果没有马上看到玛丽亚笑脸相迎，狂热地注视着他的话。他总是寻找她，呼唤她，追问她：他不在家的时候，她是不是去找过什么人？她开始以为，他是在嫉妒。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却表现得很温存、很柔和，几乎有点毕恭毕敬，他仿佛还没有忘记他昔日做用人的地位。她也喜欢这个样子，她似乎又生活在旧日的时光，那时，彼特罗还不敢对她表示出他的全部狂热的恋情。

但是，经过一星期如醉如痴的狂恋之后，她开始感到厌倦了。她周围那层火热的云雾开始慢慢消散了。

一天，她坐在厨房门旁，正好是房子的背阴处，她在给彼特罗的衬衣绣花。只有她单独一个人。尼古拉大叔和路易萨大婶到葡萄园去了，彼特罗则在督促工人干完他那小房子的最后工程。

那洁净的、泼洒了清水的庭院里，像平常一样十分安静，可以感到春天的暖烘烘的热气，还可以嗅到石竹花和矮糠草的香味，听到坠入情网的燕子不断地啾鸣。玛丽亚边绣花边思索。

她感到头有些沉重，但是，她的思维并不浑浊，她的气息也比往常平和。她又开始料理她的家务，又看到周围的东西，又想起左邻右舍妇女的闲言碎语。

她像是大病初愈，身上还有些懒洋洋的，没有气力，但是，已经不再有使她许多天来丧失知觉的高烧了。

“是的，”她想，“我的母亲已经后悔要把我撵走了，不过，彼特罗现在已经拿定了主意。不错，该换一换房子了，至少在那里要过一阵子。以后，我可以肯定，我们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彼特罗和那个已经升天的人不同，如果我们在这里再住些时候，他就一定会跟我妈妈吵起来……昨天晚上，他就因为妈妈说的一句话生气了。的确，妈妈说话也欠思量，她说：‘你们要是有了孩子，就叫他佛兰切斯科！’是的，他对死者仍然很嫉恨。啊，厨房里出什么事了？”

她站起来，走过去看了一下。是猫把盖子弄掉了。她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又去追赶那只猫，猫却跑过了庭院。随后，她又坐了下来，看了看房子阴影达到的地方，推测时间早晚。

“十点了，彼特罗中午也许会回来。”

她仿佛看到了他，他推开大门，走了进来，要是没有马上见到她，就会叫唤她的名字。于是她迎上前去，两个人丧魂失魄地相互注视着，就像一对情人在幽会时刚刚遇到的情景，他们相互狂热地亲吻。

玛丽亚在思念丈夫的时候总会有几分钟陷入这种狂恋的幻觉，这种幻觉多少天来一直使她六神无主，像是有什么绳结系紧她的喉咙，她的呼吸也呼哧呼哧地喘起来。她又开始缝纫，但是那针在她的手指间簌簌发抖。

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她从梦幻中惊醒。

她把衬衣放到地上，前去开门。

是邮差，一个长着红头发，有一大把黄色胡须的矮小男人。这人从头到脚打量她一眼，像是要向自己确证，此人就是玛丽亚。在确信了这一点之后，这人就从提包里慢吞吞地拿出一封盖着五个大章的信件，在印章上面还可以看出有一个镂空的纽扣的痕迹。

“罗萨纳的寡妇、玛丽亚·诺伊纳太太的挂号信。”他说，一边读着来信的地址，“是从阿尔及利亚邮来的。”

“给我吧。”玛丽亚伸出手来说。她想到萨碧娜，因为萨碧娜至今还在那边。

“请在这里签字，”邮差说，顺手递给她签收单，“在这里。”

她不得不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她签了字，看到在她的签字后面还有一个签名。她不禁自忖：

“萨碧娜要我干什么呢？也许是要钱吧？她难道还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

她又下了楼，关上大门，然后马上打开了信。这封信没有署名，但是，她认得出这是萨碧娜的笔迹。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玛丽亚：

你知道我是谁，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署名，但是，你知道我是一个疼爱你的人。今天，从一个来自努奥罗的人那里，我才知道你就要结婚了。我愿意祈求上帝，不要叫我给你的信

到得太迟了。不然，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可怕的不幸，而我写这封信，也就是为了使你不致遭到这个不幸。听着，玛丽亚，不要嫁给彼特罗·贝努，杀死佛兰切斯科·罗萨纳的就是他。首先，他跟他的帮凶，也就是乔安尼·安蒂耐，杀死了齐祖·科罗卡，然后，又用这个人的刀杀死了佛兰切斯科。图鲁利亚的尸首藏在你那圣灵牧场和橡树林的岩石丛中，那个地方只有那些牧人才熟悉。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都是实情，因为我曾经请人去了解图鲁利亚以前的那些秘密。附近的牧人——安东尼·佩拉、安德里亚大叔和其他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他们曾经看到过这两个凶手，这两个人也是小偷，因为当时从努奥罗的羊圈失踪的所有牡牛都是他们俩偷的。彼特罗·贝努就是靠这个发财的，仅仅是靠这个，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他这桩令人憎恨的罪行，他也不配娶你。牧人都因为害怕和胆怯而不敢声张出去，若不是你拿定主意要嫁给你过去的用人，我本来也不打算声张的。

我祈求圣母玛利亚保佑，这封信能及时寄到你那里。你可以按你的心意去办，但是要谨慎从事，因为彼特罗如果发现你已经知道了，他也会杀死你。

玛丽亚不由自主地穿过庭院，茫然地坐到刚才坐过的那把小椅子上。她的面色变得灰白，而且在抽搐，她的手和头都在颤抖。她就这样待了一会儿，仿佛被一阵轻微的痉挛压倒了似的，完全失去

了知觉。然后，她又抬起头，惊讶地望了望四周。就在这失掉知觉的时刻，她的心灵仿佛已经脱离了她的躯壳，飘然而去。她像是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在那里，她看到了妖魔鬼怪、奇峰怪石，如今又回到了人间，却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子，她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怀疑起来，尽管她相信那封信所说的都是可怕的实情。她仿佛和那封信一起被紧紧地抓在一个拳头里似的，喘不过气来，而那封信则比一份宣布死刑的判决书还要残酷无情。在她茫然失措，忘掉了自己，丧失了她的曾经受过考验的力量的时候，她却感到有一种本能的需要。她需要保护，需要松弛紧张的心情，她盼望彼特罗回来。

“要是他马上回来该多好！”她想，一边看信，“我会让他看一看这封信……一切都会了结的。这是萨碧娜在报复。是的，她过去爱过他，而且他也喜欢过她……那么……”

霎时间，她回忆起自己的全部悲惨的爱情遭遇，从诗情画意开始，以悲剧告终。她想起了一切。她重又看到彼特罗把他的大衣挂在厨房的墙壁上，就在房门角落的后面……那是昏暗无光、凄凄惨惨的一天……她给他倒酒喝，用猜疑的眼光看了看他，因为他名声很坏，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理由证明关于他的风言风语。

后来，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就像天空的云朵，没有留下半点痕迹……这期间，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她在做梦：她是那么美丽，又那么喜欢捉弄人，是的，她记得很清楚，她盛气凌人，简直

像个国王的女儿。

为什么后来她竟这样堕落下去了？她听了她的用人的话，像个最不值钱的女人，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交给了他。当时，他还是老实的，她觉得他温顺、随和，就像一个孩子。她曾经把他，或者说，她曾经以为自己是把他当做一个供自己消遣的玩物……但是如今，她记起他当时说的话和许的愿了。

“我一定会富起来，一定会走运的……为了你……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啊，从那时起，他已经变成一个贼了，或者已经想要当贼了。而她，瞎了两只眼，却什么也看不出，她耳朵也聋了，什么都听不见。她只感到他的亲吻的香味，却没有察觉出，这亲吻正在毒化她的整个生命。

不过，要是他回来该多好！要是他回来，只要用他那兽性般的一吻，就能使她忘记目前这可怕的痛苦折磨！

“怎么，我竟怀疑起他来了？”她那受到惊吓的灵魂深处发出了这一声惨叫。

这时，另一个更大、更深沉的声音却答道：

“别怀疑，你应当有主见！真理在你的心中。”

内心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她破天荒第一次思想极度紧张地考虑着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她觉得，她的眼帘上的一块幕布跌落下去了。她记起每逢彼特罗回家，没有立即看到她笑脸相迎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心神不宁。这些细枝末节现在都在她的脑海中重新浮现

了。她想起了彼特罗的朋友，也就是那个不清不楚地发财致富的乔安尼·安蒂耐的形象。安蒂耐所作的见证，他对那失踪的用人的指控，如今在她看来也是在泄露天机。

“他就是彼特罗的帮凶，”她想，“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是的，她仿佛不再有什么怀疑了。她几乎有些羞怯地重新打开那封信，又看了一遍。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钢刀刺痛了她的心。

当她最后一次读完这封信的时候，她猛地受到一种新的情绪的冲击，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她现在十分害怕彼特罗回来了。为了掩盖别的罪行，他是能够再犯一次新的罪行的。

于是，她把信藏在怀中，抱着一种模糊的恐惧心理，望了望那逐渐缩短的阴影的深暗线条，这阴影正在靠近她的脚边。时间在流逝，好像在跟太阳赛跑，那阴影的线条在缓缓移动，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像是一个敌人在步步进逼……

最后，在她心中有一个问题发出了反响。

“怎么办？怎么办？”

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回来了。她现在已经看到了他，就像不久前在她那充满恋情的梦中看到他一样。他呼唤着她走近她身边，扑到她身上，他的拥抱使她喘不过气来……看啊，他已经丢掉那作为情人的外衣，露出了杀人犯和窃贼的真面目……

怎么办？怎么办？

她又变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她站起来，想逃之夭夭，想跑到葡

葡园去求她父亲来保护她。她一直走到大门前，但是，那封引起她莫大恐惧的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又浮现在她的脑际，使她平静下来：“玛丽亚，要谨慎从事。”

她关上了大门，又上了门闩，她像一头被无情的猎户围困在巢穴里的野兽似的在院中转来转去。

怎么办？怎么办？

往事的种种回忆猛烈地冲击着她，纵横交错，其中还混杂着她的恐惧心理，焦虑心情以及她所抱的一线希望，这使她已经混乱的头脑变得更加迷糊了。

她仿佛又看到了彼特罗的身影，在那明月初升的黄昏时分，在牧场和橡胶林的小径尽头。她又忆起佛兰切斯科之死的一切细节，忆起她寡居多年发生的一切事件，还有那悲惨事件发生后一直使她痛苦万分的重重疑云，彼特罗的起誓，他那长期的等待，他那锋芒外露的狡黠，他的财运亨通，那偷偷摸摸举办婚事的希望，那不愿听到提起被害人，不愿住在佛兰切斯科住过的地方，不愿睡在佛兰切斯科睡过的床上的厌烦情绪……

不过，他在发誓的时候却总是显得那么真心实意，那么愤愤不平，这使得玛丽亚一想起来就情不自禁地感到一阵喜悦涌上心头。于是，她又畅快地呼吸起来，犹如一个落水者好不容易才把头露出波涛汹涌的水面。但是，随后她又重新陷入了阵阵疑团构成的可怕的大海当中，沉入了绝望的水底。

“他发过誓，以圣十字架发过誓……而我竟相信了他！上帝

啊，你为什么，为什么把照亮我的灵魂的那线光芒从我身上撤走了呢？我究竟干了什么，要受这样的惩罚呢？”

她高高地举起交叉紧握的双手，绝望地凝视着春天的深邃的天空，而这天空在一小时之前还曾经使她这位幸福的新娘做着欢愉的梦。但是，从空中传来了回答她的绝望呼叫的声音，那是几只谈情说爱的燕子的几乎带有揶揄意味的啁啾。

太阳继续西斜，阴影的线条也在不断地延伸，像是无法抗拒的命运。

彼特罗可能就要回来，甚至会等不到中午。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怎么逃避他的眼神，逃避他那可怕的亲吻呢？

有人在敲大门。

瞧，是他！玛丽亚一动不动地呆立了片刻，屏住呼吸，但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叫道：

“路易萨大婶，您开门啊。难道你们全都死了或是病了？”

玛丽亚没有开门，但是，那女孩子说的话使她产生了假装生病的念头，免得因为自己心神不定而引起彼特罗的猜疑。她拿掉了门闩，让大门像平常那样只用插销关上，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当她看到寂静无声的房间阴暗处那洁白的床铺的时候，一阵忍不住的哭泣使她哽咽起来。

在她感到恐惧，本能地想起自卫的念头使她受到痛苦的煎熬之后，现在她又产生了因为丧失宝贵的东西而感到绝望的心情。她的

焦虑使她变得更加清醒了，因而也变得更加深沉了。

她扑倒在玫瑰经圣母像前，双膝跪下，举起双手哀告，嘴里念叨着混乱的祈祷。

她究竟想怎样呢？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到底希望彼特罗是无辜的呢，还是指望神灵保佑，帮助她复仇，从他身边解脱出来呢？她不知道，不知道。

然而，祷告毕竟使她得到了慰藉。她站起身来，心情松弛了一些，她觉得，一切仿佛都是一场噩梦。

“瞧啊，”她一边拍着胸前的信一边想，“现在，我要把它撕掉，扔掉，那么一切就都了结了。这是诬蔑，是扯谎。写信的人假装以为我还在守寡，真恶毒啊……我竟然自己吓唬自己，我是多么愚蠢啊！”

这时，她又记起了彼特罗在到她家打工以前曾经是出名的暴烈性子，胆大妄为。没有任何理由证明他这个坏名声是恰如其分的。他过去受人诬蔑，现在也一样。实际上，他是那么善良、温柔！

她又拿出信来看，那信依然发热，像是在跳动。这时，她又突然陷入了刚才的恐惧。

这张纸，这五个深红色的印章，红得像凝固的鲜血，使她既感到震惊又觉得迷惑不解。它们像是启发她回忆往事，使她记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她又看到佛兰切斯科的鲜血凝固在草上和小路的石头上，她又看到他那朝上伸着的手，似乎在祈求怜悯……

恐惧和焦虑重又侵袭到她的全身。

“死人又复活了！”她高声叫道，一边把信件藏起来，以免彼特罗看到，“佛兰切斯科又复活了，是他叫人写这封信的，是他，这只被宰割的羔羊……

想起了佛兰切斯科，她不由得热泪纵横。如今，这回忆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使她感到心慌意乱。在这真相大白的可怕时刻，她破天荒第一次怀着正义感和亲切的心情想起了佛兰切斯科。

那两个哭丧的妇女的悼词，她一度像背诵课文似的一再重复，这时都重又不可抗拒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而且她觉得这些悼词和话语都像是新的，像是从她的灵魂深处涌现出来似的。

他善良得像一只羔羊，而人家就把他像羔羊那样宰了……

他是多么温柔、淳朴和亲切啊！

他的眼睛透出了他的灵魂，跟他生活在一起，人也变得善良和正直了。而彼特罗，凡是他所到之处，就像火一般烫手，他身上带着他那倒霉的命运，而且把这倒霉的命运撒播到他周围的所有地方。

要是佛兰切斯科还活着，她一定以真情实意去爱她——她这时就是这样想的——用上帝赐予的爱去爱他，那是一种纯洁而深沉的爱，像时间那样永恒，永远不变，永远温柔，而不是肉欲之爱，正是这种肉欲之爱使她同一个用人可鄙地结合在一起……

“是他，这个卑鄙的用人，毁了我，害了我……”她扑到床上呻吟着，绝望地把脸深埋在枕头里，“我的母亲是对的，是他使我中了魔。我变成什么了？我，玛丽亚·诺伊纳，我，玛丽亚·罗萨纳！我变成了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女人，变成了用人的用人。我

对我的母亲犯了罪，对死者犯了罪，对我的整个家族犯了罪。我让一个用人上了我的床，让那卑鄙的浑蛋上了床！难道为了这个就要我受到惩罚吗？哦，不，上帝，惩罚太可怕了……我到底干了什么？……”

在她黑暗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指责她，而且变得响亮起来。但是，她绝望地为自己辩护，终于使那声音沉默了。

她想，彼特罗是为了她才走上邪恶之路的，但是，在这方面她又有什么罪过呢？也许，过去是她首先看上他的？……即使她没有嫁给佛兰切斯科，彼特罗同样也会变成窃贼，一有机会，就会变成杀人犯，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发财财富，娶她为妻。啊，是的，她记得很清楚，在他们恋爱初期，他曾对她许过愿：“我一定会变得有钱，我会想办法发财……我什么都会干……为了你！……”

他果然干出来了！他是在命运之神的操纵下出生的。而可怜的她，如今也像一只麻雀落到凶鹫的铁爪之下那样落到他的魔掌之下了！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她一直在哭泣，在回忆，而在灵魂深处，她仍然抱着希望，因为她那糟糕的本能在反抗，主宰着她。

这样，她觉得自己又渐渐地变得有主意了，她又主宰了自己的意志，恢复了自己的精明。

不错，现在她觉得自己已经看清了彼特罗的真相，正如她曾多少次模糊地觉察到的那样。

她依然是旧日的女主人，他呢，仍然是旧日的用人，而且是做小偷、强盗的用人，是自己的仇敌。他是一个盗窃东家财物的用人，为了篡夺东家的地位，他不惜杀害了东家。就是在做爱方面，他也是个粗暴的人，是一个食人的猛兽。这时候，她感觉到这一切了。昔日的一切怨恨，由于门第悬殊而产生的怨恨，像是在她身上隐匿多年的病害，如今发作起来了，她终于得到了发泄旧怨的机会。

“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

随着痛苦变得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响亮了。

饶恕对方的念头根本就没有经过她的头脑。对于她来说，只能希望彼特罗是无辜的，如果他有罪，那就必须打击他。

打击他？又怎么打击他呢？首先，怎样才能确有把握地说他犯了罪呢？

就她本人来说，尽管她精明强干，却并不感到自己有能力去调查、追究和发现。要么缄口不言，要么去寻求强有力的援助，抢在彼特罗得以逃脱惩罚之前，对他反戈一击。

但是，向谁求援呢？向谁求教呢？向她的母亲吗？为了家门的名声，路易萨大婶尽管对彼特罗怀有怨恨，也会劝玛丽亚保持沉默。向她的父亲吗？他是个男子汉，但是既没有头脑又轻浮，他说不定还会笑话她，责怪她没有在嫁给佛兰切斯科之前先嫁给彼特罗。

那么，到底向谁求援呢？她一无朋友，二无可以信任的亲戚。

但是，她有钱，她有一个雕刻着长春花的小匣子，里面装满了金币和银币……

是的，有了钱，什么都可以得到。有了钱，她甚至可以叫牧场和橡树林里的石头说话。她能在那深埋的墓穴里挖掘，使真相大白。有了钱，什么都可以办到。可是，以后又该怎么办呢？以后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

有一句话从一开始就在她的心灵深处使她感到心惊肉跳，正像远处传来的深沉而骇人的惊雷，这时，终于从她那满浸着苦涩泪水的唇间吐出来了：

“我到法官那里去告状。”

法官如今变成了她那塌陷了的世界的支柱，她惟一能依靠的支柱了。

法官就是她的生身之父，就是她的亲朋好友，就是她的庇护之神，就是她的伸张正义之士，法官是惟一没有出卖她的好人。只有他才能凭借他的巨大的威力使死人张口说话，才能去岩石丛中搜索，戳穿神秘之网，只能他才能迫使生者和死者道出真情，才能惩办罪犯或是拯救无辜。

玛丽亚拿定了主意。

“我偷偷地到法官那里去。不管怎么样，他是男子汉，一定会理解我的痛苦处境。他一定会立刻叫人逮捕彼特罗，而且肯定不会

讲出是谁告发的。要是彼特罗犯了罪，他一定会被判刑。那么，我怎么样呢？……我的母亲会怎么样？我的父亲会怎么样？我们会一辈子见不得人，人家会对我们幸灾乐祸，所有最卑鄙的人都会朝我们身上扔石头。”

突然，她又暗自拿不定主意了。她从床上跳起来，重又像刚才在院子里那样，在房间里绝望地转来转去。怎么办？怎么办？

她自己跑到法官那里去控告彼特罗，控告这个几小时前她还如醉如痴地狂恋着的人，这难道可能吗？

在这白色的安静的房间里，四壁挂满了慈祥含笑的圣母和圣者的肖像，这每一件东西都使她忆起八天来令人陶醉的生活，至今她的肉体还为此而颤抖。怎么办？怎么才能抛弃这个她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欢乐，怎么才能像抛弃一个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果实那样把这欢乐抛掉？

她又一次扑倒在地，跪到圣母像前，这圣母是用玫瑰色和黄色画成的，她正在拨弄着手中的珍珠缀成的玫瑰经念珠呢！玛丽亚祈求实现她内心深处明知办不到的事情。

“您保佑他清白无辜吧。可怜可怜我，至神至圣的玛利亚。”

她还大声地重复这句话：

“全是梦。没有一点是真的，全是造谣中伤！为什么我居然相信了？难道我疯了？”

她用一只手抚住胸口，感觉出信件还在那里，信上的五个印章

像是在她身上打着印记："……要谨慎从事，因为要是彼特罗发现你已经知道了，也会杀死你……"

她立起身来，又开始围着房间漫无目的地转起来。她靠近镜子，几乎认不出自己的面孔了，它是那么变颜变色，而且有些发绿，简直像个面具。

疑云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她，法官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从友好变成敌对，而且咄咄逼人。

这法官像个掘井人，只要不见甘泉，就不会歇手。

尽管她还在为自己进行辩护，她却明知她的痛苦根源在什么地方，是什么。

要是法官果真好好地调查一番，那么，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对她不利。司法当局的人可能会给彼特罗判刑，周围的人则会谴责她。周围的人啊！不，周围的人不了解眼前这个悲剧，正像过去他们不了解那一段谈情说爱的幸福生活一样，为了这些周围的人，她也得进一步牺牲自己，了此残生……

她又一次觉得彼特罗正在穿过院子，于是，她又一次扑到床上，像个孩子似的吓得发抖。

她真的觉得自己又变成一个孩子了，她仿佛独自一个人睡在床上，睡在黑暗当中。像是在一个冬夜，四周那么令人毛骨悚然，那么神秘莫测，她的脑海里浮现出过去守着灶火听到的种种离奇骇人的故事。

多年来，她感到最吓人的东西就是“盗贼”。她想像“盗贼”都是高大得像棵橡树，生就两只猫一般的大眼，两只凶鹫般的利爪。

这“盗贼”生活在山上的洞穴里，那里藏有各种财宝。夜里，他从山上下来，怀里揣着七把钢刀，两只大脚裹着布条，以便悄无声息地行走……

他默不作声、蹑手蹑脚地走着，破开房门……窜进富人家中……

但是，彼特罗并没有来，她又平静下来了。她警觉地做好了各种准备，决心单枪匹马地对付敌人。她生来就是为了作战，为了斗争，为了反戈一击的。她总是在背叛。她背叛过彼特罗，背叛过亲友，背叛过萨碧娜。甚至对佛兰切斯科，她也背叛过，她没有向他吐露过实情。如果她当时讲出来，也许他不会死。但是，世上的一切都是充满了背叛和危害的。一个人为了在阳光之下和大地之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得跟别人作斗争。她为了不致被别人战胜，为了不致在人生道路上陷入可怕的埋伏，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作斗争，这又有什么罪过呢?

瞧，那最原始的力量在她身上重又出现了，这不再是为了去做爱，像几天以前那样，而是为了去斗争，去自卫。随着时间的推移，危险的临近，她准备好自卫的一切武器，这些武器就是她作为妇女的本能，但是过去，这种本能却被一种无法抗拒的意志压抑

了。她重又变成了原来那个女人，她看到自己四周全是神秘莫测的鬼魂，是死亡、罪恶和痛苦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魔影。她这时似乎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一个凄惨的黑夜中，穿过黑黝黝的树林，去迎接她那可悲的命运的挑战。

院子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玛丽亚，你在哪里呢？”

他来了！他上着楼，往前走，轻轻的，但又是稳步的，活像一只老虎。他来了！他往前走啊走，好像做好了向前猛扑的准备，就是他，这个“盗贼”！

彼特罗看到她躺在床上，感到害怕。他在她上面俯下身去，拿起她的一只手。

“玛丽亚！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躺在床上？”

他吻了她，注视着她。他的忐忑不安的眼神就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的眼神。

她看了他一眼，把他推开。

“我不舒服。疼……头疼得要裂开。现在，我好一点了……放开我。”

他不安地望了望四周，然后又用他那明亮的、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惧的目光盯着她看。

“头疼，是怎么回事？你没有请人来？你什么也没有做？连一点醋也没有擦吗？你简直像个孩子！现在我去……拿一点醋来……”

他出去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

“他害怕了，”她想，“瞧他是怎么看我啊！他怕我！”

他回来了，把醋也拿来了。他找了一条手帕，蘸了醋，敷在玛丽亚的前额上。她任凭他去做。他弯着腰，神色焦虑，不断地看她，口里还不住地说啊，说啊。可是他说得太多了，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病痛，也忙碌得太过头了。

“现在，好一些了吗？好一点，是吗？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是什么呢？是不是好久就这样了？火灭了……谁来过，今天早上？觉得好一些了吗？”

“是的，好些了。去吧，让我自己待会儿。去吧，去找点东西吃。去吧，让我自己待会儿。”

但是，他还是赖着不走。他要知道那天早上到底是谁来过，那病痛是不是早就有了，究竟怎么会头痛起来的。

突然，他那越来越不安的目光亮了起来：

“你怀孕了，玛丽亚？”

她闭上眼，摇了摇头。她没有言语，但是，彼特罗提出的问题是她没有想到的，这时使她的心中又充满了痛苦和愤恨。

他的儿子！想必是一个坏蛋了！那可怎么好啊?！……

她又睁开眼睛，死死盯住男人的脸。她觉得他的脸霎时间变了样，变得那么温柔，那么幼稚，目光也不再那么心神不定了，而是那么柔和，像是在祈求什么。以前，她什么时候看过他是这样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她记不得了，也许是在很久以前的一天，在他们初次恋爱的时候。也许是那一天，在葡萄园里，他本来可以对

她做出非礼的事，但他请求她走开。也许是那头一天晚上，他拥抱了她，对她说："我绝不会伤害你！"

可是恰恰相反，他干了多少伤害她的事啊！过去干了那么多伤害她的事，今后还要干！现在，只要一看见他，她就会感到死一般的痛苦。她不再怕他，相反却感到，正因为他对她怀有盲目的热情，他已经成了她的最好的保护神。他甚至会保护她对付他本人。为了得到她，他曾经走过了一条充满千难万险、惊涛骇浪的道路。

彼特罗朝着她俯下身来，温柔地讲着话，非要弄清她是否真的感到好些不可。他建议她去看大夫，又请了几位邻居大娘来给她烧咖啡喝。

她一直回答说不要，而且带着抑制不住的怨气。她真的不能摆脱他了！他总是这么紧紧地靠在自己身边，仔仔细细的，像是要调查什么似的。总得跟他厮守在一起，就像是寓言里那个待在贼窝里的小姑娘。

她感到自己的最大痛苦就是跟他厮守在一起！他总是紧靠在自己身边，总是跟自己待在一起，总是贴在自己身上，像是自己身上的什么疾病，像是什么无法医治的癌症！她支起身子来坐在床上，双手紧抱着敷了湿手帕的前额。醋汁流在她的双颊上，浸湿了她的嘴唇，跟她那按捺不住的怒火引起的滴滴泪水混合在一起。她觉得，仿佛有人像对待耶稣那样喂她喝又苦又酸的胆汁和醋液。

彼特罗把身子移开了一些，仍然凝视着她。但这时他的目光已经不再是沮丧和不安了。他现在也明白了，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已

经明白了，玛丽亚的病痛有些夸大了。

“你哭了？”他靠近她身边说道，“痛苦得那么厉害吗？不想让我去叫大夫吗？……我去请一位邻居大娘找大夫好了。你可以自己待一会儿吗？玛丽亚，说话啊！”

她上身向前弯曲着，双手抱着前额，眼睛盯住地板，仿佛一心只想到她那可怕的头痛。彼特罗不敢再碰她了。

“我去好吗？”他又说了一遍。

她咬着牙关说道：

“你去好了！你自己去，别叫邻居。”

他走了。这时她想：

“他害怕了，他已经明白了。他不会去叫大夫的，因为世上任何一个大夫都治不了我们的病痛。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该怎么办呢？”经过长长的两小时噩梦纠缠，她第一次把彼特罗的痛苦和她自己的痛苦联系起来。他的身影尽管是那么令人厌恶和不可容忍，却使她回忆起许多往事。他那既温柔又带野性的目光，那奴隶般的、罪犯似的目光，向她说明了许多事情。

“我们该怎么办呢？”

她已经清醒地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本来她可以什么也不说，也可以再抱些希望，但是，正像那一天，她有勇气走到佛兰切斯科的尸体旁边一样，总有一天，她还会有勇气去发现另一个被害

者的遗体，甚至让这遗体说出话来。是的，死人也会说话。有时候，活人也会说话。只要有钱，有这个意愿，就什么都干得出来。钱，她是那么爱它，比爱自己更甚，正是钱会给她以安慰，鼓励她干出她想干的事，直到真相大白。

“只有彼特罗会一言不发，”她思索着，一边咬着浸满醋汁的手帕，“他会装模作样，守口如瓶。死人、活人、石头、树木，任何东西都会说话，只有他不会！不、不，他不会说的……”

即使他说了，她也肯定不会向法官控告他。正像任何大夫都治不了他们的病症一样，任何法官也无法给他们判处比如今所受更重的刑罚。

她恰恰在这时忆起，有一次，她看到一群罪犯排着长队，被遣送到服刑的地点去。这些罪犯两个两个地排成一队，被锁在一起。她和彼特罗跟这些不幸的人差不了多少，他们俩被一条铁链系在一起，径直朝着同一个惩罚他们的地点走去。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结合在一起，沿着一条由邪恶的魔影笼罩的灰色道路行进。如今，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路口周围伸展着其他一些道路，这些道路都是一般无二的，都是那么崎岖和黑暗。

走这条或那条道路，都是一样的，条条道路都通向那个惩罚罪行的地方。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　亨里克·许克

瑞典文学院将1926年的诺贝尔奖授予意大利作家格拉齐娅·黛莱达。

格拉齐娅·黛莱达出生在撒丁岛的一个小城努奥罗。在那里她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她从那里的自然环境和人民的生活中获得感受，后来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灵魂。

从她家的窗口她可以看见附近的奥托贝内山，看见那浓密的树林和高低不同的灰色山峰。远眺是绵延的石灰石山岭，随着光线的变化，它们看上去有时发紫，有时发黄，有时发蓝。天边则显露出白雪皑皑的吉那吉图山之巅。

努奥罗城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游客稀少，他们通常骑马而来，女人在马背上坐在男人后面。小城单调的生活，只有到了传统的宗教节日或民间节日时，才被狂欢时节主要街道上的欢歌闹舞打破。

这种环境培养了格拉齐娅·黛莱达非常坦率质朴的生活观。在

努奥罗城，做强盗并不可耻。黛莱达一篇小说里的一个农村妇女说：“你认为那些强盗是坏人吗？啊，那你就错了。他们只是想显示他们的本事，仅此而已。过去男人去打仗，而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仗好打了，可是男人需要战斗。因此他们去抢劫，偷东西，偷牲畜，他们不是要做坏事，而是要显示他们的能力和力量。”所以，那里的强盗得到的更多是人们的同情。如果他被抓住关进监狱，那里的农民有句意味深长的话，叫做他“碰上麻烦了”。一旦他获得了自由，恶名也就与他无关了。事实上，当他回到家乡时，他听到的欢迎词是：“百年之后让这样的麻烦来得更多些吧！”

家族间的仇杀仍然是撒丁岛的习俗，向杀害亲人的凶手报仇雪恨的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因而，出卖复仇者被看成是犯罪。一个作家写道：“即使能获得比他的头值钱三倍的奖赏，在整个努奥罗地区也找不到一个人肯出卖复仇者。那里只有一条法律至高无上：崇尚人的力量，蔑视社会的正义。”

格拉齐娅·黛莱达成长时期所在的那个小城，当时受意大利本土的影响甚微，周围的自然环境有如蛮荒时代那样美丽，她身边的人民像原始人那样伟大，她住的房子具有《圣经》式的简朴特色。格拉齐娅·黛莱达写道：“我们女孩子，从不许外出，除非是去参加弥撒，或是偶尔在乡间散步。”她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就像这个地区的其他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样，她只上了当地的小学。后来她跟人自学了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因为在家里她家人只讲撒丁岛的方言。她所受的教育，可以说，并不高。然而她完

全熟悉而且喜欢她家乡的民歌，她喜欢其中的赞美圣人的赞歌、民谣和摇篮曲。她也熟知努奥罗城的历史传说，而且，她在家里有机会读到一些意大利文学著作和翻译小说，因为按照撒丁岛的标准，她家算得上是相当富裕的。但是也就仅此而已。然而这个小姑娘热爱学习，她十七岁时就写出了一篇想像奇特的带有悲剧特色的短篇小说《撒丁人的血》（1888），成功地发表在罗马的杂志上。可努奥罗城的人们并不喜欢这种显示大胆的方式，因为女人除了家务事之外不应过问其他事情。但是格拉齐娅·黛莱达并不依附于习俗，她反而全身心地投入了小说的写作：第一部小说《撒丁岛的精华》发表于 1892 年，之后是《邪恶之路》（1896）、《深山里的老人》（1900）和《埃里亚斯·波尔托卢》（1900）等，她以这些作品为自己赢得了名声，渐渐得到公认，成为意大利最优秀的年轻女作家之一。

实际上，她已经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发现——发现了撒丁岛。早在 18 世纪中叶，欧洲的文坛就兴起了一个新的运动。那时的作家厌恶千篇一律的古希腊罗马的故事模式，他们需要新的东西。他们的运动很快就与同时代出现的另一个运动相吻合，后者以卢梭为代表，崇尚人的未受文明影响的自然状态。这两个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尤其在浪漫主义的顶峰时期，它得以发展壮大。而这一流派最后的优秀代表就是格拉齐娅·黛莱达。应该说，在描写地方特色和农民生活方面，她有不少的前辈，甚至在她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意大利文学中人们称为“地方主义”的流派曾经出现过值得

注意的代表人物，如维尔加，他对西西里与福加扎罗的描写，对伦巴底与威尼托地区的描写就是如此。但是，对撒丁岛的发现绝对属于格拉齐娅·黛莱达。她熟知家乡的每一个角落，在努奥罗城她一直住到二十八岁，到那时她才敢于前往撒丁岛的首都卡利亚里。在那儿她认识了莫德桑尼，他们在 1900 年结为伉俪。婚后她和丈夫前往罗马，她在那儿把她的时间用于写作和搞家务。她迁居罗马后所写的小说，仍然继续反映撒丁岛人的生活，如小说《常春藤》（1908）。但是，《常春藤》之后的小说，情节发生的地方色彩就不那么强了，例如她最近的小说《逃往埃及》（1925），这部作品受到瑞典文学院的研究和赏识。然而，她的人生观和自然观，正如她一如既往的，基本上带有撒丁岛人的特点。虽然她现在艺术上更成熟了，但仍然与过去一样，是个严肃、动人而并不装腔作势的作家，就像她写《邪恶之路》和《埃里亚斯·波尔托卢》时那样。

让一个外国人来评判她的创作风格的艺术特色是困难的，因此我要引用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批评家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她的风格，”他说，“是叙述大师的风格，它具有所有杰出小说的特点。在今天的意大利，没有谁写的小说具有她那样生机勃勃的风格，高超的技艺，新颖的结构，或者说社会的现实意义，而这些在格拉齐娅·黛莱达的一些小说中，甚至在她最近的作品中，如《母亲》（1920）和《孤独人的秘密》（1921）中都可以看到。”人们也许注意到她的作品不甚严谨，有的段落出乎意料，常给人变化仓促的感觉。但是，她的许多优点从总体上对这个缺陷给予了补偿。

作为一个描绘自然的作家，在欧洲文学史上很少有人可以与她媲美。她并非无意义地滥用她那生动多彩的词句，但即使如此，她笔下的自然仍然展现出远古时代原野的简洁和广阔，显示出朴素的纯洁和庄严。那是奇妙新鲜的自然与她笔下人物的内心生活的完美结合。她像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把对于人的情感和习俗的再现成功地融合在她对自然的描绘中。其实，人们只需回忆一下她在《埃里亚斯·波尔托卢》中对前往鲁拉山朝圣的人们所作的经典性描写就可以明白。他们在五月的一个清晨出发，一家接一家地向着山上古老的给人以祝福的教堂行进，有的骑马，有的乘旧式的马车。他们带上足够吃一个星期的食品，阔气些的人家住在搭设于教堂旁边的大棚里。这些人家是教堂创建者的后代。每家人在墙上有一个长钉，在炉边放有一块地毯，表明这块地方的归属，别人不可走进这块地方。每天晚上家人们分别围坐在各家的地毯上，一直到聚会结束。在漫长的夏夜，他们在炉火旁一边烧着吃的，一边讲着传说、故事，或者弹琴、唱歌。在小说《邪恶之路》中，格拉齐娅·黛莱达生动地描写了奇特的撒丁岛人的结婚和葬礼的风俗。当举行葬礼时，所有的人家都关上门窗，家家都熄灭炉火，不允许做饭。受雇的送葬队伍悲哀地唱着排练好的挽歌。小说对这种古老习俗的描写是那样栩栩如生，那样简朴自然，我们不禁要把它们称为荷马史诗之作。格拉齐娅·黛莱达的小说，比起大多数其他作家的小说来，更能使人物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那里的人仿佛就是生长在撒丁岛土壤里的植物。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淳朴的农民，有

着远古时期人们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同时又具有撒丁岛自然风光宏伟庄严的特点。有的人几乎与《旧约》中重要人物的身材相似。无论他们与我们所知的人看上去是如何不同，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无疑却是真实的。他们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像戏剧舞台上的木偶。格拉齐娅·黛莱达无愧是熔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于一炉的大师。

她不属于那类围绕主题讨论问题的作家，她总是使自己远离当时的论争。当埃伦·凯试图引她加入那种争论时，她回答说："我属于过去。"也许她的这种表态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格拉齐娅·黛莱达体会到她与过去，与其人民的历史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她也懂得如何在她自己的时代生活，知道该怎样给以反映。虽然她对理论缺乏兴趣，但她对人生的每个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兴趣。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最大痛苦是生命之缓慢的死亡。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放慢生活的进程，使之强化，赋予它尽可能丰富的意义。人必须努力凌驾于他的生活之上，就像海洋上空的一片云那样。"准确地讲，正因为生活对于她来说是那样丰富和可爱，因而她从不参与当今在政治、社会或文学领域的论争。她爱人类胜过爱理论，一直在远离尘嚣之处过着她那平静的生活。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命运注定我生长在孤僻的撒丁岛的中心。但是，即使我生长在罗马或斯德哥尔摩，我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我将永远是我——是个对生活问题冷淡而清醒地观察人的真实面貌的人，同时我相信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阻碍了获取上帝给予他

们在世上的权利。现在到处都是仇恨、流血和痛苦，但是，这一切也许可以通过爱和善良加以征服。”

这最后的话表达了她对生活的态度，严肃而深刻，富有宗教的意味。这种态度虽然是感伤的，却绝不悲观。她坚信在生活的斗争中善的力量最终会获胜。在小说《灰烬》的结尾，她清楚明确地表达出她的创作原则。安纳尼亚的母亲受到污辱，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幸福，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躺在儿子的面前。当儿子还在襁褓中时，她曾送给他一个护身符。现在他将护身符打开，发现里边只是包着灰烬。“是啊，生命、死亡、人类，一切都是灰烬，这就是她的命运。而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站在人类最悲惨的尸体面前。她生前犯了错，也受到恶行的各种惩罚，现在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死去。他忘不了在这包灰烬中，常常闪烁着灿烂而纯净的火花。他怀着希望，而且仍热爱着生活。”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曾要求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样的作家，其作品能给人类带来甘露，使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因此而富有活力。遵循他的这一愿望，瑞典学院这次把文学奖授予格拉齐娅·黛莱达，“因为她那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又同情的态度处理一般人类问题”。

在祝贺获奖的宴会上，瑞典学院成员内森·瑟德布卢姆对获奖者致贺词说：

亲爱的夫人——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在您的文

学创作道路上，条条道路都通向人类的心灵。您从不厌倦地满怀深情地倾听那心灵的传说，它的秘密、冲突、焦虑和永恒的渴望。习俗以及国家的社会制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同，民族的特点和历史，信仰和传统，应该像宗教信仰一样受到尊重。反其道而行之，把万事万物视为一体，则是对艺术和真实的犯罪。然而，人类的心灵和心灵的问题也是与此相同的。懂得如何描写人的本色，能够用最生动的色彩表现心灵的变迁，而且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挖掘并揭示人类的心灵世界——这样的作家才是属于全人类的，即使他写的只是他那个地方的事情。

您，夫人，并不使自己局限于仅仅写人，您首先要揭示的，是人的兽性和人的灵魂所向往的崇高目标之间的斗争。对您来说，道路宽广。您已经看见了那路标，而许多行人却视而未见。对您来说，这道路通向上帝。为此您尽管看到了人的堕落和弱点，却仍然相信人的再生。您知道人们能够留下这片沼泽地，只有这样它才会变成坚实的沃土。因此，在您的书里可以看见明亮的光芒。您让那给人以安慰的永恒之光在人类的痛苦与黑暗中闪烁。

（童燕萍　译）

作者创作年表

1871 年　生于意大利撒丁岛努奥罗城。

1888 年　在罗马杂志《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撒丁人的血》。

1890 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在蓝天》。

1891 年　出版小说《东方的星辰》。

1892 年　出版小说《皇族的爱情》和第一部较有影响的小说《撒丁岛的精华》。

1894 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撒丁岛的故事》。

1895 年　出版小说《正直的灵魂》、《引诱》和散文集《撒丁岛努奥罗的民间风俗》。

1896 年　出版成名作《邪恶之路》和诗集《撒丁岛风光》。

1897 年　出版小说《宝库》。

1898 年　出版小说《客人》。

1899 年　出版小说《正义》。

1900 年　结婚并迁居罗马；出版小说《深山里的老人》；在文学杂志《新作选编》上发表《埃里亚斯·波尔托卢》，该书于 1903 年出单行本。

1901 年　出版小说《黑暗女王》。

1902 年　出版小说《离婚之后》。

1903 年　在《新作选编》上发表小说《灰烬》，后于 1904 年出单行本。

1905 年　出版小说《人生游戏》。

1906 年　出版小说《思乡》。

1907 年　出版小说《现代爱情》和《过去留下的阴影》。

1908 年　出版小说《祖父》和《常春藤》。

1910 年　出版小说《我们的主》和《临终》。

1911 年　出版小说《沙漠》。

1912 年　出版小说《鸽子与雀鹰》、短篇小说集《变迁》；出版与 C. A. 特拉维尔西共同改编的剧本《常春藤》。

1913 年　出版小说《风中芦苇》。

1914 年　出版小说《不是你的罪过》。

1915 年　出版小说《玛丽安娜·西尔卡》。

1916 年　出版小说《看不见的小男孩》。

1918 年　出版小说《橄榄园里的火灾》。

1919 年　出版小说《浪子回头》和《偷来的女孩》，在《时代》杂志上发表小说《母亲》（1920 年出单行本）。

1921 年　出版小说《狐朋狗友》和《孤独人的秘密》，出版与 C. 瓜斯塔拉、V. 米凯蒂合著的剧本《恩典》。

1922 年　出版小说《活人的上帝》。

1923 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森林中的笛声》。

1924 年　出版小说《项链舞蹈》和《向左》。

1925 年　出版小说《逃往埃及》。

1926 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出版短篇小说集《为爱情保密》。

1927 年　出版小说《阿纳莱娜·比尔希尼》。

1928 年　出版小说《老人与儿童》。

1930 年　出版小说《圣诞节的礼物》和《诗人的家》。

1931 年　出版小说《风的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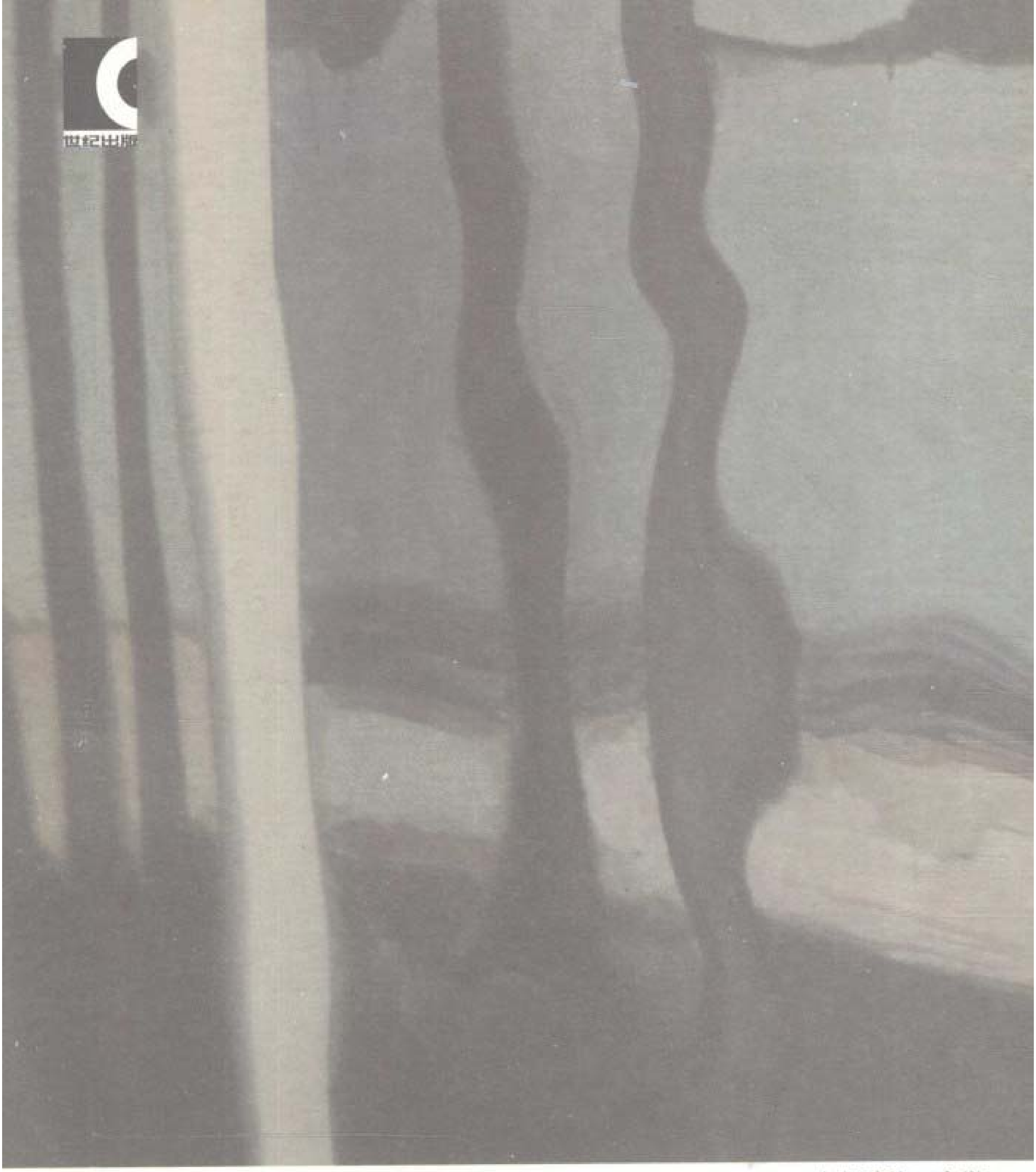
1932 年　出版小说《海边葡萄园》。

1933 年　出版小说《夏日炎炎》。

1934 年　出版小说《河堤》。

1936 年　出版小说《孤独教堂》；在罗马逝世；逝世后出版自传体小说《柯西玛》（1937）和中篇小说《黎巴嫩雪松》。

（肖天佑　整理）



上架建议：文学

ISBN 978-7-208-07948-9

9 787208 079489 >

定价：28.00 元

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格拉齐娅·黛莱达 代表作

那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同情的态度深刻处理人类的困境。

——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颁奖词

易文网：www.ewen.cc

文景网：www.wenjingbook.cc